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14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14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童幼教育　二卷……〔意〕高一志著　一
建福州天主堂碑記……〔清〕佟國器撰　一六三
拯世略說……〔明〕朱宗元著　一八七
三山論學紀……〔意〕艾儒略著　三三三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唐〕景淨述　四四五
推驗正道論（附《性靈說》、《天主正教約徵》）……〔意〕王一元撰　四八五
推驗正道論（附《醒世問編》）……〔意〕王一元撰　五二九
辯學疏稿……〔明〕徐光啓撰　五六五
求說……〔意〕羅雅谷撰　五八九
天學傳概……〔清〕李祖白撰　六七一
天主聖教百問答……〔比〕柏應理述　七〇三

童幼教育

二卷

〔意〕高一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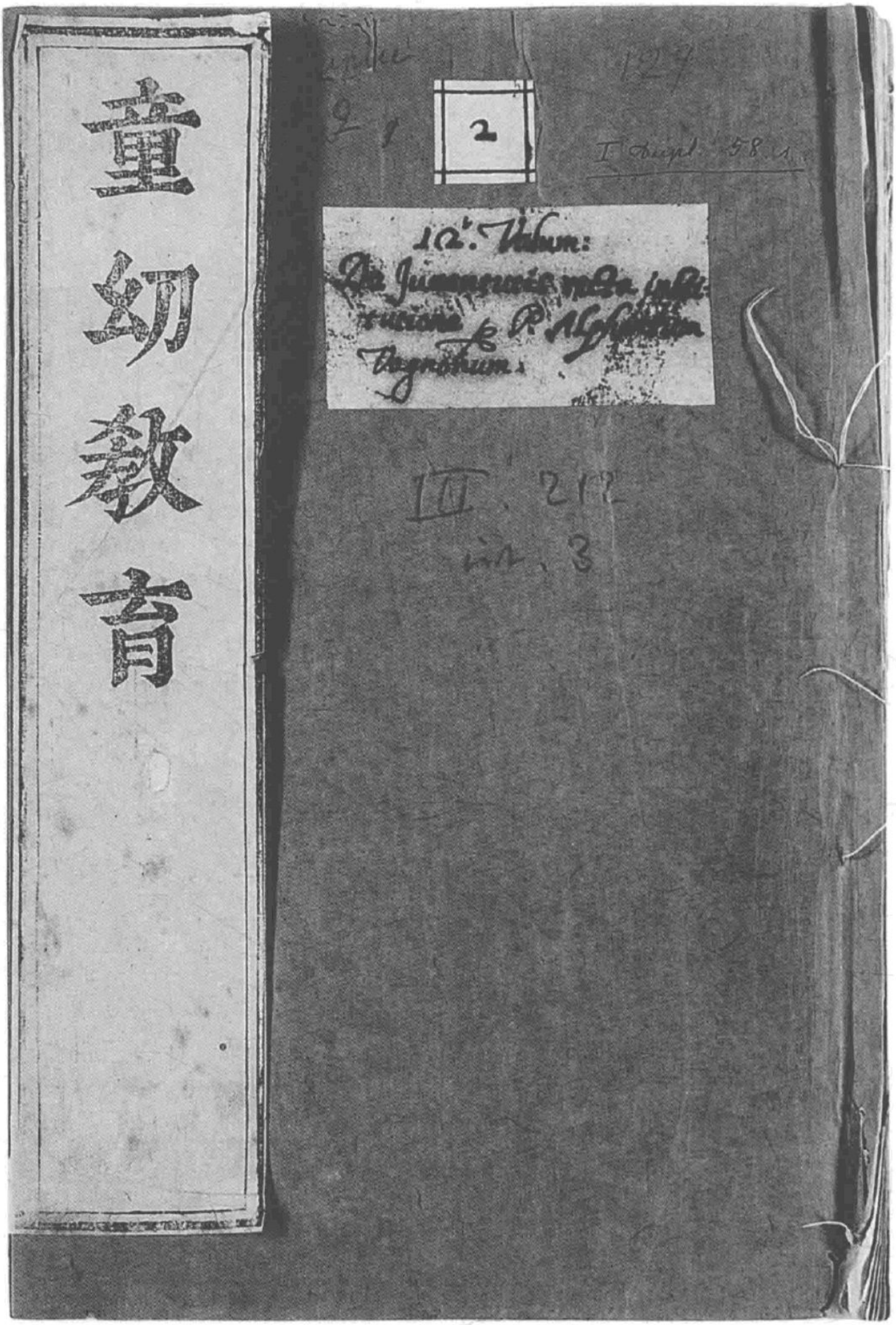
提要

《童幼教育》二卷，意大利高一志著。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2.3。

本書為天主教神哲學、教育學類著作。著者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 1566—1640），字則聖（原名王豐肅，字一元，又字泰穩），意大利籍耶穌會士。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抵南京，並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研究經典文獻。萬曆三十九年（1611），在南京建成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時，被驅逐到澳門。在此編撰漢文著作，教授神學。天啓四年（1624），返回內地，至山西傳教，改名高一志，授洗韓雲與韓霖兄弟。崇禎十三年（1640）卒於山西絳州。主要著作還有：《聖母行實》、《天主聖教聖人行實》、《空際格致》、《斐錄匯答》、《四末論》、《西學修身》、《西學齊家》、《西學治平》等。本書介紹了歐洲教育學理論，涉及自胎教以至成人，為完備人格之教育。上卷十篇，即《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主》、《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學之始》、《學之次》、《潔身》、《知耻》，討論了子女之養育、父母之教養、賢師之教習、父師之教法、賞罰之方法、教育之內容、教育之目的等。下卷十篇，即《緘默》、《言信》、《文學》、《正書》、《西學》、《飲食》、《衣裳》、《寢寐》、《交友》、《閒戲》，介紹了語言學習、圖書在教育中的作用，

歐洲學科教育體制（法學、醫學、費羅所非亞、徒羅日亞），學習過程中飲食衣物、休息交友的規定等。每題先言教育理論，後述以譬喻、故事，讀之輕鬆易懂。

本書開本23.6釐米×15.6釐米，版框高20.6釐米，寬13.5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無魚尾。書口題書名、章節名、頁數。四周單邊。中無行線。目錄後題『耶穌會中同學費奇規、龍華民、鄧玉函共訂，值會陽瑪諾准』。卷端題『遠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著，晉絳段衮、韓霖閱』。前有韓霖《童幼教育序》。此外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等均有收藏。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有抄本，半頁九行，行十六字，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即據此抄本標點。（葉農）


童幼教育
2

童幼教育序

西儒高則聖先生居東雍八年所著天學之書以十數其厄弟加之學譯言脩齊治平者爲斐祿所費亞之第五支童幼教育又齊家中之一支也稿成先生俾余同九章陂子訂付剞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剛工竣僭爲序曰此非獨童幼書也
脩齊治平盡在是矣粤惟西儒之學
與吾儒同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妊子有胎教生子擇
于保母與可者而師之自能食能言
至出就外傅其教誨之序節目之詳

若戴記弟子職諸書斑斑可考當時
治隆風美率是道也聖人不作而小
學之書亦不傳秦用申韓漢宗黃老
晉尚清談唐取詞賦古人教育之方
邈不復睹矣趙宋濂洛諸儒發然復
古朱晦翁蒐輯經傳爲小學補亡三

代以來空谷足音也今人父師之教止于爲文取科第八股鮮華一生溫飽小學之書皓首未見況肯從西極之人爲空同之問哉先生之言于晦翁書亦多符合但其摘好辭于重舌探藏理于終古匪獨後生之模範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3

蓋亦前覺之功臣矣而敬畏
天主尤西來第一宗旨晦翁敬身之
篇尚隔一層許文正公曰小學之書
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于先
生此書欲自
朝廷儲訓以至閭巷蒙求莫不以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著泰爲師保三十年後可致太平雖
謂此書爲厄弟加之全書可也

寓菴居士韓霖題

童幼教育卷之上目錄

教育之原第一 見一張
育之功第二 見五張
教之主第三 見八張
教之助第四 見十張
教之法第五 見十四張
教之翼第六 見十七張
學之始第七 見二十張
學之次第八 見二十四張

童幼教育卷之下目錄

潔身第九 見三十八張
知耻第十 見三十二張
緘默第一 見一張
言信第二 見四張
文學第三 見七張
正書第四 見十一張
西學第五 見十五張
飲食第六 見二十一張

衣裳第七　見二十四張
寢寐第八　見二十六張
交友第九　見二十九張
閒戲第十　見十二張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

鐫訂閱姓氏於後

費奇規

耶穌會中同學　龍華民　共訂

鄧玉函

值會　陽瑪諾　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童幼教育卷之上

遠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著　晉絳　段　袞
韓　霖　閱

教育之原第一

造室者先築其基、佃田者先墾其地、養幼之道、必以親爲基地、盖子者父母之精血也、父母之清濁正邪、大都傳於所遺之種、故智者欲免後之不肖、必慎於婚媾之初、而慎之道有三。一曰配以時。二曰擇以

贅。三曰交以正。三者廢一、而教育之道病矣、

凡婚娶而計養育、必俟其時之既至、不得以蚤婚基大害、彼飛走猶然重期、期不至弗鳴弗配、而人可失當然之時乎、蓋養育主於力與氣、力因年而長、氣依時而清。使未積其力之固、未儲其氣之清、養育之功得成乎。嘗觀早娶者、或數年不產、或所產之子弱不能存。此之穀種、非其熟滿而播之、必弗生、即生亦易壞也。夫生育大道、乃急急爲子受室、欲以繼嗣、反以乏嗣、不亦愚哉、即使童幼之夫婦、僥倖而養、亦安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授以義方、蓋夫嬎童幼、未能治身、安能教子、故吾西先哲、定婚配之時、男以三旬、女以二旬、今雖不盡依古法、然亦未甚相遠、男女當是時、血氣清凝、足以生養心志、光明足以教訓、故之後者少、率是道也、婚姻之道、不惟其美、惟其稱、所謂稱者有二焉、於身於志、身者、相配合者也、蓋老嬎得少夫、固爲可醜、即老夫得少妻、雖有時能成生育之功、然不能成者多矣、次所當慎者、則彼此之精神也、果核爲蟲所蝕、穉諸地中、其出也、苗秀花實多如之、維穀維花、無不皆

然獨至於傳先祖之美種則不加毖乎常見人家相承惡疾不能復立者種種也可不慎哉既年合而血氣清矣又當察其女性情之和或欲貿鏡先試其對正像否匪獨觀鏡之美貴欲婚姻者可獨計其美貴而不察其性之順和也耶昔西贊后聞名臣有娶至美至貴而無德者嘆曰夫臣也婚媾惟隨目而已曩有賢士聞故人窮而娶富貴者笑曰此人也往得主人矣何可謂之娶婦天地間偶遭妖孽皆從二氣不和而起故夫婦之性情不和則養育之功不可成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智者、數年約婚而不就、或譏之、答曰、欲買田以植美穀、則審察而兢兢焉、無已、娶妻植我美後、顧可草草乎哉、況買田有誤、猶可改也、若擇妻有誤、莫可移矣、遲遲也、奚傷、或曰、此正道也、但女子性情、何從得其順乎、否乎、吾中華未嘗不慎、未定厥祥、先察厥辰、次且屢詢星命、而猶未足、如意也、則將奈之何、予曰、世間諸虛、莫甚乎星家之言、乃或依其言而結婚矣、或反目、或紛疾、或寒窮、或早斷絃、此則何解與、蓋星象皆蒼天所定、運之自然、諸吉凶乃天主所降

之旨也、試觀同辰、同刻、及同處數人、生養者、而其間或貧、或富、或愚、或智、或卑、或尊、吉凶不等矣、天運之時、雖可推算、而天主之命、必未可以人定也、古之聖賢談吉凶、無不爲人所自取、謂吉凶乃善惡之應耳、宇內衆力、未能強我造惡、則宇內衆力、亦未能強我投凶、是故人之志、強於星辰、強於宇內之衆力也、則星家既不能知人志之善惡、豈能預算生人之吉凶乎、往有士欲行一事、問星家可否、荅曰否、遂弗行、竟以失機害事、悔不能已、次遇事、又問星家可否、荅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可遽依而行之、乃遭難而失事、終不可退、噫嘻、星家之言、豈可信乎、吾西鄰國有曲學談星命者、語君曰、吾君命終之期近矣、君問何以知、星家對曰、觀天象耳、君問汝命如何、星家曰、臣之數期筭未至、君遂命卽刻戮諸市、以警星家之妄者、以此觀之、則擇妻大事、不可托之星命也明矣、若吾西國欲娶得賢者、先詢其鄰、與內外之戚、然後定焉、究竟希不如意者、蓋閨閣之性情不可隱、常乘隙而著其光、則所居之處、自有徵應、何必托星家之虛言也哉、

欲全婚姻之正道、既待其時之宜、選其耦之賢、彼此尚有所慎、則良人所重者乃其養子之正意焉、若圖逞欲狎昵、則與游狹邪、溺淫伎、無擇矣、古聖云、凡娶而惟供其私欲、此以本室爲歌院、以本妻爲歌伎耳、可不慎哉、疇昔有士妄誇絶無他遇、乃獨耽於本耦、賢者聞之而譏曰、醉於室與醉於市、徳等耳、仁義之士、居本室、尚未敢恣肆、彼有他遇、及畜侍嬖、供私欲者、夫婦之反目、子孫之羞吝、庶嫡之爭觸、血氣之衰傷、名聞之損壞、業資之敗散、及一切不測之哉、悉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此而生矣、故先哲責溼者曰、殆哉種於溝壑若種於美區種於他田豈若種於本畝、況田少易治、必盛田多難脩、必荒矣、殆哉、特牧斯德爲中古之名士、適遇美伎、招之、辭曰、吾有正室久矣、以暫樂售永辱、且悔、吾弗能也、雖然、志養育者、不獨儆戒於邪色也、猶戒愼於衷情之不正焉、蓋二親情之正邪、槩通於子。古者第阿、曰、搦見一童狂痴、曰、此童之親、必於迷酒之際、生養之耶、不然、何此兒狂痴若爾、故吾西俗大家、多設聖人賢女之美像於宮中、必欲夫婦常目擊

而心思之以正其性情、斷不容妄說邪俗竊入、以亂我生育之大功焉、

育之功第二

夫婦既以正生子矣、則必以正道懷抱育成之、何也、物之始造、未有不闕造之者、未有不漸治而全之者也、百工切磋琢磨以精其功、飛鳥哺雛而翼覆之、而人可以不如物乎、倘不親懷、或寄於外、或招乳母而托之、甚不宜也、蓋本母常視嬰兒爲本躰之一枝、以愛己之心愛之、以養己之情養之、於是謹於提扶、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於調治。而不少斁。所謂愛者常苦而不見苦也。若夫乳母。特惟利是視。而無骨肉之情。其懷抱必有異焉者矣。嘗聞本母之恤其子。或委命陷險。或服毒迎寇。或割胎。或饑斃。終不替其恤愛之心。希聞乳母之恤愛如是者。即使彼此齊愛而養育之清濁、亦必有異、奇美之木樹之原地、易植且盛、樹之異地、雖培植難成焉。蓋以是生、亦以是養、世物之勢、大抵然也、故孩提得原胎之精氣、未有不長成、外母之乳必不若也、昔有趙於窮者、棄子曠野、忽有狼至、代乳之、後棄子

人形也而行猛獸之事、又有從孩提常茹驢乳者、久之、遂爲愚鹵之流、又有少時無乳、不獲已、接羊乳以養者、其子長成、常見騾躍驅馳之狀、與童羣無異、以此觀之、初生之子、未有不隨乳氣之清濁者。使孺子習長於愚魯之婦、其不壞而爲愚魯者鮮矣、況母子相守愈密、必相愛愈殷。設使懷抱托諸他人、則恩情將減於本母。昔有一母、告子不孝於士師、士師曰、汝向者親盡懷抱之恩否、母曰否、士師曰、汝未盡慈、而責子以盡孝、可得耶、雖爲子者未全獲二親之恩、宜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以誠孝報之、然親以是施、子亦以是報、人之常情固然、故勸子孝者、必述三年之懷抱焉、造化主制作女顆、以兩乳賦之、而養育之際、又俾湧美乳、豈不欲爲母者親懷其子、弗待人之代養也耶、或曰、母或感疾病、或得氣稟之薄、未足親懷、奈何曰、女之未足親行養育、必未足出嫁也、然此說大嚴、不獲已招迎乳母、愼擇之可矣、蓋首欲擇其善懷抱者、而不敢苟且、次欲其不迷於色、不迷於酒、不病於言、蓋多色多酒之母、生乳極濁、食之者不但稟躰之薄、猶沾其惡病焉、

若其言必欲正實。不使詭言淫聲。溺子於邪。故不得已而招乳母、必宜招之於家勿令出外、蓋家人內言、大抵靜正而二親之目耳常在、或審其音聲、或察其動靜、不俾美性之純、危於邪俗也噫嘻、人有得寶玩、則以錦繡衣之、以美笥藏之、非時弗啓、非人亦不令易見也、迨所生之子、無價之寶也。乃其親輕寄之于愚婦乎哉。曰落尼抹西之聖人、嘗誌古有乳母恣逞於酒色、辟侈於淫言邪行、乃其所養之子、未滿十歲、已無所不爲矣、又聞一孺子、僅四歲耳、常出詈言淫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言詭言異而問故、或荅曰、是孩也、非其罪也、乃乳哺之罪、彼倡此和、奚足怪乎、由是觀之、懷抱之正功槩係於慈母之殷勤也明矣、

教之主第三

懷抱之功既成、爲之父者教不可不早也、束格辣德古學宗領、嘗謂幼之教育、根于父母、蓋育子者、雖係二親、但其重者、由于陽之剛耳、諺有之曰、魚之小學大魚而躍于淵。牛之小學大牛而犁於田。鳥之小學大鳥而戾于天。正此謂也。西有一鳥、喜舒翼登高正

對日輪、瞠目不避、仍欲教其子、則攫而懸之、其對日光不閉目者、愛而存養之、若閉目不克當日光者、委棄不屑養矣、西土又有小鵲類畫眉者、聲至美、欲教其子、自鳴而引之、不正音對和不息也、以此觀之、何類不然、麀教其子以奔、貍教其子以媚、狼教其子以貪、熊生僅肉團耳、自視之非熊也、常用舌餂摩、脩治之、漸漸成熊矣、嗚乎、禽獸皆欲其子肖、人乃不欲其子肖耶、況彼禽獸初生、即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教習、而已知避害趨利、人之生也、赤身出胎、至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未能移步、至愚未足明理、令弗得嚴親之教、如矇瞽者之行、不得援引、必將投足嶮巇矣、海中之危、舟高且堅、非長年引之、猶未能當、而小艇之弱者、可以當之耶、噫嘻、世道險海也。世之智者、多滯於淺、多沉於淵。而愚童非得智親之提扶、可免身神之亡溺耶。往者的阿日搦、古學名賢、適遇小童恣慢於途、則以杖叩其父曰、夫爾子慢也、惟爾之罪、亞得納其古治法甚嚴、而於幼之教育尤嚴、甚則出命令、凡有子弗能教者、終身不許其子供養之。鶴善養其子、迄老時毛

落躰弱、未能自養、則常藉其子之養、厄馬泰西大禽、中曰駝鳥、懈於子之養育、置卵多不能覆、或覆而不能哺其子也、子大而亦以是復之、因是而知凡預圖其子之養、莫善乎先施教育之恩、倘未能充父道、何望後之盡子道乎、世人急於生子、而不思教育之道若何、平生勤苦積財、以富足其子、而竟不思財之主、當爲何人、格辣德士古聞士也、欲變本鄉亂俗、登高大呼曰、人何爲自欺乎、吾黨恒思聚財廣地、而其所寄之子若孫、乃弗之顧、是所謂備美履、而不忌傷足

者耳。可不哀哉。昔有賢士見富人怠於教子、譏之曰、汝計富子孫、乃不教之以善用、猶授戈兵于童稚而不示之以當用之法、不將害人并害已乎、吾嘗謂爲父貽財於子、而不教以正、是貽鴆毒而不施解毒之藥也、不亦殆哉。故君子先教其子習之于學問、漸進之于道德、然後美貲令聞豐爵皆可致也。吾西古俗用人、先審其家之教育、然後或進或黜焉、昔傳學之士、往朝領命、王知其子之不肖、則辭之曰、爾未盡天主所任職、而猶望盡吾所將任之職乎。夫承教之子

內順仁親、外和主命、爲親之榮、爲邦之幹、不教之子、內逆乎親、外越法度、爲親之憂、爲邦之戮、有子者宜何擇焉。

教之助第四

嚴親雖望其子成立甚切、然或溺愛不明、或事迫於冗、即教不能不作輟也、設令無善士代致其力、則子之孝無由而成矣、是以智者或稱師爲吾二父焉。或以爲補全父母之恩焉。蓋父母生我、使我遊于世、而賢師教我、使我遊於道。父母生我、必屬我於世苦、而

賢師導我、乃援我于諸苦。父母生我、未能使我不死。而賢師教我、乃使吾道吾德不敗滅也。罷辣多上古大賢也、嘗謂天主之廣澤父母之養育。賢師之教習。三者必皆不可測。併不可報。豈不信哉。斐里伯往爲大國智王、初聞世子生、曰、天主賜我以子、喜其可以承祧、又有亞里斯多名賢在、可以師之、可喜之甚矣、其子名歷山、學既成、有臣問曰、斐里伯王父也、亞里斯多、王師也、二恩孰大、王曰、父使我嗣國爲王。師使我爲國明王、彼傳性。此傳學、則善師之助親多矣。咈濟

玩中古名賢也以義禮聞於時子染邪習恐已不能教也乃引之鄰邦名辣責德莫納使月侍賢師無何其子果去其舊染而成其粹美衆咸異之曰善師之功大矣哉夫以賢德之親不能攻其子之惡而賢師之教能攻之師不急乎哉昔者厄肋濟亞文學名國有一童習于罷辣多名門久之學成而歸適覲其父詡厲異常大怪曰侍罷辣多未聞如是也久於此恐吾所脩悉亡矣於乎世之不善教其子而反害其師之正教者可勝數哉故親之智者特延善師以善其

子如良農既植美樹而生。恐其不肖則接以善種。噫、童穉爲美種之苗。可不慎其所接也耶。都畧氏往爲吾西大女師、常譏世息於教子者曰、人命極脆、未識其終日之期。世人之子至愚、未能識其將爲何人。爲之親者、不早延賢師教之、可以爲智乎、曩者泰西總都有智王、名曰與肋畧、將終予幼時有賢臣則命其師世子曰、吾之數不可延矣、孺子尚幼、則國家之重、係于師矣、如以正教之國家必治、不然國家必亡、語子曰、吾已知天主之嚴命不可辭也、然吾向未敢負

天旨、家志乎慈。國志乎仁。茲棄世。爾當代我。乃入吾家、爾猶未足爲親、入吾國、爾猶未足爲君、奈何若能勤於正學、惟賢師是從、則家必不乏慈親、國必不乏仁主、言盡而終、王乎可謂知教也已、伯路大哥下古西賢、嘆曰、人有田無不覔敏農治之、有畜無不覔勤童牧之。有舟無不托智工操之。人之有子且將爲田與畜與舟之主而反不覔善師以訓之愚哉夫家資器物種種必畜其良乎乃家之督也乃獨不欲其良愚哉或欲畫祖考遺像必托繪工之巧者不恤費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乃教成子孫立肖祖考之活像豈可不擇賢師以繪之乎往者亞里弟頗爲名學之領或有子使遊其門閭束脩幾何師曰數十金父嫌其太多曰此金之重乃足以得一僕師曰然然若爾異時必將得二僕焉是以智者寧使家室乏貲必不使子孫乏教西土有居室甚貧乃其供師惟謹鄰人誚之曰若尚未足供室奚以供師爲答曰積貲不若訓子供室不若供師蓋財盛而子無教則室將傾矣故親之知道者但有子先計其師然後計其貲也伯兒洗亞國古俗或得

生子、便邀善師爲教主、厄肋濟亞吾主、鄰國也、古俗恐人有困于財者、有羈于冗者、不能訓其子、則在在立公學。延四方名師。重其祿以公教之。又恐有懈不教子者、則立公司以指其迷而開導之。吾西諸國、每都會、又立一大學、遍邀賢師、專務幼教。又有士既成學而不計爵祿。不計榮達。但圖立功于天主。有利于國家。設學頒訓者。即耶穌會也。或開蒙學。或脩文教。或談天文。或剖性理。或闡聖道。皆合力同志。務于幼教。必使其知天上有主宰治人物。而當敬國中有皇

敷命大衆而當忠室內有親教養百凡而當孝曰曰如是處處如是此教之大旨也

教之法第五

父師之教維何曰言曰身夫童穉之心如未書素簡親師之舌如筆墨寫書必入之深而後存之久也故嚴君明師務愼始教希而不繁正而不僻庶得其宜耳或問賢者師孰爲善答曰希言之師問故曰其言彌多其意彌虛言多而無實意奚足尚哉宇內惟希者貴美有重寶焉藏而不露乃教之妙肯以浮言多

露乎。昔有賢者延師、適二人同至、未識誰可、欲試之、請言、其一便佞口給、其一希言人也、遂擇希言者、曰、器之虛。雖小而發音大。器之實。雖大而發音小。豈不信哉。是以古有言曰、多言之工、十載不成器、多言之師、能成人之美器乎、夫教幼之言雖善。且宜希而不繁。則夫妄言。誕言。汚言。詈言。非言。奚其可。罷辣多大賢常戒乳母、勿使亂述虛傳、及井市邪言、曰、夫童之心、若蠟焉、印之易于成迹、古詩云、陶器初沾之氣、終于不去、故童幼初聞之邪聲、寃竟難忘、則智父明師、必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正言立訓乃可以教子也雖然身教尤急焉蓋言教如雷迅發震響非不警人未幾遂散歸鳥有身教如銃匣但虛響發彈直能毀偃所遭之物究其所以然兩目所擊較兩耳所聞振動人心尤切何也心在目目即心目所視通乎心者速耳所聞達乎心者遲也色搦加嘗謂言道紆曲遥而遲行之難身道徑直近而速遊之易泰西詩云汝欲吾哭先須汝哭汝欲吾歌先須汝歌豈有以其所好反其所教而能成者哉夫諸飛走非待言傳而無悖焉天道何言而行無謬

萬物育焉至于百工之善學者雖聞細論非見其師已成之功不能熟其藝焉初學繪者須從古畫摹之初學書者須從美帖臨之教子者何獨不然農者欲脩小樹使直必縛而倚諸端木繪者欲畫直線必先持乎正矩夫親師自正乃童幼之端木與正矩矣色搦加曰諸幼之不肖從親與師兩身而成焉蓋子之愚者視親師所行之邪不知其邪也以爲其所當行者耳麗山玉始學習于數師畧泥大誠德博學之士也但跛躄不能正行麗山不覺法之而終身多見跛

蹠之狀、噫嘻、師之微疾習染如此。則師之諸邪非徒易入於心。既入難出若此矣。古者或爲子延師、得士之文清而身淫者、異而詰之、師曰、何爾請我教書、特賃吾豈賃吾身哉、其親大嗔曰、陋哉古今聖賢擇師所重者德耳、行耳、文飾之言。應何足尚哉。辭之去、瑪辣加西北國古聖也、幼時始學至鄰師門、忽覩其輕玩狀、則退曰、夫夫也、未知守身而足教人乎。噫、親師之身。幼子之鑑也。學者往而照之。目常在焉。則其所發之像。不論正邪。必以爲其正像矣。雖

然。幼學者亦親師之鑑也。欲知此之正邪靜動。如何。則視彼之正邪靜動如何。蓋此偏於左。彼亦左。此偏於右。彼亦右。故親師之賢智者。先求諸身。然後求諸子。蓋教多成乎信。親師不行所言。反好其所禁。學者能信之乎。不信而學可進乎。色搦加嘗云、亂斯世者、莫若師之善言而不善行者、利古兒峩上古制綱紀、衆無敢違命者、或問故、答曰、吾未命而先行。則吾所踐之跡。衆不敢不踐之也。昔一大將欲征敵國、率兵及戰象、將濟河、群象不肯濟、百謀不能進、事急矣、或

爲之計執刀傷其首象輙過河去首象圖復讐忿一從之衆遂悉濟或嘆曰嗟乎教率以千計未克濟而一身教之途濟也則信哉言者易造而難得信于人行者難造而易得信于人也故親師欲立正教必本諸身而以美行實其美言則信從易矣

教之翼第六

親之溺愛者不忍責其子之惡使惡念日長而美質病師之過嚴者不奬掖其童之善使善志時屈而學業衰古之名賢東嶧氏嘗曰治之法妙在賞罰況教

之比治尤難。非執賞罰兩端也。烏乎成。是以先哲嘗謂賞罰之於教育也。如鳥雙翼。如舟雙槳。二者廢一。不可也。夫幼穉者。稟氣之盛。莫不躁急。率情任意。所愛所憎。所惧所望。舉動莫不踰閑。譬之馬駒。驅馳蹄齧。惟意所之。非得善騎之士。調習而抑服之。不獲其用矣。往者明師之堂。常設學圖。左畫花冠。右畫荆條。蓋荆以懲怠。花以賞敏也。西南古有名庠。務實學。每將饔飧。必聚學者于堂。而察其功業。敏者稱揚而厚其餼廩。懈者呵斥而約其飲食焉。以是俊士出其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者未易更僕數也蓋德蒙譽者勉焉惡遭辱者退焉況譽尤幼者所愛既愛譽學而不厭其苦矣辱尤幼者所忌既忌辱學而自忘其懈矣聖經曰善親必責懲其所慈之子則不責不懲者必惡其子者也蓋童幼之惡不懲于前則無警于後乃日愈恣侈而惡日愈積矣夫涓滴之水漸成江河兩葉之樹漸成合抱童幼之質不難從教而改邪焉俟其習惡之久而欲正之必不易也醫之智者謹於微萌而惡疾退遲於斷根將致喪患故曰醫者莫毒於瞑病者之欲親師

莫病於惜童幼之邪也。故古之聖賢于幼者非禮之言非義之情皆歸親師而欲其代受罰焉。東格辣德及弟阿日搦皆上古名士也、遇幼者溺於邪、即一狀其親、一掌其師曰、惟爾之罪。若初弗納于邪。教之以正。豈至此乎。如德亞古爲道理之邦、有名士主教曰厄里氏者、其心雖正、然未能懲其二子之惡、竟爲天主所棄、其國遭亂、二子皆喪、厄里氏亦以憂死、以此觀之、子亡既係於親之不謹、而裁戮還逮於親之躬宜矣、蓋養駒而不範以馳驅、必將被其傾顛。父母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子之邪侈終被其辱。不亦宜乎西史載昔有童幼橫逆不止士師執之依國律命服上刑期至將戮于市、童求見父、假欲永訣、許之至父前則附耳若有私言者、乃噬其鼻曰、向者爾知我不肖、而未嘗責、乃至陷我至此耶、嗟乎父母不教于初、必致其子于厥終之難矣、戒之戒之、往者賢士勸親以謹于養育曰、勿恤爾子之惡、不則將遇無窮之辱、寧使爾子見責而哭、勿令爾見子死于刑而哭也、爾子被公堂之笞辱也、被爾之責、榮也、辣責德抹納有子、僅免懷抱、即寄

於賢師使勤遊學學時言行忽溺於邪賢師切責不改杖之其子來訴更加刑焉幼者內外見懲始力學而底于成故西諺曰惟辣責德抹納善教育也今者[illegible]非但弗責已也又不使其師代責之然或過於嚴不審于愆之大小不察于氣之殊稟而漫刑焉皆非也蓋童幼之惡未深或一提撕警戒之必醒悟歸正何必過嚴乎昔有賢者設譬曰風與太陽爭力強弱試觀人衣風先暴起擊人之躰似欲強奪其衣。裳者而人愈謹持其衣太陽不然旁射其光薰入

肌骨使人不覺袒裼風遂讓太陽爲勝噫嘻、親師之智者以善勸而奪其幼者之邪情俾其改若愚者呵斥詬厲手批足蹴而竟不能使于善也雖嚴何益矣

故吾泰西諸學以崇厚爲教之二具焉

學之始第七

凡學貴以序而進焉則先立乎其本而後及其末、本者仁也、脩齊之根而諸善之母也、則始學体仁者、徑道也、乃仁之學文本于天主、卽以敬畏天主爲首功、蓋吾之所當愛及所當敬者莫大莫尊故也聖經云

知之始畏主、江河原出于洋、而終歸入于洋、人性原係于天主、則人始學返其本根、終歸天主者義也、鳳爲羽禽之尊、陽屬也、喜對目于太陽。生子即以是習之。其目不敢對太陽者以爲不類。不屑肖也。象爲走獸之太陰屬也、每望朔至清川對太陰滌身昂首舞躍。而因教習其小象。異哉、禽獸之愚、似覺識其本乃人之靈、反不若是乎、亞得納上古爲總學之市、四海志學者咸集其中、立上下二堂、上堂題曰、必從天主、下堂題曰、必知已示衆學者非從天起見而推及于

知已、定不能成其學也、伯兒西亞、亦勤于教育之國也、王始有子、選臣中四方以師之、四中至善者、先任以教子事上王之禮、而百官庶民無不從之矣、格肋達西海名國也、昔承大賢之教、勤於教業、使其幼者先學畏事至尊上王。次使念前聖賢之功德。終使習於律法。或問大賢之意、答曰、幼者知事上王、而後行聖賢之道。行聖賢之道、而後齊家治國。何難之有。如德亞國、昔有聖王、曰達、未得者、臨崩、將寄國於幼子、囑曰、吾將逝矣、爾猶未足爲君、殆哉、然能畏敬

天主、庶幾成學而承先王之統耳、子代立、遵父訓、卒成顯王、伯兒西亞國智王、得明世子曰、濟祿而教之曰、吾與爾言、爾謹藏諸身、以爲慈親之重寶、生平謹畏主命、晝夜事之、事事禱之、勿忘也、蓋幼者無所不短、而天主無所不長、以長補短、不亦智乎、濟祿謹受教、念茲在茲、竟起王業、表萬世、由此觀之、欲定國、安家、植業、昌後、法莫善乎教幼畏主矣、蓋高資豐勢、皆比弱草、不可久也、吾乎賴之、豈得不傾顛而偃仆乎、惟斯天主、惟斯仁道、弗屬時變、弗得傷損、吾子可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賴也。向者有不行斯道者、犯法、壞俗、敗家、亂國、殃孽立至、信哉、天主之不可不畏矣、蓋未知畏天主、必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無所存也、古賢曰、知事天主、無不知忠君而親親者、未見忽天主者而能忠君而親親者也。以此知事天主、爲事君事親之本矣。厄肋濟亞士、古有異端者、名曰厄比姑樂、其性學細且廣、但有疑於天主宰制萬物、而不知敬畏、其徒之橫逆邪侈、亂俗流毒、不可勝言、是以君子正道。從敬天主而日進焉。小人異端。從

忽天主而日流焉。世人爲子計、多欲豐之以重祿、引之於美藝、進之於博學、而且玉成之以誠德、然尚未知此種種美資、非主之聖寵不可獲矣。古詩云、古往今來、聖神俊傑、非天主厚寵、莫能成器、篤彼亞古教之聖士、時誨其子曰、吾曹雖居困約、然能殷勤敬畏天主、則亦庶乎無所不備焉。蓋天主至善至慈、必不使其所寵之子、窮苦久矣。況臣之忠者、君必崇之、子之孝者、親必慈之、學之勤者、師必賞之、則人之仁者、主必成之、曷疑焉。曩者西土亞兒伯多氏幼時一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向格窮之學、而短于才不能如意、旦夕祈天主洪祐實踐仁道、而不敢惰、未幾、氣質清明、非衆友比、無書不通、無理不究、而竟爲世名師、因是泰西諸庠、凡具陳其學之條目於堂中、而敬事上主、必爲目首焉、往者吾鄉或托小子於師、已而察其學益師曰、爾子愚弱不才、業未進也、父曰、非才亦能爲仁否、師曰、能、父曰、吾但欲其爲仁畏主足矣、何必論其才也、況果行仁道、愚必明、弱必強、進學明理、若視掌耳、師聞之、即如其言教之、卒符其父之言、然教幼者事天之道、若

何方可曰認之眞謝之密從之切三者盡而畏主之道盡矣夫認之眞必欲其明萬物之主至尊無對蓋正道有一無二而正邪不可併容家中一父國中一王天中一日而萬物中一主理之當然也則既知天地眞主主宰萬物父育萬民時刻援救生人惡得不欽崇而圖所以日日報謝乎故雖惓惓親愛晰夕奉敬闡其功德揚其聖旨闢異端距邪說猶爲不及矣蓋能誠其衷實其言果其行從依聖戒而以進於道德證於聖賢端必由之往來古今聖賢所言誠學不

外乎此。而幼者始學。可不由是乎。

學之次第八

幼者既立仁學、而本於事天主、必當進於事親矣、蓋子於父母最親、其受父母之恩亦最重、則敬天主之後而孝二親、乃天理人情之至切者也、故造化主置十條目以治下民。而孝敬父母係于奉敬天主之後。冠於种睦世人之首焉。罷辣多上古之大賢、其治國所叮嚀者、惟是奉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母第二、蓋曰。天主之恩大、而父母之恩亦大、故施仁於天主者、無

不施仁於親、不施仁於親者、可謂施仁於天主乎、斐卯氏嘗曰、二親恒見而未敬愛也、天主未常見而謂能愛敬乎、偽也、敝士近有兄弟二人、曰盎費盎納者、偶遇火發、屋廬具燼、兄弟共力、負其父火中奔馳、竟不受害、嗟乎、蹈火而死、人所不免、獨仁人孝子、踐之不傷、豈不奇哉、夫親親之理、禀賦自天、根於性、而發於情、有以激之、必強而著矣、往者西南有富王名格勘所者、僅得一瘖子、王討叛而北、爲敵人所逐、子見之、急曰、賊勿殺吾王、因強發聲、遂解舌而語、賊亦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敢發而吉、異哉、徃者舌結、片言弗出、師親之勤弗克解其舌、而惟愛親之情、遂解之矣、古之賢曰、父母在堂、如寶庫也、豈可不視之重、而存之謹乎、而孝敬之功有三、一曰隆供養。二曰愼從命。三曰致謹慤、夫供養者、父母於子懷抱時、受諸苦楚、迨長而成人、擇師授室、惟疾是憂、養育之情、何懇至也、故爲子亦以養報之。問安視膳。兼口躰心志以養焉、不然、慈烏猶能反哺、人可不如鳥乎、鼈甬中一種、西名曰里卯、亦善供父母至死不離、禽中一種、名曰默罷、但不但供養

其老、或見其感疾、飛則以背負之。不使落墮。卧則以翼覆之。不使寒凍。而常翺翔拮据。必欲寧之而後已。今以人之美形、而不能行禽之仁、可謂人乎。是以仁子不待師諭、而於親之養、殫力供奉、若猶未足、或投身於僕、或貿子女、或航海梯山、晝夜經營、以盡孝、而不敢辭焉。中古有一婦、罪當服上刑、士師恤其老、不欲加刑、命囚之囹圄、絕其飲食、令自死。其婦時有女新產、即假欲候親、空身常入、以乳乳母。久之老婦不死、士師詢知仁女、異、謀、嘆曰、供親之情、莫孝於此、乃

赦罪母讚美仁女時諸縉紳共力立一大堂於獄中名曰仁堂以誥後世而勸孝焉聖經云供其父爲天主所不忘焉供其母必將得其報焉正此謂也從命者父母有命即當奉行不惜勞苦不避艱難爲子而奉命之時惜苦避難者此與奴僕無異也古聖嘗曰命有三一曰天主命一曰皇王命一曰父母命三者不可得兼舍君親而從天主命義也況君親之正命未有不和于天主命則亦未有不可得兼者也故寶祿聖人勸子以孝曰是乃天主之命也則除親亂命

凡有所令、唯唯是從、如天主命焉、即竭蹶致身、此心亦甘之而已、致慤者子、于父母當內外交致其敬、或外勉強飾爲恭敬、或心忽畧不敬于顏色間、此即施之他人、猶爲倨慢、況生我者耶、故曰、落泥未聖人曰、爲子而以目傷其親者、必當失其目、光美瑟古教之名聖、爲天主所寵異、任以師治下民者也、其懲諸不孝者曰、父母或不幸而得子反命慢簡者、則置之公堂、陳其逆惡、使衆民投石殺之、天主于罰叛其聖命之罪人、猶舒裕不遽刑之、惟至于罰不敬親之罪子、

乃設重刑如是不可畏哉羅讀落太西揔都太祖也元制法律而孝敬父母之戒尤嚴蓋父於子之不肖不敬者欲其任意責懲投于僕流于野黜于夷不惜焉故仁子之事親者言必欲其婉色必欲其和心必欲其欽欽翼翼內外互致其謹慤而無敢簡易不恭也否則今之所施于親者後必將受于子焉西聖益伯羅恤曰爲子者欲知敬親當如何則須想已將爲親所求于子者如何逮朋斯曰爾所將施情于親必望之于子蓋因所稼是所穡無疑也余何聞有不肖

子慢其親而縲之于獄未久其子亦以是報之又嘗聞子之嗔怒其親既詈咤之又推曳之堦下而去不數載其子不忍親責即以是言詈之亦推曳于堦下父醒悟呼其子曰已矣已矣向吾不孝而曳吾親於此今伏天刑義也豈敢違乎嗚呼古語惡鳥惡卵惡樹惡實豈不信哉雖然天主戮不孝者不一而足載於經典凡盡其孝敬者往往錫之耆壽自非然者繩以極刑而戮厥身焉西誌古隣國有不肖者常慢其親惡日疊長而天戮及矣士師拘之服上刑行刑畢、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不肖之鬚忽變白衆疑妖孽聖人答曰夫夫也白使盡其孝敬必將蒙天主之恩而壽考焉既未及行其孝故天主嚴罰而斷其命可不戒哉雖然訓誨幼時不但所生當孝敬也又推廣其仁而自天子以至於郡伯師長之屬皆孝敬之內外盡其恭焉蓋君王官長之屬古今稱民父母則以父母之敬敬之者義也罷辣多治法禁曰諸長者勿輕慢之否將得罪于天主而爲國家之戮矣象之小者常尊敬大象乃至於人不知敬上乎國有道孝弟之敬必盛慢易其長

者非有道之國乃猛獸之地蠻寇之野也

潔身第九

幼學既本於仁次宜務於潔蓋人品各有所重併有所戒焉老者重智戒嗇壯者重毅戒怒而幼者重潔戒慾老者多見多聞則宜多智而不爲人所欺矣然向苦財用於前故不能不圖積於後而恒不肯捨其所備之貲壯者形氣之盛心志之堅未必不毅然或逢事不順情不平輒生嗔恨而不易息也幼者未行世道未習世事則亦未能智焉又未積其力未定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志則亦未能毅焉。惟所禀美質淳朴。身神蠲潔。本分之資。可存可脩。故嘗謂幼者無潔。如老無智。如壯無毅。不足尚也。古迷色之幼、欲從大賢學賢師不容或異而問。故荅曰、朽木不足成器。蓋心不湛身不潔而眞學無曲立矣。鏡之明水之清者承二光之照而對萬物之象。若其昏且濁者必不能也。地之潔者能藝嘉禾。若瓦礫之地。殆不足播種也。夫幼之心神愈淨潔愈益道德文藝之種。而不負親師之訓誨。若其穢者難容教矣。經云、眞知弗入於邪心。又曰、淫者

聽智言則厭廢之猶以珍寶置於豕前豈不踐且汙之耶繪工爲圖先粉之然後加彩焉智師始施美教井得潔質烏能受哉凡圖進于實學者志宜定心宜明力宜清三者不可無一而潔者必備矣淫者必敗矣亞里斯多氏曰人神定而學知淫者常被諸慾所侵如海被四風所鼓反復退進易變無恒豈能立定於學也者其心之明者淫慾一入乎衷遂發汙霾重霧蒙晦靈才塡塞理竅不使切思物義剖析正邪善惡矣譬之目焉其睛無所不照惟被微塵之垢即蒙

而無所用。嗟乎吾心得其淨潔。無理不窮。無物不於。而或蒙汚浼。即昏然棄正業。而流于卑陋。無所底止。於實學尚何望焉。雖然溼習不但晦心鈍靈。又殘氣力。而敗元精也。譬蠹生木中。而漸蝕其心。未久虛落且偃矣。故古謂溼爲伐性之斧斤。戕生之鴆毒。刼力之闇寇。豈不信哉。古聖勸學者潔修曰。修潔而學者。其心聰穎如神。洞徹萬有之理。其力有餘以盡其學。可不愛哉。習於溼者。其心雖膚而昏。其力雖盛而弱。可不惡哉。比達卧拉上古爲明學之宗領。其出入與

居無不湛然純一言行無苟遊其門者無不俾之修潔而進于道德倘遇僻于淫溺于汙者則正言指其迷或以身率引于潔或置美樂以指其修使醒而歸正是時有言曰欲從潔修者必遊于北邊卧拉之門而其所教成俊士不勝數也東格辣德大賢勸進其從者常設兩道一曰明道潔者所由以通天土之域而會諸神聖一曰暗道淫者所由以墮寘幽之中而聚諸鬼魔罷辣多久習此學計繼其師之美業則避華美之地而于荒僻之處設帷焉誌者解其意之妙

曰、諸幼易肆志縱慾、莫如景麗之地也、故賢者圖遠其弟子于實學、不但戒諸淫情、又欲其避諸引淫之事也、吾鄉向有賢士喪妻而後得專一于美學、友勸之以續絃、荅曰、向以婚未能專意務學、今幸斷絃、乃專意于學矣、可併務于婚乎、噫、君子於正色、猶以爲實學之滯、彼習于淫者、可得成學耶、往者高志之幼、初學恐爲私慾所累、罄力攻克、不使有悞正業、或常服今汁苦藥、或加鉛板諸腰、或終日投身于寒氷棘藜、或以淡味僅克腹饑、或睡卧在堅、苦勞骨肉、而違

避安佚。干計萬謀。以免淫慾之害。而獲潔學之美。蓋智與淫德與色。終不并容。欲由彼須離此。而習乎此。必不能習乎彼。甚明也。世之爲親者、靡不欲其子進于實學、乃每不謹其子之邪侈、或有不知之、乃謂之愚、而愚親養愚子、宜也、或知而不責之、乃謂之惡、而惡父之養惡子、常也、或知而又隱匿之、乃謂之蠻、而蠻親之子、竟無不蠻矣、于是或聞其子溺于邪、則笑曰、茲乃幼之頑嬉也、何足責懲、未幾再溺、而父又曰、幼者小過、不可責懲、太嚴否、將拂戚其美志焉、未幾

其子其習于淫、厭棄學業、縱慾敗度、喪身亡家、終蒙無窮之辱、父之智者、可不以是爲鑒乎、童幼之他溺、猶可補也、淫之溺、不可補矣、他惡之習有底止、而惟邪淫之習、無底止也、可不愼哉、雖然、修潔之幼于淫邪之戒、不獨身遠之、念性之、即口亦封而不言耳、亦塞而不聞、蓋念于行相去不遠矣、淫言多引淫念、而淫念多引淫行、是以習淫者多始于口耳之不謹、可不戒哉。

知耻第十

天主之生物無不全賦物以性併賦以存是性者焉郡有城廓身服衣裳禾帶甲冑具皮寶負殼種種備其所以存至于人德之貴獨無存之者乎乃存人之元貴存德之純體者莫如羞惡之心蓋此心根于性而著于顏圖身而攝動靜常戒外患不使內逵而擾裏靜故先知者謂羞惡爲心性之廓德行之殼義禮之師捍惡之藩而善俗之屏也苟無此心衆惡侵之衆患從之矣百獸之初生也或具利爪尖角或具堅蹄長齒以當戈兵敵其所害焉又或備鱗介當衣裳

以蔽其身焉。人生赤身脫胎。僅持一知耻心而入。世。即以此爲衣。以此爲甲。所以遮其懦而禦外患也。倘爲幼者棄喪此心。則烏乎可邑無城。爲寇所侵。國無藩。爲獸所踏。而幼無羞。爲邪所攻矣。是以知耻者。雖溺于邪。必有止期。與復機焉。無羞。必無溺之限。併無改之倪也。邪鬼引人於諸惡。先滅其愧心。然後攻之。使侮主害人。汙巳而亂國家。聖賢化民。先引起其愧情。使知羞惡。而後進之于道德。所謂羞散出而道亡。羞回入而道存也。名賢第阿日搦。偶見孩童之溺、

童羞而赭其面、乃稱之曰、無傷也、此色乃德之色也。又有老賢觀小童被責而赧、則喜曰、赧者良心也。蓋有小過、人性之弱也、若旋知羞、人心之勇也。夫學之道遠矣。童之性弱矣、而世俗橫逆難敵、易溺使童無此羞、持其心而振之、何由得進于學乎。西賢伯路大曰、農之智者、晴夏時、必備度陰冬之需、而人之靈者、幼時備延老之需耳、需者非他、即羞惡之心而已、夫文繡加身、使衆恭敬也、有人問賢女比弟亞氏曰、女飾何者爲盛、答曰、羞色則女飾之貴盛者也、旨哉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乎、夫外飾之色以冶其容。雖用以遮內醜。而實足誘淫羞情從內以發紅色。則表其心之良貴矣。故加篤西至廉之士也、欲幼色變紅而不變黃蓋黃者從心之懼而發乃卑賤之情紅者從心之羞而發乃高志之兆耳。厄朒義畧聖人詳其所以然曰、貴族及高志之幼、多血清且輕焉。或遇言與事之不潔不正、則內羞愧而外表赧也。若幼之賤陋者、多血濁且凝重焉。故雖惡之大者、未能動慚于內、而變色于外矣。名士色褪加嘗曰、幼者高志之兆、莫如羞赧、老者以知智

積其公令聞而人信伏之幼者以知羞達其善名而人愛慕之矣中古貴臣有骫國法而橫逆不止者或告于王貴臣時不在邑其子獨赴公堂將雪其親之辱及聞告者細陳其父之非滿面慚色竟不敢措一辭堂中諸司觀其容赧反喜而赦其父不刑矣於戲財賄之重友交之貴代辨之文不能救其親之急而獨一子之羞色不言而救之不亦異耶故伯兒納聖人曰衆人所愛慕莫如知耻之幼幼之所以感衆心莫切乎羞色則羞色可比之光玉加諸幼穎輝光四十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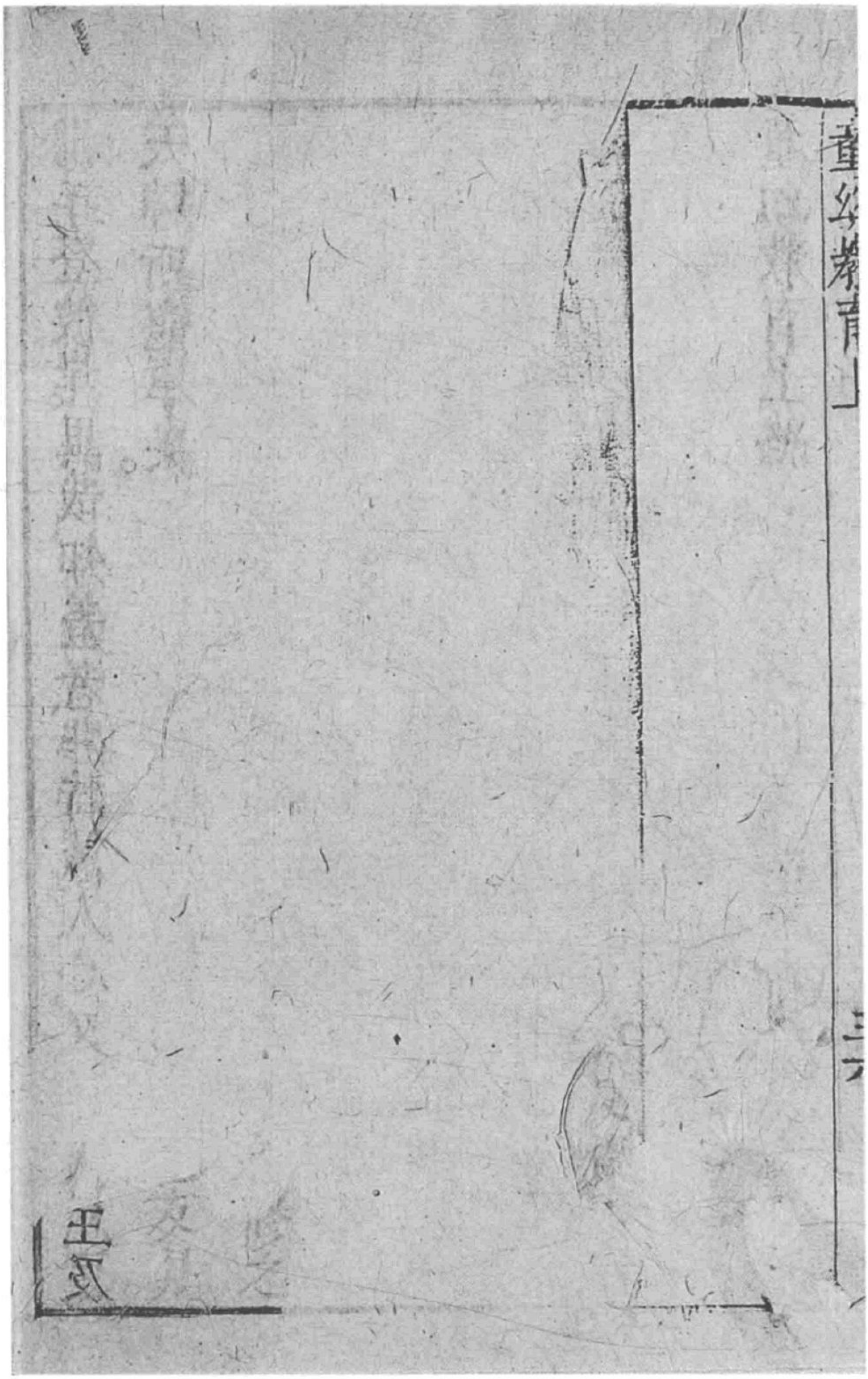
使人瞻且敬之或譬之磁石自遠招物使繫歸之也由是罷辣多錄治國之美法曰幼者所宜常從者二于惡即羞於善即勤而已羅瑪常爲諸西國總都其治幼之術甚美且嚴乃欲其從少專存此羞心則使常衣紅衣使常念內羞之存也里古兒峩往世亦以美法緬紀本國至于童幼之學則曰幼學須謹于羞情與所獲重貲無異則入必謹於是出必謹於是言必于是視必於是瞬息不可忽也蓋羞之美多位乎目而表乎口焉口目二關易開易閉則羞心非謹不

覺流散其既散亡將不復來也故賢者戒幼之羞必欲其謹於口目矣然羞心之妙有二處一在人前一在獨居世人多忌人目而羞戒焉至于獨處則廢羞心而任慾肆矣謬哉君子忌其目比人目尤嚴蓋他目有時而可障巳目無時可避也吾西近世有賢王名瑪施者其生平習於義禮之脩未嘗使人目及巳目視其赤身茲羞之至也盎滿古在西南爲名修之士偶同友遊中途遇川無舟橋以濟將涉焉恐友見其裸求友避之又羞巳目遲滯徘徊焉有天神忽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攜手登彼岸。異哉知蓋者、非特感人心。又爲天王及天神所寵厚矣。

童幼教育上終



童幼教育卷之下

遼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著　晉絳　段　袞
韓　霖　閱

緘默第一

欲識人之心、覩其面、聞其言、而可矣。面乃心之鑒。舌乃情之筆也。面猶不如舌之著焉。故古賢接初學童子、命曰言、予以觀汝、是覩面未可識、必聞言乃可探其蘊也。昔有名士、願人胷中備一寶、使內悰外露也、

或聞之曰、口乃心之牖、何必竇乎人心如繩、視其口、知其所藏矣、然口之所言、其蓄之妙、在于不言、是以古賢師設教、多以默爲宗範焉、亞兒波氏人未嘗聞其言、而默以成其學、乃從來高士多師之、西士費門之外、皆立此賢石像、以手緘其口、比達卧辣、上世名師也、啟蒙初時、必以五載之默爲首功焉、東格辣德亦近古理學也、凡習其門、先脩七年之默、然後許之言、蓋未以多聞學言焉、能知言乎、則默乃教言之道也、夫當言之時、及當言之事、成德之士、猶難辨、童子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能知之乎。故聖經云、幼者非閑爾事、勿言、有再問爾者、方對可也、造化主生孩孺時。欲其先習于多聞。則具其雙耳。使便于聽誨。而舌則結之。數年不許出語。童子不待學成。而急于放言。豈不違造物之命乎。或得劣駒。而欲馴服之、乃以纏縛其口、幼者乘氣之盛、與劣駒無異、則計服之法、莫善于納纏其口、不許任意發言也、夫人心譬富庫焉。而人口譬之庫門。有庫而不封其門。必致誨盜。心無口之封。豈止受外入之侵。當失其所得美學矣。是以君子之學、承傳于心、則

閉口而默蓄焉、小人之學、入乎耳、而出乎口、豈有所留以增于學耶、古賢徇路大氏曰、佞者之耳。不屬乎心。惟屬乎口。其所入必出而心且空虛矣。先知者假喻曰、陰司萬刑中、有恒盛水鑄瓮、而不息者、常勞而無益、噫嘻、好言之幼。乃鑄瓮而已。畎畆已治、嘉種已播、爲農者不謹藏之。未有能勃發者也。下古泰西有幼志實學者、曰篤瑪所勤脩默學同學者、呼爲瘖牛、賢師聞而責之曰、夫瘖牛。必將發大聲。篤瑪所後發默學之大業、終爲吾諸國之表、如雷焉。先有微氣含

于雲內。漸長增九。無聲。默然後發大聲。以此觀之。則嶽學之業。未有不由於默者也。聖賢勗哉。畧曰。默者養言之需。廢彼而此無所養也。或有言踰理者。其師聽而懲之。則欲補先言之闕。乃自罰以數年之默焉。嗟乎。遇患避難之法無如默。人愈智愈默。愈愚愈放言矣。此亞氏古七大賢之一。在席不言。使者譏之。曰。愚比亞對曰。愚者必不默。況席中爭。故慈親明師教育之際。無不務於默。使幼者修學靜中。而從容出言。蓋眞學之堂有二級。一謂默。一謂希言。由彼暨此。乃爲

實學耳

盲信第二

童幼之性、或煩于言、偏於僞、既以默制其言之煩。次須正其言之僞、使早習于信。夫人初生、情純言直、愈交接于物、愈加于僞矣、故親師之智者、謹于幾微教訓于孩提、使存原質、而不沾世染也、比達卧辣、上世之賢也、常曰、生民所秉于天、莫大于能從眞、備、而洪施於人、蓋天主所以爲天主者、惟其至眞至仁、故也則生民所以親天主者、實在眞仁二德、或闕、

以承順天主之命、荅曰、行眞而已、達味古之聖王、請問於天主曰、吾主孰將安於爾聖堂者乎、荅曰、言眞於其心、而無欺於其吉者、然則眞者、乃升天之階、而踵之者、無不至於天堂、永永安樂焉、故古詩云、眞者原居乎天、而或降臨斯地、必計率人反歸于天、罷辣多氏古文名宗、謂眞者乃衆善之帥也、進即群德從之、退則辭德併退、聖人又曰、眞者非直爲諸善之基、又爲諸學向處、凡畫修文格物窮理者、無不計護持其眞、而免僞焉、令吾幼者、不早習於眞實、而惟依從

僞俗能成其學也耶、厄日多古多學之國也、國俗精於繪事、能指事物之隱妙、且欲形容眞者之貌、必畫日輪何也、日光輝四射、炳然辨剖萬物、使目視得無差焉、眞者正而無邪、實而無虛、能照輝諸隱、或投暗中、即昏昧弗識、所趨幸而得燭照、即可免陷溺矣、夫幼者多投居于暗、未明實學終始、非得眞情引指、必不能進、是以先學聖賢、初立幼教、無不禁僞言、而反復叮嚀于眞實也、伯兒西亞國古俗、有子者、先教以仁、次習諸信、其不若者、必重羞重懲之、辣責德抹古

尼勋濟亞國名邑也、勤于幼學、教之言、必欲希且紉欲正且實、故辣責德、抹言法、常載于書、爲世範焉、亞德納亦脩言名邑也、惟正言是重、是賞、惟訛誕是惡是戮、至於公堂、被告訐、而自實承、不匿不漏、必赦免之、不罰也、嗟乎、眞情之美、于罪人之口、猶得肆赦、況善人乎、歷山西之名王也、史有紀王功者、皇之王、王讀而遇非情之功、言不實、則嗔而擲書於河曰、當沉、爾身姑沉、爾言蓋僞言僞人、王所深厭、故痛絕之耳、西域往有務于性學者、敬高士、總名曰、巴拉瑪搦者、

衆民師之但或言偽不正則辭絶之永永不使師人矣或問一賢曰偽假真已者如何賢曰真者不文其言不善其色衆信之偽者巧其言令其色衆鄙之故諸辱人大愆莫若偽言焉蓋傲以謙貪以廉吝以施汙以潔忿以馴可以雪洗人未有不信者惟偽者雖發正言實之以誓尚未足補前闕而人終不信矣語曰真人言當誓偽人誓不當言不亦殆哉亞瑪洗上古王尼日多國也其國奉邪魔可密詢時事之吉凶或遇其言之虛輙毀其像不許人敬之聖經云鬼魔

乃僞之父、鬼一僞其言、猶未足憑信、而人僞可信與爲人而不得人信、乃辱不勝言也、亞理斯多嘗曰、使僞人勿遭他戮辱而惟衆人不信之、是則戮辱之大者矣、蓋人以交接物而生、夫交接主信、令人無信、則亦無交接、無所交接、則人何以生、爲比達臥辣氏往往戒其弟子曰、鳥之白胷黑尾者、勿上筯也、解之者曰、白胷黑尾之鳥、乃僞人也、蓋僞者巧言令色、其面若粹白焉、究竟無證據、無結局、是若黑尾、如斯人者賢師以爲不足與遊、與言也、罷辣多氏禁工人無得

造贋物、犯者罰正值、利濟亞國古俗、于是尤加嚴焉、

凡虛誕者、配爲奴婢、終身不齒、嗟夫、僞者常骫正法、

奸善俗、傾道德、敗元質、可容於義理之國乎、國家所以長盛者、眞正焉、所以顛覆者、詭誕焉、奸誕詐者、奴之不亦宜乎、是以志于眞學者、必謹避諸訛言邪情、如火水也、又非直戒于僞訛之實、即假訛之微影、亦不敢忽焉、目清明者、好光避暗、病者反從暗而避光、

亞日洗老吉之賢者、或請曰、此有巧人、假畫眉鳥聲絕似、盍試之、賢哂而辭曰、吾何屢聞眞畫眉鳥聲茲

聞其假者何益乎初喜假鳥之音恐進而喜夫假人之言也僞情僞言漸入乎衷未幾吾亦將肆于若情若言矣所謂眞者養眞僞者養僞倘幼學者恣於詭誕毋至終身莫挽愼之哉愼之哉

文學第三

夫人以知爲人道之始以行爲人道之終生知者鮮故志于知者必由學矣語曰財以勞聚知以困致嘗觀好學者自童幼時心向學好問辨爭先進耻止後其知之欲與學之困併長齊進至于壯老不知衰息

則譬之于嗇財者、財愈豐、而欲愈盛、無所止限也、東鸞氏、上古七名賢之一、至八旬、未嘗少怠、于學曰、老者既幸加日于生、亦無不可加學于心、將就木、忽聞人論性中之理、遂昂首傾耳聽焉、或大異之、賢曰、學此理、然後可去世矣、可見學之業、與人身終始、須臾不可離也、然既欲學而知、必不可辭學之苦、經云、加知者、亦加勞矣、蓋生人性元、被先祖之染累、無不昏于理、而懦于力、乃已、無不欲加明以開其蒙、而知其所當知、又無不欲加力以助其弱、而行其所當行、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性從始生恒向學而其苦至終不已也近視者需眼鏡乃可見遠像焉跛躄者需杖策乃可走長途焉文學者心目之鏡心足之杖也性地之蒙且弱者無不因之以致所當知之遠理以勝所當行之遠道矣航海者仰觀星日俯視盤針不則海不可渡也行當世之險海非經學之指引能免覆沒乎幼者之學根于仁進以孝堅以恐成以智四者非經典弗備焉蓋古今之懿德實學具載于書一覽可知旋足效法親師之教所不及也夫親與師已或不明亦未足教誨

或令友其好。未足鼓舞。或張而輙弛。未足成全。若經
與之教。至明無昧。至實無虛。至正無邪。永施無盡。從
之者有不受益者乎。其明智爲衆善之倡。率諸惡之
捍禦。患難之倚賴。平生之安宅。視往察今。周徧萬事。
解釋諸疑。無所不到。無所不備也。童幼者始行世道。
舍文學安所指引哉。語云老者、積其智以年、幼者、積
其智以書、夫年與書、又大異焉。蓋年彌長、清氣彌退、
外司內覺彌昏、賴之者恐智漸衰、若經典則愈習愈
明、智愈加焉。且年之智、時所積也。於人功無與。而書

之智學所積也其功大矣從年而知者其學狹薄不出一身一家一世之限從書而知者其學廣厚不啻六合萬世之內愈傳授愈大而堅矣故明道者教子早進子文學不使廢其業也古西名王有子曰歷山傳以亞里斯多命之曰爾師大賢莘甚勿懈于學吾昔未成學而聽政幾不勝任茲爾當國重統以吾爲戒可也世子受王命侍賢師數載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無理不究竟得成其學未過三旬而以美治君數大邦矣蓋面治國安邦道莫徑莫善于文學也故罷

辣多嘗云、國家之幸莫大乎使持政者務于文學、或務于文學者、持國政也、撒羅滿古如德亞國王也、稱而孤、未習于學、乃志于治則謹告天主、祈求明智、天主大喜其意之誠、即寵之甚、使豁然貫通古今衆理、而以美法總領大國焉、泰西前世有國王、曰洗目蒙篤、生平好學、凡學士來者、尊禮之重、任之或妬而告曰、諸國衆者、其人多畢陋、王任之何若是重耶、王曰、明知者、非畢陋、乃世之正表也、天主既寵之、使超越品庶、吾能不寵任之乎、或問于亞里斯爾名賢、智者

與愚何異、荅曰、金置諳異界、則知之矣、吾以爲金任之國政、必不可匿也、智者至于他邦、必聞其政、大小敬仰而信從之、若其愚者、所至莫之顧矣、西書曰、智者生以立政、愚者生以行役、古詩云、智者獨決天王、獨富崇美、爲諸王者之王、此之謂也、第阿日搦遇童子富而愚、譏曰、飾文羊乎、羊畜中之至愚、獨利其毛耳、故智者居于小民中、如牧居羊中、去牧者于羊去、智者于民無所歸矣、束格辣德、吾西大賢、往往感謝天主之三恩、一曰、天主生我、即賦我以性靈、不投于

畜獸中。二曰、天主生我。卽賜我男位。不投于女中。三曰、天主生我。置我于文學之邦。不投于愚夷中。三者以爲天恩之大而日謝之兢兢焉若其得生于文學之邦。而猶不習於文學者是則與愚陋之夷無異矣。

先智者嘗設論曰、欲成大器質與學孰重則必以學爲重焉、夫美質者、如田之膏腴非恒修治之徒長豐草耳。嘗觀質之鈍者多用學之功力竟得成全未見美質者不學而能成也是以古聖以美質不學譬之美軀之無兩目寰宇之無三光也使入寶庫而不用

光照。美寶不可見矣。夫人美質。或若寶庫。使無文學照之。奚美之有。古賢欲嫁其女友曰其富且貴可嫁乎賢問曰夫向學而智乎曰否賢曰今有驢于此雖文飾之美可莫之顧也況嫁之乎黃金爲五金之重玉石爲寶之貴但無鍛鍊琢磨之功不獲善價矣質之美者非得文學之脩治何足貴也欲知幼之文學當何如則詳辨之于左

正書第四

西國古之名賢曰責諸者初志于正學則問于神何

由而成其學乎、神曰、多交于終者可也、賢思察神意良久、知終者已死之古人也、古人雖死、其書尚在、所云多交勤法意在是乎、乃購古名書、恒習之、終成大賢焉、故書乃幼學所最急、學而舍典籍、猶舍毛羽而欲高飛、豈可得乎。雖然、惟擇其所當習之正者、而寘其所當避之邪者、蓋著書無限、而正者有數、乃邪書多假文飾、招幼目、竊入乎心、而傾危其學矣、故罷洗畧大聖譬曰、蜂求釀蜜、必擇于花、其無益者、弗採也。幼面聚學、必謹于書、其非正者弗習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幼者未嘗涉世未能辨善惡擇利害獨于初所見書以爲倣效焉于是習若性成矣古之人有言常讀淫書其心未能貞潔常讀潔書其心未能恣侈信也是故古學名宗罷辯多治國妙術凡著述正道之書必重酬之著述非道之書必嚴罰之蓋以有益于國家者莫如善書而反害于國家者莫如邪書也國家遭亂則善書具其所以治之美法國家得道則善書備其所以存之制度也故從古謂正書者道德之場也義理之庫也聖賢之鑑也度世之指南也淳風之市

肆也患難之藥石也古明師德默氏設訓于大國之王篤勗謀曰大國之寶不如美書積美書不如持之容而專之久也國王身有病而臣之忠者或不及知或不敢諫或諫不直不容若書之正者不忌王怒不圖王寵爵祿不干而時刻直陳其善王忽厭而命之默則默命之復言則言是善書非特爲士人之嚴師尚爲國家之藩屏故重書者厥國不能危敗焉如德亞古爲明道之邦奉天主聖教聿領經典正傳時敵國謀之未能加害但後世經典之學漸衰而國家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見傾覆矣。至童幼之學、正書尤要。不幸遇書之不正者。其害多不勝言。蓋淫聲邪術、人所耻道者、不正之書、往往有之、無知之幼、目繫而心喜之、不覺絕寘正學矣、罷辣多嘗於邪書之害、譬之毒泉流行。推萬民而斃之。是故吾西諸國、從古甚嚴於著書。不敢忽也。國律常設公司。任以較書之職。其不正者、禁不使行。惟正者、令著述頒行焉。於戲、正道之書、藏於宮中、如寶庫。如藥石。事難常取以周急而療病。事順常取以攝心權而約邪侈也。篤肋某、古厄日多名王、自幼承

賢師善誘以數萬金購天下名書。隣國來朝求觀其寶藏。王引諸藏書之室。曰、斯吾寶藏耳。吾所最珍異所積財賄。惟斯焉耳。倘一日離此。不樂矣。往歸鄉有名將、遇世亂、率師伐國、戎事畢、師衆皆趨掠貲貨、已獨收諸古聖賢之書藏之、曰、是乃吾子孫之重寶也、爲子積財、奚如積書乎。彼財多令人恣慾而害深、正書者、攝慾抑侈、益財而養學也。夫人命天短。自所積學未能廣且成。乃正書者。備諸往世之實學。使我一覽輒廣益焉。人性先馴、自所積惡、未能廣且深、乃邪

書者具諸不肖之惡行使我一覽輒習染焉古之聖人比善書于藥室諸疾病各得其所以治之則也比邪書于疫室人往無不沾其惡邪也西土有士曰意納爵物好勇未習實學忽傷足而寢以讀書排遣時室中有聖人之書一種即執而讀始嘗其味即讀之不舍後遂成明道之師焉西南又有俊士名曰興悟斯丁幼時不幸習于邪師之門而溺於異端之邪書但心終不安定欲歸正未及見所當由之路倏得保祿名聖宗徒之書遂如寐乍醒乃從指迷之經去異

端而竟入聖域矣、歷察古今名修君子。無不從著書而立。天下之邪術左道。無不從邪書而傳也。是以吾泰西凡圖功於明修、但遇小隙、則持美書而玩味、若諸邪書雖飾以高文、不屑視也、蓋人心得文之美者。先喜其文、次喜其情、終從其教、而難改、是美文之邪書、若注鴆于玉瓚而獻之、其可食哉、歷山王從幼習于古詩、未嘗見寘其父斐理伯問曰、齋中書不少汝惟讀其詩、不舍何也、歷山對曰、諸書多非要道、或溺于賤陋、而惟斯詩乃進我于正道也、噫嘻、今親之愚、

多鞍私愛、嚴于小兒之飲食衣服、而于其所始習之書、邪正不謹、則何獨忌其身之害而反不忌其神之害耶。室中偶遇蟒蛇。即驚而逐之。乃或藏毒書而不驚乎。或見其幼子落于邪。未有不悔恨者。而不識其所藏之惡書。爲諸惡之端也。惜哉。

西學第五 此稿脫于十七年前。未及付木。同志見而不迂。業已約畧加減刻行矣。茲全冊既出。不得獨遺此篇。遂照原稿併刻之。

或問文學既爲國家之急務、童幼之要業、當如何則可、余曰、國有道、必有學焉、但學之序、彼此不同、吾將陳西學之節、或有所取而助大闗之學乎、吾西小童

開蒙之後、遂習于文、蓋言者人所以別于獸而交接于物。則始學無不宜修文者、然太西之文、約歸于五而成、先究事物人時之勢而思其所當言之道理、以發明其美意焉、次貴乎先後布置有序、如帥之智者。節制行伍、勇者置于軍之前後、而懦者屯之于中。次以古語美言潤飾之、次以所成議論、嫺習成誦、默識心胸。終至于公堂或諸智者之前、辨誦之、此五者之中、必貴實理、而致于用焉、豈徒具其文而苟吐散于空中乎。或衿紳遇事難決者、或民習于陋業而沉于

邪俗、或賢者罹于非理之訟、或當讚頌聖賢之功德、或訊彈不肖之惡習、或防國家之災而滅將萌之亂、于是知文之士。具正論于衆前。從高座。剖析事理。使疑盡釋。枉者伸、詐者服、冤者伏誅、及以修道設教使弱者見易而立志、狂者見難而加謹、或述已往之政制、使諸君子得其正譽、而諸小人憚其譏彈也、文學畢。則衆學者分于三家。而各行其志矣。或從法律之學。或從醫學。或從格物窮理之學焉。三家者乃西學之大端也。其一家若法律之學、本浩博且重、不可忽

也、蓋諸法典自天主之命始、質正理而立、據聖賢而施志于、均治而行、先知者嘗謂法度曰、乃天主之聲也、寰宇之神也、國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訟獄之司也、五倫之紐也、雅俗淆亂之斧也、則廢法度于世、與廢日于天、去神于身、無異、諸實學之中、豈不當有專務公法之學、計振本國之政者乎、凡畺秉國敷治、而不修國度之學、比于無翼而欲飛、無戈而欲戰、可乎、古西國有士、未習于法學、臨民攝政、偶遇訟事之難、即不敢自決、乃托左右之吏處焉、時有賢者過而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曰、嗚呼。夫仕者。乃管籥焉。非旁人吹之。必不出聲。也。吏是彼是。吏非彼非。不如吏爲官。官爲吏也。以故吾泰西諸國。常立法度之公堂。時時奉數高士以設其正傳。俾凡欲從政者。六載之久。遊其學。至于六載終。方應嚴試。而惟取其可以從政者也。其二家謂之修疾治命之學。蓋世人所重者、莫甚乎命、所忌者、莫甚乎害命之病、病之名無筭、療病之神藥正方無幾、諸疾所由之故難究、非得博學之醫士、安能起死而回生也、欲治田。問良農。欲考室。問良工。而于生命之

亟獨不加譏乃惟所立方製藥遽妄信從乎。諺曰賊人心莫甚邪俗賊人身莫甚邪藥病之虐不如醫之愚多殺人也病之重十死一二醫之愚十死七八傷哉。故吾泰西古俗有醫之公學諸名士釋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辨外躰百肢之殊內臟諸情之驗及其萬病之所以然而因設其所當用之藥方又大約六年中師教其弟子以切脉及療治之法六年之後須嚴考試而非領考司之命不得擅行醫也其家費羅所非亞也費羅所非亞者譯言格物窮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道也。名號最尊。學者之慧明者。文學既成。即立志向此焉。此道又分五家。一曰落熱加、一曰非西加、一曰瑪得瑪弟加、一曰默大非西加、一曰厄第加落熱加者、譯言明辨之道。以立諸學之根基。而貴辨是與非。實與虛。裏與表。蓋開茅塞。而于事物之隱蘊。不使謬誤也。非西加者、譯言察性理之道。主乎明剖萬物之理。辨其本與末。性與情。其當然者與其所以然者。依顯測隱。由後推前。緣其既知。以致其所未知。故其學浩博。非他人學可比。凡上天下地中。火氣水土之

域萬象萬生之品造化之妙四時之序四行之交互五金之凝結百穀之成熟種種具焉瑪得瑪第加者譯言察幾何之道主乎審究形物之分限者也其分者若截以爲數則顯物幾何衆也若完以爲度則指物幾何大也其數與度或脫于物体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也或二者在物体而偕其物議之則數者如在音相濟爲和而立律呂家度者如在動天迭運爲時而立曆法家也此四大支流、皆可究極精理、此未暇詳也、默大非西加者、

譯言察性以上之理也。則總論有形諸物之宗理。分析萬有爲二宗品。一謂之自立者。一謂之依賴者。依賴者又分爲九宗焉。終設神鬼之精論。而漸著明萬有之源本也。夫厄第加者。譯言察義禮之學也。其務不外乎三者。先以義禮修身。次以身齊家。終以家治國是也。然討修身。先剖析義禮與諸德根本異同。及其細情。使吾知其所當從之善與其所當避之惡也。次論立室生產資業養育之道。使知其所當取。併其所當戒也。次區別衆政之品節。而銓敘流品考覈政

事使其正者顯且存其邪者棄之也。若是者、人學庶備矣。但人學之上。尚有天學。西士所謂陵羅日亞也。此學乃依古今經典與諸聖賢註論。剖析正道之本源。而攻闢異端諸邪也。其學亦分四大支。一論物上必有一主。至大至明至善至公。即詳其性及其妙情。一論天主造成天地及萬物之功。而萬物之中。神與人爲靈貴焉。一論萬民所向之眞福。及其所以得失眞福之善惡。及諸善惡之正報。一論天主降生救世之來歷。及其化衆而登天道之奇功。以至歸天而定

後曰教化之諸規也。夫天學已備。即人學無不全。所
脩齊治平之功。更明且易。行道之力更強矣。故吾西
大學之修。從認已始。而至于知萬有之至尊。正所謂
復其物。反其本也。然既明于是、又從彼推廣其仁、愛
人如己、使各克其職、而盡其分數焉、其中又有高志
之士、既勤苦于彼諸學、尚進習于正道之妙、而常在
其中涵育、以成純德、修身不已、雖文業自足闡達、乃
反辭尊位重祿、離父母骨肉親戚、施豐貲而甘困約、
煩劇身心、鏟滅名跡、以談道勸德、倘遇邪教異端、輒

殫力闢之、以扶天主正傳、即致命不顧焉、此則吾太西總學之大畧也、若其詳細則吾耶穌會中人類能言之、倘有下問、不敢憚煩、且譯書次第出、會見天人之學、布滿中華矣、

飲食第六

其人性性本善、其人性性本惡、其人性性善惡混、其人性性上智下愚、

聖訥加氏、西國古賢也、嘗設三誡于學、腹其一、舌其二、色其三、蓋害正學者不止三、而腹之害尤甚、試觀凡腹充飽以酒肉、則心志墜溺于賤陋、乃舌易肆于言、而情易恣于淫也、尤其淡薄、則美志立、慾易約、而

舌亦不至縱矣、雖然、飲食之欲、治之最難、蓋根乎情性、與人並生長而不可絕也、乃取其適可、而辭其大過、在成德之士、猶難之、況始學乎、故聖教明師皆曰凡志于清修之學、宜先克最難克者、則飲食之欲是也、稍順之、則衆慾恣侈、道德傾隕、欲絕之、則肢躰餒弱、學業輟息、必酌其中可耳、故父師教育之際、當于其欲之萌芽早正之、則或視農法焉、或視獵法焉、農法曰、諸木植茂、時以清泉漑之、但漑之不得其時與數、反以害之、童孩者長之急、又多內火、即未免厚供

之。然而或失時。或失宜。亦未免致患矣。獵法曰欲習犬于獵。使疾趨而獲獸也必養之薄。時空其腹焉。蓋肥者未能善走焉。能獲獸乎。夫幼者欲習于文藝之學。法莫善乎育之薄。不使飽飫爲美業之滯也。蓋文德金成。必欲氣之清潔以受種種外物之像焉。欲司記之堅固以含存諸像焉。欲明德之靜漠以洞徹萬物之理焉。欲志之高且定以決諸疑而處諸事之難焉。四者廢其一。而全成其學者鮮矣。豐饒者多血氣垢濁。記心漏散。明悟昏昧。志氣顛躓。而學尚有所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地乎。余呵泥恤古爲西海名島之虐王也、遇所恩賢士、幼子欲害之、時時豐宴饗之、終廢其先學而溺于不肖、噫惡主千計、不能害大賢之子、而惟豐飲食以敗其學、巧哉、亞日西老氏昔爲名將、忽帥軍經地西海島名達瑣、衆民饋以嘉味數種、賢將惟納其最薄、而辭其旨者、使者屢懇、遂分散于下僕、不自用也、使者問故、將曰、務于道德者、必不滯于殽膳也、夫形神二物、最相近、形神二養、又最相遠、身飫則神臞、未能專于正學之要焉、身饑則神清、未遑嘗口腹之陋

焉加肋諾、古爲大學之宗、壽至一百四十歲、或問之曰、子從何法而學之廣、壽之長乎、曰無他、貶食減飧、而未嘗至于飽也、記者曰、多食者未能延命而致壽、未能立志而廣學、多食之禽常係于垢土、弗見發躰而立志而專于高務耶、伯兒西亞古爲道邦、其遊學者、不許任意取食、乃至學堂、賢師叩之、饑之時、始以苦者淡者與之、辣責德未納、亦古名學之邑也、于幼之飲食、有分數、不可踰、踰者必懲、不赦、幼中罕見有胖

体者、每季試童子、肥者輙責罰之、減其日需、使反其原体之臞焉、試期至、即具定數之腰帶、而量各童之腹、其不入帶數者、責之至于大節、則取醉僕置市中、使衆童圍聚、隨意擊撻之、俾童子觀彼驚惶、自止其飲食之侈、而不敢肆矣、因多國古俗、于幼之育尤嚴也、學者同居、常侍師側、非師之命、弗敢聚食、將食、師先審各童之功、其敏者則譽而容于席、其惰者則叱不容于席、坐席之範、弗談弗笑、舉動不苟、取其淡素、而起趍學也、若近世學道、去彼世殊甚矣、親之愚者

蔽于私愛、養子若養牲無異焉、雖然、幼學之戒酒宜尤嚴、蓋幼者禀氣之旺而因得性之急、使隨意啜酒、將加火于火矣、古聖曰、酒乃道德之敵、潔淨之讐神身之甘毒、好之者焉能好道德之學乎、古聖又曰、酒之用有四級、一謂之須、一謂之喜、一謂之辱、一謂之狂、蓋幼者所須甚寡、漸喜嘗焉、遂至辱且狂矣、故吾泰西古今諸修幼學之都邑、或一旬、或二旬之間、必禁酒、不使童幼之心、昏迷而棄美學也、蓋早習于酒者、必遲至于知、無不然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衣裳第七

造化主爲人具衣裳以蔽四躰禦外患者也。古之人奉命不違焉後世人心漸侈其于衣服奢華甚矣篤瑪所聖人曰吾先祖初生時得性情之正乃無衣而不耻其裸既而逆命爰始知羞乃主慈憐以表衣之愚民漸侈于衣則以元罪所遺爲本身文飾哀哉譬之奴僕或抗主或刼家貲而所得服飾不以爲累辱也反以爲本躰美飾可乎故經戒曰勿誇于美衣勿喜于光日天主之命不可測也解之者曰從粲粲衣

服而喜、未必無慾罪焉、未必不承天主之僇焉、豈可不慎哉、至于童幼衣裳、尤宜加謹、蓋諸自外而昏惑幼心者、莫如衣裳之餘飾也、古言曰、外修彌盛、內修彌瘁、譬之日光、愈大愈昏、目衣之光明、未有不昏其心者也、孔雀負五彩而張華輪、羽禽之中、最爲奇麗、對太陽而舒頓自喜、傲不睨已、俯視其足之醜也、則廢然矣、幼者盛服、與孔雀無異、恒睹身之文飾、驕而矜之、不視其本情之惡邪乎、與悟斯多吾西古賢王也、嘗設訓曰、服之奇豔、驕傲之旗、邪淫之巢也、火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得薪之乾。傲得衣之文。皆易發焉。易云、冶容誨淫。冶容多係于衣裳之華麗。淫與傲既入其骨髓。乃扁從學而務內修。得成乎。昔聞一師臨學、見門人中或袨服者、責之曰、此衣乃招淫之表。非求道之驗也。中古賢者、忽逢美少年招淫于市、譏之曰、墳兮墳兮。外飾內醜。奚可近兮。掩鼻而過之。又聞師之陳訓曰、善且正者、若貞靚之女。不假文飾。自見閒美。其惡且邪者。若淫陋之妓。時時塗抹。自見其醜賤也。物愈眞正。愈喜質朴。不求其文。愈假邪。愈謀粧飾。不欲露其本質

也。往有智者、寓言曰、山烏自醜其形、假群雀之彩羽飾之、抒翅長鳴不已、俄群雀至、聞其聲而鄙之、盡褫所假而復其故、於戲、凡好華衣者、舉以羊以蠶之餘飾、晶遮其醜体、及其愚心至于出聲發言之際、終爲人所笑棄耳。德抹納上古名士也、塗中遇童幼盛衣自詡、笑而提其耳曰、勿傲乎、勿傲乎、是衣乃饗羣之衣、曷傲乎、或借衣于友、爲頃刻之飾、君子羞之曰、爾借諸禽之餘毛剩羽、爲本身之美飾、既不自愧、猶傲人乎哉。獼猴或得衣女衣、直似真女、既而察其情則

猴耳。幼之愚者強飾以文繡弗能改其稟之濁也若幼而好學者志于內文不求外飾計內之有餘不患外之不足矣彼亞氏古七名哲之一也嘗曰明智多隱晦衣之下愚鹵多藏鮮衣之中明珠之貴韞于粗蚌薔薇之芳產于刺木故吾泰西學規不許任意衣飾厥有分數喻者致罰蓋幼性好奢好文于外未識內修之美也自非嚴父明師爲之指南豈能自進乎然童幼之衣宜約且薄亦宜齊且潔也衣之盛美率爲傲徵衣之穢惡率爲汙徵日落泥抹聖人曰衣之

用、好學者必居其中、與其奢寧儉、儉之中、與其汙寧潔、蓋外儉表心之謙、抑而外潔証心之清明也。

寢寐第八

有寢寐必寐理也、故養育之道、非寢不成焉、晝之所業、已殫力矣、非夜之安寧不能復補、是寢卧乃安心裨力、清氣消苦奪憂潤體之藥也、若童幼者、其所稟之質、猶弱而未堅、未習苦勞、不可久困、所謂寐寢乃孩童之次食也、但使寢寐不得其道、將溺清神而負美學、如旨食焉、過其宜、非特不致養之功、而猶招害矣、

古明醫嘗云寢越分數則散四体殘元氣昏靈才衰記性煽邪慾肆懈怠嗟夫寢寐非他譬閑市之征將取吾兌陰之半而去也乃或未厭夜寢又眈晝眠豈不再廢其所當用之時耶伯兒納聖人嘗謂吾委之去而無益者莫如寢時也蓋有人于此獲金數鎰或粟數斛而用之貿布帛器物以益其家此非謂之費乃交易貨物猶可謂之有也若其費可用之時于寢邸此非無益之費乎往者賢師進其門人于勤學曰勿肆于寢寢乃清年之虐賊也世寶無貴乎時人資

無壽夭乎命人命之大半爲寢所強奪而吾猶不哀猶不覺乎哉穿窬負微貲以去吾猶不可當而亟捕之若吾年命之數已去不可追已敗不可補吾反委擲於懈寢不悔耶有人於是天主賜之壽使至耄耄焉或計減其數之二旬或一旬人必不願今爾得命于天主未必壽也以力以財不可延之乃自甘分之于無益之卧寢而不惜乎先知言寢者或謂死之像或曰死之兄弟或曰死者常寢而寢者暫死也則生而好多寢者是暫好遊死者之境界矣傷哉意非加厄

69

罷迷古太西二智將也遇國事急深夜各巡其所督營遇守營軍寢寐者則撫劒死之或異而罪之荅曰夫軍也宜守營備患捍國安家而反寢寐必自投于死者之中矣吾遇而殺之何罪焉嗟乎造化至置吾生民於斯世必計吾修道德而積美功焉夫修道積功之期至近如駒過隙乃吾以多寐減其功如之何古賢嘆世曰吾日飲食焉禽獸亦然吾飲食而卧焉禽獸亦然惟至于修人學焉禽獸必不然也於是爲人事之多禽獸之少不亦宜乎自古務于正學無不

欲恒寤而不息也、倘不獲已、方稍偃卧而休息焉、亞里斯多氏古性學大宗也、向務格物究理、屢忘日用之薄需、連星于日而不覺、苟不得已聊安以補力、必先持銅毬一枚、然後閉目、未久毬落於銅盤、即驚醒不使久寐也、則凡立志欲成其學、豈可懷安於寢乎、噫嘻、百工止畫賤利、無時不勤、若起蚤眠遲、經年弗改也、乃志於大學者、可寢而棄其正業乎、德抹斯古文之名師、夜醒、忽聞百工之修業、則自責曰、斯微民也已、趣久矣、拮据於賤陋如是、而吾修文學猶不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彼乎今之學者聞其言而觀其行安可不效其志而法其勤也

交友第九

友者人之比宇內無人自足以生自足以事則亦無人不須友以成也故天主歸斯民於同宇命其結親交友彼此相助焉倘除友于人中是除日月於天除水火於地也若童幼者愈偏於愛情必愈趨於結友古所謂老者多積資幼者多積友是也雖然友之積彌易亦彌危蓋幼之成敗槩係於友之善不善何者

常所聞見漸入于心引而效彼之善惡不自覺也聖經曰與聖者交必將入聖與善人交亦將爲善與惡人交亦將爲惡信哉伯路氏曰爾自謂與何人交我亦謂爾將爲何人蓋交于儒者多習于書交於獵者多從田逐獸交於醉者多湎於酒未見相交之久而不相從相法者也何爾無病但親近於篤疾者彼患將逮於爾躬矣何爾無香但親近於懷香者彼氣將散於爾躬矣古明賢常謂嚴君明師之訓誨大不如朋友之語能動諸友之心以此觀之凡學者可不謹

所交戒、晉西先知者設陳擇交眞論、無不欲童幼友其益者。友其寡者。友其永者。而戒其友之損及衆具新者也。或問賢師與何人友可、荅曰、於益者而已、又問其益者云何、曰、善于我者則謂之益、蓋眞友之義、以德志之相似始立、以德行之相長始成、所謂正友之結、以德爲本、以德爲終、是也、兩石忽值而相擊則著光發火、夫石者人也。人倏會談交。如相擊然相交而內德之光志遂顯彰矣。德顯而人情結成友焉。友以德起相長相益無已矣。古諺曰、燈無油友無德、不

遽滅乎、西史曰、善者相交謂之友、惡者相交謂之盟、
傷哉、世俗之陋、交友之際、多惟計賤利之益、而未喻
大德之益、則何異於商賈之徒也耶、昔者或始交於
賢而富者、未幾求以微利、賢曰、何爾必計友吾金、未
計友吾身、且舍所求利、而永辭之、蓋志於利而友者、
至於無所望而友止矣、嗟夫、德者乃生人之寶資也、
則其能益我以德、甚乎能益我以財也、西古名賢色
櫚加云、眞友之妙、在乎彼以其長增補吾短、使齊彼
舍文以吾長增補彼短、使齊吾善、若其無所取以補

之則亦無所取於友之義也。或問聖人以益友之道、荅曰、順我於理。逆我於非。直言吾惡簡稱吾善。布言多行。所許遂踐。夫乃益友之眞者也。可不從之乎。若其無順逆之殊、常飾吾非常揚吾是。且狂於言而畧於行。夫乃損友之徒也。可不戒乎。因是而幼之智者於結友必勿忽。必勿速焉。比達剛辣上古之學宗、嘗戒曰、勿苟伸手而取友也。蓋人性情難測、友之惡者難辨、則豈可遽交乎。諺曰、急於取友未免致悔、取而旋悔、不如不取矣。智者擇友之遲、猶有謬焉。愚童者

於結友之速將免謬乎是以先知擇友必欲彼此同食鹽幾斛然後定交焉蓋限以時日之久而因擇其所從與其所當避也若吾西古俗仁親智師多不許其幼任意取友又不待鹽食之限也乃自定所從友而先察其益與害焉若其幼者繼世非特承父之產業尚從父之善友蓋父所已試忠信之友孝子以爲美資而終無故不肯絕也故罷辣多曰父卒而遺寶資之重於子大不如遺善友之衆豈不信哉薄厄爵西土大賢也向聞其友遭患窮困則慰唁之曰爾室

豐業雖亡信友之衆仍在不必憂也若伯聖人一朝
聞廣業敗毀子女壓死屋室傾頹衆僕虜亡乃有三
信友者終不離於側則聖經所謂金銀之重不可例
於信友者然矣以此觀之忠信之友既有數也則吾
所當交者寡矣經云千中取居其一凡物貴且奇者
必不多多則不奇不貴矣昔者或誇以多客友賢者
聞之即譏之曰爾無客友矣蓋友之多者初不可証
試中不可客交終不可存保乃易合而易散矣色搨
加氏嘗謂吾凡出而友彼賢之希者必倍吾善而歸

室矣。凡出而友所遇之衆者。必倍吾惡而歸室矣。可不戒哉。益友既覓之久而結之固、則無大故終不可絶也、古言曰、友之無故以新易舊者不但失往日之恩、又將致害矣、幼之愚者不知交友之妙、乃每順則相結、逆則相棄、古智比之淫妓焉、其與所交時容時棄、時愛時厭、而終未能有交之容者、知道之君子既友友之德未有不久者也、

閒戲第十

人性如弓一張一弛、皆堪修繕、豈能恒用力於正業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乎若幼之氣質猶弱心志未堅則非閒戲間之弗能久也德抹氏曰人學如行路焉路遥而無歇息行可遠乎學長且難令無優游之時豈可成與線急牽定將斷幼者大廹於學必將衰西之古聖務修數載德名藉藉欲稍寛觧遇小鵲摩弄之從者或異而輕之聖人識其疑遂命從者執弓引滿從者如命執而張數次聖人又命其復張數次從者辭曰若是也豈不敗乎聖人曰然則彀弓有數而分不可踰乃大學之務可越弱力之限耶木性確固猶弗堪久彀乃骨肉

之性能久苦于業乎鐵杵恒磨輙細如針石之堅厚恒踏薄微而人之才力常用豈能免于過勞乎故先知者雖嚴於幼學然以理量其力必使舒泰或寬逞頹色而從其當然之戲也但於閒暇時慎戒而不敢忽耳罷辣多嘗曰無事之時爲幼之所當謹也蓋幼性迫急所爲不知適中至於閒暇或過佚翫或侈肆慾不思回業也向所習文學美藝必見亡矣諺曰屋久不居則塵斧久不擊則鈍水久不動則臭而幼心久寧不用將不失其前功與膏腴之田或翻勞之或

空歇之農之常也但以法空之必無不倍益倘非法空之必荒敗矣幼者常習於正業而或稍休之義也倘得休歇之久必將荒而棄舊學矣何者幼之性未有不忌苦勞而就安樂者則雖早習於苦但至安樂必持之固而舍之遲也是以古之名賢嘗謂夫色與閒未試者猶易戒也若已試者而欲其不過宜難之甚矣故諸明智者學修之際常欲嗣業而不欲間斷常忌其閒暇如寇如讐而不敢忽焉日落泥抹聖人曰吾居有事之時未必忌鬼魔之巧媚焉而獨于無

業之隙則不敢不戰兢也蓋鬼魔如賊寇焉必乘人懈而敗其貴資以故好學者不獲已而當稍閒姑舍所執之業而適他事必不敢懈於其閒焉正所謂吾於吾閒猶未知閒也默囊德氏古之工詩者也常云吾於閒暇而無疾寧抱疾而無閒也蓋疾雖虐苦吾肉体而已若閒者多溺心於惡所謂無事之時槩爲邪事之始吾西數國從來有律凡遇童幼閒遊而無定業者必責懲拘囹圄不使荒佚而亂俗若其修學之童侍賢師之側有定時閒戲聊舒懷焉古規當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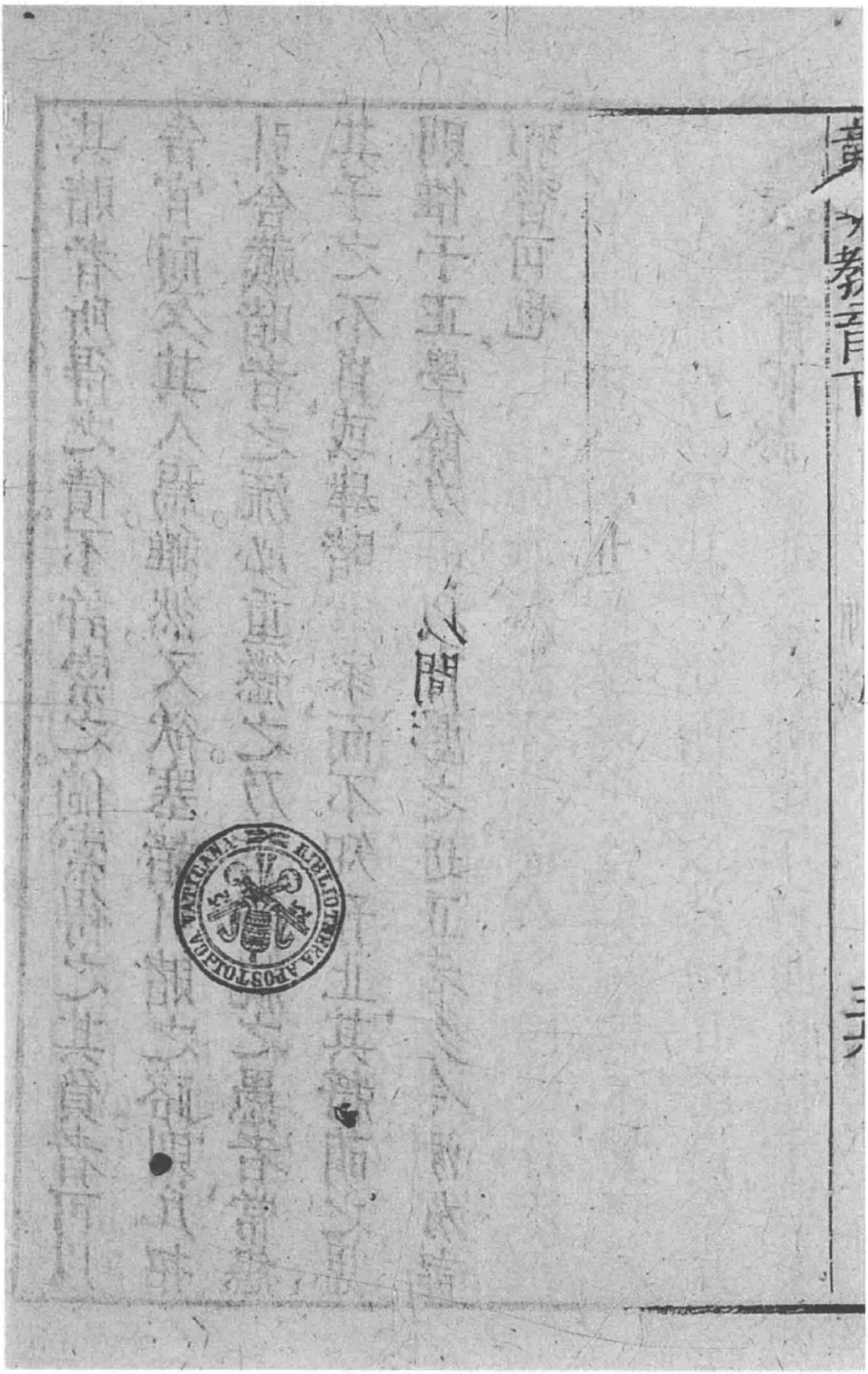
之時既得齊年齊力併齊其學則可拊瑟也可歌謠也可作詩也可習奕也可蹴踘也可較射可擊劒可騎馳也若其博擲等非禮之戲定不許焉聖人有言曰幼之喜戲有道必堅其体而養其志非道則溺其体而散其心試觀童幼初得正教常務於學昕夕不休令其偶值博徒而與之交密遂忘前學不聽父師不顧益友飲食廢置卧寐弗思道德不問生死不與惟言思夢想在博中所謂好博之心多不在本身是也夫博之邪俗非惟害學而散心志抑亦破本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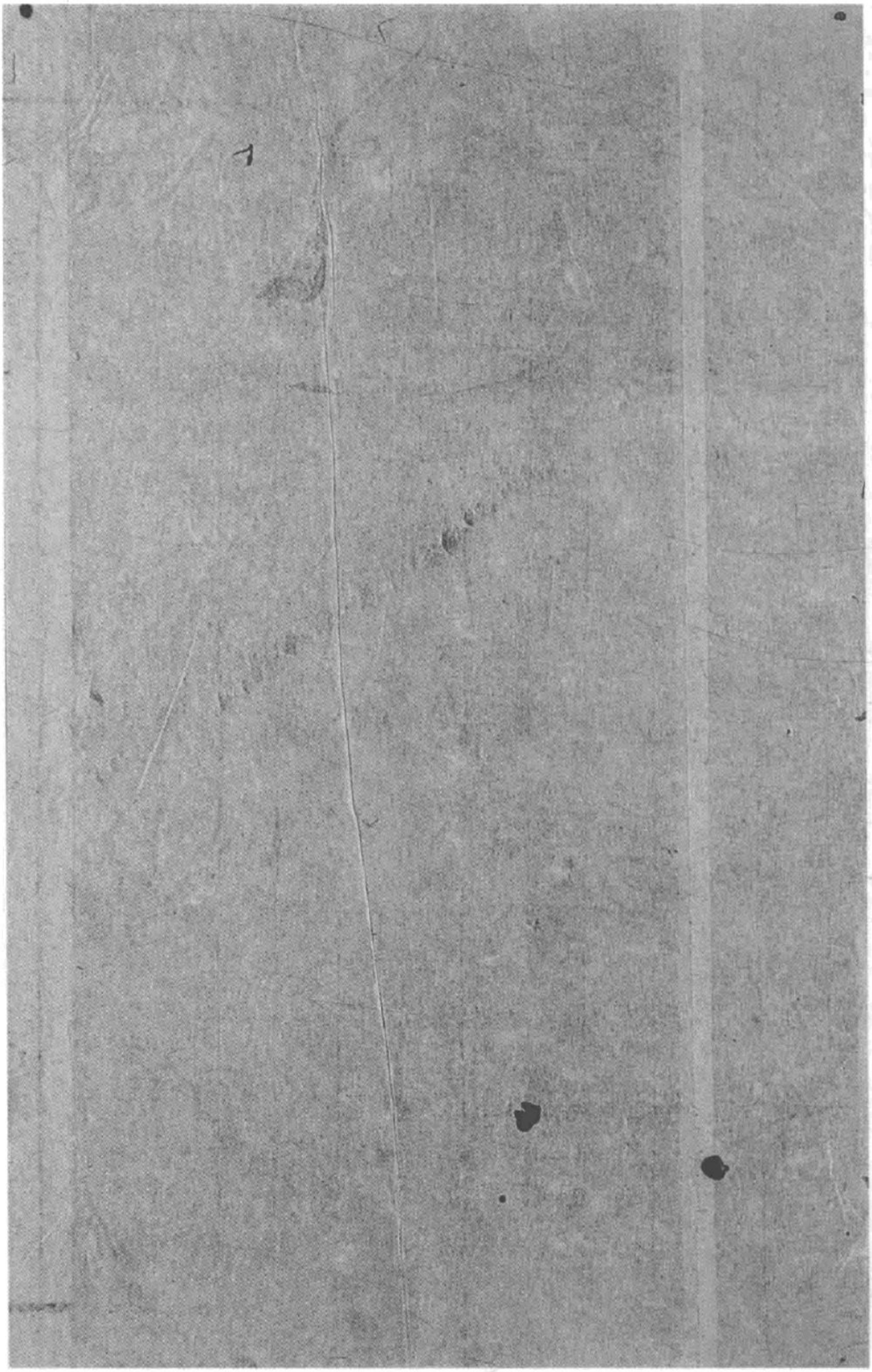
業而敗他家之產也、蓋博非財不行、則百計千謀必欲得所應賭之需耳、今日所輸之數、明日望復、復其金而猶逐者望不止竟終弗獲、益復輸焉、不覺漸消家產、貪賭之心尚未滅焉、反愈啗人之財物、若未能順得、必強奪之矣、是以古賢論賭者于盜賊、而以盜賊之僇罰處之也、又曰、一賭之事、槩兼衆惡、好賭者多悞怨天傷義禮、骫國法、置孝弟、廢五常、毀善俗、敗家業、奪民財、是數者之惡、皆從彼生也、則亦以衆惡之罰罰之、不亦宜乎、吾西諸國、從古賭者必服重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賭者所得之債。不許索之。倘索得之其負者可以告官而反其人焉。雖然。又欲塞諸引賭之路則凡招引舍藏賭者之流。必重懲之。乃世俗親之愚者常怨其子之不肖、或肆賭敗家、而不知預止其萌之患、則惟于正學餘力、引以閒戲之近正者、勿令溺於諸邪習可也、

童幼教育下終


教育下
問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建福州天主堂碑記

〔清〕佟國器撰

提要

《建福州天主堂碑記》，清佟國器撰。清初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2.4。

本書為天主教教史類著作。作者佟國器，字思遠，號匯白，原籍遼東襄平（今遼寧遼陽），後移居南京，隸漢軍正藍旗，滿族佟佳氏將領。清順治二年（1645）任浙江嘉湖兵備道。次年，任福建左布政使，後歷任福建巡撫、南贛巡撫等職，卒於官。工詞。曾修訂明末佟卜年初定的《佟佳氏宗譜》，有《芨亭詩》、《燕行草》、《楚吟》諸集。據落款，此碑立石於清順治十二年（1655），主要介紹了天主教來華歷史、天主教的教義、耶穌生平、建堂經過等。

本書開本 23.6 釐米 ×15.6 釐米，版框高 19.5 釐米，寬 13.5 釐米。半頁六行，行十二字。白口，無魚尾。上題書名『天主堂碑記』，下記頁數。全書共九頁。此外法國國家圖書館亦有收藏。又曾收錄於蕭若瑟著《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經方豪校對，其錯誤有 160 餘處）、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中。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據《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影印本點校。（葉農）

建福州天主堂碑記

3

65

III. 212
ii. 4

建福州天主堂碑記

歷代嘗聞天載無聲天命不已帝王昭事克配天人相感之際微乎穆矣邇唐貞觀九年中國勑建大秦寺名賢碩輔入玄齡郭子儀輩皆企向焉迨

明萬曆辛丑泰西利氏梯航九萬里朝貢萬國全圖及西書七千餘部同會諸子在京繙譯百有餘種明正教闡絶學縉紳先生咸道之大指謂天地萬物唯有一生一切佛法玄門皆屬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堂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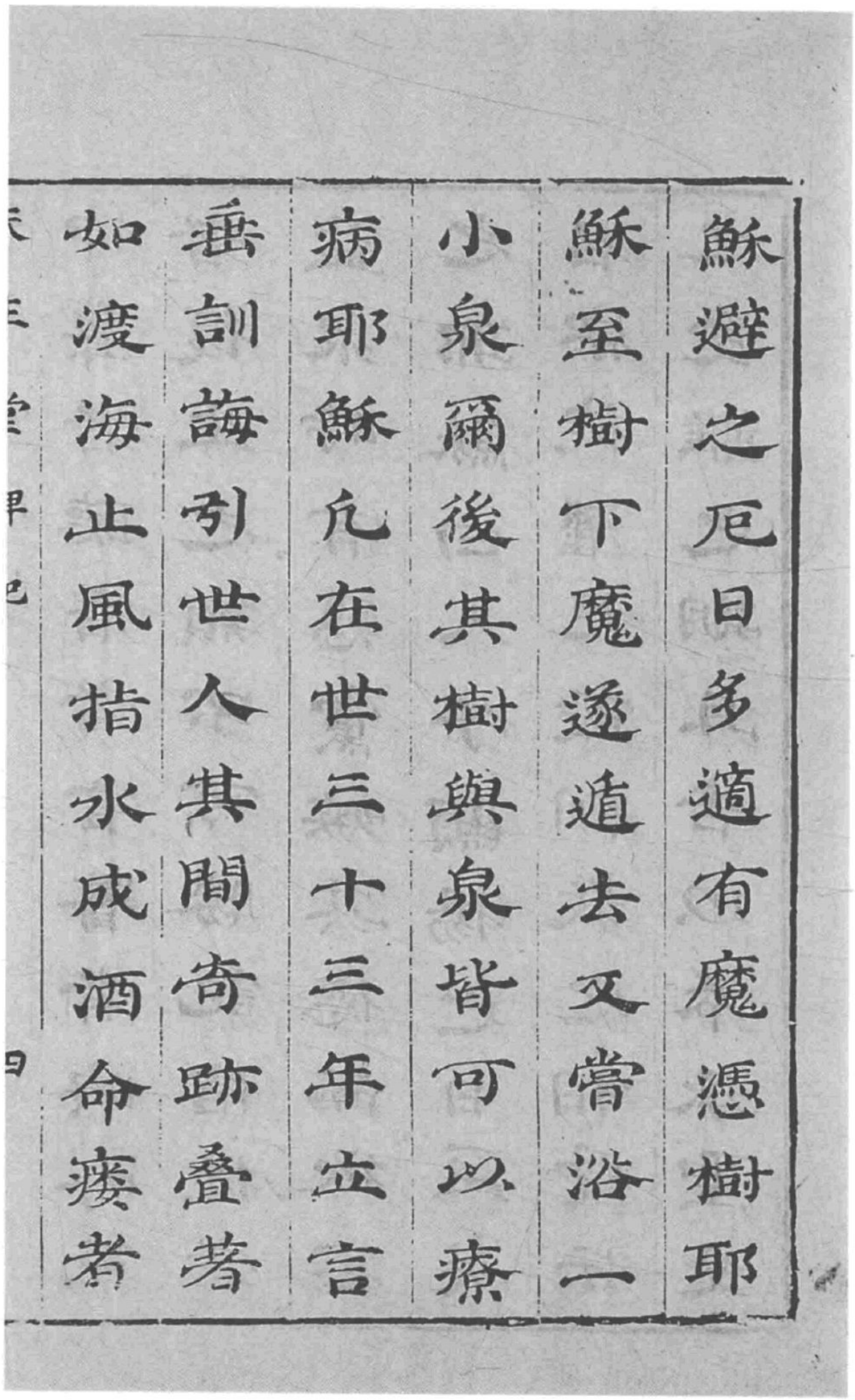
說故其教以敬天地之主爲宗
以愛
所愛之人爲務以十誡爲規
矩以七克爲繩墨以洗滌解悔
省察存想爲工夫以守貞不二
爲絕德是以其踐履則有向主

之三德頌祝之七求性録之十二信與撒格辣孟多之七功與神形哀矜之十有四端此其大要也原失生民方命獲罪無窮天國之法赦之不可禍之不忍

迺

天主生聖父豫以聖子降生救世受
賣人而早示其兆於古聖先
知以爲之徵追達朱之後有女
曰瑪利亞躬備萬德卒世童貞
將降生預擇而母之因神聖
胎誕聖於如德亞之白稜郡

而聖母之童身不損諶夜祥光
若晝羣神護呵空中異星忽見
八日如天神之報名之曰耶穌
耶穌者譯言救世也旬餘爰有
三王占星來覲各有獻焉如德
亞王聞而意忌之聖母因懷耶



蘇避之厄日多適有魔憑樹耶
蘇至樹下魔遂遁去又嘗浴一
泉爾後其樹與泉皆可以療
小耶蘇凡在世三十三年立言
病訓誨引世人其間寄跡疊著
垂如渡海止風指水成酒命瘸者

伸聾者聽瘖者言瞽者瞭呼死者復生之類不可勝記信從者益衆時有惡黨嫉其德而欲害之耶穌曰人子顯揚之日至矣召宗徒濯足設訓教之相愛示之受難之期且告以奉承聖父

之昔夜半惡衆操戈來捕耶穌躬出迎之宗徒伯多祿手劒斷其一僕之耳耶穌曰使我而不受斯難即千萬天神扈從何難乎接僕耳而更合之遂聽其執以去鞭以堅繩壓以棘冠體無

天主聖父爲萬民贖無窮之罪也

完膚痛楚備至寛受死於十字架上蓋以是苦難告成功於

耶穌既終魂降於臨慱救拔古聖三日而復活留世四十日數見於聖母宗徒因褊慰之曰我

歸天國當遣聖神來加爾之德
力宜敷吾教遍於諸國已乃停
午上昇旬日徒衆羣居聖堂倏
爾天响有聲俄而有舌形火光
現衆頂上一時滿被聖神能通
萬國鄉語同日而信從者若干

人迄今千有餘年所化歐邏巴三十餘國咸知形骸可滅靈魂獨存永福之路常生之門可以仰望而求不可造次而失故泰西國惟一教引善戒惡祈生天堂脫地獄事主之堂餙以重寶

極其壯觀瞻禮之日則輟常業
聽掌教神父彌撒講道爲不忘
敉世者之恩蓋其虔哉茲西士
東渡有年建堂行教幾周宇內
今天子鼎定之初湯子道未以太
常卿兼司天監治曆明時咨諸

會士分寓四方測度闡學何子德川乃就八閩省會建堂瞻禮余因思失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敬天愛人之說皆踐脩之所不能外也而西

士不憚險阻風波來相勸勉者是其教眞以敬天地之主爲宗旨以愛天主所愛之人爲務也

爰爲之捐資鳩工開其舊基煥其堂室崇奉

天主耶穌聖母天神永爲耶穌會

士闡道之所與闔士人暨四方
昭事君子瞻像究心焉

部院佟諱代名高
提督楊諱
藩長周諱亮
工謝諱道臬
長董諱名魁
大參郝諱惟訥
學使孔諱自洙
兵使祖諱建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福建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

衛及監司諸郡邑侯諸縉紳士庶咸相落成敬泐石而爲之記

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國器
撰文并篆額
順治十有二年乙未夏五月望
日立石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拯世略說

〔明〕朱宗元著

提要

《拯世略說》，明朱宗元著。清初雲間敬一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2.5。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作者朱宗元（1609—1660），字維城，號古越，浙江鄞縣（今屬寧波）人。清順治三年（1646）貢生，順治五年（1648）舉人。卒年未詳。為華東地區早期天主教教徒和西學東漸先驅之一。主要著作還有：《答客問》、《天主聖教豁疑論》等。此書為朱宗元在《答客問》問世後撰寫的另外一部護教著作。完成時間約在明崇禎四年（1631）之後，故其刊刻時間應更晚。全書共二十八篇，可按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一、教義闡述與勸人皈依，共三篇（《學以明確生死為要》、《宇宙之內真教惟一》、《物必返其所本》），勸勉世人信仰天主，並闡述天主教關於人生目標、宇宙真諦、人生歸宿等問題的觀點。二、與儒、道、釋的交涉和論辯，共四篇（《儒者獨見大原》、《二氏不知尊天》、《天釋不可相渾》、《為善不可以無所為》），闡明了天儒之間的關係，辯明了佛、道與天主教的區別。三、天主教神學思想，共二十一篇（《天主性情美好》、《天地原始》、《天主必須降生》等），向讀者系統介紹天主教神學思想，如天主論、基督論、人論及拯救論、人間倫理思想、修養論、萬物論、天神論、後世論。

本書開本 23.6 釐米 ×15.6 釐米，版框高 20 釐米，寬 14.4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無魚尾。書口記頁數。四周單邊。前有朱宗元述《拯世略說自敘》。其他版本還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上海慈母堂本、清光緒五年（1879）北京救世堂本、民國十九年（1930）北京西什庫天主堂鉛印本。此外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等亦均有收藏。（葉農）

拯世畧說

4

Dupl. 59. C

125 Volum.
Saeculi Reformatio & Liceratum Mathesin Chil.

III. 212
in 2. 5

拯世畧說自敘

余生平伏念人壽最遠不過百歲之身豈非有盡雖聲名籍籍功業蓋世總一時事要當永久安頓處又念一點靈明超萬物斷無與物同生同盡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之理自然暫謝神竟永存更念世間萬事不由人筭意者鬼神司之然鬼神衆矣亦自有所從受命者三教百家黎悟有年頗悉梗槩顧終無真實確當了徹完全之義使此心可泰然自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者及覩天學諸書始不禁躍然起曰道在是道在是向吾意以爲然者而今果然也向吾求之不得其故者而今乃得其故也復獲交大西諸士益歎德行之純全至西士止矣學問之覈博

造物主於人無厚薄在我不可不

中也吾何幸而獲聞茲理耶雖號爲了生死究竟仍在迷途

貿以生眛眛以死其間亦有自貿

理耶先我而生者幾許豪傑

至西士止矣吾何幸而獲聞茲

自謂特恩竊用自喜又用自懼自懼夫既達茲理而不全不粹受幸識沉之喜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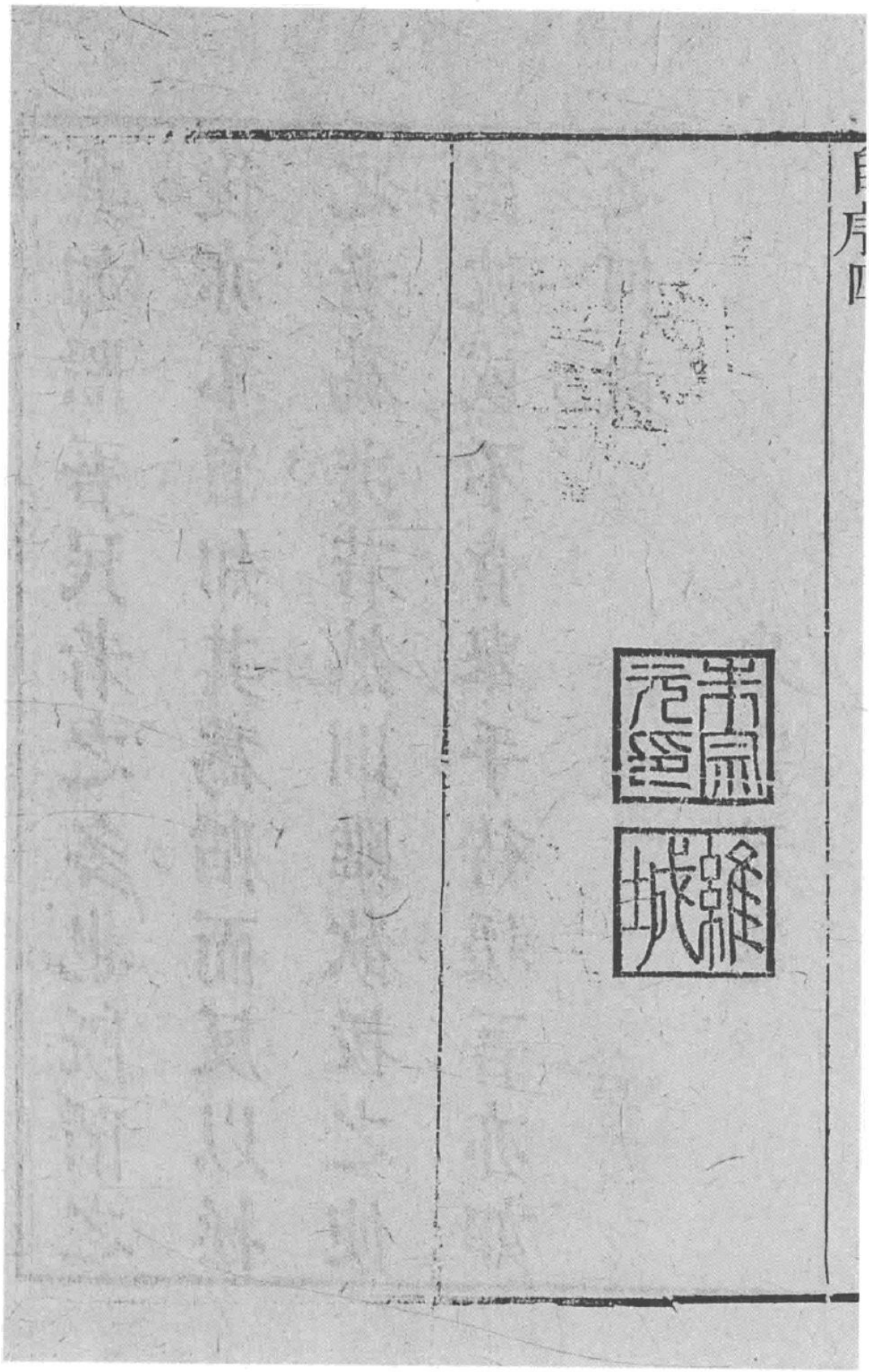
自懼責更倍於他人復思吾身此高明之路豈忍聽有衆之淪故不顧世俗拂耳每每振聳

人道也雖天學典籍百萬

聾聵而有餘。但余小子旣受
造物主多恩。識所能及。曰所能言
者。何敢不竭其區區。始也好辯。
爲答客問行世。今標大義數端。
曰拯世畧說。大約詳於彼者。則
畧於此。夫天生蒸民。備之安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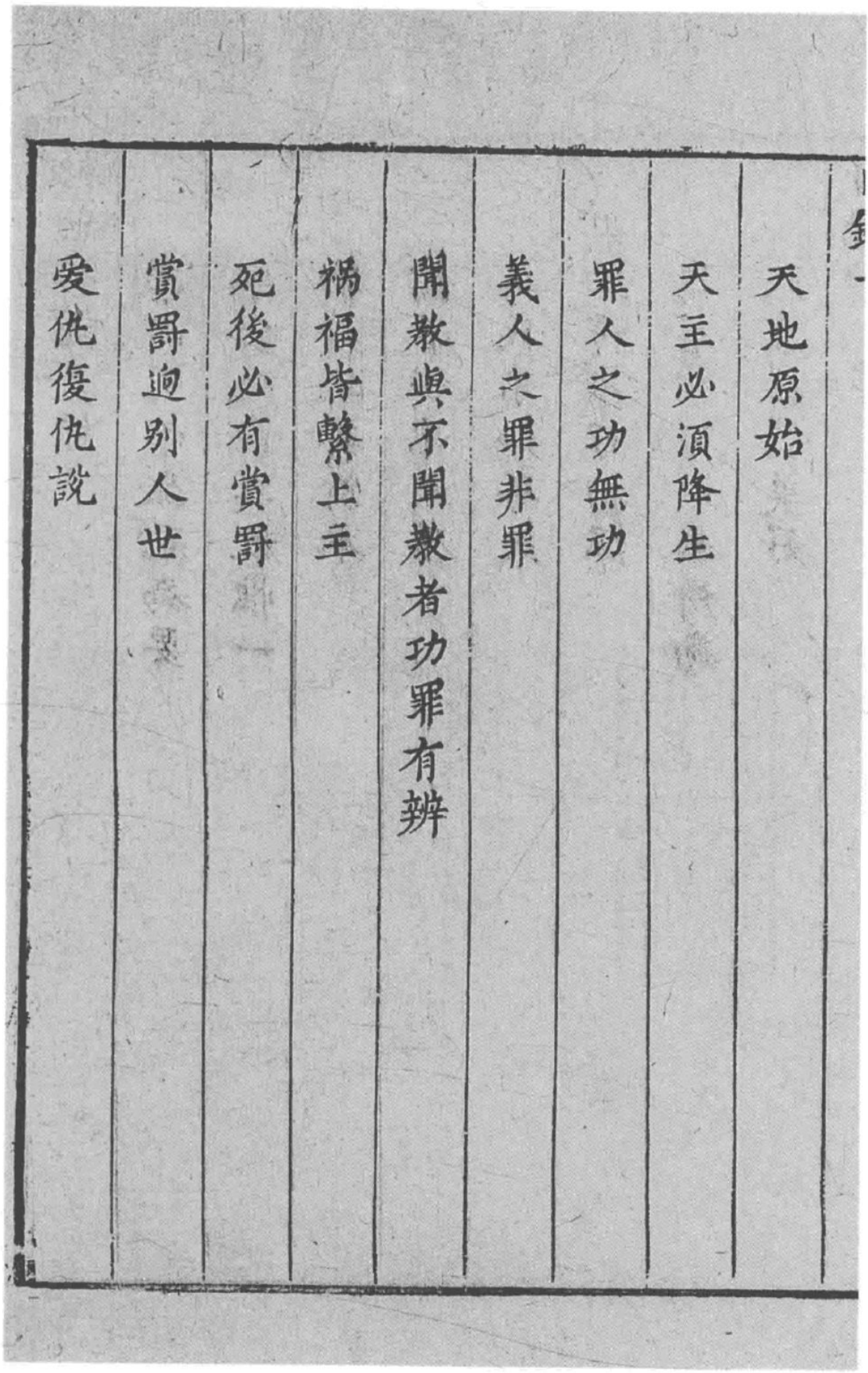
其。如陷吾民者之多也。既陷之拯之。後亦不自知其爲陷。而反以爲拯之者。爲非。若然。則雖欲拔之使出。彼或不肯舉手待援。吾亦如之何哉。

朱宗元述



拯世畧說目錄

學以明確生死為要
宇宙之內真教惟一
物必返其所本
儒者獨見大原
二氏不知尊天
天釋不可相渾
為善不可以無所為
天主性情美好



錄一

天地原始

天主必須降生

罪人之功無功

義人之罪非罪

開教與不開教者功罪有辨

禍福皆繫上主

死後必有賞罰

賞罰迥別人世

愛仇復仇說

禁妾守貞之訓

祀先當循正道

世俗鬼神皆非

氣質所以不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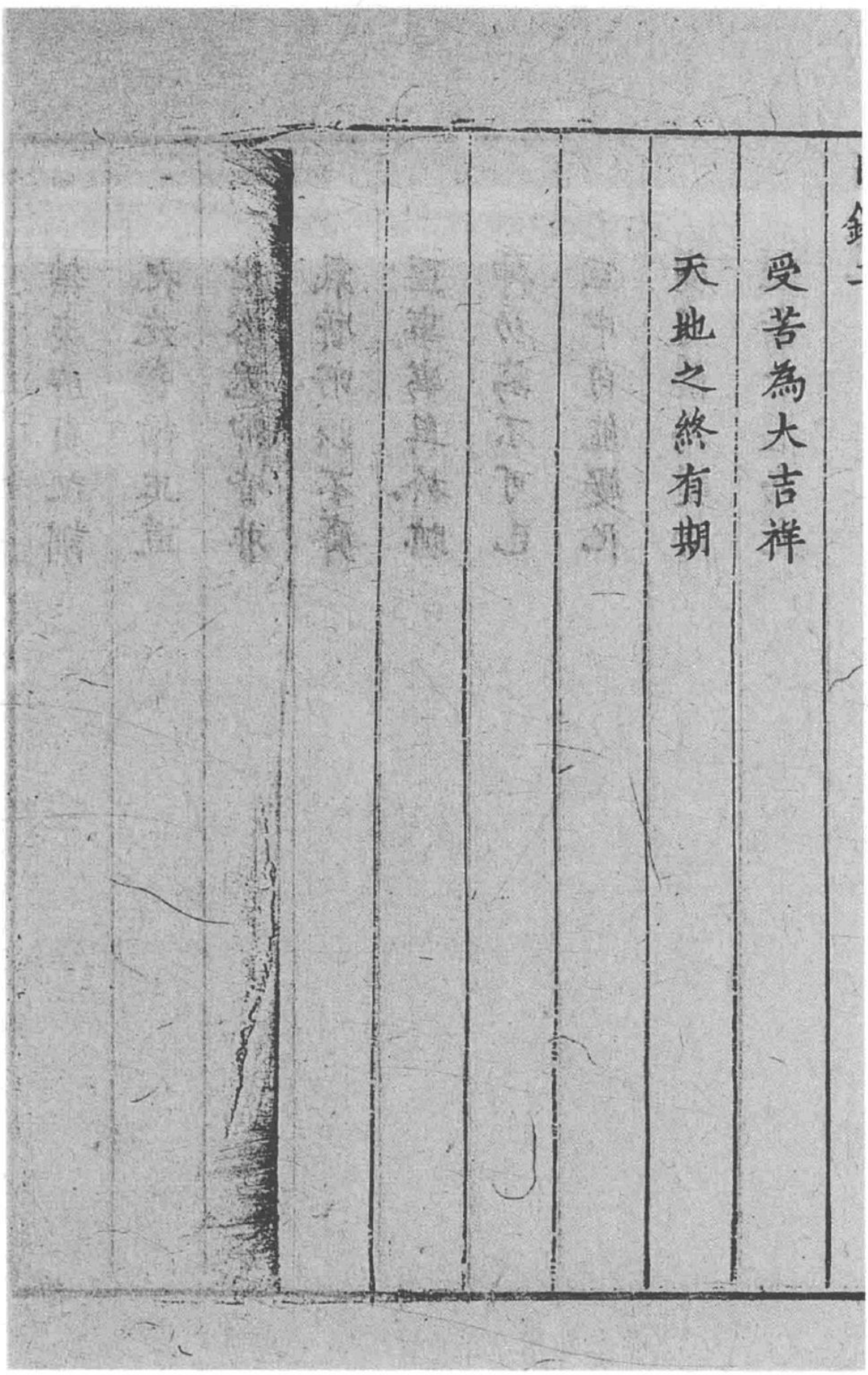
聖事寓與於跡

神功萬不可已

空中自能變化

魔鬼能為變幻

輕棄世福為先


受苦為大吉祥
天地之終有期

拯世略說

古越朱宗元著

學以明確生死為要

宇宙之內。以貴賤與生死較。兩者孰重。必曰。殆不侔矣。以貧富與生死較。兩者孰重。必曰。殆不侔矣。濡毫墨者。去賤而求貴。遷有無者。即富而辭貧。當世必謂大能獨有人焉。毅然而談生死。則不以迂訕。必以異斥。嗚呼。人孰不愛已者哉。而身生非生。身死非死。美衣食。華居處。則身生以順。多子孫。營坟墓。則身死以寧。不知此非能愛已者也。愛藏

巳之器者也。計人靈之處於身也。不猶主人之虜于室乎。使有人終日丹楹刻桷。而不恤其飢寒。則必以為大愚矣。彼勤其身而忘其神者。何異於是。雖有金器。使置之危而必損。未有不求所以安之者。神靈非金器也。乃不思所以置之。何哉。涉大海者。知有險阻。必預計舟楫資糧。趨避之事。生死之海。其為險阻也多矣。乃欲任一葦之所如耶。雖極愚鈍者。慮必及此。稍有明悟。便思身後事大。所以修仙坐禪。多屬高明。然二氏雖亦期徹生死。不過隨人脚跟總屬貿昧。毫無把捉。胥歸淪溺耳。譬如適燕趙者。向南而轅。

厥志雖猛。而終不可至。何則。其向路差也。夫肉軀之苦樂。為暫苦樂。性靈之苦樂。為永苦樂。生前之榮辱。為偽榮辱。死後之榮辱。為真榮辱。苟使神靈上陟。此生雖刀鋸鼎鑊。未為無福。苟其神靈下墜。此生雖安富尊榮。不勝悲苦。然則生死一事。如何重大切要。可漠不尋討。而誤以躭空服氣為定論哉。揔之生死一事。俗儒存而不論。二氏論而不確。存而不論。則理何由明。論而不確。則益以滋惑。今將求之六經。大旨雖有包蓄。而儒者不知所講明。將求兩藏抑又渺茫無據。拂理悖情。若是則將任吾性靈游移而無定。

喪陷而不顧耶。抑將謂一死之後。無知無覺。遂渙散而無所歸着耶。過今不講。將憑此隙駒之歲月。而徐徐以圖耶。

嗟夫。欲知器之久近者。必詢諸制器之人。欲知途之遐邇者。必問之已經之士。欲知死生之正道者。必決諸生死之主。吾生也。誰為賦畀。吾死也。誰為收取。當其生。非吾欲生也。有授之生者也。當其死。非吾欲死也。有命之死者也。歸之佛。且有生歸之僊。僊何嘗不死。歸之世俗之鬼神。鬼神自生而死者。皆不能自主。無智無愚。皆知天之生此民。蒼蒼之天之主宰生此民也。既非蒼蒼之天生此民。而蒼蒼之天之主宰生此民也。

以天之主宰生我。必由天之主宰死我。且處置黜陟我我又向何處問生死的確之道哉。余故曰惟天主命人生死之說為定論。若夫道家以修煉引年不識形神貴賤。豈呼吸引導之術。謬謂可得長生也耶。則是琢其形以汩其神矣。固悖矣。至如釋氏以明心見性。便得成佛。或問此心性非天主賦與之耶。故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佛氏非惟不知事天。又欲屈天于其下。而使之事己。源頭既差。谿徑悉誤。食天之粮。衣天之衣。用天生之口。而言逆天之論。悖更甚矣。而又烏足以得生死之定論哉。

宇宙之內真教惟一

昔余與人言天主之學。有人曰。予最不喜聞者。天主二字。予應之曰。然則吾子極惡聞父母之名乎。生我者父母。生父母者祖宗。生祖宗者天主也。天主非生人之大父母乎。予又與人言天堂地獄之學。有人曰。纔涉死後。便屬異端。吾儒不道。予應之曰。然則吾子將永生于世乎。孔子言朝聞道夕死。非言身後乎。天下極愚婦寺。仰天地之變化。未有不肅然警惧。謂其中之有主宰者。雖誤以神佛等為主宰。不過見解習俗所蔽。而其認有主宰一念。則由本來良

知不可泯滅即此便為乾坤有主之証夫二儀萬類不能自造有造之者恒言所云造物是也既謂之物天地亦物之大者耳而更有造天地者以其至尊無匹謂之上帝以其搏捖萬有謂之造物以其主宰群生謂之天主夫天主生成化育降衷下民則大父也臨下有赫降殃降祥則共君也不事君親世未有不罪之者而大父共君之恩百倍其功即吾所謂君若親亦在其煦養鑒觀之下獨敢棄置不事豈非不忠罔上悖理不孝之極者哉今夫儒者不言死後以為未始履其境未始悉其狀即不容以意見所推

測輕置喙以滋惑此正大為鄭重以俟乎得其傳而能言者非如異端之妄言也而豈謂可置之不言哉然則有得其傳者於此固不容不言已予之所言所謂得其傳者也余之所傳不自于人苟自于人仍屬意見推測未免有妄余之所傳乃皇皇上帝躬降而命之聖聖相傳口口相述者也上主生天以覆人生地以載人生萬物以養人而豈不立教以訓人乎吾人戴上主所生之天履上主所生之地用上主所生之萬物而奈何不奉上主所立之教乎凡設教者皆欲廸人於善遠人於惡而教術多端悉由人立

人雖聖賢。其于天道玄微。識見定有所限。所謂及其至聖人亦有不知者。則其為教。自未免微有缺陷處。惟天主一教。乃上主降生時。親所指授。至真無謬。至備無缺。似至淺實至深。似至簡實至足。似至易實至難。舉其概。庸夫亦可以與能。而極其微。雖上聖有所不克盡。由之者可以得真福而免真禍。不由之者。即使絕世文章。彌天事業。與凡辭俗遯世。却聲色。耽苦空。悉係絕源離根。而不能食報於天也。或曰。率異教之言而為善。豈不可以徼上陟乎。曰。夫教猶藥也。藥為有疾者施。不為無疾者施。教為有過者設。不

為無過者設。人性皆受病者。惟畀性之主。乃能知其受病之故。而立教以藥之。人雖率循他教而不飲救性之藥。豈能望其瘳哉。故惟天主之教為真教也。

物必返其所本

天下無無原之水。無無本之枝。天主者。固天地萬物之源本也。造成形軀。賦我靈性。俾明靈尊鉅。超絕萬物。而又預備天堂真福。期人受享。迨至悲憫人世。罪惡深重。并自隱屈。降生為人。受難至死。以闢萬民升天之牖。以贖萬世無窮之債。此則上主之全能。全智。全善。殫盡其慈。而慈恩洵

莫尚已。夫惟天主愛人之心。至真至篤。不可復加。吾人受恩于主。至大至普。不可限量。吾儕即致身致命。猶不足以仰答鴻恩萬一。故一生之精力。當全注於此。而此處昧昧。雖他行俱全。未免為大闕陷。然則他行可不修乎。盍思他行如枝。得此一枝。或失彼一枝。故貞于色者。未必廉于財。足于仁者。未必全乎義。欽崇天主。若綱之有綱。衣之有領。一挈而統體俱振。萬目畢舉矣。未有真心愛主之人。而行不可法。言不可信者。未有真心愛主之人。而事君不忠。事親不孝者。未有真心愛主之人。而臨財苟取。臨難苟免者。蓋種種善事。皆天主命我為之。一有不全。則逆

天主之命。而不得為愛主之至矣。故萬善萬德。不過成就其昭事功夫耳。

儒者獨見大原

百家之說紛然。而儒道獨尊於世者。百家爭其流。而儒者見其原也。是故有畏天命之說焉。有顧諟明命之說焉。有敬怒敬渝之說焉。有昭事昭受之說焉。有欽若靈承之說焉。其論道也。則曰大原出于天。其論德也。首言天命之謂性。卒以天載之無聲無臭為至。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則皆言吾人性靈。賦

自上主與異端言吾心能主張天地者異矣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則明知聖人不過于既有天地之後爲之裁成輔相與異端言山河大地皆心性妙明中所生之物者異矣曰天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曰天奪其魄曰天牖其衷則明言上主有權移人心之權與異端言真性自爲主宰毫不聽命於天者異矣曰獲罪于天無所禱則明知事物權衡宰自上帝百神不得分其職矣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則明知朝夕存想與天默契之爲闇修矣曰惡人齋戒沐浴可事上帝則明知一

切人靈。痛悔自新。俱得奉事天主矣。或以為事天之禮。唯天子舉之。諸侯且不敢僭。況庶人乎。不知所云不得僭者。特郊社之禮耳。豈禁人稽首拜禱。疾痛患難之籲而呼也。即今普天之下。凡遇元旦長至及婚姻一切吉凶之禮。不論貴賤。必先拜天。此豈號為僭妄。古人趙抃。每夕焚香告天。亦豈以人臣僭擬天子乎。大抵聖賢經史。其精義自與天學默合。而後儒詮疏反多渾淆。如太極生兩儀之謂。試問太極有知覺乎。則必曰無有。太極有靈明乎。則必曰無有。太極能賞罰乎。則必曰不能。故闢祭上帝也。未聞祭太

極。聞畏天命矣。未聞畏太極。太極者最先之謂也。如草木之有種子。人物之有元質。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是謂天地根。是謂太極。或又曰。生天生地之天主。固與儒者所論無貳。若大秦耶穌之降生。恐不可以當上帝也。曰。子以端居九重為天子。巡狩方嶽者。非天子乎。古者天主未降。但祀無聲無臭之上帝。即如天子端居時耳。方今天主既降。則必奉有名有像之耶穌。即如天子巡狩時也。故在西漢以前。天主原未降生。宇內之人。因性本善。守我孔子敬天愛人之說。其道已足。西漢而後。降生之主。闡發至

義更立新典。必悉遵其言說。乃為完備。聖經所謂新教是也。蓋儒者知宰制乾坤之天主。而不知降世代救之天主。知皇矣蕩蕩之真宰。而不知位三體一之妙性。知燔柴升中之牲享。而不知麵體酒血之大祭。知悔過遷善之心功。而不知領洗告解之定禮。此則天學所備。佐吾儒之不及。為他日上升之階梯也。凡吾師法孔孟者。毋汩此獨見大原之性天也哉。

二氏不知尊天。或謂含生負氣之族。凡戴高者。孰不知天帝至尊至大。豈

有靦然具此面目。而敢于侮慢天帝者。即道家亦奉昊天上帝為至尊。釋氏亦報天地父母為四恩。未必盡背天學。曰。宇宙自然之理。實有之事。雖非傳授。固可意悟。所以未聞天學之人。亦自知乾坤有主。即縱恣傲慢。不敢肆言天不足敬。此正良知之不容盡昧也。若道家者。雖名尊天。而實不知所以尊天之理。彼既奉玉皇為昊天至尊。而又以三清列其上。將以誰為主乎。況玉皇乃漢末人。行事無實跡。即羽流不盡知。惟林靈素知之。而其封號。則出於宋朝亡國之君。此誣天也。褻天也。欺天也。謂之尊天。可乎。上帝

者獨貴無偶如國止一君家止一長道家一切神祇多以上帝呼之瀆莫甚于此者或曰王皇人類不可以當上帝固也彼降生之耶穌獨非人而天主者乎曰大不侔矣耶穌降生事跡有幾千年前知之聖以豫論其事有千餘年之聖跡以後証其符有數百萬之典籍以發揮其蘊有幾百萬之賢聖以弘敷其教能使天地百神咸若其命能使被其訓者人心悉良風俗盡美故當耶穌未降而人懸望方降而人景信已降而人願足道德神奇証之以萬耳萬目天功聖誨傳之於萬國萬方豈如漢末張儀出于道君

一夢得于術士一請妄以玉皇名號追贈於千餘年之後哉至於佛氏妄誕較之尤甚按釋典所載釋迦行成坐而受父母之拜謂道尊故也夫孝弟者道之大端也可屈生我者而使之拜我乎此等倒行逆施即史策所稱亂臣賊子亦少有為之者尚謂其所立之教可從哉是以道家之於天也以人竊其號佛氏之于天也以人僭其上竊則不當僭則不容皆無合于昭事之旨

天釋不可相渾

或曰佛之真性無始無終惟因救度衆生現身於西域此

與所稱天主無始終無不在而降生西土以救世者無異

認已氏曰彼既稱無始無終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則是主張萬有之主也便當名之以天主不當名之以佛主者至尊莫尚獨一無耦之稱佛則人具此性比肩衆矣苟佛可以主張萬有人人皆有此性則人人可以主張萬有矣一國兩諸侯一國不治四海兩天子四海不治天地兩主天地不治而況以多多主乎且佛既無始則一切人物之性宜皆為彼佛所賦乃佛書言衆生真性都是無始遷刼以來不是佛賦之也況形骸產于父母靈性得諸賦畀亦我

輩中之一輩耳。其稱真性無終始。因救度降世者。悉僭窃天主之似。為小人無忌憚之語也。可妄混乎天學哉。若夫天學言性。必本降衷。佛氏則認為自有。天學論物。必分等級。佛氏則混為一體。天學則千萬卷書惟歸一旨。佛氏則教律宗。且分為三路。天學兢兢業業朝夕省察。若鑒若臨。佛家快樂逍遥。倒横直豎。竟談空。天學因其固然。必察由然。精義入神。駸駸上達。佛據現在自然。不究從来。想悟所及。認為實際。天學似淺實深。雖凡夫俗子。旦夕講論可通。自此尋討。與義愈精。佛法似平實幻。令高明達士。叅解

不来。一明虛妄。懊悔無及。此皆絶不相倫者也。

為善不可以無所為

聽其言。高妙而可喜。求之而實不可行者。無所為而為善之一說也。夫無所為。則滅意矣。大學教人誠意。亦禁其偽者耳。豈併其意而滅之耶。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既見其外之善行。悉其起念之若何者。豈非問其為善之心。果何所為哉。故為善。非但不可以無所為。實不能以無所為耳。而但當于所為之中。辨其公私。即如學問者。惟志在干禄。其志則鄙矣。若欲聰明德性。日進高明。則自屬美意。苟

使并此念而去之。又何事學問乎。孝親者或以之沽名釣譽。或以為有利于身。此其私頑矣。若欲得父母之歡心與期盡人子之職。則其發頑乃正大矣。然欲得歡與盡職。此二念者。獨非所謂為也哉。故行一事。必有所以行此事之故。制一器。必有所以制此器之意。制釜者。將以爨也。制戈者。將以禦也。農夫力田稼穡。期于有秋。商賈蒙霜犯露。期於幾倍也。故為善之志。約有五等。動於利而為善。與動于名而為善。所謂醜意汚其善行也。好仁之美而為仁。好義之美而為義。此從德美起見者也。以為善則加妍于吾性。

不善則加嫌於吾性此從心性起見者也若最上最美之念惟在為天主而為善以為凡吾蒸民秉彝之良皆由生時帝天攸命順守則合上帝生我之心拂逆則失上帝生我之意一切修為皆從惟恐獲罪于天一念起故愛親亦徵其愛天主愛君亦徵其愛天主傳施濟衆亦徵其愛天主克己忍欲亦徵其愛天主此則心心息息與上帝相關通而為真主之所欲報也苟不于此起見則泛泛漠漠為善亦何與天主事而天主報之哉譬如有人于此為我而盡心竭力吾豈代他人而盡心竭力我則酬之若為他人

酌乎故我等教士但當以愛天主之心行愛天主之事一念一言一行惟期仰翕上帝之旨而美報特其自至此心從愛天主而發則其所為也正矣若曰我善則天主且賞我以天堂否則天主且罰我以地獄此心從畏天主而發也畏與愛高下殊等已

天主性情美好

萬物不自有恒受有於天主夫主則自有而不受有于萬物萬物不自存恒賴存於天主夫主則自存而不賴存於萬物不始而能始物不終而能終物不動而能動物不變

而能變物。其性情之尊貴。為無窮際之大。其品位之峻絶。為無窮際之高。其包涵之富有。為無窮際之廣博。其存駐之無初無末。為無窮際之久遠。其攝微之難測難量。為無窮際之幽深。盡天下聖人。盡天上天神。假之無量時。相與形容測究。譬如以掌挹大海之流。安能罄其毫末哉。凡物皆有依賴。聲色臭味。依於形也。識悟慮想。依于靈也。天主則純神自立。德即其體。用即其性。而絶無依賴矣。凡物皆有流時。一為已去之流時。一為未去之流時。天主則前之無始。都為現在。後之無終。亦都為現在。而絶無流時矣。是

以物物之性性性之理自無始時皆藏于天主之意中謂之元則西文謂之意得亞與天主純體為一後特取此所畜元則因時授造故萬物既受造者與天主為二或有始無終或有始有終而所畜元則永在主性與其純體同為無始無終也天主外所顯之作用欲如是以為之則如是以為之欲不如是以為之即不如是以為之存乎天主之意者也若其內性之相生相發者出於不得不然自然而起非欲然而作故有三位焉第一位曰父第二位曰子第三位曰聖神第一位明見本性無窮之美好即生一肖已

之像與已纖悉不殊而第二位已全得父之性以為子矣如人對鏡即生一像於鏡中與已若一但鏡之照為外照故像為虛像照掩而像藏天主之炤為內炤故像為實體照永不息像永不滅而成一對已之位焉但非父有意生子也如人對鏡非欲使鏡中有像明照之下自不能無像耳第一第二位相親相愛即自無始發一固結之愛情而第三位已全得父子之性以為聖神矣如人胸中懷其人即恍有其人在其胸中但人之愛向于外故思懷所成為虛物想止而想之所成隨滅天主之愛向於內故愛之所

成為真有○愛無時已○則愛之所成亦無時已○而為一對已之位焉○顧非父子有心發聖神也○如人見極美麗之物○不必有心契慕○兩好相值○自不能不樂賞矣○父之生量○已悉付子○父子之發量○已悉付於聖神○故不可復加于三○然父不能遏其照使不生○父子不能遏其愛使不發○故必極于三而止○位雖三而體則一○同能○同知○同善焉○如體也○光也照也○而止成一日○然天主非物可擬也○子雖由父○聖神雖由父子○但其生其發○不待俄頃○同為一無始之真主焉○所謂有原先後○無時先後也○而取人以降生者○第二位子

也。凡趣性之理。悉屬與玄。而此一端。尤為與中之與。玄中之玄。始之以格致之學。繼之以天載之學。庶畧可朗悟。而幼學者未克明透。但實心信愛。漸求觧達可也。

天地原始

凡物之理。皆可意測。惟往古事緒。歷年多少。必待信史相傳。非推測可悉也。易稱伏羲神農。已不能詳其姓氏郡邑。故刪書斷自唐虞。明前此悉茫昧難據矣。宋儒羅泌。乃取子家雜言及道家之說。彙為路史。言自開闢至春秋二百七十萬年。邵子元會運世之說。亦如更生五行。夸誕强附

會至佛氏謂恒河一粒沙為天地一啓闔尤屬誕妄總之不獲其傳任諸家剏無根之說耳但萬國史書無記開闢事者惟如德亞國存之自有天地至今順治之甲申僅六千八百四十四年中間復遭洪水之厄洪水已前人類已繁衍如今日因其背主逆命悉淹沒之僅存大聖諾厄一家八口自洪水至今四千八百餘年耳開闢之距洪水可二千餘年中國之有人類大抵自伏羲始故一切制度規模悉肇於此數帝不然後世百年之後制作變遷已不可紀豈前此有多多之年其人悉愚待神農始耕黃帝始衣

哉○然天主不生天地于無窮之年○而生于數千載前者○正欲人知乾坤民物○皆屬有始○皆屬真主制造○而謙事主耳○若稽主作之序○六日而畢○天主能成萬有于俄頃○而必需之六日者○欲其與後世物以漸成者類○使人知目今之化育○新新不竭○即向者生天生地之主之力也○其第一日○於靜天上造九品神○神有順主者○有逆主者○而善惡判○升降定矣○升者謂天神○降者謂魔鬼○六日之後○乃生人類○男女各一○男曰亞當○女曰厄襪○必天地萬物備而生人者○正以示世上種種○皆為吾人而設○而造物者安頓吾儕○委曲周

○至人當感謝於無窮也○茲時人民未有○僅生二人者○欲萬古生民○咸知同原而出○相愛如昆弟也○一男止配一女○不以多女奉一男者○示萬世夫婦之正道也○元祖之生○處於地堂○無風雨寒暑○無疾病苦惱○萬物咸順厥命○一切生植○不用人工○自然蕃茂○一切各理○不待推究○自然洞徹○天主許二人以能守主命○則永生不死○在世之期已盡○遂升之天域焉○而并以此福傳之子孫○惟一樹菓○主禁勿食○食之則世福遂墜○殃起身死○靈亦不能陟本鄉焉○而凡人類之為其子孫者○皆傳其罪汚也○元祖方命○信魔○與匹天主○遂

食此巢。主乃驅出地堂美麗之域。不許更入。土生荆棘。畊乃得食。四時不齊。疾病始起。人既犯主命。物亦犯人命。猛獸毒蛇。皆能施害。雖本性之美好不失。而性外所加之美好潤澤。悉奪滅而無存矣。夫一巢之違。罪逆甚輕。情則至重。信魔言而背主命。是棄親而崇仇也。食巢覬覦比天主。是僭恣而無忌也。明告以嚴刑而不顧。是不愛其身。且不愛其子若孫也。萬類之供其欲者甚多。而不禁一巢之嗜。是以神靈聽口腹之命也。況天主賜元祖聰明。超絶後人。特于無中造此世界。令二人安享。并為生人鼻祖。此何等

恩德。纔受恩時。便爾悖逆。罪焉可逭。然天主於後人。功罪各不相及。而元祖之汚。則遺于後人者。主嘗誡之矣。帝王號令。猶在必行。況天主而不自踐其言哉。且欲知祖宗遺殃。猶且見罰如此。則我自作之孽。其罰更何如耶。以小事犯主命。世上之禍。遂與人類相終始。以大事犯主命。地獄之刑。豈不為無窮無極耶。況人既為罪裔。自分與主棄絕。然呼主而必應。求主而必憐。主之聖愛。于茲益顯。又使人還自念曰。既負此無疆之慈矣。夫誰為救拔余者。則必望真主之我拯而我贖也。彼叛逆者。罪其子孫。原不為過。而

天主則特微罰而已。但奪性外之諸潤餘。而本性之美好自在。且元祖惟趨性智量。逈過後人。故一犯訓。立施降罰。若天主不使原罪相承。仍以初賜原祖之恩賜後人。則後人有犯。罪惡益重。當即施滅絕。而人類或幾不可存矣。夫今人竭志學問。猶有不能通達之理。殫力經營。猶有不能生全之計。微蟲畢斃。力可殺我。水旱病疫。毫不自由。尚且有傲誕自滿。矜我性為無始。如佛氏者。使若元祖之時。肆妄當何如耶。然吾人氣稟劣弱。易于趨惡。雖由原罪。而天命本體。正不受蔽。為善為惡。仍屬自主。不得委罪于元祖

也。

天主必須降生

今世群疑而不決者。莫如耶穌降生一事。在西洋有百萬典籍。以究解此。未及悉譯。莫通玄旨。所謂降生之說。非天主向在天。後乃降生于地也。天主無所不在。當其未降。原在于世。及其既降。亦不離天。特天主第二位。則稱之曰子。取人之性。與己之性。相締結而為人。然以尊合卑。謙之甚。下之甚。故曰降生也。且非天主化其性為人之性而成人。亦非耶穌化其人之性為天主之性而成天主。乃耶穌一

位。兼有天主與人之兩性。故曰天主降世為人。蓋無始之天主。一體而函三位。降生之耶穌。主體中特著一位。凡孕而生。幼而壯。被釘而死。死而復活升天者。皆耶穌人性之肉身事也。其天主性。則絕不易不動焉。所謂降生之意。其故雖多。大約有三。一者贖罪。一者敷教。一者立表。何謂贖罪。一曰原罪。原罪者。性根原有之罪也。昔元祖以一人而開萬世無窮之愆。耶穌以一人而贖萬世無窮之債。元祖以至賤悖逆至貴。盡罰人類。不足以寃其罪。耶穌以至貴代贖至賤。盡赦人罪。不足以竟其功。首魔據菓樹木而誘

陷元祖。耶穌以十字木。而戰勝佗魔。蓋人力雖大功雖多。不足補獲罪天主之惡。而天主純神聖性。又無從代人受慈。耶穌則人而天主者。論其為人。可以代苦受償。論其為天主。則又力大功多。天主不直赦人罪。必待耶穌救贖者。一則示其愛人無已之心。于無可肆赦之中。曲行其挽回矜拔之事。一則示其至公極嚴之義。苟非此代救一節。人類萬無從望宥也。一曰本罪。本罪者。自作之罪也。人犯大辟。心雖哀悔。口雖求免。帝王未有赦之者。然則人既得罪于主。一痛悔而克取宥者。雖本此心悛改之功。亦吾主功

德有以償過彼償矣特不知痛悔之人無緣取償于吾主耳此所謂贖罪也何謂數教天主當付畀時命人以種種之善若克全其性則率性而行自然合道原不須教人有不盡性者天主乃命聖人立教以訓之耳如中國之堯舜周孔及他邦之一切先哲是也人又侮蔑聖言不知遵守天主不得不躬自降生喻世于是明示人以為善之樂不善之殃人物之原始宇宙之究竟悔改之門補救之法俾宗徒徧睨萬方然後向之事魔鬼者化而事真主矣向之淫者化而廉矣向之貪者化而仁矣

盡六合之內。沾聖風者。今已十六。奈我中邦。矜驕自滿。溺于習聞。錮于俗見。猶難速變耳。此所謂敷教也。何謂立表。天主于人。崇卑懸絕。何從仰法。惟既降生。則其言行俱得學焉。故隱其神靈赫奕之威。而獨著貞孝謙忍之德。俾中材皆可倣視。聖史四人。各紀其事訓。謂之福音。嗣後聖人聖女洋溢萬國。皆從學習耶穌而成德。此所謂立表也。所謂降生之事。經成數萬。姑舉其畧。歸于六端。一者降生之地。曰如德亞國之白冷郡在亞細亞洲與中國同州天主不降生他國。而必於如德亞者。蓋緣開闢以後。萬國皆失源流。惟此一

國獨認真宗不為異端淫祀又先知聖人豫言降生之事筆之于册以為日後符徵者書幾百卷皆存是國又元祖亞當被驅出地堂之後亦居此國而亞當所葬之山即耶穌受釘之山也二者降生之母如德亞國有聖女瑪利亞聖王達味之苗裔也幼志不嫁以上主命配聖若瑟雖為夫婦俱實童身主命天神報瑪利亞曰上主降生救世之期已至擇爾為母瑪利亞以為矢絶人道從何得孕神言此天主神功耳豈特受孕不須人道即分娩亦不攜爾初體瑪利亞始允諾即受孕九月而生一如天神所報時漢

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四日之夜分也。夫天主何不從空降世。乃必生于人者。正欲示其愛人之心。與吾人類相關通。然不感而孕則又特異于人。而表真天主矣。三者降生之祥。時如德亞有司教士。曰匝加利亞。其妻曰意撒伯。皆有聖德。年各七十。有奇而無子。一日方祭。忽天神報曰。爾今將產一子。為降生之主前驅。意撒伯果孕。遂舉一子。先耶穌六月而生。即大聖若翰。呼人認主者也。耶穌生時。異光滿室。神報牧羊之童。皆來致敬。天生景星。外國三君。並精曆法。一見此星。謂非天體素有。忽憶經言。真主降世。景

宿告祥。以為此必其驗也。三國相去各千里。不期而俱望星。以走。十三日抵如德亞。星至降生之地即止。三王因就朝焉。及耶穌行世。救民聖蹟。不可枚舉。如命死者生。喑者言。瞽者明。聾者聰。跛者走。病者瘳。狂者醒。巨浪雄風。命息即息。天地百神。咸聽其命。前此感人魔像。盡成虀粉。種種神奇。載之聖史。四者降生受難之事。耶穌在世三十三年。人半服其神跡。仰其聖行。惟司教者傲滿。不察耶穌之時與古事。與古經相合。謂以人而僭稱天主。殆妄者也。謀殺之。而耶穌因之以成大功。遂聽彼加害焉。故預告其徒曰。吾將

為萬民受死。然汝儕勿憂。吾死三日。則復活與汝相見也。一夕禱于山園。更念我受如是大苦。人猶有不能感動信從。至于下墮者。悲痛至極。徧身汗血。夜半惡徒引衆執之。遂以堅繩毒鞭。體裂血流。又織棘為冠。以加其首。後乃以巨木製十字架。逼耶穌自負之而往。至加瓦略山而釘焉。在十字架。凡三時而死。時春分既望。日月相對。不宜薄蝕。乃日忽失光。宇宙晦冥。全地大震。山陵崩裂。塚墓忽開。聖人之已去世者。多出見于世。惡党見此異災。亦有自悟其非。思改悔者。而耶穌已葬之後。踰二日。果復活也。處世復

四十日。詳定教規。然後于方午止升焉。或疑耶穌受難。出于天主樂為。則殺耶穌者。無罪乎。不知有人侮我。我雖甘心忍耐。但非我教彼侮也。忍受者。雖成在已。含忍之德而肆侮者。烏得云無罪乎。五者。升天之後奇跡。如天主聖神降臨。宗徒皆頓明與理。不待學習。能講萬方之言。敷教天下。其升天處。耶穌足跡恒著山巔。人削其土。煑而飲之。無疾不愈。削之者。已千六百年。而跡不損如故也。或為金屋以覆之。則輙颺去。恒露不覆焉。六者。十字架之神蹟。此架既為天主受難救世之具。遂付之以天能力。有用之以驅

魔逐魅。而無數妖氛。立見消滅者矣。有用之以拯疾救疴。而風恙沉灾。旋得痊愈者矣。有用之以禦寇應敵。而百萬雄師。俯首順命者矣。有用之以扶危濟患。而風濤火獸。立見解脫者矣。有用之以克己遏欲。而邪念穢想。忽致清淨者矣。非特天主所釘之架。有此奇妙。即肖其形而製之者。概多神跡。此可想天主之慈威。畢注于此也。況萬惡之成。多由念躁。萬德之成。率由含忍。忍其大者。則小者無不可忍而德成也。故耶穌甘受毒釘之大忍。示萬世堅忍之則。況天主造萬有。本欲人觀感。不背主恩。人反認物為主。而

用所造之物。為叛主之具。不然。則或視為當然固然。曾不知恩所自出。天主憫之。以為民慾重。既不可苟赦。又不忍盡罰。乃不惜現身以代負其債。而萬苦萬刑。甘受不辭。此一事者。天主愛人到至極處。猶頑不知感。則真無辭于永罰矣。故宗徒傳教。遇暴君惡吏之虐。惟念天主為人。且不惜死。吾何不以死報主乎。于是刀俎鼎烹。不避不屈。反溺幸為主而受此。當聖教初行三百年內。為事主堅忍。被殺身者不知幾千萬億。而愈殺愈堅。愈禁愈熾也。若據世俗之見。必謂巍巍上主。斷不降生。即降生亦必煇煌袞冕。奚

至受難受辱是烏足以測造物之玄旨哉

罪人之功無功

所謂罪人教外不認真主之人與被教之士有所過犯而未經悔解者也不認主者或有他善矣未悔解者或有後善矣然既負罪于身便為真主厭惡特上帝無量仁慈不遽絕滅久容以俟其悛改也譬如脾胃一敗海陸珍錯俱無益于血氣如實漏卮者旋注而旋洩也又如一體之間苟有大毒則全身與之俱斃矣蓋善必居其全乃可受賞惡有其一已足被罰如國家法律死罪數十條豈必盡犯

苟隘其一。遂可致辟矣。而士師于人負重辟者。豈曰其人他有善行而釋之乎。但在國法。雖悔不赦。在天法。圖改便免耳。故經云。由此愛主之情而作者。雖微場事。必得天上無窮之報。非由愛主之情而作者。雖艱大事。必不可望天上之報。今有素不為惡。徒恃此無根無據之善。自謂可得天福。則萬萬必無之理。蓋一疾在身。則血脉不關通。必滌除以去之。未去其疾。雖甘旨。悉無補于身矣。有罪在我。亦與天主不關通。必洗解以逸之。未逸于主。其德行。悉無償于後矣。或曰。天學純修之士。其德行固高不可尚。其尋常

無過之人。視古所稱名賢豪杰。行事奇偉卓犖者。十不逮一。然論升天。則尋常無過者。可以萬全。奇偉卓犖者。反無把柄。恐與人之德不相準也。荅曰。有其善喪厥善。天學為功。全在隱藏而不露。子僅目之為尋常無過者。安知非闇然內裕也。然縱使真不如奇偉卓犖之人。則亦有說。蓋吾人升天。不恃自己善狀。而恃耶穌救贖之績。但以吾善為徃取之價。故救贖之功。譬則食也。善譬則金銀也。千金之子可以不死者。非金銀足以療饑也。謂貿易便也。若有種種善業。而不為天主用。譬如擁貲巨萬。不以之貿食。彼善

雖小由愛主之心而起譬如有百金者專用以易粟則巨萬者必饑而死而百金者得食以生也夫駕巨舫者極力搖蕩不過數武乘流揚帆則一日千里者托于風也竭蹶奔走百里而疲乘騏驥綠耳則周四極者托于馬也雖有多力疾足之人徒涉不可以越江河跛者有乘則過焉托于舟也善蹟雖微而獲天樂者托于主也彼不知所托者雖勞亦奚益哉

義人之罪非罪

所謂義人者信愛天主被服其教時省時悔時解時補不

使罪積于躬者也此等之人兢兢自持大過恒鮮然偶陷落則一念之疵一言之失一行之尤時或有之而人遂非之曰此亦有罪人也罪若當罰彼且蒙罰也罪若獲赦我亦獲赦也是烏知其不可同日語哉彼人有慾不悔省而義人者有慾即悔力求去之譬如鏡然雖同受塵障然一者時時刮垢而磨瑩之一者任其昏而不顧受蔽雖同而後之明暗必有判矣今夫器之貯油者積垢四面投之于火則旋焉光潔義人愛主熱心若火熾烈雖有小疵如微塵入熾焉有不消滅者哉衣或垢穢濯之以江漢無染不

去告解之功亦滌罪之澄淵也故經曰時雨自天降地以樂農心罪人之淚自地發天以樂主心彼朝夕嘆息涕泣于主前以祈宥者固吾心之時雨也世乃有言奉教之士或恃有告解一路隨犯隨解而復隨犯且奈何此亦不思之甚也夫告解去罪猶藥去疾也有疾雖可藥愈而無疾不尤益乎然人身萬不能以無疾故為劑治之方人心萬不能以無過故立告解之禮若曰告解為易陷之招豈方藥為得疾之媒哉一罪在身已經痛告主雖免其永罰亦恐入煉罪之獄以鍛其渣滓此處之刑與永火之慘毒無

異所異者有盡耳過大與多者其煉久過小與寡者其煉速總之上王報人纖息必究怙終則永罰悔改則暫刑惟無過純善之人乃能直升天域不然則勞績美功亦可補償煉苦補之不足則入煉耳故告解一條乃于既落之後為斡旋之法非于未陷之前先開苟且之門且不徒為善惡相渾者啓其便并為百密一踈者補其隙以仲尼之聖五十學易僅敢言無大過則下此者小過時時不免也小過不除終為上達之累必解而去之方能誕登天國固無疑者然則元惡巨憝即悔亦可以得赦乎數犯數悔而亦

可數赦乎。夫罪既大。一悔即宥。決無此理。非天主一定之律也。況惡極罪大者。心志迷惑。必不知悔。設有此等之人。如古之窮奇檮杌。莽椒懿溫。盜跖秦檜等。豈以悔過而即升天堂乎。然克悔。則必追恨無極。猛勵前進。反勝于平日自稱無過之人。數悔數犯。斷不其然。所慮時解而時不能絕者。日用言念之間。少差違耳。然人奉教以後。視過反多于奉教以前。蓋前此冥冥昧昧。不省不察。有非莫覺。今則考核甚嚴。細微畢現。知過正聖功也。若夫世俗之士。作一不善。亦有心生懊恨者。而此情不為天主發。則亦何益之

有又往往絶大重罪習俗相仍不以爲非漫不知悔斷不克蒙赦于王也

，聞教與不聞教者功罪有辨

客有獻疑于予者曰據吾子天說則雖廉如伯夷忠如龍比孝如曾參信如季路不幸而不沾洗滌之德澤不免爲下墮之人而靡所不爲之士一經悔洗反可上升天王之賞罰恐不如是失公也余應之曰惡人而知悔改視素不爲惡者更爲難遇譬如得已失之物者然今有兩子于此其一聰明正直處置世務皆極停妥但終身不認父母其

一子生平狂悖忽改絃易轍依依父母之傍則父母所愛將誰屬耶昔天主降生時一學士有德者與一不肖同入主堂學士祝曰謝主之異我於衆人也衆人皆淫而我獨貞兮衆人皆貪而我獨廉兮衆人皆哺啜而我獨齋克兮不肖者聞之惶悚戰栗不知所為不敢仰視跪伏涕泣求主宥其夙非耶穌謂宗徒曰夫夫也是時潔出時汚彼人者入時汚出時潔矣一原有善以矜善而喪善一原有惡以悔惡而滅惡彼學士者原知謝主但以滿恃遂為上帝所棄況父昧真宗徒矜己善者乎故認主與不認主有辨

而認主之人○聞教與不聞教又有辨○何謂認主與不認主○其人無不善之行○雖耳不聞天學之秘○口不言天主之名○而心則明見乾坤有主○為我大本大原○而小心昭事之此不過不幸阻于無傳○雖于超性之義未達○而因性之善不失○可為上主所賞之人○若縱有忠孝廉潔之行○而並不識大原○如人四肢百體皆美○但少一頭○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所謂罪人之功無功也○必有不認主之罰矣○何謂聞教與不聞教○人無惡行○知認主○但未聆新教○因未獲行領洗告解之禮○不及知降生三一之事○此人自能以行事與

天主默契斷不以規條律之也若已聞耶穌所立之說而傲然自是曰彼所謂天主者吾已尊而事之矣彼所謂七克十誡者吾亦且兢兢守之矣何以洗滌為何以耶穌之教為則悖逆彌甚主所棄絕昔如德亞國之人皆素事真主者惟因不認耶穌為天主不肯服其新命主遂命敵人滅其國毀其城殺其人民幸得脫者流徙他方為丐為傭焉夫世上之罰猶如此則地獄之永刑何如耶由此斷之前此未聆聖教之聖賢默合天則自可冀夫上升目今不進教之達士恃已自盈決難逃乎永墮客又進于予曰據

天學臨死一刻。尚可痛改。過此則無及矣。故大善之人。少此一悔。必邀冥罰。有此一悔。必得上登。彼善人因貧不認主之罪。但一刻之間分升降。而置其前行不較。不幾寬于惡人。負于善人乎。曰。善始不如善終。故曰蓋棺始定。亦於未路見人品也。然吾人吃緊。專在死候。朝夕祈求上主。亦冀于此處提攜。緣此時聰明昏眊。神情竦烈。未免悞淪魔誘。生平日習于善之士。猶懷此惧。況一生作惡。臨死乃克悔乎。萬一能如此。最為難得。嗚呼。少壯迄老。滋行不義。期以死之之頃。蓋厥前愆。不大危乎。所謂臨死一刻。尚可悔

改者。特欲廣惡人遷善之路。使毋自棄耳。若人不知真主。不論他事臧否。同為天主所惡。就其初而言。善人之污少。惡人之污多。乃善人以無末日之一洗。而少污永存。惡人以有末日之一洗。而多污併去。則于此時衡較。自洗者潔。而不洗者污也。上主升之墜之。至公至當。豈負于善。豈寬于惡者乎。譬如兩人同疾。一甚危。一不甚危。但甚危者。求藥以治。不甚危者。委之不顧。則危甚者反可得生。而不甚危者。反不免于死也。若已奉聖教而惡如故。天主謂之大辱名教之人。其罰倍重於教外之惡者。

禍福皆係上主

世人皆天主所生。則皆天主所愛也。愛豈有偏屬哉。乃富貴通塞。迥然不齊。并有君子蒙禍。小人獲福者。其天為之耶。抑人為之耶。抑如佛言今世所受。為前生之因耶。解之曰。天主之禍福人也。必無有不符其實者矣。但人之善善惡惡。自不得而知。其被禍被福也。非可以世法拨也。且夫天主之公。無微不賞。無細不懲。今有善多而惡少者。大約先報之以禍。而使其永享天堂之樂。有惡多而善少者。大約先報之以福。而使其永受地獄之苦。且世上之事。半任

人自為○半由天主默限○有人謀之而竟得者○此任人自為者矣○然而未始非天主所許也○有人謀雖善○而竟不得者○此由主默限者也○然而未始非天主所愛也○抑有經營而得富貴者○適值天主之所許也○不然○雖才智不能強邀利達○若曰○夫人也○不應處貴富也○然天主必有所以篤厚此人之故○揔之審判之日○根由悉露○始知造物處置最當最巧○且世上報應○雖不可以意量○未始不可以類推○試觀積善之家○恒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恒有餘殃○敦實厚重者○為凝承福履之器○輕薄儇佻者○且以殺其身而有餘○如此者

十之六七。豈天道竟渺茫哉。況世俗之見。以利順爲大慶以坎坷爲至辱。若天主所輕重。不盡在世福世禍。卑窘而善上主重之。更甚于崇高之士。亨利而惡上主惡之。更甚于藍縷之子。總之美麗福澤。欲人忻謝而感激以報主。災禍險阻。欲人忍受而磨勵其德性。此兩途者天主用之以玉成人類之具。猶寒暑之不可廢一也。特人有善承與不善承耳。善承者。當其得意。則以爲造物之恩我。而勉建美績。惟力是視。當其失意。則以爲造物之煉我。而安意忍受。不忮不求。不善承者。當其得意。則驕奢淫佚。日積惡緣。當

其失意。則怨天尤人。無所不至。故世上參差不齊之事。正區別人品之大衡鑒也。若據異端因果之論。則前身為善為惡。今身受福受殃。不報其為之者。而報其未始為之者。拂理逆情。莫大于茲說。至於水旱疾病之災。寃抑枉窒之事。人有竭誠祈禱。籲呼于土木邪神之前。而亦得拯拔。得昭雪者。非彼神之靈也。緣人雖忘棄天主。天主猶或憫之。雖誤祈邪鬼。弗較也。然而終為天主所棄絶者多矣。甚至大荒大兵大疫。則皆天主假此以刑戮不肖。警戒善人者也。

死後必有賞罰

入其居視其所置前有亦廟後有寢室倉庫在左車廐在右不問而知其為家也已入其居視其所置外無廩積內無寢廟日用之具聊且略陳不問而知其為旅也已試觀茫茫世界家耶旅耶佳景物美田宅好妻子我所甚繫戀者誰能久處此耶死期既至大智極勇能緩之須臾耶一切世物誰非借而用之者久則還主人耳不見數畝之宮百年之內更迭而處者且數姓耶乾坤之內雖欲不謂之旅而不可得已第人為萬物之靈生為逆旅死有所歸旅

時坊罪歸則分明。若謂盜跖顏淵。伯夷殷紂。同歸一域。有是理乎。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也。世之擇賞罰者。君也。一國之內。其為君之所賞罰者。特千百之一二耳。一人之身。其君所賞罰之事。又特千百之一二耳。故欲以世賞遍善。則有道之時。祿爵不足以荅有德。欲以世罰遍惡。則無道之時。囹圄不足以容多奸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殃祥兼生前死後之賞罰。現世不足以盡之也。今必曰。富貴福澤。為善徵乎。則是必為善人之所好也。然達人志士。且有棄之而不居者焉。今必曰剖

肝碎首。爲惡報乎。是必爲善人之所畏也。然忠臣義士且有殺身成仁。致命遂志者焉。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絕德酌以公孤。以後之德。更何以報。殺人者死。而劇盜巨憝殺百千萬命者。一身之死。曷是以償。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曹馬之奸。亦未推胸。而子孫有爲帝者。逢干之忠。腦已塗地。而其後亦竟泯泯。夫道寧或非耶。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聖帝明王。雖九五崇高。善業猶在。作奸犯法。雖粉身碎骨。惡跡仍存。斷不以肉軀之禍福。能消神靈之善惡者也。是知死後必有賞罰矣。世上之予奪。視在形迹。天

主之禍福。注在心神。人犯刑辟。雖悔恨願改。帝王未有赦之者。而天主則無不赦。人無惡行。雖中心具無數惡想。即有措諸行為。而人不及覺。帝王未有罪之者。而天主則無不罪。仁義忠信。先澤其性。後澤其形。貪詐淫虐。先汚其心。後汚其體。世苦世樂。特身受之耳。心性不與也。豈有神靈為良為醜。徒使形骸食報乎。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或曰。賞罰之說。為庸下人設也。上智則否。曰。虞廷二十二人。皆聖賢也。乃云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胡以賞罰之于上智也。更嚴。豈專為庸下人設乎。是知死後之必有賞罰矣。

賞罰迥別人世

可以言言非天堂之況可以語語葬地獄之景蓋二者之苦樂迥異人世矣大約地獄之苦有二一為覺苦一為失苦覺苦者所被之焚灼所觸之臭穢所嘗種種之痛楚是也失苦者永失見天主之望此念所注摧肝裂肺過于千百矛盾之交而又暴火烹煉其形神此火烈厲無儔以世上之火視之猶畫火之視真火也獄中之掌戮即鬼魔其力甚大其妬恨我人類甚深凡可以加虐者必盡其力其間同苦之人雖多絕無相寬慰者即生平父子兄弟至是

亦如仇敵而相賊害。蓋痛極所迫也。故地獄之火。最為慘毒。最為酷烈。使可緩其一息。雖盡受地上諸苦以易之。甚所甘心。故在此者。度一刻如度萬年。而又無他冀望。惟冀天主速銷滅已。而卒不可得。其所在地之中心。昏冥無光。極為廹窄。偶有隙明。惟見厲鬼妖威。及諸苦態惡狀。古聖人云。地獄之事。使人略覩其萬分之一。必立時驚悸以死。彼刻刻親嘗其況者。又何如耶。蓋雖千喙齊號。不足鳴其斯須之苦。總之論罪之重。則罰有輕重。但最輕者。亦踰于世上之酷刑也。人在世時。雖大惡人。眞心籲主。未有不怜之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至此則為所棄絶哀號徹天。曾不足動主之憫焉。此苦乃無終之殃也。天堂福有二。曰外慶。曰內慶。內慶者。神靈之慶。外慶者。肉身復活之慶。總歸四端。一者堅好四體百骸。諸苦不侵。火不灼。水不濡。刀兵不害也。一者身光七倍于旭日。一者神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一者無碍。凡金石之物。皆能直越之也。昔人云。人生三世。毋腹為一世。此世為一世。天堂為一世。以今世界視天堂。猶以毋腹視今世也。其廣大可知矣。天國之福。雖有大小。但各滿其量。無異於外。如人穿衣。雖有長短。各稱其體而俱適也。昔聖若翰天

主賜以神目。俾略見天堂之樂。著翰曰。目之所未覩。耳之所未聞。口之所不能形容也。彼外景如此。況內景乎。總之天堂地獄之二景。最利害最真實。又最廹近。慎毋耽目前之計。不慮永遠。或恃空空之論。任其淪墜也。

愛仇復仇說

犯而不校。撗逆自反。洵成德之粹語也。且天主垂訓。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有不計之怨。毋有或遺之德。而甘受屈抑于世者。必大蒙振拔于天也。或見七克中。有子被殺。母反縱其仇者。遂疑天學同異端之寃親平等。不知史冊載

及此事。以見如此大仇。尚且忍得。彼小怨而終日介介者。
你慘刻之甚也。且人之被殺。未有無因。如有罪而被殺。似
不必圖報。使無罪而被殺。不特國法有三章之約。更難逃
天主之刑威也。何必為私自復仇之舉哉。或曰。春秋大復
仇。獨不曰。春秋嘉釋怨乎。且不事復仇。總由愛天主之情
而發。彼人終日獲罪于主。主猶愛之而不加滅。彼獲罪于
我之事。較之獲罪于主者。不啻萬之一。奈何欲必反乎。雖
為我之所仇。尚為主之所愛。經曰。如我亦免負我債者。吾
時時負罪債于主。猶求主之矜宥。他人偶一負我。遂至不

能釋乎。故吾主有言。我于人。罪。一一而較不置者。天主于我罪亦。一一鞫治而不赦也。大約居上者貴盡法平等者貴含忍。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以德報怨。雖曰無以報德。而寬深之仁。亦不失為君子。宣尼豈無所取而言之欤。奈何今之人。後言不共天不反兵。竟不捫心于平日。事親事兄之道何如。甚至真有侮不共戴。義不反兵者。或為權勢所撓。或為阿堵所誘。未有不甘為共天。欣然反兵者矣。何獨至於天主赦人而疑之哉。可慨也夫。

禁妾守貞之訓

有以不娶妾之說語余者。謂若是。則鑿降二女。亦吾子之所深斥欤。曰。奚止於舜。凡古之侯王。固有一娶九女。一娶十二女之禮矣。然天下之事。有不待教而知其罪者。如殺人貪淫之類是也。但耶穌未降。未有明訓。既有明訓。則斷斷不可犯矣。或以為無後不孝奈何。不知得子與否。不在有妾無妾。縱使必因妾得。亦所謂得之不以其道也。得子猶得位也。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況聖賢者。法天者也。法天者之訓不可違。況天主自立之訓哉。追原始造人類。一夫一婦。允合情理之中。後人淫願太奢。強借

無後之說。以肆其淫惡耳。甚至有棄正耦而愛嬖倖。遠家室而比頑童。此上帝所痛惡。而舉世習之。不以為非。何耶。若西土之守貞不娶。不特奉天主之訓。其關係于天下生死安危亦大矣。絕一身最難絕之欲。以救萬民不可窮之災。一者司大祭。非守貞不能。耶穌以其慘難。仰獻大父。以消威怒。以激矜憐。下民有罪。得不遽罰。每日彌撒之禮。司祭代耶穌獻也。無守貞則無祭祀。上帝震怒。降殃速矣。一者告解罪惡。非守貞不能。人雖修持甚密。而不有大過。必有小疵。縱免行惡。或得心遠。必告解始脫。無守貞則無告

解而人俱爲下墜之品矣。一者遠遊敷教。非守貞不能。婚姻之人。上顧父母。下顧妻子。自然不容離家。則四方之人。誰從聞天主聖誨。改非易俗。而升天國乎。一者耐習大勞。非守貞不能。凡司教者。視民如子。一有病疾瀕危。不問風雨晝夜。寒暑遠近。竭疲以赴。或遊他方。經奇險狂濤。過赤道之炎熱。人物俱腐。經北極之嚴冷。半載氷舟。非真元不鑒之人。概不敢冒此苦矣。一者通徹與理。非守貞不能。性天二字。義極玄微。昏人聰明。莫如女色。自二十迄三十餘。又嗜欲更熾之年。學習工夫正在其際。一經娶妻。不惟明

悟易昏理不能達而早慕構思殫精竭神亦且身邀短折

故博學大智十七皆不娶之士焉若乃性孤僻而不婚沽名譽而不肯婚或異端滅倫而不敢婚皆明拂造物主生生之意誠無足取顧不婚不宦者人猶美之況西士之守貞大利于四方萬民者哉

祀先當循正道

天主教中第四誡曰孝敬父母所謂孝敬者生則敬而養之死則葬而追思之謂也飲食者生人之事形骸之需死則棄形存神既免飢渴何須嘉肯試觀茲茲芬芬一奠之

後揔入生人口腹。奚曾沾及先人。特以子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舍此籩豆大房。亦無以為展敬致孝之地。而又不容朝夕羞衍。竟埒于生人之事。則禴祀蒸嘗。互舉于四時之祭焉。然世遠則情絕。故親盡則祧。非始祖與有功之宗。亦不復祭。此猶就有位者言也。若庶人原不立廟。祭禰而已。今之禮法。或非古典。而禮因義起者。亦可遵用。古者四民。祭不逆祖。今則凡我所能憶者。皆合祀之。此一本遞承之意。雖非古典。而亦可守者也。古者有廟祭。而無墓祭。故寒食野祭。歐陽氏深非之。然瞻彼松栢。能無春露秋霜之

感則今之掃墓而献雖非古典而亦可守者也古者有四時之祭而無生辰諱日之祭然生之辰則吾祖父得有其身之日死之日乃後人抱痛終天之日敬展如在烏能已矣此雖非古典而亦可守者也古者冠婚告廟而已不設祭也今則加爾元服燕爾新婚自始祖以下俱奠焉此雖非古典而亦可守者也若古者祭祀用子弟為尸今則易以像設此又今制之更妥于古者捻之祀先者報也非祈也蓋為人後者之孝思也非供已死者之需求也自後世餓鬼之說興始有祖宗不食則飢之惑矣自後世妖

之說興始有先人索祭祀之疑矣自後世閻王之說興始有冥司需賂賄之訛矣而且親死則祈救逆天之佛超度則資功不德之僧念阿彌陀讀黃阡白帛皆可作地府金銀焚閼牒信片楮隻封便可作冥途憑據此等妖妄不根吾儒所宜禁絕昔之伊洛關閩原笑斥而不用即今縉紳大夫之家亦有屢世相承終不信行佛法者世俗不以致敬致恪仰荅先王祀典為是反以不追薦焚楮為非此不過異端之語誠無足怪獨儒其冠服者亦從而附會之此豈名教中所宜然乎

世俗鬼神皆非

昔先王既類於上帝則六宗亦禋山川亦望群神亦徧社有祀稷有祭年有祈歲有饗詳觀先王制祀之意而嘆後人之盡失其義也今以天學按之所謂上帝者即主宰萬物之上帝也上帝常命諸神分司天下矣九重之天各有運動之神焉六宗者即司日月星辰之神也邦國府邑各有一神護守之即城社山川者亦有一神守護之凡一人必有一神護守之凡物之一類亦有一神護守之年有祈亦祈之上帝歲有賽亦歸功于造物夫人受上帝之恩固

大受諸神保守之恩亦不少但諸神悉受命于上帝以司下土人物則其功仍歸之帝也況其榮福本來充足雖施大功于人絕無所冀望於人但令人覩茲三光河嶽之麗奠百穀之繁植因而感謝大主信愛謙事則諸神之心即不啻大慰矣乃今世悉以道家所僞撰為鬼神本職而禮之城隍當境無非已死之前人玉帝天師悉由世人之贈號歲時祭謝捏天地水府為三官侍從神祇扯馬趙溫關為四將蓋世俗之鬼神悉非先王祀典之鬼神矣古者能禦大患則祀之捍大災則祀之有功德于民則祀之今則

秦政項籍。屢有血食之祀。妬女五通。徧立春秋之祀。吳魏而祀雲長。荆楚而祀子胥。何謂也哉。然徒仰慕其人而敬之。猶可也。乃禍福惟彼是求焉。予奪惟彼是畏焉。舉降殃降祥之權。悉歸于愚民所豎之土木。試以文廟律之。則種種皆淫祀矣。夫文廟二丁之外。何有掾一蹄一角而敲者乎。是明知文宣王大不可得而諂。他神邪媚。可得而瀆也。甚至私自黜陟。升降任意。裝束遨遊。一如人事。顛倒悖理。了無顧忌。總之未嘗格致。見人間事體如此。想鬼神亦當然耳。嗚呼。梵宮霄峙。道觀彌山。野寺淫祠。幾徧海內。幸上

至仁無際。不即刑滅。竟不知愈大寬之于今日者。愈重
僇之于死後也。嗟今之人。不亦大愚矣哉

氣質所以不齊

或問人生智愚強弱。良暴壽夭。判然不齊。其性有善惡乎。
天主有厚薄其間乎。抑氣化之自然。雖造物者亦無如之
何耶。予曰。天命之性。本來皆善。堯舜之與桀跖。無以異也。
顧所謂善者質善耳。非德善也。性固可以為仁。但不得以
性中有仁。而遂為仁人。行仁則為仁人。行不仁則為不仁
人也。性固可以為義。但不得以性中有義。而遂為義人。行

義則為義人。行不義則為不義人矣。譬如一幅良楮。可以繪佳像。而拙工以繪醜像。楮不任罪。一秉好筆。可寫美字。而拙手以寫惡字。筆不任罪。人性自可為善。凡為惡者。人自悖性而行。非性之罪也。若夫氣質之說有三。一者父母之血氣。血氣少而清者。其子弱以智。血氣盛而强者。其子濁以愚。一者此方山川之秀。而仁智之樂因之。如江南之人。概多文秀。北土之人。概多質直也。一者教育之遲速。父師之賢不肖。境地之觀摩。習染之深淺耳。蓋禀受不齊。不過明愚勇怯之異。若為善去惡之權。主張在心者。非氣質

所能蔽。不能生而知之。獨不曰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乎。不能安而行之。獨不曰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乎。況剛明者。往往作過。愚怯者。往往不能為大惡。卽如生質貞潔者固美。生質好淫。而能反之於貞。則為力雖難。為功更大。生質温和者固美。生質易怒。而克之歸于和。其事更苦。其功倍盛。此天主所以任氣化之不齊。而不强之使齊者也。故天學稱肉身世俗。邪魔為三仇。深為靈魂之累。肉身卽氣質之謂也。世俗則所習之頹風。苟非卓立。難免汚染。或懼違衆受譏。聊亦苟且相和。邪魔恒以非義投入我念。但魔能

誘我不能强我誘感在彼主持在已初發一念機不係我隨時遏除不惟無罪且有克已之功故聖人之禦肉身也不使血氣過盛寧靜淡泊以養之俾神靈能制嗜慾其禦世俗也天下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衆濁我清衆醉我醒其禦邪魔也念吾主之五傷畫十字呼聖號而又時加省察隨起隨禁不使想成也昔一聖人默禱主呼之曰爾欲我去爾惡念使不自起乎曰不欲也但祈加我戰勝之力耳將不遇敵者是不欲成功受賞也故天主許魔鬼在世試煉人心以王成其德行焉若開物成務之哲訓世設

教之聖。天主使其禀受。稍美于他人。非獨厚一人也。厚一人。正以厚衆人。而其于人總無厚薄也。至於壽夭。有命自天。但寡欲善養。或可消慾却病。洩越暴殄。或速致病夭亡。然人而善。壽固增其德業。夭亦速邀其天賞。人而惡。壽則日積愆尤。夭則早受地獄。天主不以壽夭為輕重。猶之不以貴賤貧富為輕重也。

聖事寓與於蹟

天主降世定教。人遵行之。七禮謂之聖事之七跡。其外儀甚淺甚略。世俗見之。不笑則異。不知此正造物玄機。非人

識量所能測度其精義非悉通格物窮理之學及超性達天之學者不能盡解也予亦聞其粗而已今即粗中之略提之所謂七事者一曰領洗將入教者立于堂之外示向者未事天主尚在門外人也乃代父率之身必以父生茲稱代父示向者靈魂以罪如死今始生矣於是以古之聖者名其人示爾名既易矣今之爾非向之爾矣當毋習於舊矣又欲法彼所為更祈之代請天主為我介紹也以鹽付使食之百物和之以鹽則固且有滋味授以鹽者示天主之訓真切有味而更堅其心志猶不壞也然後引之跪于主

前。又以油畫十字于額于項于胸于額者。闢其明悟也。于項者。壯其毅任也。于胸者。正其愛欲也。乃俾之追悔前非。悔訖。乃受洗。其辭曰。某。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名者。亞孟。以水滌額時。誦此數語。其水遂有赦人夙愆之力。示外以有形之水洗其身。內以無形之聖祐。洗其神之夙染也。乃舉白帨以覆之。示受洗既訖。靈魂蠲潔。如此白帨然。顧帨欲善保。不然則復汚之矣。惟性亦猶是也。可不密為防束乎。又舉燭使持之。示受洗後。心性光明。如此燭然。顧燭欲善覆。不然則風滅之矣。惟心亦猶是也。可不兢兢保持乎。於是拜手稽首而起。天主

赦人前非。專恃此心悔改。必立領洗之禮者。一則所以別乎教外之人。一則示罪惡獲宥。不恃自己之力。而全依天主之功也。二曰堅振。西土有佳木一種。生美油以塗人身。則肢體堅固。其油聖過付人。示外堅其力。而上主內固其神也。故其禮謂之堅振。領洗者譬以發散之藥去疾。受油者譬之服補劑也。蓋天主命之如是。不論何物。能力隨生。水遂有滌心之量。油遂有肇性之權矣。三曰告解。入教之後。復有過愆。或言或行。或想。則免冠跪于司教之側。悉吐所犯於其前。司教代主釋之。而命之以補贖之事。人既獲

罪雖痛悔願改必告解者一欲人羞告則必羞犯當羞于未犯之前而不犯不當羞于既犯之後而不告羞犯為恤耻羞告為匿非二欲見其無護過之心天主固無所不知人有過而但不敢欺天主豈謂之不自匿惟直吐于司教之前而絕無所隱則真不護其過者也凡領洗受油告解必先之以痛悔誓改之心望赦之願若無悔心者則洗猶未洗解猶未解也凡阻于勢而不獲行二者之工則以此心真悔亦能獲罪之赦矣勢可以行而不行雖極悔于心不克邀宥也凡領洗受油一生止可一舉告解則日行之而

不碍也。四曰領聖體。古教祭天主也。以羊羔。今祭天主也。以耶穌體血。所謂體血者。耶穌受難之先一夕。與徒咸聚。乃付麵餅而囑之曰。汝食此即我體也。復酌葡萄酒而授之曰。汝飲此。即我血也。蓋藉物變化悉聽天主之命。命餅為體。則遂為體矣。命酒為血。則遂為血矣。故今祭上帝惟以酒餅二物。司教者代耶穌之位。誦其言。則餅即為體。酒即為血。明此理而無大過。可領聖體焉。然天主不顯其容。而隱于麵酒之形。主欲降臨愛主者之胸中。而與之相洽。使顯本像。則人必畏懼而不敢領。且吾主聖躬無極光麗。

人未升天時。固不欲令之見也。七事皆屬與理。而此一端尤為深妙。須專書備論乃曉。茲不多述。五曰臨死終傳之禮。以聖油畫五官。即蒙天主提拔洪恩矣。六曰品級。即教中以官師撫治人之神者。七曰婚姻之禮。凡夫婦始配合。掌教于大祭時。定其儀焉。此七迹者。乃人生升降之權衡也。不然。雖有絕倫德行。不能有望于上升矣。

神功萬不可已

有謂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我教中誦祈瞻禮。俱屬粗迹。可不必為。予嘗聞利西泰之說。已事天之功有二。一者以行

事仰合天主。一者。以心神默與天主晤契。行事合天主。即存心養性之謂。而心神默契。非徒對越而已。蓋人之心。必有所寄。不寄于善。即寄于惡。置其心于聲色貨利。則日進于邪慝。寄其心于道德仁義。則日立乎高明。天主者。道德之源。而仁義之海也。我以此心日洽焉。誠日入于善之機矣。況為善去惡。多恃上帝寵綏。人惟自恃厥力。是以行而多驟。誦祈者。所以乞寵綏于上帝也。且誦祈之中。有為君父祈者。則即以動我忠君愛親之心。有為天下萬民祈者。則即以生我民胞物與之思。有為我侂祈者。則即以廓我

情恕理遣之量有為已死祈者則即作我存順沒寧之想遇難而祈忍則益固堅貞之力滑意而祈佑則隨絶我驕溢之端有過而祈赦則彌進我遷善之志而且祈忍祈勇祈謙祈勤祈畏祈愛祈信祈望當此請禱之時即是力行之始則又有恭敬天主之文惜慕天主之文畏懼天主之文瞻怙天主之文稱羨天主之文感謝天主之文稽首誦經之際彌全昭事之功夫人心所欲為力或不副上帝所祐無事不得故真心籲主非徒見之空言實能邀主福庇則不出戶庭而德日成于已功日加于人矣且天下之善

莫大于和。而不善莫大乎不和。合則情密。和則相愛。相愛則視人如己。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合則疎。疎則不和。不和則相惡。相惡則專己自私。而忮妬殘貪。無所不起。是故。有瞻禮之日。以致衆。又有聖會之期。以相萃。互相講解。勸勉效法。以合致和。和致愛。愛致種種之善。而會遇時。司教闡經談道。半語隻言。皆補助身心之藥石。遇諸主日。則思化育生成之恩。因念我即竭力致命。不足仰荅毫末。況一切誡命善事。可不守乎。遇聖人諸瞻禮日。則思彼亦人也。能自克修。成此巨績。萬世而下。敬事若茲。我獨不可猛。

厲前進。使盛德至善。法彼攸行乎。是故教中之規。瞻禮有單修。會有所。早有課。夕有禱。誦念有珠。總牘有經。或默想或神領。緫之息息念念。期與上帝通洽。以成就德行也。若夫習異端之作用。誦恃理之空談。匪直無功。罪難逭矣。

空中自然變化

有謂風雲雷雨。自天而降者。有謂流星彗孛。麗于天體者。至謂潤澤。則雨師之揮洒。怒號。則風伯之鼓吹。虩震。則雷公奮武。閃爍。則電母搖光。此等俚談。非特愚俗相傳。即文人亦或仍演說之。概由不窮物理所致。夫空中變化。乃格

致學中之一端。有專書倫論。今則聊述大旨。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為氣域。氣域而上。至于月天。為元火之界。界中不容物入。氣域分為三際。近地者為和際。中為冷際。近火者為熱際。種種變化。悉在氣中。故登高山之巔。則雷雨風雲咸出其下。水火土為天行所吸。則同騰聚于氣中。欝然成雲。上達冷際。受冷所化。則散為雨。當其未散。火在于中。為氣。水所束。不得出走。則殷殷有聲。及于得路。破裂而走。遂成大响。而電正其光之奔飛者也。若土之升。亦在氣中。為奔火所煉。遂成霹靂。挈同電降地。即拾則可得之。

入土久仍化為土矣若盛夏炎熱水氣乾不能升火土獨上勢重則久凝為孛為彗勢輕則奔散而為流星焉火既破氣而出成為雷霆若火已盡則不復風或火勢盛未得及土橫行地上則往往風雷交作其有風而不雨者火之升也不受水迫即返下土為氣遏抑未獲遽達遂橫奔動氣而為風耳水上而火不上則有雨而無風火上而水不上則有風而無雨火土並蒸則或風止而繼之以雨或甚而風以散之或甚則風雨並作揔視其勢之先後盛衰焉水土並上土多于水則為霧有霧不收則成雨者水氣亦

勝也。土自獨上。奔散之際。則成黃霾晝晦。或與火俱。則隨風而至。水升僅到氣之和際。則為雨為露。入于冷際。遂成霜雪。入冷再深。則為雹。雹之大小。視入淺深。然雹在夏。而冬反無者。夏時炎烈上升之勢。銳能直入冷之最深處。故結而為雹。冬則上升之勢緩。僅及冷際。遂為霜雪也。故夏雲直銳而狹。俄頃之內。便可成澤。至于隔隴。或分晴雨。冬雲霈緩而廣。非經數日。雲氣不成。及其成雨。施被亦遠。種種變化。悉出自然。而其所從。咸因天德日光所照。能吸引下地之四元。惟月亦然。如離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

諸星之德。各能施效。顧七政經星。性情不齊。有阻有悖之勢。同度相值。則能阻其本效。使不得遂。故天文之家。推此年之纏度。即可知此年之水旱。茲皆天地固然之理矣。惟制造天地之主。可以易固然之運。有當致乾溢而降之福澤者。有本屬調順而施之災罰者。如今人悞解雲從龍之說。妄疑雲雨係彼所致。不知所謂龍者。乃天上之星名也。非特水中鱗蟲之長也。化育之權。豈有托之畜類者哉。乃一遇水旱。則向土神而祝之。取蝦蟇魚鱉而祀之。僧人誦經。道士步罡。向魑魅而祈禱。禱之不應。不能自悟其誤。反

以為心有未誠。術有未盡。而多方作法。至于一步一稽首。乞憐蛇蟲。幸自然之運至。則又歸功于彼。而祭之謝之。此不但可痛恨。實可大笑。使傳于他方。而曰我縉紳大夫。至於庶人。舉動如此。不知視我為何等也。或又曰。雷霆擊人。為天主之罰乎。曰人必有死。但不無故而死。必有所以致死之由。或死于疾病。或死于殺傷。則亦有水溺而死者。火焚而死者。死于雷。與死于水火。原無以異。特以其自空轟轟而下。遂若獨此為非常之罰耳。試觀雷霆所擊。或在無罪之孩童。或在不壘之木石。豈必死于雷者。惡于水火哉。

若人之死生不拘何等俱出天主之命被雷所擊豈非有天主之意乎

魔鬼能為變幻

魔鬼者天主所造本與天神同類其巨露際弗爾乃諸神中最尊鉅者恃其尊鉅傲慢背主罰而為魔而其黨亦與之俱墮已然雖受地獄之苦其本性之智力仍在遊行地上網羅萬民其謀甚深其計甚巧其能甚大其布置甚多方使人不着于此則觸于彼蓋緣魔既失升天之望因妬人類之能升合力畢攻阻絕天路諸所作為無非使人心

想顛倒迷惑背主積罪永墮冥獄與巳同受無疆之苦耳

是故或煽人血氣使淫念勃然敗倫拂性或動人殺心使

剛愎忿怒爭鬬傷殘或因狡黠之士鼓其神思俾各設教

門或因好修之士亂其明悟俾北適南轅或假卜筮以呈

奇或托五行以示幻或以符咒與人使之呼召往來或以

邪術衛人使之吞針浴火或託于無知之物使石言木徙

或依于禽獸之身使豕立人啼或藏神佛像內能動能言

宣洩微隱或憑巫覡妖身測福測禍妄言未來或于衆僧

誦經之場俾甘露時來天花亂墜或于羽流設醮之壇俾

玄鶴陽翔舞。彩雲竚凝。或入赤子之口。自言前世事緣。使人信因果之非誣。或入畜類之中。自道我某家子。俾人惑輪廻之變化。或于夢寐之際。大肆誘感。或因心志有疑。乘機譫裂。或假祖宗之像。以示子孫。或假仙佛之號。以遊人世。飜弄或生風鼓浪。使人祭祀請祈。或現形傳語。使人心驚與之相狎。或取他人財物以富之。如今之五通。受其秘密能使生平所惡者見災。如妖僧之咒術。變幻萬端。言之不盡。雖緣魔搆。半以人訛。一則文人墨士。喜遺瑣言奇論。聳駭見聞。一則衲子羽流。自撰殊踪怪跡。誣彼教法。一則無

識愚民偶得影响一言浪說傳播益古今來所載無窮異事真者十無一二偽者十有八九源流既明物理一格舉世惑之而不能決者我可斷其由然矣

輕棄世福為先

客有誚予者謂禍福予奪出于天主何不使事之者蒙富貴福澤耶余曰子以為事天主者將求富貴利達耶殊不然矣夫世福者善人厭之惡人亦處之非天主所以報我也且為善者必先正其志志在富貴利達則立念已差所為之善悉自私自利之情耳烏足尚哉夫奉事真主豈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得位乎。豈遂多財乎。豈遂吉祥如意乎。豈遂聲名騰達乎。似與世俗之人。無以大異。不知此世者。冬日也。後世則春日矣。冬日百卉凋零。草木之有生意者。與無生意者。總不可辨。迨於春至。則生意具者。萌芽滋長。無者不過砍伐為薪。以供爨炊而已。人在世時。事天主者。與不事天主者。亦無以辨。至于既死。一者登化光之天。一者付冥阱之爨已。且世福之念。最壞人心。阻喪善德。必富而後可。則掊克攘奪。不足以厭其心。必貴而後可。則倖進僭竊。無以激其耻。必得名而後可。則欺世誣民。不足以竟其術。其未得之也。

有羨心。其既得之也。有傲心。得之而恐其復失也。有畏心。不幸而一旦喪之也。有悲心。終其身為四心所奪。尚有清虛之衷以趨道哉。而貪想所使。無事不為。或冀蔭庇于五行風水。或占終身于星相夢卜。或乞福佑于野廟天星。種種奇狀癡態。皆世福一念肇之矣。夫身處巍峩之勢。何如神靈不屈于物欲之足貴也。家藏陶頓之饒。何如中心充足乎道義之為富也。外有赫赫之譽。何如隱微為上帝鑒歆之可悅也。古之君子。恒恐以權勢在已。生其驕態。其履高位也。如登危梯焉。恒恐以積貯過多。府蓄辜怨。其處富

厚也。如居叢刺焉。恒恐以諛聞動衆。喪我真德。其避虛譽也。如避盜賊焉。故有辭爵棄位。遁世絜修者。有散巨資于人。以儉約澹泊終其身者。有埋名剷迹。闇然不章不露者。彼覩一切美利榮華。威聲勢耀。庸夫俗子。艷心咋舌者。如草上露。日出遂晞。如枝上花。朝榮夕隕。如鏡中像。一掩不見。如夢中境。一醒輒空。得不得。何足以係其心與。乃以不獲富貴吉祥。為天學無效驗。淌鄙人之識也哉。

受苦為大吉祥

異端妄言以語衆曰。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求長

壽滑長壽。今誦其經而祈請者衆矣。試問果滑其所求否。乃不悟其妄。終身信之。何也。若天學則異是。彼官位男女長壽。捺于上主之手。求之良易。上主亦不之吝。然而學道之士。不之求也。求勝世禍。不致失望。求賜愛貧之德。求賜一切忍受患難。求賜輕忽世界。若已死亡。不戀在世虛妄之福。故曰窘難者。益德之資。又曰為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又曰。市天國之價。艱難而已。苦患礪德。如他山之石砌玉也。今夫金入于火。雖有焚灼之形。然經煆煉而益精矣。水過于峽。雖有束縛之勢。然經抑遏而益迅矣。吾生之頻

挫險阻。亦融性之火。騰德之峽也。自古在昔。成大德者。恒不辭苦。其甚者。委命証道。或剝膚鑿眼。或火炙鼎烹。其或倒懸橫截。或碎體分肢。其次亦被撻被貶。被辱被訕。又其次奔走勞疲。冒犯寒暑。甘受饑渴。衝歷風波。至有一生慶譽。不逢拂意之遭。則遂惧天主棄我也。乃自取苦焉。或避家野處。或辭世却華。或露宿仰籲。或赤日跪禱。或披棕束棘。或揮鞭繩撻。其于一切苦患。不惟不去之。且受之。不惟受之。且索之。故凡疾病坎坷。貧賤困頓。訊侮勞役。種種不順之境。悉以為上主玉成我德之具。欣然忍納。而遇人之

非道加我者。亦不生報復心。惟益勵我德也。夫世上萬端罪惡。皆自厭苦始。萬端德行。皆自茹苦始。厭苦。則有非分之願。當其得之。則有恣睢之行。若使不得。日抱怨望之心。恣睢。則為淫為奢。為驕為逸。怨望。則為妬為爭。為窃為亂。苟能茹苦。雖湯火白刃。可前蹈也。驚濤絶澗。可履冒也。監門戶屬。可安作也。凍餓勞頓。可寧耐也。若而人者。臨難不避。見利不動。立朝則直。臨陣則勇。財不苟取。名不苟得。富而不淫。貧而不諂。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孟子不云乎。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云云。增益其所不能。夫弗

九天之上侍元尊之側友神聖之群享無窮之福所謂大任孰過於是而可不經苦煉泰然安受也哉故曰為主而死者乃是常生為主而貧者乃是常裕為主而失位者乃是常貴為主而流竄者乃是得其本鄉為主而勞苦者乃是常安樂世亦有肯受苦之人而所為一非竟等無用吾甚憫之而思有以救之也天之生斯民也衆矣生民悉大父之子則誰非我昆季者而觸目所覩不達者十九予用不勝悲惋而撫襟欲絕也或曰子何言之過也普世豈無善人哉而皆下墮耶曰試令諸人捫心自思生平果無一

過失否。果有過失而衰悔洗滌否。縱敢于人前大言無過者。必不敢對天主言無過也。若是。則吾言豈過哉。人生不能無過。過而不改。罪遂著矣。猶身不能無病。病不求醫。病遂危矣。或曰。舍此間相傳之道。而取外夷新立之說以救過。不亦悖乎。曰。方家之藥。強半自海外載至者。苟可與病相濟。豈曰不生我土而不用乎。苟可與過相補。豈曰不出吾邦而不取乎。地有華夷。天無彼此。庶民相見。則曰。子某郡人也。我某郡人也。自帝王觀之。咸屬統蒞之百姓矣。子不掾帝王之心。而存庶民之見。宜乎以地自隘。不以天自

廣也。或曰。夷之一字。終難消受。曰。大舜亦消得東夷二字。大禹亦消得羌字。由余亦消得一戎字。所謂夷者。特以地遠言耳。不然則以聲名文物自矜耳。如徒取聲名文物。則後世之紛華靡麗。豈勝于羲農之不衫不履。娼優之珠玉錦繡。豈過于孝弟力田。鄙薄無儀哉。且如吾吳越之地。昔未嘗入中國版圖也。被髮文身。昔未嘗衣冠文物也。至于文明極盛。豈得亦謂之蠻邦而不重哉。況所稱大西歐邏巴者。文章學問。規模制作。原不異吾土也。輦轂幾甸地之華也。千萬里外地之夷也。克認真主。修身慎行。心之華也。

迷失原本。恣行不義。心之夷也。不以心辨而以地辨。恐所謂謹辨者。不在是也。若曰界限截然。則雖兄弟既分之財。猶不得侵。而況于他國哉。若泛溟九萬者。非特心不利我土地。并其勢不能代此居守也。予觀西土之居于此者。無求于人。不競于物。世人往往恨妬譏訕。甚至欲擊欲殺焉。則以所傳之道。所晰之理。多觸人隱慝耳。世俗所甚信者老佛。而毅然斥之。則拂人情矣。世俗所重者淫祀。而毅然斥之。則拂人情矣。世俗所甚嗜者美色。至富貴之子。嬖媵偏多。狡童之好。更過家室。而毅然斥之。則拂人情矣。嗚呼。

俗疾既深施以對疾之劑固宜有瞑眩之勢。然雖至于微擊且殺。不能不加服焉者則以教人事天大原所在良知有不容泯滅處。而諭人于善。亟且好惡有未盡牿亡故耳。

或曰。以子之位卑而力微也。乃欲胥天下而易之。不亦難乎。曰。苟得上主之意。位雖卑。力雖微。自可以有所為。不得上主之意。縱位高力大者。恐未能遂其志也。夫天主轉移人心甚易。然或善或惡。且聽之人而不強。吾安敢以強天下。但夙志所矢。則願人人同認大父。得返本鄉。盡我昆弟之職耳。顧天地之內。善人雖多。亦自有不可化誨之流。使

無此等。則地獄為空設矣。地獄不虛設。此等固必有也。昔吾等主耶穌有言。以善語陳惡人前。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汚之。主教之珍寶。吾豈敢謂世且必踐汚也。而不陳哉。然予則用是有甚悲也。悲夫種種之理。極明之。而極能言之。而猶不能悉體而盡行之也。

天地之終有期

乾坤必有盡期。天主降世時。所親口詳諭。又先知聖人預記天主降世。生于聖母之童身。及無數超性事跡。俱一一驗証。則以終盡之期。定然無謬也。所謂天地盡者。非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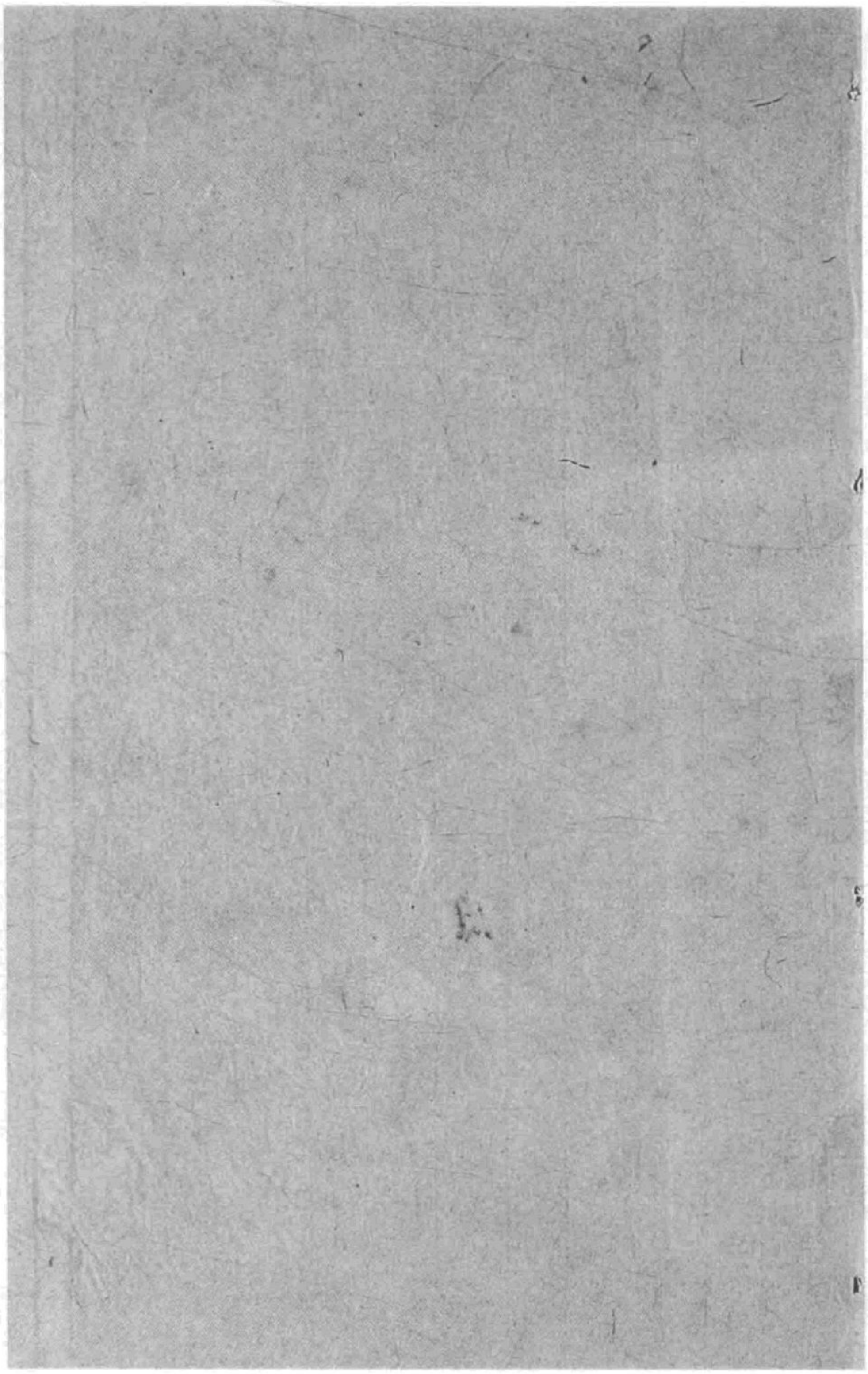
體毀滅歸于無有乃運動止功用隱而化育息也宇宙非一大試院乎生人非入試士子乎人類之生既畢如試事已竣墻雖不拆毀而種種供給之具可以不復設矣有謂天地一周如人一生開闢之初是為天地孩時洪水之世是謂幼時耶鮮降生是為壯時過此則為耆為頤而將抵於終矣夫降生之距開闢僅五千餘年耳豈天地之運已過半乎有謂經星既周為天地盡期蓋天主既生此星使之運行豈有未周而即已之理夫經星以七十年為一度二萬五千餘歲而一周耳則今日天地之運僅得四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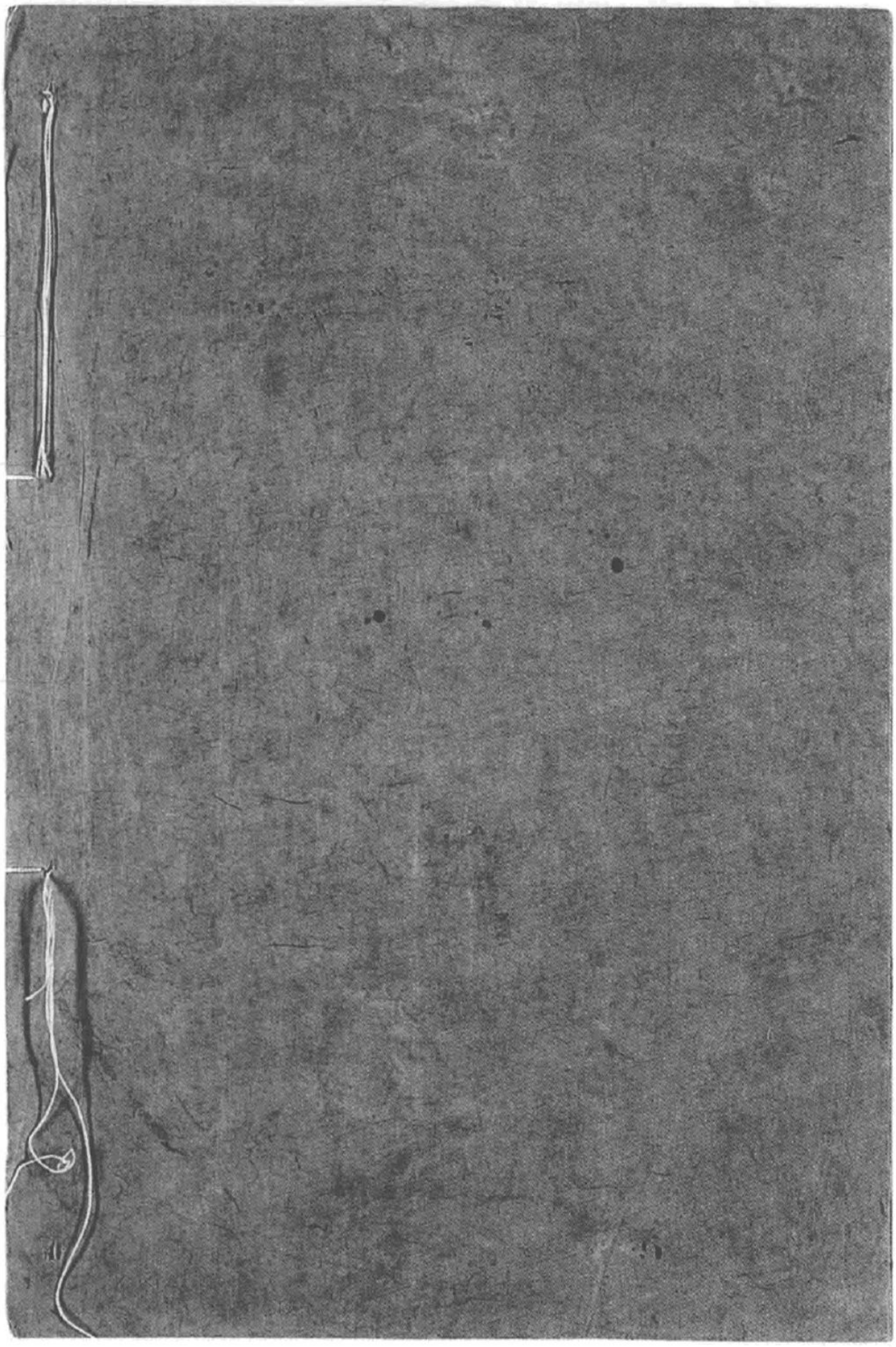
一耳。此二說。皆以人見推測之論。惟耶穌云。天地之終如霹靂而至。雖在天之神。不識其時。故經不載其期。而但載其將終之兆。終期將至。當是時。普天之下。不論人物蠻夷之國。咸惟天主一教是從。乃有偽天主者生于此。依魔之力。能作靈異。三年之內。蹤跡遍天下。凡教人以此委命者。更多于千萬年以來致命之士也。此人旋被天神擊死。然後災患大起。天運遭厄。三光失明。空中恒震。响過雷霆。火矛火劍。怪異疊興。家國並鬬。殘屬並行。海濤沸濫。漂溺人物。全地大震。山陵城郭宮室。悉皆崩裂。江河橫行。人靡所

樓。惟頑早亡。蓋不復可以為人間世矣。至于末日。天降大火。生民動植。咸殄無遺。天永不行。地永不生。凡滓濁之氣。經火煆煉。悉入地獄。茲時地體。澄徹如玻璃。月光如日。日光七倍于今。天星麗耀。皆過舊時。夫乾坤本為人設。此時宇宙之內。既不生人。則天地可廢滅。然而存之。且加美焉。欲升天諸人。睹茲而彌感大恩也。或曰。天地既終之後。或者復起化育。如初開闢時乎。或於此天之外。更造天地以生育人物乎。曰。天既恒寂。地既晶明。化育之功。從何復起。蓋天主全能。造天堂廣大之美好無量。有不可計數之聖

人。不可指限之天神。能事已足。何必更為哉。

雲間敬一堂藏板





三山論學紀

〔意〕艾儒略著

提要

《三山論學紀》，意大利艾儒略著。明末絳州段襲重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24.20a。

本書為天主教要理問答著作，是明天啓七年（1627）艾儒略、葉向高、佛教徒曹學佺之間的談話記錄，也是耶穌會士著作中僅有的一部中國文人與傳教士之間的談話實錄。其內容包括對一些從儒家立場提出的基本反對意見所做出的答覆，對宋明理學和佛教的批判，對創世、道德、邪惡、死亡和社會秩序的討論，對基督教教義（如上帝萬能、善惡問題、靈魂不滅、自由意志、道成肉身、死後審判及基督教理論體系的核心觀念——天主等）的介紹，以及對西方教會和國家分權的政教體系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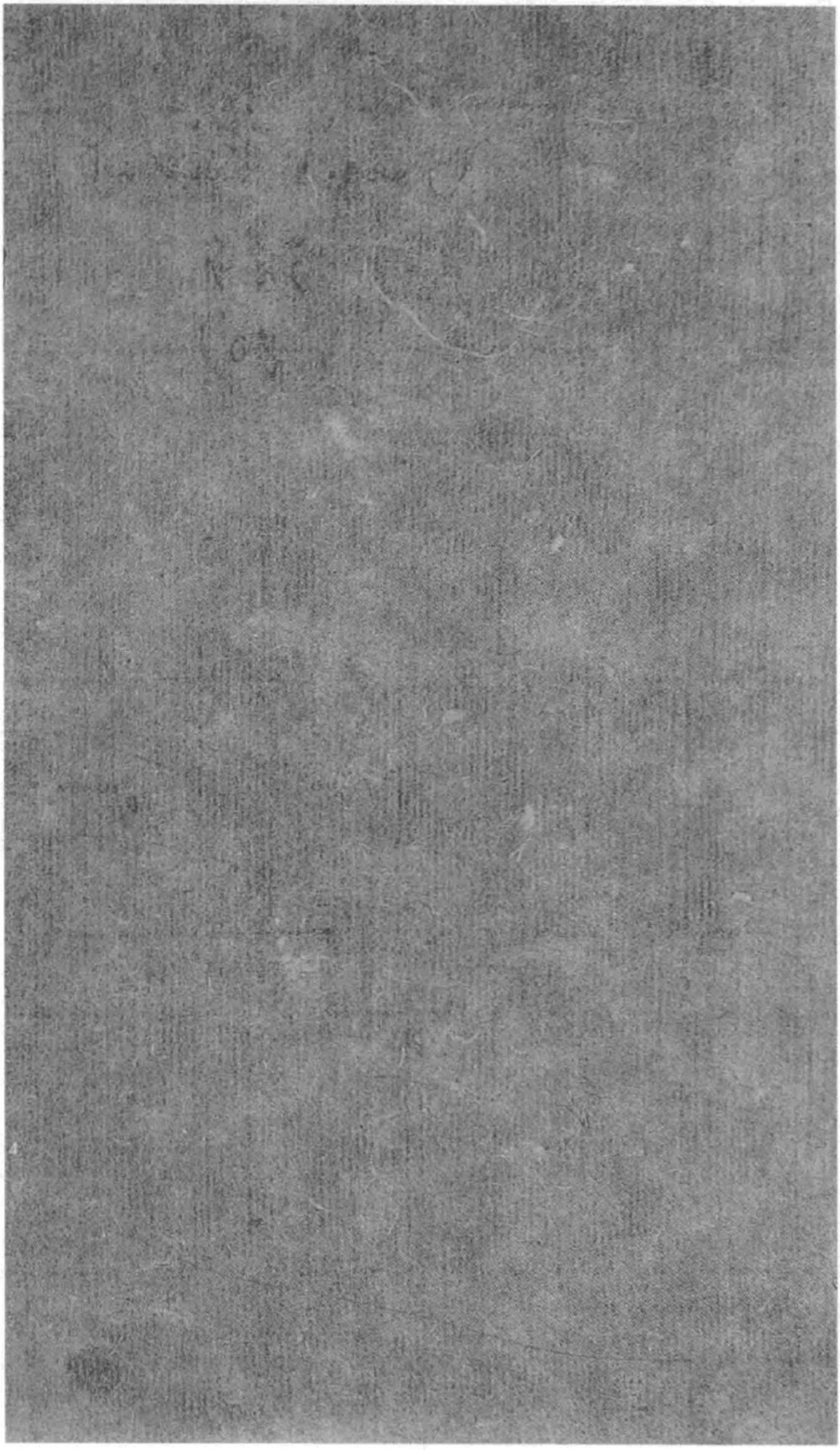
本書開本 25 釐米 ×15.8 釐米，版框高 19.6 釐米，寬 14.4 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魚尾上題書名，下記頁數。書名頁題『關中景教堂藏板』，背面題『同會費奇規、陽瑪諾、費樂德訂，溫陵張賡、福唐葉益蕃、古絳段袞較，弟段襲梓』。卷端題『泰西耶穌會後學艾儒略著』。前有蘇茂相《三山論學記序》、葉向高《贈思及艾先生》詩、段襲《重刻三山論學序》。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藏四部。其中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24.20b 者，書名頁題『閩中天主堂重刻』，前有蘇茂相、黃景昉序，

末有葉向高詩，其中黃氏序為此本所無，故將其序跋附後，以供參考。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34.14 者，書名頁題『武昌天主堂重梓』，前有蘇茂相序、葉向高詩。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64.3 者，書名頁題『維揚天主堂重梓』，前有葉向高詩、蘇茂相序。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2.6 者，前有黃景昉序，刻版地未詳。此外該書版本還有明天啓五年（1625）杭州武林天主堂刻本、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北京刻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曾被影印收入《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徐家匯刻本、1923 年上海土山灣重印活字本。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武林天主堂重刻本點校。（葉農）

三山論學紀

Doctrina
Christiana

三論學紀
芙生述
關中景教堂藏板



艾先生述

三山論學紀

關中景教堂藏板

三山論學紀

泰西耶穌會士艾儒畧 述

費奇規 陽瑪諾 費樂德 訂

同 會

陵 張 賡

唐 葉益蕃

絳 陰 袞

弟 陰 龔

溫福古 梓 較

2

三山論學記序

三山論學記者泰西艾子福唐葉相國辨究天主與造天地萬物之學也夫天地造之者窮無窮極無極其所以萬物自必有所以

造之者天主是也然艾子
以天主為降生救人而天
地獄實為天主賞罰之
堂具蓋其國歷來尊信教法
如此相國之徙復辨難不
啻數千百言徽艾子之墨

3

守曷敵輸攻國之然微相
塵屑霏〻則能不
疲於屢照者孰從
而發之不佞以為諸
侯讀書觀其大意如
所論尊崇天主欲人
遵行

教戒迨勘吾身從何而生
性從何而賦今日作何
服事他日作何歸復真
實之及時勉圖如人子之
起敬起孝此則其論學之
大意其餘雜千百言以此

數語蔽之可也

石水道人蘇茂相書

上帝學序

5

張思艾先生

玉坤小智寡羊

撥棄另面方人事自八

第里謝籍愿家世浮

書邑高水宗中無

風塵棄爲偏理某也

移文孫子文名士俶詭
良不敢懼撫乃鄉宦
他授九姬殊方表回執拘
儒徒罪寂寂隻句一秉乘
公与之移仍除旨

重刻三山論學序

三山論學書艾先生旣刻於閩、余何爲又刻於絳、從余兄丸章命也、余兄何以命余、曰、爲天王著書功大。爲天王刻書功亦大也。其大著書功者何也。曰、西先生學徹天人。

不務榮顯。剷名滅跡。向狠烟毒霧中。行九萬里。爲天主鐸教中華。其至德精修。自爾感人。第中華幅員萬里。西先生落落晨星。屢迹不盡到。謦欬不盡聞。惟書可以大闡。天主慈旨。曉遍蒙鐸。若處處有西先

生人人晤西先生且若時時留西先生也故著書功大也其大刻書功者何也曰西先生持誠精嚴一介不取秉饑費倍額糧徭期保赤濟饑率從減口著書雖易刻書實難非資二三信友仔肩梓工雖有

絕妙之書超性之理破千古之悠謬振舉世之沉迷而韞匱之藏終亾絲傳所欲傳使泝然洋溢若斯之廣且速也故刻書功亦大也著書功如日自具眞光施照萬有刻書功如月無光而傳日光以照日

之所不及照。而清輝耀夜。皎色親人。又疇以其光從日偕。遂薄月謂不光也。故刻書與著書功並大也。至于初刻再刻。苟同一心爲主闡教。卽同一月爲日傳光。要論厥功及人。而得之淺深。刻之先後。無論

也。艾先生是書、率皆天、王要上旨、而閩刻至北方者絶少。人多不及見。余兄所以屬余再付剞劂也。抑余又聞高先生三三福冠、兩審判之說矣。三福冠者何、爲天王致厥命、守童貞、開聖教也。兩審判者何、人死

9

候小審判、天地終候大審判也。夫致命守童貞事至難、其獲天上異寵、羣中顯著宜也。開教事似易、厥福乃與致命守童貞同、何也、爲其功大且久、可以被天下、傳萬世也。人死候小審判善惡已定矣、又

須大審判者、何也、曰、品定矣、量未極也。人死後流風餘韻、猶足感人。善善惡惡、要相廸引。其功罪亦相通。積累及無窮世。非天地終候。其量皆不能極。其報亦皆不能盡。故須大審判也。大審判之說。義甚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茲其一端爾而余因是有感于福冠之榮寵也審判之威嚴也升則永升墮則永墮夢夢度日竟將安歸清夜一思芒刺背負則爲天王開教而積冤後可大可久之功固非緩事而開教積功舍著書刻書

其道或無繇也著書非深于天學性理不能西先生事也刻書則吾輩諸信友皆宜任非一人事也敬因是刻金識余兄與高先生之言告諸心同余而力過余者

古絳後學段龔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三山論學紀

泰西耶穌會後學艾儒畧著

旅人西陬後學也承先聖造物主眞傳。桴航九萬里。經身毒諸國。入中華。初繇粵而兩都觀光上國。復繇都門而晉秦吳越。每喜請益大邦諸君子。相國福唐葉公。以天啓乙丑。招余入閩。多所參證。丁卯初夏相國再入三山。一日余投謁。適觀察曹先生在坐。相國笑而謂曰。二君俱意在出世。顧一奉佛。一闢佛。趨向不同何也。儒畧曰。大都各以

生死大事爲重耳。觀察公曰。吾於佛氏亦擇其善者從之。如看古名人法帖。歲久多賸。吾直摹其未賸者耳。釋氏之教。未暇論其細。第摘一二。如六度梵行。或亦人世指南。胡可少也。儒畧曰。六度條目。與天學七克次序頗似。第論學術。必挈宗旨源頭。方可別其正否。如偏霸小國。其創制立法。豈不依彷正統。然實是僭竊名號。吾泰西諸國。千百年來。盡除異端。一以敬天地之主爲宗。且天下萬國五大州之廣。强半多宗焉。即至身毒佛生之地。遍

來亦多舍釋教而宗天主。天主也者。天地萬有之眞主也。生天生地生人生神生物而主宰之。安養之爲我等一大父母。心身性命非天主安界。天下國家非天主安立。吾人所極當欽崇者也。按釋迦乃淨飯王子。摩耶夫人所生。則亦一天主所生之人耳。雖著書立門爲彼教所尊。豈能出大邦義文周孔之右。今奉義文周孔之教者。亦但尊爲先王先師。不敢尊爲萬物主。則奉釋迦之道者。豈可不知敬信天主。忘其無上尊威。無盡恩

慈而輒一心奉佛禍福惟彼是求生命惟彼是依也哉噫人心性命原天主賦也佛以明心見性爲宗則當先發明天主所以爲人者若何吾之所以爲人不負造物主者若何心性之學始有本原始有歸着今佛單揭自心廣大無際抹摋大本大原絕不導人歸向則心於何明性於何見是源絕而根拔矣即有一二微語譬如菓實既敗縱有未全爛者槩不堪用也夫一心學佛者豈不亦爲身後大事急求脫離第有爲善之心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無成善之路。錯認鄰人爲父。非其所當皈依也。旅人遠來。涉險歷艱。經啖人掠人之國。備極危苦。惟恐人忘極大恩主。不圖所以復命。永劫沉淪。至於悔而無及也。夫推大造愛人無已之心。凡我人類。皆如兄弟親屬。彼不以菽粟養生。而日服烏喙毒藥。爲長年養命計。能不痛切而禁止之耶。說至此。眞可痛哭太息。故不憚再三。欲人於性命關頭。尋認生死路徑。以欽崇一造物眞主。豈徒挈長較短。欲攻彼。嘵嘵以求勝乎。觀察公曰。吾中國人士

雖奉佛。未嘗不敬天如元旦啓寅。必拜天地。後及祖考百神。卽男女婚娶亦然。豈有含齒戴髮。均爲覆載中人。而不知敬天者。曰。至尊原無二主。至道本無二理。人心亦不可有二向。旣云敬天爲主。則又奉佛何爲。況釋氏僭尊抗主我又安可附之以尊。且拜天拜地。是特就其形器致敬。敬將誰任受也。試思夫蒼蒼者塊然者。果能自位奠乎。凡天地間種種妙有。豈其自然而能自生自滅。自消自長乎。亦豈其偶然而能益育益行不害不悖乎。觀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公曰謂二氣之運旋者非歟。抑理也。曰。二氣不出變化之材料。成物之形質理。則物之準則。依於物而不能物物。詩曰。有物有則。則。卽理也。必先有物。而後有理。理非能生物者。如法制禁令。治之理也。指法制禁令。而卽爲君乎。誰爲之發號施令。而撫有四國也。若云理在物之先。余以物先之理。歸於天主靈明爲造物主體。葢造物主未生萬有。其無窮靈明。必先包函萬物之理。然後依其所函。而造諸物也。譬之作文。必有本來精意。當然矩矱。

恰與題肖者。立在篇章之先。是之謂理。然而誰爲之命意搆局。繪章琢句。令此理躍然者。則理自不能爲主。當必有其主文之人。繇此觀之。夫物之理。自不能生物。而別有造物之主可知矣。

相國曰。天地萬物。有一大靈明之主宰。主之。吾中國經書屢言之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明道亦曰。以其主宰謂之帝。紫陽曰。帝者天之主宰。是已。今云天主始造天地萬物。此說吾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15

之前聞。大抵先有我之身。然後有我之神。以爲身主。未有是身。無是神也。有天地。斯有天主主之。未有天地。云何有主。日師相見解超倫。主宰既得認眞。則大端已定。而茲所論先有大主後有天地。亦易見矣。蓋必有無始。而後有有始。有始無形。而後能形形。有所以然。而後有其固然。吾身之先。必有父母生我。必有天主降衷。于我。若無賦我靈性。與生我形骸者。神身從何出耶。夫天地猶一宮室也。宮室樓臺。必待有主製造而後成。豈是天地之

大。無有主之者。竟能自造自成乎。是知天地大主。原在萬有之先。本爲無始。本爲無象。而實爲萬象始。爲萬有所以然者。方能化生萬物。而常爲之主。猶夫開國之君。爲一國主。肯搆之人。爲一家主也。若云天地之先。無此全能大主。旣有天地。方始有之。請問天地從何出。此主其後從何來。且誰立之爲主乎。

相國曰。太極也者。其分天地之主也。儒畧曰。太極之說。總不外理氣二字。未嘗言其爲有靈明知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既無靈明知覺。則何以主宰萬化。愚謂氣於天地。猶木瓦於宮室理也者。殆如室之規模乎。二者闕一不得然不有工師。誰爲之前堂後寢爲之庖湢門牆爲之棟梁榱桷也。向呈拙述物原之論。師相謂深入理窟。正合今日之所舉矣。儒者亦云。物物各具一太極。則太極豈非物之元質。與物同體者乎。既與物同體。則囿于物。而不得爲天地主矣。所以貴邦言翼翼昭事亦未嘗言事太極也。相國曰。造物主超出理氣之上。肇天地而主宰

之。固矣。第云世間萬事。無非　天主所爲。至於善惡萬不齊亦皆　天主爲之耶。曰。萬物之化生無窮。無不係於　造物主之全能。至論善惡。考之聖經與古名論。未有。混歸之天主者。蓋　天主至善。人爲　天主所生。悉啓翼於善。或乃爲惡。則固人所自造。造惡者反　天主之命者也。豈可謂善與惡。皆　天主爲之乎。第其所好。惟善。所惡惟惡。實司其賞罰以勸懲天下萬世耳。貴邦經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與福無禍淫之說。正可

相證。

相國曰。天主萬善之宗。爲惡者固共自犯天主之罪。但天地至廣物類甚繁。若皆天主所生。天主所宰。彼至微至細之物。亦經其構撰不幾褻乎。毋亦煩而過勞也。曰。造物主之生物。非可謂因大小分難易也。微族細品。亦各有當然造化。試觀天地間。物寧皆大而無小者乎。獸寧皆麟象而無蟲蟻。鳥不必皆鸞鵬而無燕雀。魚不必皆鯨鯢而無鯤鮞。木不必皆椽樟松柏而無樸簌。即此

變化懸殊。皆顯　大主化功之妙。　大主至尊無
纍。至明無煩。至能無勞。世間工匠作室大抵必資
木石。必利器械。必費心力。必需時日。厥室乃成。既
成之後。不能定其存毀。　天主則自無物生萬有。
又時時保存安養之。俾得不壞。若此世界　天主
頃刻不顧。便歸全無。譬之日光從日而生。必不能
離日而存。少有不照。則天地黯然無色矣。此以知
萬物之存。不得不係於　天主安養之恩也。顧
天主全能。亦何煩勞之有。如太陽發照六合同光。

18

雖至偏僻至穢下之處。糞泥腐草無所不照。而日光如故。未見煩何心力。致褻其高明之體也。

相國唯唯。觀察公曰。余未窺天學中爲尚容請益如君今日舍故土東來。名利世塵。一切不染飄然天地間。其樂何如曰。旅人區區實爲天學之傳出九死一生。以請於上國諸有道者。惟蕃共有以教我。發明此一種大事庶免於戾。何敢言繼來乎。

明日相國復顧余邸中曰。天主全能化生保存萬有。固無煩勞。如昨論甚悉。但既爲人而生必其

皆資民用。不爲人害者。乃今爪牙角毒。百千種族。不盡有用。或反害焉。生此於天地間。何爲。曰。兩間原無一物無益於人。第人智識淺隘。多不善用之耳。蓋。造物主之生物或以養人。逸人如百穀克食。牛代耕。馬代乘載之類。或以衣人。如泉苧繭絲皮葉之類。或以治人疾病。如百草五金藥石或以娛悅人耳目。如五色五音。或以資人取法。如鳥鳥之孝。雎鳩之貞。螻蟻之義。鳥紀官。蝌蚪作書之類也。西聖諳當日。學不貴窺簡策。即星辰草木昆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地之眞文章皆可法也。豈可謂有無用物乎。不可用於此。吁可用於彼。蟭螟蟣蟣最爲無用。余經印度國。有名醫取臭蟲七八枚。裹以樹葉。救番人之病。而立起之。糞蛆炒爲末。能止漏血。蜘蛛可以治蜈蚣之毒。倣鄉有最毒蛇名未白刺者。取煉成藥可救萬人病。解諸毒。蝎能傷人。畜於玻璃餅內。盛暑日晒煉。其油亦能解諸毒。大抵物性隱微。物用廣博奥妙。人惟無所傳授。不能究其性味生剋。故未得其實用耳。亞悟斯丁曰。爾不能啖彼蟲乎。第

瓦雀啖蟲。人啖瓦雀。則蟲亦未爲棄物也。若論其害人者。象虎猛獸。多不害嬰兒。獅熊惡物。而畏伏之者不害。器因有被害之人。或繇人先有害物之意。故物求自保。而害人以自避。且其能害人者。縱有害於外身。實有益於內心。何也。非常之害。人皆以爲天災。則多敬畏上怒。無敢戲豫。悔改求宥。是緣暫殃。反獲水福。蓋　天主哀憫宇下。恩以慈之。威以懼之。苦吉尹之警醒。使人無躭樂恣肆。知責躬脩行。厭世界云川思昇眞福之域耳。如厥慈母欲兒斷

乳。而習飲食。必以苦味加乳。使其畏苦不嗜。況天主生物欲以養人。生人欲以事主。原無一物能害人者。惟迫人犯仁主之命。物始戕人之命。而肆其毒。若然亦所以代天主之威。討有罪。警無罪者耳。噫嘻。人不肯順大主之命以成善。乃欲大主順人意以成福。不亦惑哉。

相國曰。造物主爲人而生萬物。未嘗無益於人人之受其害者。人自招之。於理甚合。然造物主用是物以討人罪可也。乃善人亦或受其害。何耶。

吾儒直以爲氣數所溺過。若盡屬之天理。恐理窮而不可究詰矣。此疑不剖。恐無以解天下。而動其敬信也。答曰造物之道無窮。人之明悟有限。吾欲以一人私見窺　上主大權。是持螢光而照泰山之八面也明問云。橫遭之害。不宜及於善人。然善人惡人之辨。非吾人所能定也。善之十分或缺其一二。未成善人。且間有餘節於昭而敗行於冥。或始善而終惡。或實惡而類於善。或居已於善名而陷人於罪。所併者。惡之十分。僅染一二。便爲惡人何者。善

成於全惡敗於一也。譬之國法百款獨犯其一。便是罪人。爲正法所不宥。今吾輩觀人。亦只觀其外行耳至於天主乃併其底裡衷曲而悉鑒焉。吾見其八一時。天主直照其畢世。吾見於儔衆。天主直燭其隱居。一念不善而德之址傾矣。善惡之衆如此其微也。焉知人之所羨不爲主之所誅。所謂昭之君子寘之小人。其孰能辨之。故災毒之害。即天主之戮。禍患之遭。或降罰之姻。肆市朝於青天白日之下者。正以信天主憚惡之權耳。安

得信人之隱善而致疑於　上主之顯義。委之氣數耶。

相國曰。人稍亦爲善者。　天主尚譴其陰惡。則人其見其爲惡者。當何如譴之。且不譴之。何復有反加之世福乎。抑不譴其身。則譴其子孫乎若其不然。則留一惡名于世萬年不滌者。亦當其惡一罰乎。抑以心勞日拙自足爲罰乎。曰。子孫之善惡。自有子孫之彰徵。父惡子賢。父賢子不肖。不相及也胡可以父之僭書而移責其子之賢。以父之德而曲

22

祐其子之不才者乎。矧夫無子若孫者又多。則其善惡之報將誰當之。故凡子孫之遺福遺禍。只可謂祖父之餘慶餘殃而已矣。而其本身之功罪。斷莫能代者。至于善惡之名。與夫自慊自歉之心固亦賞罰之一分。第非其報之正。僅其報之餘耳。嗚呼噫嘻。人之生從何來。死歸何去。其受生也。天主必降之靈性。命之遵守義理。毋負賦畀初意。如朝廷命官牧守某地。付以符篆。課以殿最。及其滿任。未有不復命而聽陟降者。人死則形骸歸土。乃

其靈性不滅。必復命於　天主。各聽審判。自有天地以來。無有一人生而不受　天主爲善祛惡之命。無有一人死而不復命　天主以蒙賞罰之報者。此賞罰也。應知生前猶小。身後甚大。夫人之爲善。未有純粹無微瑕者。人之爲惡。亦未有純毒無纖善者。　天主至公至明其善者或稍受世苦。此以煉其細過。玉成其德。迨德行純全。始升之天國以食永遠無涯之報。惡人者雖少獲世福。此以了其微德當酬者耳。至於顯然恣惡。絕不悛改。則

天主必降重罰。不逭於冥獄也 如醫者視病。病可療。則進苦口之藥。其必不可救者。則藥石無所用。恣其好嗜。不之禁焉。此 天主暫恕不善之故。盈其惡而降之罰。豈祚之哉。矧 天主間加世福於不善之人。乃欲以恩德激發其心。使之知恩遷改。不復再犯。如終怙惡。則其受恩愈深。負罪愈重。萬無可赦。降之永罰。不亦宜乎。抑且不惟罰於死後。即當生前。亦多有身罹其苦者。總之賞善罰惡。惟在 上主。輕重遲速。毫釐不差。未有顯恣其惡而

天主不知。且不加相相稱之罪譴者也。

相國曰。人之善惡。賞罰既不可免。則　天主生人。何不多善少惡。善或不可多得。何不篤生賢哲之君。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而天下萬世治平。不亦休哉。曰。父母生子。豈不欲皆賢。以身爲範而訓之正。然有不肖者。此乃其子之過。何可妄答厥父耶。人性原無異禀　天主至善。豈有賦予惡性之理。故人之生也。　天主賦以明悟之知。使分善惡。又賦以愛欲之能。使便趨避。知能各具。聽其自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第其原罪之染未除詳見別篇則本性之正已失。明悟一昏。愛欲頓僻。而趨避之路。所以漸岐。其爲善惡之分者。一也。形軀受之父母。則血氣有清濁。所謂禀氣是也。禀氣乃靈性之器具。或有長易冲和者。或有躁虐暴戾者。生平舉動多多肖之而出。其爲善惡之分者。二也。人所居處。五方風氣不同。習尚因之而異。見聞既慣。習與性成。甘於爲善惡之分者。三也。然天主所愛者善。無不多方啓翼之。所惡者惡。無不多方儆戒之。但人不願爲善。顧願爲惡。而天主强之於

善。無有是理。人各有所爲之善惡。自應各受善惡之報。而謂　天主不加。亦無是理。若使　天主賦性於人。定與爲善。不得爲惡。雖　造之物主之全能無不能者。顧必如此而後爲善乎。則爲善者　天主之功。豈得謂爲人之功也哉。如　天主生火。其性本熱。民賴以生。然非火之功也。日之光萬方畢照。日亦會有何功可賞。緣火之熱。日之照非其本心則然。其性定於此。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賞罰上主不爽。善惡聽人自造。蓋如此。[illegible]至論篤生賢

君。亦以此可推。夫帝王士庶同是一稟。然帝王之力。無所不舉。能爲善則功德甚大。苟爲惡則罪譴亦甚大。是非 天王定其善惡。亦世主之自爲善惡也。天學大行之地。則代有聖哲。主持教化。政平俗美。上下和樂。熙熙穆穆。此豈 大王偏厚此一方人耶。上下皆尊崇聖教自不肯爲非也。彼不知上有至尊可畏。而恣意妄爲者。則極之不建。民將何從。風俗浸漓。亂賊踵接。自貽伊慼。而責望於 天主。謂將有斷焉。非通論矣。

相國曰。氣質習慣雖不同。然不善者改而之善固欽崇要道也。曰。禀氣習慣之善惡。旅人譬之二人馳馬。其一調良。其一要駕良馬不煩控勒。馳騁如意。要駕者。銜勒有法。亦能聯鑣並進。若不善御。任其奔騁。此不畫蛊馬之過。亦御者之過也。靈性之於形軀。猶主人之勒馬。克己復禮。自强不息。自可變化氣質以抵成德。此善御馬者也。苟爲不然。任情放逸。隨俗成非。蔑十誡而罔聞。任三仇之遁引。則亦何所不至哉。然此非不能改。不欲改耳。

多。自奮者少。沉淪故習者多。砥礪圖新者少。所謂勒馬懸崖。鞭鐙咸失。毀瓴竊轡。決首碎胷。夫誰之咎。皆怙終不改致然。而反疑惡之不可改。善之不可遷也。過矣。

人

相國曰。良然。第 天主生人爲善。人顧爲惡。天王有權。何不盡殲之。爲世間保全善類。豈其不能。抑不欲乎。曰。天王無不能。然有不可。若必舉惡人而盡殲之。誰不罹法網者。恐將靡有孑遺矣。天王至公也。尤至慈也。其愛人悲憫。如慈母育子

子雖不肖其忍遽棄絕之耶。且　天主所以容惡人者。其慈悲無已之心猶望其改。世亦有初爲惡而終善者。始因蒙昧無知陷於汚下。繼亦因人啓廸。自己奮勵躋於高明。若使陷罪即滅。將法無自新之路。非大父母慈愛之心矣。況縱惡無忌者。生前多有顯戮。如水火刀兵猛獸暴疫之災。疫後又有永劫沉淪之報。何必於電光石火之世。遽殲滅之耶。

相國曰。善惡之報。固知不忒。然冥冥中孰能見之

且一惡人不知害幾善人胡不懲於昭昭俾有所儆畏其善者亦必食報於昭昭俾有所激勸庶人皆爲善而不敢爲惡乎日善必降祥惡必降殃或生前或死後此皆天主所必兼用之權大抵善極始必賞惡極始必罰若行一善遽賞之行一惡遽罰之則一生之行一日之間善惡參半倏而賞倏而罰天主彰癉之權不其錯紊屑越也哉況爲一善事未足爲善人必飭躬勵行至終不變始稱爲善人即行一惡矣或後日省改未便入惡人

之籍。必終不改圖。方爲下流。方爲衆惡所歸。不得不重罰也。且隨善隨賞。爲善者不能無希覬世福之想。其脩德心便不純。故必德行純粹無覬覦于世。惟盡本分以事主。方爲眞德。方近天神之品。天主方可以償其德而行賞也。況世福甚襍甚微亦甚不永。非聖賢之所注愛。取其所不愛者。而以報施純德厚善之人。不其薄之耶。故必以天上之眞福。至純至大至永久者報之。　天主嘗善之心始慊。而聖賢之願亦始滿足。又人處貧窮。佛戀彫之

境多自懲創刻責努力爲善稍遇富貴福澤多生懈惰或以至以長傲滋淫則以富貴賞善不亦反害而速之惡乎世苦甚微至疚已矣然且惡人所不懼也不足懲其惡故必報以身後永遠難堪之萬苦方爲相稱之刑使眼前善惡輒見報應雖人人得知然知其小者終不知其大者知其近者終不知其遠者豈 天主陶治下民之意主持世道之權衡耶若論惡人多夭虐善類余以金不鎔於火則不見其赤聖亞悟斯丁曰 天主容不善之人

三

在世或以俟其改圖或以鍛善人成其德器倘受其磨涅而磷緇則非真德也烈火試金艱難試德豈虛語哉有成仁取義而死者則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國不虛死也此於穆奥妙豈可以人意測度世人或以死後之事渺茫無據無所激勸故昭昭之中天主復有顯以示人者如大德之必受祿位名譽極惡之必罹凶咎災患屢徵之屢言之矣其間已然未然當然所以然可知不可知可見不可見總之善惡二字賞罰

二權。天國地牢二路。惟人自聚。遲速之間。幽冥之界。如衡之平。毫不得輕重。鑒之公。毫不容妍媸。吾何可以其所不見。而疑其至當至公至微至妙者哉。

相國曰。人之善惡不齊。生前賞罰未盡。必在身後固宜。然或謂人之靈魂也。精氣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安見身後復有賞罰耶。縱人之靈氣。或有精爽不散者。形軀既無。苦樂何所受。賞罰何所施耶。

曰。按。墩性學。氣者四行之一。頑然莫然。瀰漫宇內。

全無知覺在物則爲變化之料在人則爲呼吸養身之需夫非所謂靈性也又人在氣中晝夜呼吸時刻無停不知幾萬更易設使人魂爲氣則魂亦有更易乎魂更則人與俱更且晝之已非暮夜之已有是理哉況人寓氣中呼吸有餘何緣有盡乃爲氣盡而身死乎設人之靈與氣同散則先王先師與大祖先之神與其身亡矣彼立祠立像而致敬盡禮祭祀之不過祭其土木與先人無與乎可見氣是靈是靈判然爲二豈可混爲一而不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別哉。曰。人魂非呼吸之氣。固矣。然或與人精氣爲一。曰。設使人之精氣强壯。則其靈明才學亦宜與之强壯也。人之精氣衰弱。其靈明亦宜與之衰弱也。今每見人當氣强壯時。其靈明才學。反爲衰弱。至氣或衰老。其靈明之用。義理之張王。更覺强壯也。當知所謂魂也者。乃生活之機運動靈覺之原也。生物有三種。下者則生而無覺。草木是也。中者生覺而無靈。禽獸是也。生則生覺靈三能俱備。人類是也。故魂亦有三種。

一爲生魂一爲覺魂一爲靈魂生魂助草木發育生長覺魂助禽獸觸覺運動二者囿於形根於質而隨物生滅所謂有始有終者是也若人之靈魂爲神妙之體原不落形不根質自無更易聚散之殊故雖與人身俱生必不與人身俱滅所謂有始無終者是也是以人之靈魂特有所異合身亦生離身亦生不論聖賢不肖英雄凡夫賦畀無二不因善否變易性體故永存亦無二也獨其所受善惡之報殊甚蓋人之靈魂原爲一身之主形骸百

體靈魂之從從者也。善惡雖所共行。而其功與罪總歸主者。形骸歸土。主者自存。必復命天王。以先聽其審判賞罰也。

相國曰。天地之間不離順逆二境。人之閱世不離苦樂二情。然當苦樂之遭。而身受之者。以其有五官百骸之用。故耳司聽。目司視。口司啖。鼻司臭。四體司覺。死則一具白骨。立見僵仆。形軀無所受。苦樂無所施。神雖不滅。安見朽腐歸土。又別有苦樂可受哉。曰無論身後。即生前所受之苦樂。並非繇

形骸而實繇靈神也。非因有身在而神始有知覺蓋有神在而身始能知覺也。則其苦樂之加神原受之也。試觀人之生時。凡遇五官之順境其神情自懽忻暢適值苦境。則轉生拂鬱。忽然而死。豈不耳目口體俱備。而王翁出舍。破宅徒存。司明者眼光落地。司聽者聞報去體。雖刻美色於目。奏美樂於耳。豈能見聞之哉。此何以故非苦樂之緣。原在神。而不在形必神在而形始能知覺乎。古西土有名醫然納帝阿者。性良直好施孤貧。素敬奉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32

主而但致疑身後之事。謂靈魂既出軀殼。則苦樂無所附着也。然雖有此念累心。亦不敢疎缺欽崇之禮。與救濟貧人及諸哀矜之行。天主亦哀憐而開救之。一夕夢美童子入其室呼之曰。從我來即從之。入一城極佳麗。聞世所未嘗聞之樂。甚樂之以爲奇絕。童子曰。此聖人在天之樂也。又城中所見美好之物甚多。寤後甚追想樂之次夕就寢。又夢童子呼之曰。然納帝阿爾知我否曰。非昨夜之童子引我入佳城及聞美樂者乎。童子曰。是天

物也。爾何得見乎。夢耶。寤耶。然納帝阿曰夢也。童子曰。夢時爾目闔乎開乎。曰闔也。童子曰。爾目既闔。何能見我。且同我入佳城。見諸好物也。莫知所苍。童子曰。此非爾世眼。雖闔而自然有見乎。則爾靈神。自更有一目以見。而不藉此瞭眊之瞳子爲也。故身沒之後。爾神自有所用。無耳而能聽。無目而能視。無舌而能嘗。則苦樂必有所受。而非泛泛然無所附着也。且思生世之韶華。其富貴佚樂。軀殼受之也。懽然自適。忽轉一拂意憂愁之念。則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焦欲炀。此苦既不關形軀。豈非靈神獨受之乎。若貧窮勞病無聊。四體痛楚。患難無底。忽生一道德樂境之念。便覺神清氣定。怡然閒適。自忘其一身之痛。此樂既不關肉軀。豈非神之爲乎。是以身生身炀。而神明常存。必有不與白骨俱朽者。賞罰之必加。苦樂之必受。其不藉肉軀之有無。明矣。人能知靈神之不滅。則不可不圖所以善其生。所以善其炀。知苦樂之必受。則不可不於生前爲永樂之圖。離永苦之路。噫。苦樂之因。善惡幾希之間。可不

畏哉。可不畏哉。

相國曰。承明訓。人之靈神永在。不與世物同朽。善惡報之生前。罪福定之身後。斯善無遺恨。惡無漏網。可以厭人心矣。雖然。善本當爲。不必有希冀而後爲。惡本當戒。不必以畏懼而不敢。如但執賞罰爲趨避。斯釋氏報應之說。吾儒所不喜道者。姑置之不論何如。曰。嗚呼。縱無所爲。必有可畏。畏與不畏。此乃君子小人之分也。夫世之所以陷溺愈深造罪彌甚者。正繇生死之大事不明。身後之審判

不論也。聖經云。時念四末。永無犯罪。四末者何。人生之盡頭四事。人人所不免也。曰身死。曰審判。曰永賞。曰永罰。蓋人之所以肆惡無息。不時時思念四末故耳。作善縱一無可望。固不可以不脩。爲惡縱一無可懼。固不可以不戒。然 天主至公之法。尤不可不明也。人之究竟不可以不知也。欲人爲善。而不示以善之歸宿。猶導人以坦夷之路。步履之法。而不指其路之所止。將漫漫何所措足耶。如知身後之結局。善必賞。惡必罰。而又不但以恐懼

滌惡希冀脩善必欲盡己職分奉天地之大主悅吾人之大父此更爲眞德純脩世豈多見西土一聖德士名如尼伯樂者嘗云吾豈不知爲善必升爲惡必墜哉我於死後設使天主必罰我以永苦絕無升天之路亦不敢少涉惡途必盡心以奉天主何也寧無罪而下幽獄不願有罪而身登天國旨哉斯言其聖人之心乎第人不盡皆聖哲心不必皆無爲而爲則安得不以勸懲之典明示之農不期有秋何以胝胼於隴畝器不期適

用何以終歲於陶冶。怵以桎梏。必不敢自懼於罪罰。指以陷阱必不敢縱步而漫行。此罪福之關。悉從善惡而來者。雷霆浮生功罪未暇相償。設不天堂不地獄也。造物之主豈不便益於小人。而難乎其爲善類也哉。且朝聞夕死。惡知其可也。必則賢愚同盡。設賢者身後一無所得。安見聞道者之益而曰可矣。特未信此理之必有。未察其事之實據。又以佛教入中國。襍之輪廻謬說。儒者或所厭聞。遂併詆天堂地獄之至理。爲誕幻下俚之談。

而不樂道之。噫。崑山之璞。豈非至珍。第市碱砆者混賣價於前。令人併崑玉亦致疑耳。善必不可不爲。惡必不可不避。則天堂地獄之賞罰。自是必有斯天主制馭天下萬世之大權。若置之不論。則不惟上王至公之賞罰不明於世。且人無宪竟着落。不幾塞行善之門。長小人之無忌憚哉。

相國曰。天主化成天地萬物。則造世者也。能造世。豈不能救世。而必躬爲降生。何也。且其至尊無二。爲天地萬有之主。若復降爲人。豈不甚褻。此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理似有不可。自開闢以來。我中土未之前聞。書契肇興傳載訖無可考。安知果曾降生也。曰。此天主降生莫大之恩。原超人思議之外。豈可一言而盡明哉。姑備論之。天主妙體雖爲寔有。第無聲無臭之至。非耳目可以覩聞。不降世。則下民雖信其有。猶以爲高一高在上。遠而不相涉也。天主至尊。而其孺愛兆民。則情又至親也。實與我親。而我輩不知。其瞻依之念愈疏。其違背之釁彌積。懵懵然載胥及溺也。而吾主忍乎。必也降生爲人。乃可

以示耳目之津梁。洗衆生之業垢。故無聲無臭之主。偕有形有聲者。而顯著焉。然其降生也。實非離於上天。圓於下地。蓋其靈明之極。原無邊際。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無所不在。無所不有。當其降世。亦在於天。迨及昇天。亦不離世。且雖降在世。亦豈先爲靈明之主。後乃爲形聲之人哉。聖體自然無有終始遷變。降世之時。仍自制馭天地。主張萬有。第以本性之原體結合於吾人之性體。孕聖女胎中而生。以救世也。譬之以梨接桃。梨藉桃以生。桃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37

嘗損其本體。天主接人性以降。何嘗損其本性。其爲降生。亦何不可。且夫德愛之彌深者。其用愛亦彌切矣。慈母育子。其懷抱洗滌。必躬必親。不言其褻。帝王尊居九重。設見愛子忽墜池中。豈不躬自急援。寧嫌其褻而徐徐然俟呼左右哉。天主之愛人不啻慈母之愛子。世人之造罪不啻溺水之危急。罪不可不滌。世不得不救。則其降生也。亦胡能自已耶。況夫救世之全功。以贖萬世之罪。又非諸神聖之能可以代之也。未降生千百年前。

天主已豫示其必降之兆。古經所載其誕某時。降某地。徵何瑞。顯何功。及其將降之時。又有天神之來報。果以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生於如德亞之國。景宿導引於中天。三王來朝於聖主。普濟四方。傳授徒衆。仍敕以廣宣八荒。流衍萬世。種種奇功異瑞。歷百千載而皆相符合。當時聖徒紀其事。歷代諸聖詮其詳。其書充棟。特未傳譯於中土耳。豈載籍無稽者耶。矧其生平聖蹟。如使瞽者明。聾者聽。喑者言。跛者行。甚至死者復活。令非眞天主

乎。即古來至聖居帝王之位。德可以感格天主。權可以生人殺人者。曾能彷彿其萬一。否耶。救世功畢。自日昇天。此豈世俗所誇神仙誕術。飡露煮石舟砂羽化。烏有之類也。

稽國曰。如此則　天主必須降生矣。然既欲降生人間。即從天而降。不尤易易。何必胎於女腹中。曰。降孕則眞爲人。自天而降則不取人身。不同人類。豈不駭人見聞。如空桑之生。啓天下萬世之疑乎。剖脇而生。已不是生人正道。況自天而降耶。

相國曰。既降世何不降爲帝王之胄。威福易行。而顧孕於孑然女氏也。曰。王侯貴胄。則微賤者仰之懸絕。衆庶效法無階。且備受世福。不習饑勞。則行願不滿。救世之標表不立。況聖母亦國王之裔也。卒世童貞。女德之盛。萬古莫加。　天主擇焉。於是乃以　天主之性合於人之性。以顯其救世之功。其道超妙無窮。未易以思議窺也。

相國曰。仁覆閔下。其愛人無已之心。如此其亟也。何不降我中土文明之域。尤易廣布。則不煩先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九萬里之勞矣。曰。若然。則先師孔氏。何不生於中州。令四方來學者道理均平。顧獨生於東魯耶。楚人曰何不生於吾楚。越人曰何不生於吾越。是必生百仲尼。方可滿四方人士之願耳。舜諸馮。文王岐下。人皆以爲夷。其實人之眼目囿於陋小。各從厥居擬其近遠。若操域外之觀。更無中外華夷之分也。縱降生中國爲文明大邦。其自他方視之。則亦不免同此猜疑。同此觖望。將何以滿其願耶。設降貴邦。則旅輩固不必航海東來。以傳其旨。然又必

勞師相輩西行。以廣傳其教於遠方也。今誕於如德亞國。此地不屬歐邏巴。與上國同一方域。總在亞細亞之界內。尤爲三大州之正中。居寒暑適均帶下。實厥初生民祖國也。其地氣候中和。雨暘時若。土膏沃衍。民物樂康。經稱川河流乳。樹木凝蜜。非他國可比者。至今傳爲聖土。按唐書舊名大秦。貞觀九年。曾有傳教東來者。今考景教碑序。可知梗槩。　天主降生此地。正爲此地易於流行。且宗徒多默敷教於小西時。去　天主降世未六十年。

傳播已廣。漢明遣使西行。訪求佛書。以爲西方有聖人焉。此時必有所聞。其使者行至天竺。不能復西。偶得浮屠之書。認爲聖教。遽以四十二章東入中國。悞取之也。若乃 天主經典。昭如日星。吾大西七十餘國。人人奉之。奚啻如中國之六經家絃戶誦已乎。且紀載之符合如彼。聖蹟之絕奇如此。若使降生他國。則典籍不載。耳目未聞。非惟人之不信。且將玩而褻之。其在今日。歐邏巴諸國。盡從其教。咸自如德亞國相傳而來。今 上國所傳景

教流行至今。則亦淪肌浹髓久矣。要以德教之行。未可以遲速遠近論也。總之或見而知。或聞而知。眞似之辨。白旣眞。正教之擔當自力。世道人心。端必賴之。豈可以天主不降於此土。而疑其偏僻也耶。大抵造物主之陶鑄天地。摶。捖萬物。生生化化。無始無終。其妙理無窮。不啻如滄海之浩蕩。豈可以涓滴而測之。要之信之一字。道之原也。功之首也。萬善之根也。眞信得過。知爲天地大主宰。萬民大父母。翻然動其敬畏愛慕之心。遵行教誡。

迄勘吾身從何而生。吾性從何而賦。今日宜作何昭事。他日作何歸復。眞眞實實。及時勉圖。如人子之事親。朝夕溫凊。起敬起孝。雖督昏之勞之。亦惟命是從。不敢少有猜疑過望。如是而後謂之孝子。若無敬畏之心。而徒探究 大主與義。譬沐太陽之光。未感其照臨之德。徒瞪目視之。強欲覩其光耀之原。則其目必致眩瞀而反不受其照矣。目其可窮乎哉。日不可窮。況天地之旋轉乎日者哉。天地不可窮。又況 天主之生天生地者哉。知 天主

之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又降生救我則知其當一心欽崇在萬有之上。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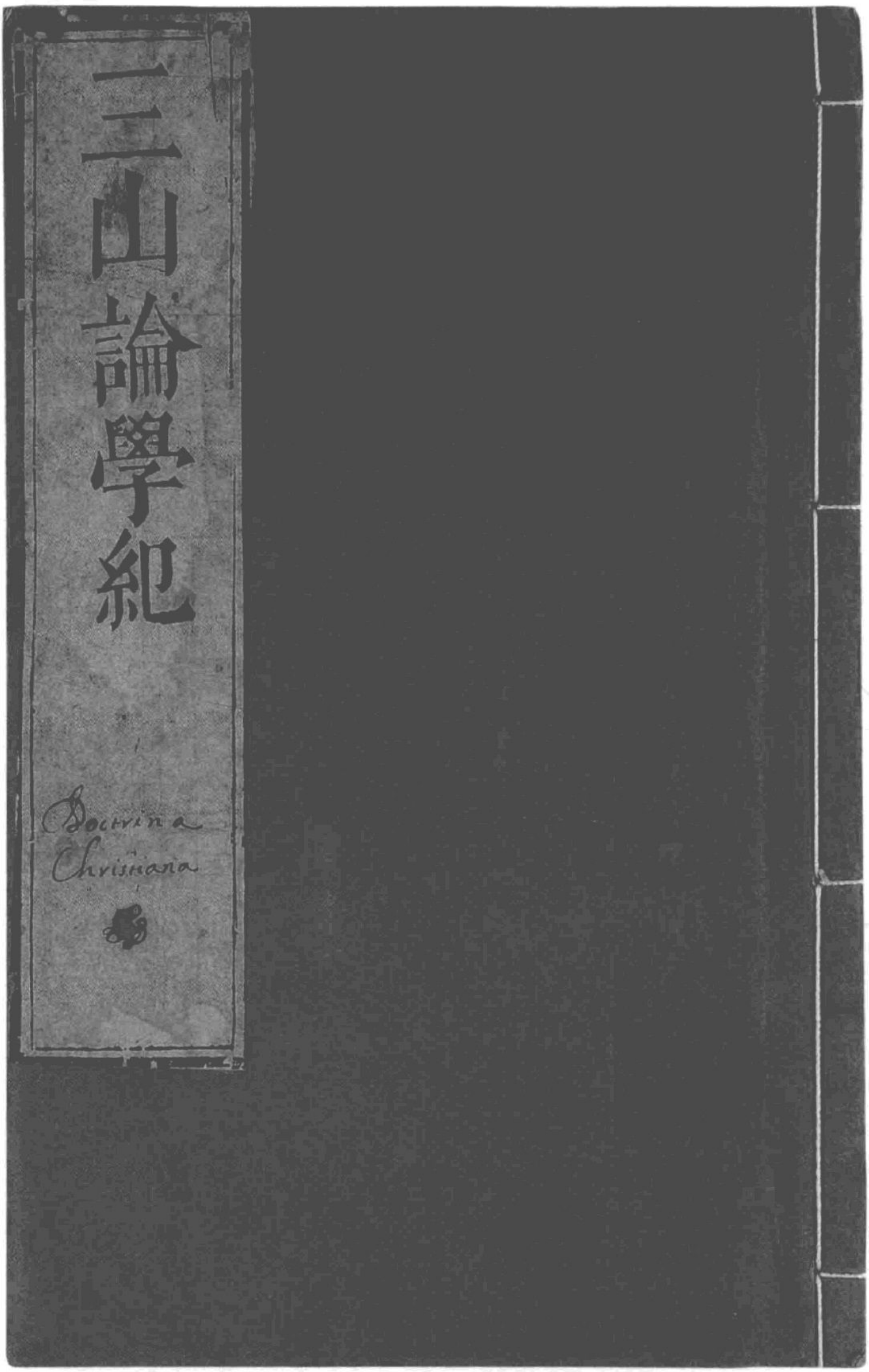
相國曰。天主之教。如日月中天。照人心目。第常人沉溺舊聞。學者競好新異。無怪乎岐路而馳也。先生論如。披重霧覩青天。洞乎無疑矣。請示我聖經以便佩服。儒畧曰。此其大畧也。師相見徹人天已解未始有始之始矣。請繹經典。講解數目。更有深益。向觀察公已會面論。須撰數語以便參同。請先以此質之何如。遂敬紀數端授相國典載者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又降生救我則知其當一心欽崇在昔有之上。無疑矣。

祖國曰。天主之教。如日月中天。照人心目。貫常人沉溺舊聞。學者競好新異。無怪乎岐路而馳也。

先生論如披重霧覩青天。洞乎無疑矣。請示我聖經以便佩服。儒畧曰。此其大畧也。師相見徹人天已解未始有始之始矣。請繹經典。講解數日。更有深益。向觀察公已會面論。須臾數語以便參同。請先化貫之可知全故即教論受祖國典教者之


三山論學紀
Doctrina
Christiana

艾先生述

三山論學紀

閩中

天主堂重刻

三山論學紀

泰西耶穌會士艾儒畧　費奇規　述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温陵　張賡

福唐　葉益蕃　校

三山論學記序

艾子三山論學記者泰西福唐葉相國辨究天主與造天地萬物之學也夫天地萬物自造之者窮無窮極無極其所以

造之者天主是也然艾子以天主為降生救人而天堂地獄實為天主賞罰之具蓋其國歷來尊信教法如此相國之往復辨難不啻數千百言微艾子之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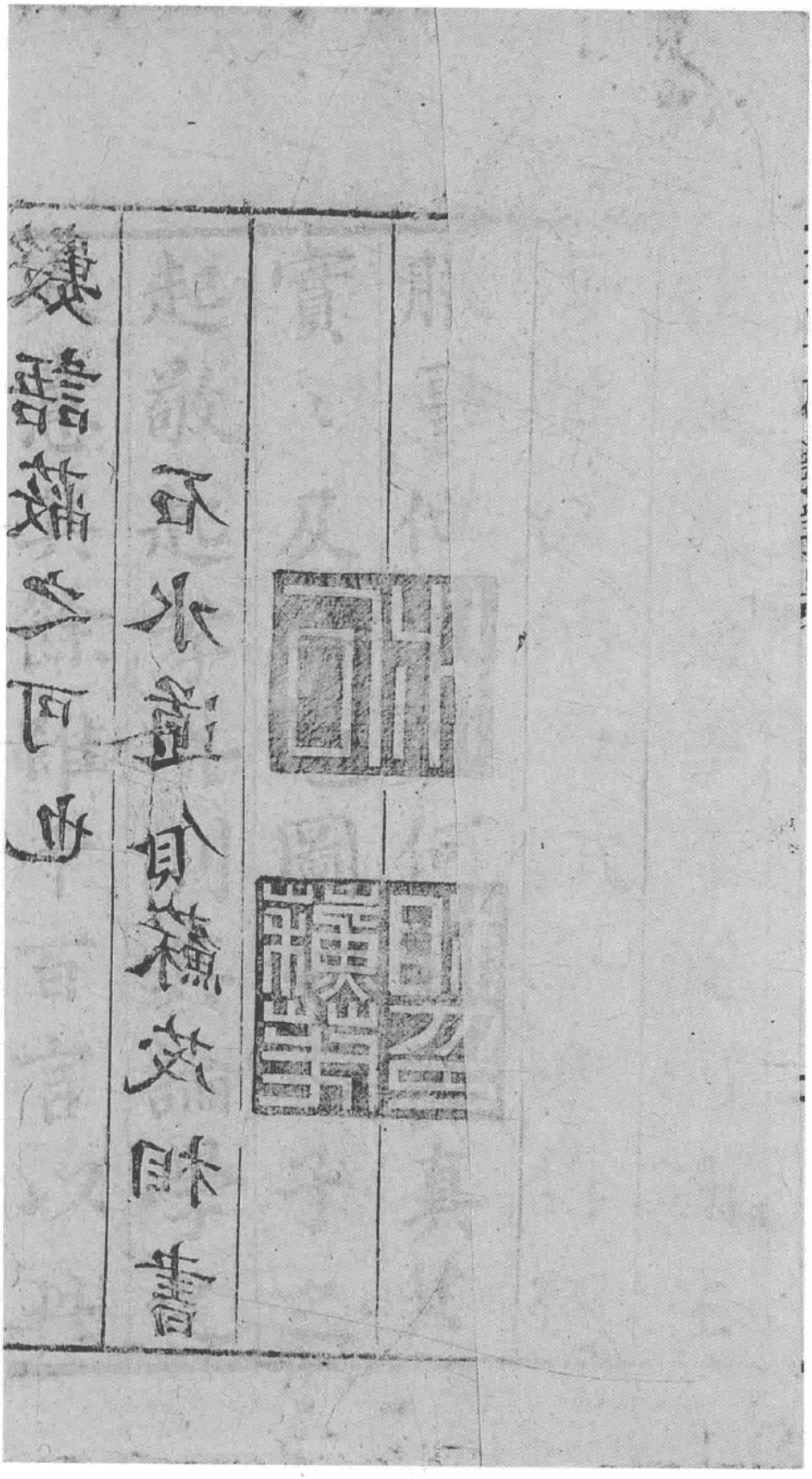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守曷敵輸攻
然微相國之
塵屑霏〻則
艾子之能不
疲於屢照者其明鏡孰從
而發之不佞以為諸葛武
侯讀書觀其大意如艾子
所論尊崇天主欲人遵行

教戒返勘吾身從何而生吾性從何而賦今日作何服事他日作何歸復真真實實及時勉圖如人子之起敬起孝此則其論學之大意其餘雖千百言以此

數語蔽之可也

石水道人蘇茂相書


遠西奇器圖說錄最
泰西水法
天主教東傳文獻

三山論學記序

讀蒙莊氏有云堯問道於許繇許繇問於齧缺齧缺問於王倪王倪問於披衣意謂寓言今觀葉文忠師相之與泰西氏論學也一

聽談間乃有八萬里遼邈之勢洪荒前事乃眞有之耳泰西氏之學詳具記中凡吾儒言理言氣言無極太極皆見爲執有滯象物於物而不化之具其擯釋

氏尤力微詞奥旨大都以
勸善懺過爲宗文忠所疑
難十數端多吾輩意中喀
喀欲吐之語亦迎
機解之撞鐘攻木各極佳
致語云不發横難不得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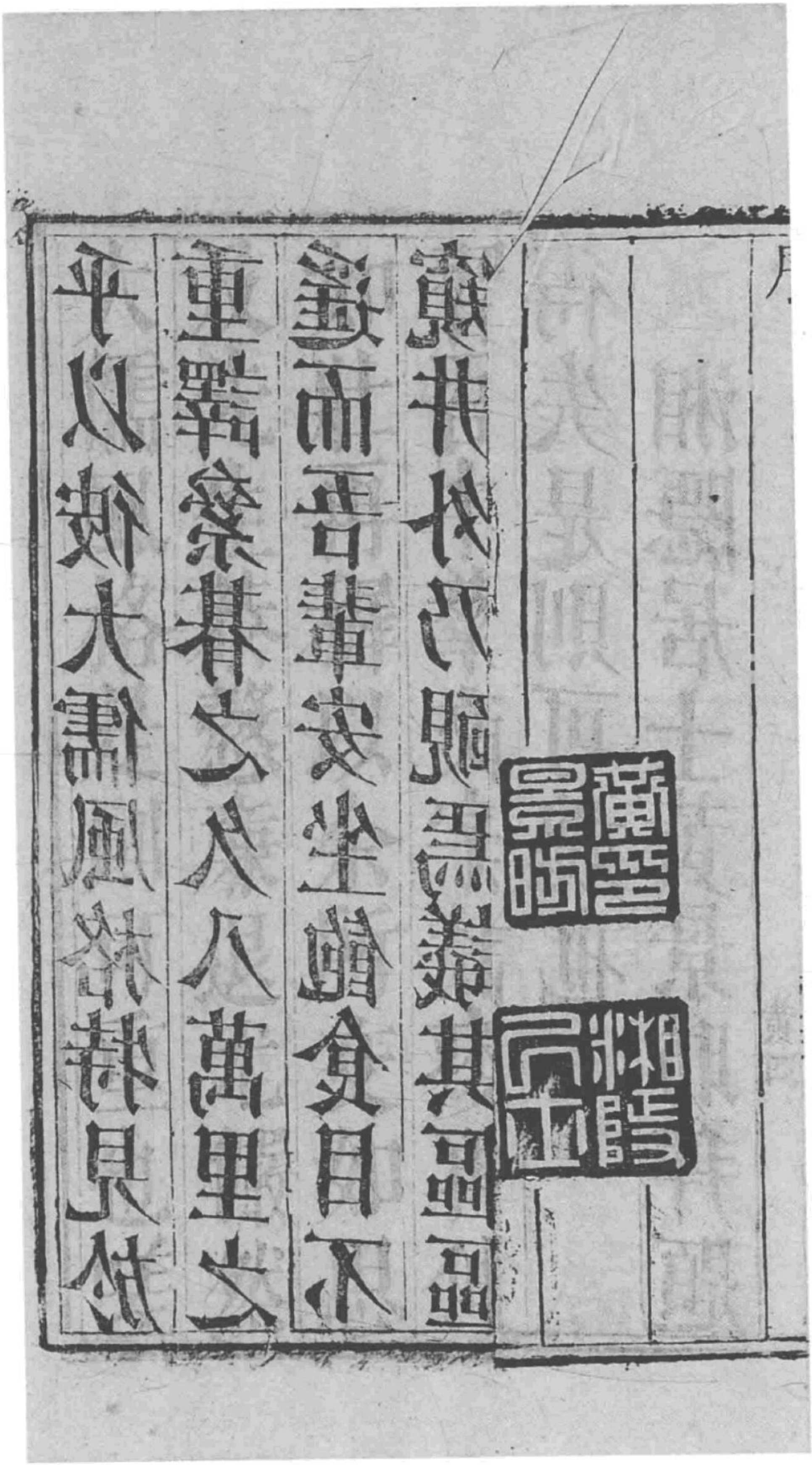
說其謂是乎愚按天之與
帝明分二體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雖老氏頗亦
言及然降衷昭事載在詩
書可攷也謂天地大別
有主之者理所必然愚聞

之艾思及先生曰我歐邏
巴人國主之外蓋有教化
主焉其職專以善誘人國
主傳子教化主傳賢國主
爲君教化主爲師若然則
一柄之難於兼合卽泰西

氏亦慮之矣然其人咸越
萬里而來重譯絫朞始
習吾中華文字如痿再伸
如壯再穉以余所交如思
及先生恭慤廉退尤儼然
大儒風格是則可重也嗟

乎以彼大儒風格特見於
重譯絫朞之久八萬里之
遥而吾輩安坐飽食目不
窺井外乃靦焉議其區區
得失是則可媿也

湘隱居士黃景昉題


願世世代代
永為臣僕其間
安坐享食自
重疊疊之人人萬里之
乎見於風教者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唐〕景淨述

提要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唐代景淨述。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24.14。

本書為基督教教史類著作，係據唐代同名碑刻付刻。原碑建於唐建中二年（781），約在唐武宗會昌滅佛時遭埋沒，至明天啓年間出土，今存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作者景淨，波斯人，朱謙之先生以為時任司鐸兼省主教並中國總監督，乃中國景教之最高領袖。碑文全文一千八百餘字，張星烺先生以為可分四段：『第一段，敘述基督教大義；第二段，敘述自太宗時入中國後之蒙優待；第三段，頌詞；第四段，諸僧署名，漢名及敘利亞名並列。』是留存至今的有關唐代景教的最重要文獻。碑石於明末出土之後，即引起傳教士與中國教徒的極大關注，並將其與當時流傳的天主教聯繫起來。如李之藻在閱讀碑文拓本之後，即於《讀景教碑書後》中提出，碑文中所說的景教，即『利西泰氏所傳天學』，故天主教非新近傳入，而是『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同時，因碑身高大，傳拓困難，且拓本不便收藏閱讀，故教會中人謀將其刻版印行。如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引巴爾刀利（Baritoli）之記載，謂徐光啓即曾將此碑『用小字另印，以廣宣傳』。李之藻亦曾將碑文收入其所編《天學初函》中。此本即是明末流傳的諸多《景教碑》之一。

本書開本24釐米×16釐米，版框高21釐米，寬14.1釐米。半頁七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端題『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大秦寺僧景淨述』，卷末題『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末附明天啓五年（1625）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版心依次題『唐景教碑鈔本』、『唐景教碑書後』。此本之外，梵蒂岡所藏尚有三本，其中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28與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3.8者，版式、行款與此本皆同，應為同一版本。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24.21者，乃附刻於艾儒略《西學凡》後之本，該本卷前有李之藻《刻天學初函題辭》與《理編總目》，卷末題『習是齋藏版』，當為《天學初函》之零種，較為常見。而此單行本則流傳不多，除梵蒂岡外，目前所知，僅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有收藏。此外，梵蒂岡尚藏有由柏應理帶回歐洲之景教碑拓本，館藏號為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5。另有陽瑪諾撰《景教流行中國碑正詮》，本次出版亦已收錄，具體可參見彼處提要。（謝輝）

6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揔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惟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皷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

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洎手婆彈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隱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覓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追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
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
斯覩耀以来貢圓廿四聖有説之舊法理家
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
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
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
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

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
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
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
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
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亦罄遺
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為固七時禮
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道

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强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朗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揔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
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
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
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
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
德亶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
司將帝寫真轉摸寺壁天姿流彩英朗景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絖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

十道。國富。无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
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
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
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玄宗至
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
法棟暫撓。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
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

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驎雖遠。弓劒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牓。額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扎宏空。騰淩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
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
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
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
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
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
維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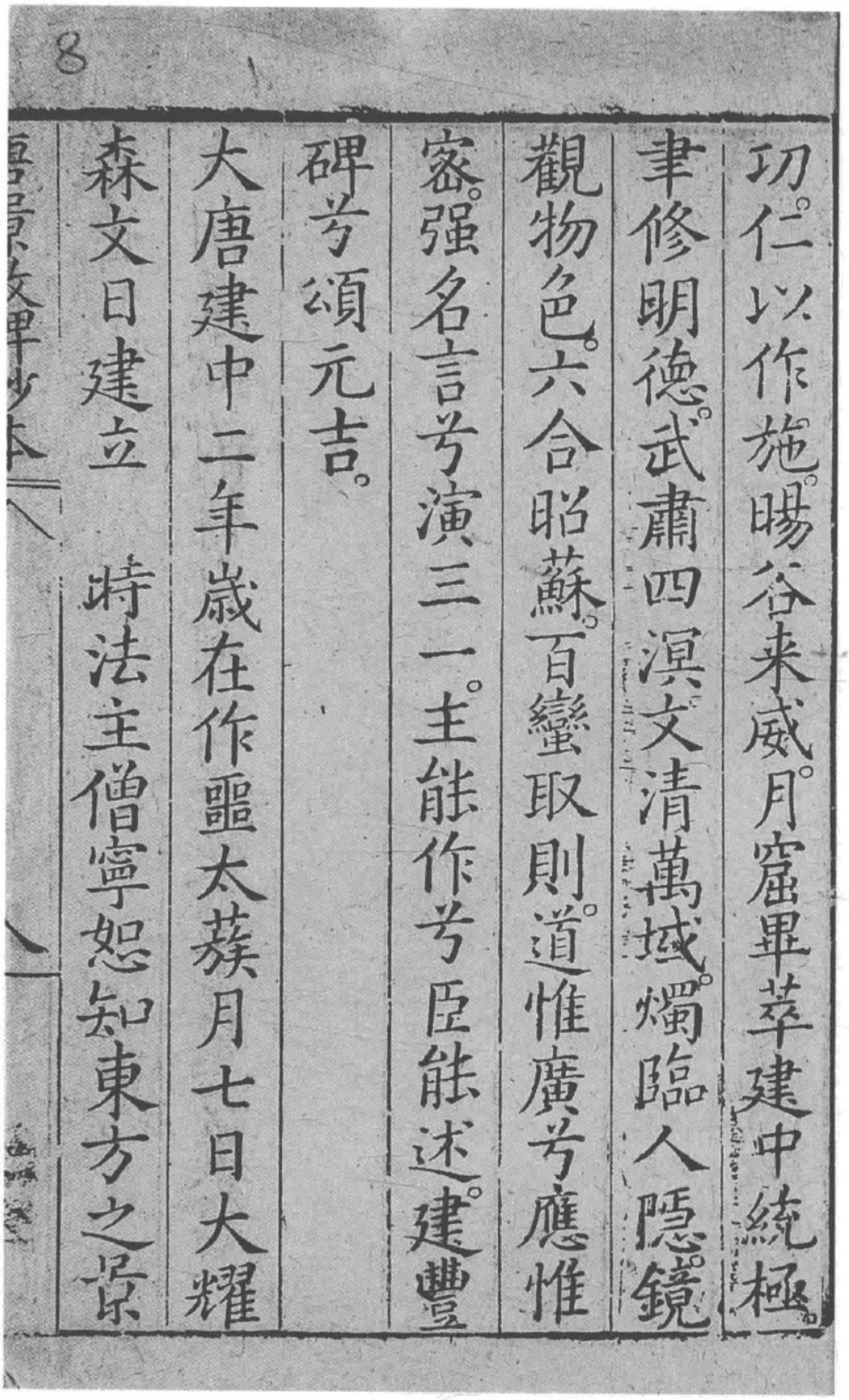
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
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
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殁能樂念生響
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
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
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
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傳十全

始効節於丹庭。乃筞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揔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内。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禄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辞態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餧者

来而餙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頭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真主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真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乱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殁舟航百福偕作

萬邦之康。高宗纘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啓聖。克修真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秩氣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



8

功。仁以作施。暘谷来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
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
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
密。强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
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
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

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讀景教碑書後

陽同志張賡虞惠廬居靈岳閒岐邇者長安中掘地寄唐碑一幅曰景教流行中國頌此教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西泰氏所傳天學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先先無元

後後妙有開天地匠萬物立初人
衆聖元尊眞主非
天主上帝疇能當此其云三一妙
身即三位一體也其云三一分身
即費略降誕也其云同人出代云
室女誕聖於大秦即以天主性

秉人性胎於如德亞國室女瑪利
亞而生也景宿告祥異星見也覩
耀來貢三君朝也神天宣慶天神
降也亭午昇眞則救世傳教功行
完而日中上昇也至於法浴之水
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

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程脗合而今
云陡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傲魔
碑云娑彌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
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
菻國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
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畿東一道

其人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本
輩殆從此邦來者故以大秦稱云
其至長安也以貞觀九年上遡耶
穌降生近六百禩是時宗徒傳教
殆徧西土大唐德威遠暨應有經
像重譯而來爾乃宰相郊迎翻經

內殿爲造大秦寺於義寧坊命名
景教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大帝
時又勑諸州各置景寺崇奉之至
顯與儒釋玄三教共峙寰宇非特
柔懷異域昭王會一統之盛而已
者聖曆則武氏宣淫先天則太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亂政貞衰旣相挺迸水火應必煎
烹用壯相傾理同盜憎禍來無鄉
蓋千古有同嘅焉羅含及烈重振
斯文佶和再來渙頒睿劄玄肅代
德四朝寵賚彌渥汾陽重廣法堂
依仁施利修舉哀矜七端遂勒此

碑以紀歲月其頌中多述唐德亦具景教大指所稱賜良和懸景日明著肇我人類以及補續救世之恩而貞觀所譯並所留二十七部經文即今貝葉藏中或尚有可檢者所疑天學儒行曷以僧名則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彼國無分道俗男子皆髡華人强
指爲僧渠輩無能自異云爾即利
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復數年混跡
後遇瞿太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
髮稱儒觀光上國我
神祖禮隆柔遠賜館多年於時文

武大臣有能繼房郭之芳踪演正
眞之絕緒者乎七千部與義宏辭
梯航嗣集開局演譯良足以增輝
冊府軼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
迄今尚有所待三十餘載以來我
中土士紳習見習聞於西賢之道

行誰不歎異而敬禮之然而疑信相參詫爲新說者亦繁有焉詎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世代之廢興不一乃帝天之景命無渝是佑諸賢間關無阻更留貞石忽效其靈所繇仁

覆閱下不忍令魔錮重封天路終
闕故多年閱奇厚土似俟
明時令茲煥啓人文用章古教而
後乃知克己昭事以無俾忝生而
怛死此學自昔有聞唐天子尚知
莊事而況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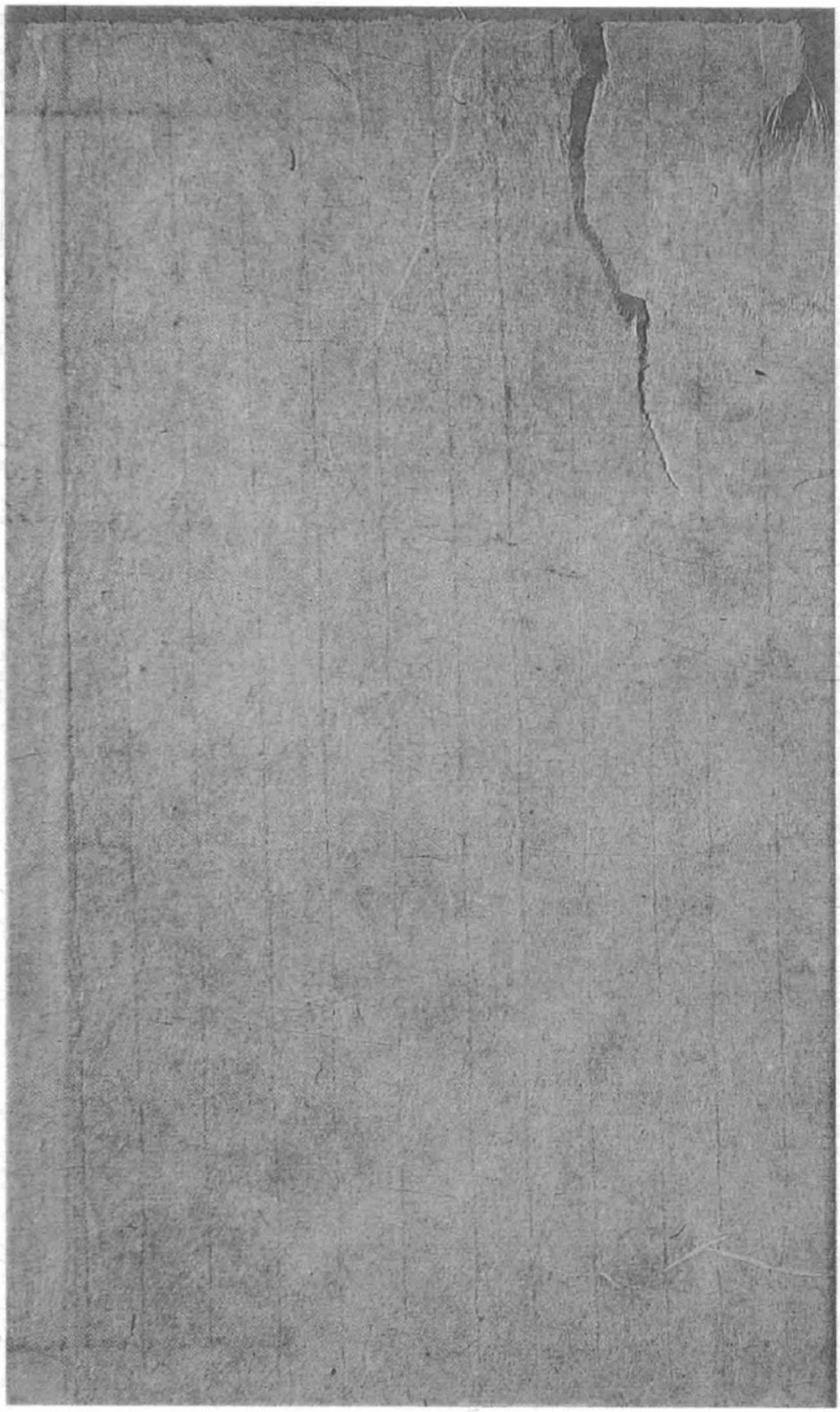
聖朝重熙累洽河清璽出儀鳳呈
祥之日哉碑文贍雅可味字體亦
遒媚不俗世不乏欣賞者要於返
而證之六經諸所言帝言天是何
學術質諸往聖曩所問官問禮何
隔華夷即如西賢九萬里外繼踵

遠來何以捐軀衛道九死不悔者
古今一轍而我輩不出戶庭坐聞
正眞學脉得了生死大事不可謂
全無福緣者何以尚生疑阻悖吾
孔孟知天事天之訓而不慙且驚
夫且借碑作砭明叅細駁即欲不

·16

祛俗歸眞祈嚮於一尊而不可得
不然者無論詭正殉魔自斲生理
政恐蜉蝣生死相尋共作僇民迴
望房梁公郭汾陽王已爲絕德而
況其進焉者乎
天啓五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日躔

參初度涼菴居士盥手謹識



推驗正道論

（附《性靈說》、《天主正教約徵》）

〔意〕王一元撰

提要

《推驗正道論》，意大利王一元撰。附《性靈說》、《天主正教約徵》。清康熙間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3.9。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作者題『王一元』，即高一志之舊名。據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所載，高氏初入華時名王豐肅，字一元，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因南京教案被押解出境，至天啓四年（1624）重入中國，方改名高一志。其書首先提出，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是由於其能知所當知，即知上帝為天地萬物之根本；所謂『所當為』，即尊崇上帝以反本。繼而又斥佛、道二家『搖唇鼓舌，以愚弄生人』，要證明此二家之非，即要從產生於『老氏未生，釋家未至之先』的儒家典籍中尋找依據。以下即列舉《詩經》、《尚書》、《周易》等典籍中言及『上帝』之語，由此得出『歷觀古籍，其語上帝者不一而足，則上帝者萬民之大本，而事上帝者生人之正道無疑矣』的結論。附刻《性靈說》，不署撰者。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與古郎《中韓日文目錄》皆謂利類思撰，而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則據本書開篇『生人之本與反本之道，余業已言之詳矣』云云一段文字，推測其當與《推驗正道論》同為高一志所撰。其書主要引據儒家經典，說明『上帝生人，惟此靈魂不散，獨異於禽獸』，並

駁斥道家『形神長生，永永不滅』，佛家『治法事頻懺而頻釋之』，以及無神論者『魄魂耦生，隨身撲滅』等諸說之非。據荷蘭學者杜鼎克（Ad. Dudink）之研究，此二書應是高氏為許樂善闡明利瑪竇《天主實義》之含義所作。許樂善（1548—1627），字修之，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與徐光啓交往密切，並經徐氏介紹與高一志結識，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受洗入教。由此可知，此二書很可能撰於是年或稍前。又附利類思《天主正教約徵》，本次出版已另收錄一部，具體情況詳見彼處提要。

本書開本23.6釐米×14.8釐米，版框高21.2釐米，寬13.6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簽題『正道論附訂性靈說正教約徵等籍』。《推驗正道論》卷端題『極西耶穌會中王一元泰穩父撰，雲間景教後學徐光啓玄扈父校』。《天主正教約徵》卷端題『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著』。版心依次題『正道論』、『性靈說』、『聖教約徵』。卷中『玄』字闕末筆，可知當為清康熙間刻本。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藏一部附刻《醒世問編》之本，本次出版亦已收錄。此外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所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尚藏有一部《推驗正道論》與《性靈說》合刻之本，該本半頁十行，行十九字，卷端似僅署作者王一元，而未署校正者徐光啓之名，較為可異。又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有《性靈說》、《天主正教約徵》、《推驗正道論》、《造物主垂象略說》、《鴞鸞不並鳴說》等諸書合刻之本，亦當刻於清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刻本一部，題《推源正道論》。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著錄《正道論》一卷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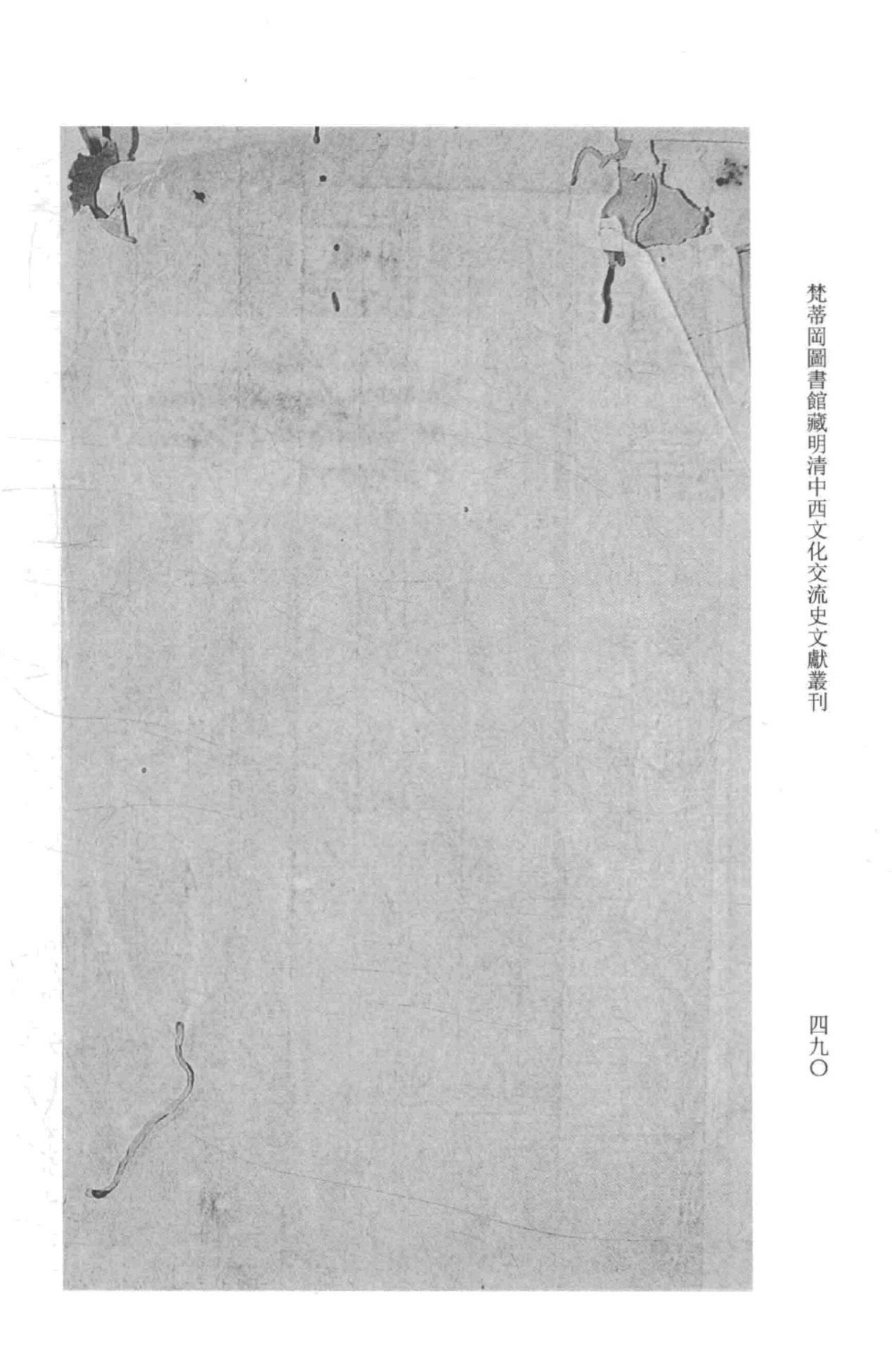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又《性靈說》，可見此二書明代必有刊刻，而其本今則不易見。（謝輝）

推驗正道論

附訂性靈說正教約徵等籍

8
65
12i Volum:
De uera lege, et Numine discursus P. Alphonsi Vagnoni.
Rari Sin Or.
III 213
Lit. J



推驗正道論

極西　耶穌會中　王一元泰穩父撰
雲間　景教後學　徐光啓玄扈父校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嘗觀天地之物亦夥矣。靡不各向自存。各務自成。則必各有自存自成之道。詩云。有物有則是矣。矧人生而爲萬物之靈。詎獨無存之之則。成之之道也乎。然其大要不外兩者。先有所當知。後有所當爲如斯而已耳。故造物者之生人。亦必賦之明德以知其所當知畀之志氣以爲其所當爲。不則無

五道論

此靈明。與矇瞽者等耳。孰爲行始。無此志氣。與痿痺者等耳。孰爲知終。而當知者何。根本也。當爲者何。反本也。知本已具。反本已備。人道全矣。何以明之。粤維太初。渾渾沌沌。天地人物。曷所自生也。即已生矣。亦曷所自成也。辟之築室者然。臺榭院宇。不能自剏。必有大匠鳩材羣工削墨而後落成焉。豈以天地之大。萬態之殊。鬼神之靈。人物之妙。而無所以生之者乎。則此生生者必無始無終。極大極尊。是屬萬有之根本也。其大既極。則無貳也。其尊

既極則無配也語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可喻也蓋天有二日則時序乖民有二王則國紀紊矧茲林林總總之衆倘根本之二則孰是主宰而造化或幾乎息矣此理甚實蓋最彰明較著者也第此根本之大有能見之真而守之確者天下鮮矣今天下之士自相矛盾以老氏爲大尊者有之以佛氏爲大尊者有之以天地之形體爲大尊者有之即或知上帝之爲大尊矣而於事天立命漫不探討其根源

故令異端之徒。各騁臆說。自立門戶。而天下人之心。分於千派。不免罹其害也。豈不悲哉。夫大原本惟一。無分無匹焉。正理惟一。無二是焉。設上帝爲大本源。則以二氏天地爲大者非也。設他說是。則上帝之說非也。何必容異教。使搖唇鼓舌。以愚弄生人也。噫。是玄冥有二日。而人間世有二王矣。欲無壞亂也。得乎。必欲一澡雪此失。以合正理。則如何而後可也。夫天下之理。必質之古先聖賢。而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可無疑也。我想老氏未生釋家未至之先。中國業有聖之經。賢之傳。帝之典王之謨。鑿鑿可據矣。彼曾有以佛老等爲尊者乎。惟是

上帝之事爲兢兢耳。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

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明昭

上帝。商頌曰。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雅云。蕩蕩

上帝下民之辟。又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易曰。聖人烹以享

上帝。又曰。

帝出乎震。禮曰。五者備當。

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

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

上帝。降衷於下民。金縢周公曰。乃命於

帝庭。敷祐四方。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

上帝也。孟氏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

上帝。明道曰。天下賢人。皆
上帝之臣。歷觀古籍。其語
上帝者。不一而足。則
上帝者。萬民之大本。而
上帝者。生人之正道無疑矣。此自東方華夏。西方諸
國。其理暗合。若符節然。而天下古今聖帝明王賢
哲之士。率皆尊而事之。不敢忽也。不惟筆之於書。
以示法守。且爲之致身。爲之勞瘁。盡責知
上帝。乃天地人物之主宰。而其道。正道也。其教實教

也。非異端佛老之比也。亦明矣。柰何亦有棄本原之正理。簡編之載集聖賢所尊崇之正道。而從虛無不稽之異端者乎。此倡彼和。以一傳百。相延無已也。若者不直昧自己之眞性。且也蠹他人之本來。亂孰甚焉。故夫知上帝者。知根本者也。知上帝之道者也。第知而不爲。則非特爲無用之知。而害又甚矣。何也。天下無兩是之理。亦無兩立之人。不爲正道。則必忻從異端。此等豈

惟失其本所。而又相去遠矣。倘欲歸本所。吾謂舍上帝之教無由也。蓋天主上帝。既爲人之本原。其教亦人所當歸宿之正道矣。由教而入。則仁爲之根焉。蓋仁者。百行之綱維。萬善之鼻祖也。易云。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魯論云。好仁者。無以尚之。仁固生人之所亟。而教之大端大本哉。然盡仁事天。經常以兩言蔽之矣。曰愛天主萬物之上。而爲

天主愛人如已。至哉言乎。而要之所以然者。政以天主乃民物之本。萬物之上者也。愛而敬之。亦當然之理也。臣之忠君。爲其榮我者。后也。子之孝父。爲其育我者。親也。乃天主上帝。固萬民之主。萬民之父。授我以性命。賦我以明德。養育我以種種百物。人惡得不欽崇而圖所以報乎。故雖惓惓親愛。昕夕奉敬。闡其功德。揚其正道。闢異端。距邪說。猶爲不及矣。然愛上帝之教。莫誠於友愛世人耳。蓋篤愛一人者。則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愛其所愛者也。

天主至公至善。莫不慈愛所已生之人。吾眞愛天主。有不愛人者乎。豺狼虎豹。猶能親其同類。而況人生同一

天主。共一鑪錘。可不相愛乎。故曰。仁者愛人。又必以愛己之心愛人。則愛乃誠而非虛矣。其愛人維何。饑者食之。渴者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居則舍之。憂患則慰恤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侮我則恕之。既死則葬之。人死有微愆必入煉罪之所爲求

天主。異寬而釋之。總之生死之際。一愛之流通矣。必如此愛

天主。愛世人。兩愛誠實而仁德全矣。夫仁全則天主之道盡矣。

天主之道盡而生人之事畢矣。吾所謂知本反本之說者蓋如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性靈說

生人之本。與反本之道。余業已言之詳矣。第不明其性靈者爲何。則於本之知猶未盡也。西庠士分定人物之品。論云。人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旨哉言乎。夫曰生。以別於金石之類也。曰覺。以殊於草木之類也。曰能推論理。以判於鬼神之類也。蓋鬼神洞徹物理。無須鏡照。人也者。未始不由前卜後。倚顯測隱。緣其既曉。以迨其所未曉也。直謂之曰能推論理也。以此。先儒亦嘗云小天地矣。天地之

中物載四品有負形而爲金石也者有兼生氣長大而爲草木也者有兼生覺而爲鳥獸也者有極其微渾具靈才而爲鬼神也者人則兼該四品而全禀之葢以形之卓犖兼萬形之秀以神之清明兼萬生萬覺之才而匹鬼神之靈爽也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諒哉斯以知人從

上帝陶鑄以來唯是形神兩端所結成耳先得形魄以生植而埒於鳥獸草木後得靈光以燭理而埒於鬼神然形魄者又內神之役有終殆壯消之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時或寒或暑或疾或瘉或饑或飫變幻不齊故初生於土終歸於土耳若精靈則充完一身爲軀殼之主是乃所以生生者有始無終愈壯老愈堅確無寒暑疾瘉饑飫之殊其生也自天故亦常自歸向道天書言徂落易言游魂其知道乎獨怪輓近世之人或曰人死之後靈魂仍在第視生前善惡輪廻於四生六道之中或曰人之神魂能游揚身外故夢寐之間忽忽飛越異境潛與人相往來或曰魂載身軒舉乘鯨龍駕雲霧飛游月窟流寓天

台是名長生仙侶或曰魄魂耦生隨身撲滅死則俱死終歸烏有耳噫嘻若諸說者何紛然雜出不情之甚也夫現前世界人以爲錦繡之場名利之區余直命之曰苦辛之海也塗炭之鄉也疲病之宅也患難之衝也傾軋之府也荒亂之市也禽畜之柵也瘴嵐之境也桎梏之獄也試觀人生甫脫毋腹開口便啼更未見一小兒嘻笑者蓋此時眞明未蔽天籟自鳴已知人間世爲不祥矣故兇暴而斃者亡論矣若大聖大賢視死如歸既幸而渡

此苦海。得脫此種種厄難境界。無幾何而復令生還。再遊人世。則此土宇猶夫故也。此情景亦猶夫故也。譬之荒原曠野。滿目皆荆楚。何逝不及刺身。舉趾皆泥塗。何向不及湼足。何安無危。何靜無搖。何樂無憂。何隆無殺。何峻無墮。所謂世態。恒輾轉反復無歇之輪者。信不誣歟。不則。即謂形神長生。永永不滅。如世所傳鍾呂之徒。遨遊山澗。飛騰海島。不食人間烟火。似亦奇矣。昔秦皇帝戢於徐市之言。冀求神仙於蓬萊。竟久須之而不見。余輩

素好遠遊四極之國十履其八曾未覩三島蓬萊弱水者在何地也則所謂白日飛昇載魂游山之說可不攻而自破矣矧論云本世無全福無眞樂藉令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味之膏腴心之聰慧勢之高峻財之豐盈名之盛大子孫之繩繩綿綿壽考之如岡如阜猶未足以充聖賢之清欲而報償姱修積善之功德也乃云乘龍駕霧無所裨益之漫游哉吾鄉三尺童子且羞稱之至神魂散滅之說予聞之尤爲駭異夫

上帝生人唯此靈魂不散獨異於禽獸耳如吾人戴天履地之倫生寄世終亦竟歸寂寞較之鳥獸之屬又弗若之矣蓋鳥獸之生心無操慮身無苦劇不艱於飲食不乏於衣履隨時休息嬉遊大造詎不快哉人則未免如輕塵之棲弱草窘於財厄於疾苦於患疲於神劬於身食息興居莫匪愁歎之地晝夜寒暑莫匪拮据之時是生前反無禽獸之逸樂也而靈性一死隨滅竟與禽畜者等彼造物者寧不薄於人而厚於物耶必不然矣吾直謂

人也者是

上帝之所獨鍾也萬物之最靈異也亦聖德之屑臺也眞福之帑廩也萬世之正表也是以古昔仁人志士知吾神原不朽也兢兢恒慄後世之慮或樹偉伐或立名言或貽奇技或委致身命而不顧之數者大都異播善名使身後不致湮沒無聞已耳倘謂人死之日形神併化則聲名有無采所補益於我何居乎而爲之且又觀中國祀禮春秋修廟設衣羞食而易之渙萃二卦亦皆曰王假有廟茲

豈爲是靡文無非欲聚祖考之精神而伸此衷之微忱耳夫精神聚則不散故有謂隨身撲滅者必非深於易者也吁嗟乎然則靈魂奚附隨身而附靈魂奚歸以天爲歸蓋

上帝之權福善禍淫故世之高賢大良眞誠向道形影不媿自幼以至老死永堅一心者則魄雖降而魂自升以見世之富貴尊榮悉屬有限之物曾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耳諦觀自古及今人有千金生靈覓不足以奠於萬萬之不足以至億萬萬即侯王君

公奄有萬方。貪得者無已時也。此何以故。政以此世非吾世。乃缺陷之境界也。必至於登帝庭享眞樂而後爲滿足耳。此亦天聰天明。若隱若見。人不自察也。況昔成湯文王旣崩之後。考之詩書載之典籍。曰茲殷多哲王在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一而足。此皆先民遺言。往哲明訓。豈欺我哉。或曰。善者陟帝庭矣。濟惡者如之何。曰。善惡兩途。陰陽異報。如其生前顯惡。畢世不悛。則

上帝者。視其靈魂而罰之。幽牢之獄受諸苦罰。終無出世之期。彼沙門治法事。頻懺而頻釋之者。大謬不然也。

性靈說 附正道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正教約徵

極西　耶穌會士利類思著

夫人所以判然於物類者。因具靈性。內含明愛二德。能至其本向。而享永福也。明司推求物原。與萬物之性情。得知本靈之終向。愛司由明司所指之終向。從而親焉。此造物初畀賦良知良能。原不須教。率性而得。祇以性參氣稟。物誘交侵損其本良。而司明著昧於所當知。司愛者餒於所當行。何能得其終向而安。此教之所由起也。然教設多端。真教惟一。獨惟造性

聖教約徵

之主。爲能治性之病。去其昧而加明於所當知。輔其弱而加力於所當行。又能使人率所性於其本向。上愛眞主。下愛同類矣。他教之設立由人。意雖欲廸人於善。而爲善未力。雖欲遠人於惡。而去惡未盡。由其知能有限。而向趨不眞也。今天教獨能去靈性之昧而加明於所當知者何也。葢人本分有宜知者二。一曰上天之載。二曰造化之故。三曰人類之究竟。此三者備。則人類之本職盡矣。何謂上天之載。聖教曰寰宇之內外。惟有一無元眞主。以其全能造成萬物。以

其全知開引萬類。俾各得其所。實爲萬物之始終。且爲靈性之歸向故謂人乃萬物之向。而天主乃人之終向。不可不知也。何謂造化之故。此天地萬物受造皆爲人而設也。天之司覆。地之司載。日月之司照臨。草木禽獸之給日用。何一而非爲人。推此覆載養育之恩。人其可不認本原眞主乎。何謂人類之究竟。人具靈魂形身兩端。形身由四元行火氣水土而成。故能死能壞。歸其本元。惟靈性屬神。永存不散。死後歸於上主審判。或因爲善而上昇。或因爲惡而下墮。無

聖教紀徵

不受其永報也。此三端者。惟天教詳切言之。他教則或不言。或言不悉。而復不真矣。論天教獨能輔靈性之弱。而加力於所當行者。何也。葢人自少至壯而老。不沉溺於財色與名三者鮮矣。一沉難出。無由立志克己。終失正道。墮邪塹。而罹永殃。惟天教獨能洞人性病之原。設立所治之方。又加以自天之佑。能致其神力。各克其私而淨盡焉。試觀古今篤奉天教之人。上者絕色寶貞。棄財樂貧。埋名甘隱。中者與名無競財不私己。身無二色。其人滿遍洲域也。此豈他教之

所能致哉。蓋他教悉由人力。人雖聖賢。於天載淵微識見定有所限。所謂及其至聖人有所不知焉。至於勉善去惡之力。惟能指示其道。而不能輔翼其行。惟天教獨全。則名之曰眞教正教。可謂稱其實矣。若欲考其所徵符實具三端。誠勸合理與否。眞能勸善戒惡與否。二也。司教之人行言相符與否。三也。奉教之人行迹何如。眞能爲善離惡與否。三也。聖教誠勸規條。理之詳者。已見行世天學諸書。今惟論其足以勸善戒惡之實道。爲聖教首端曰。天地萬物人類。有造

物上主生存宰治。則足發人信愛敬畏天主之心。彼所謂乾坤無主。而物皆偶然。或謂物原即理。即氣即太極等。其能發人信愛敬畏之心乎。曰眞主惟一。則人心無二向。而所守自堅。孜孜前進無懷疑。曰主智至全。無所不知。則不敢假竊善名。以欺主欺人。凡思言行。對越上主。而日夕兢惕焉。曰造物上主。因救贖人罪。降世爲人代受諸苦。則尤足加人信愛敬畏之心。使人自惡罪愆。不貪世樂。寧受窘辱致命。亦不敢違道。曰主誡命人思言行。用以信望愛天主。則天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盡矣。用以和睦同類。則人道備矣。曰靈魂不滅。則計謀永遠。務求身後眞福。而形骸樂苦。不足介其意。曰後世有永賞永罰。則吾人自生可望可畏之心。而爲善去惡。愈切且眞。曰領洗赦罪。則改過有門。望報有據。而向往之心不怠。曰痛悔告解。則偶然有過。不至失望。悔過不敢再犯。曰新又新。夫聖教誡勸種種規條。皆切實可行。了然共見如此。反謂邪說異道。豈不寃哉。其二論司教之人。言行相符與否。此不敢自言恐難逃自譽之罪。惟引絕徼同文紀中。明徐公光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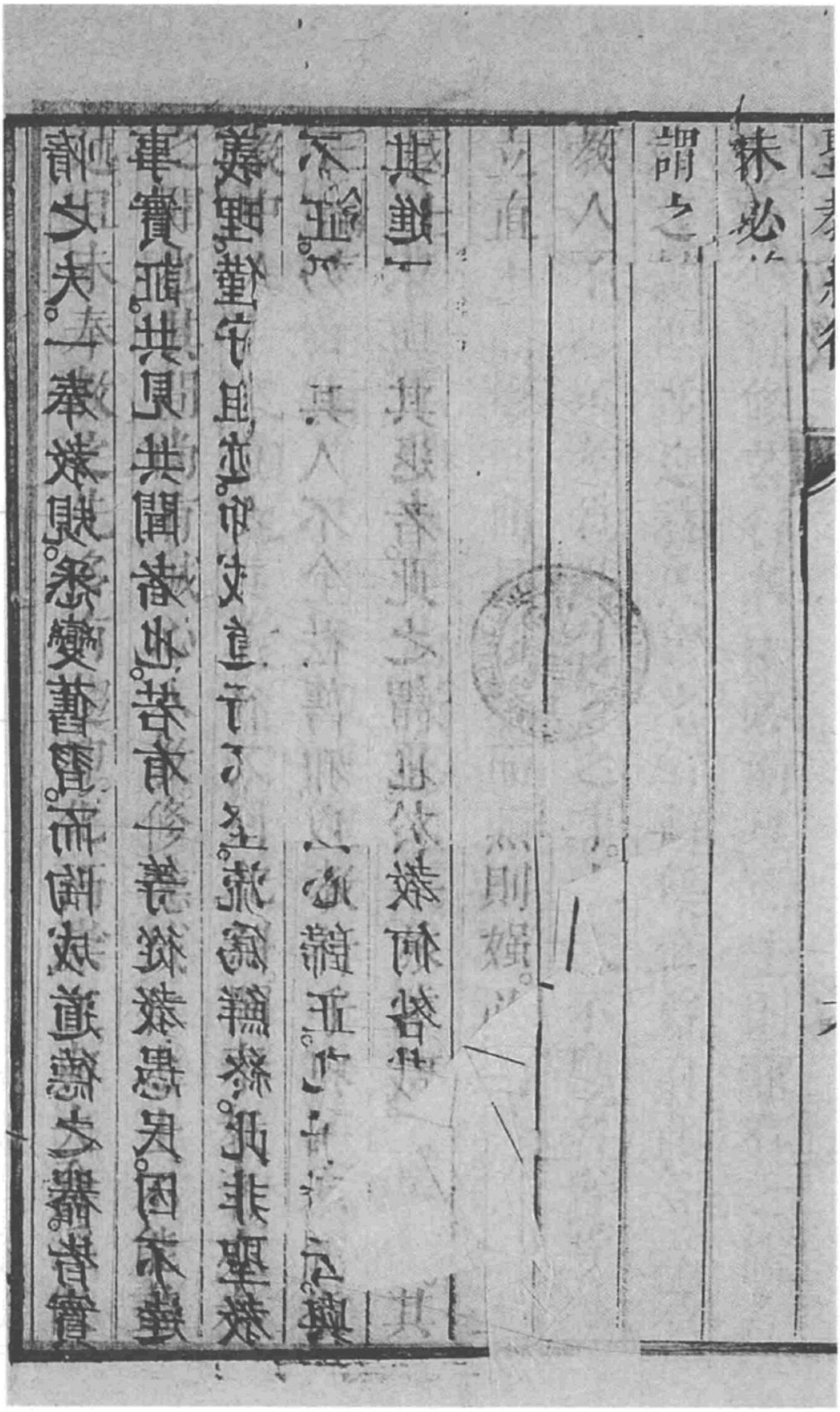
楊公廷筠二人之言。光啓疏曰。臣累年以來。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臣。最真最確。不止踪跡。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明。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所以數萬里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正。欲使人人爲善。以副上天愛人之意。其說以昭事上帝爲宗本。以保救身靈爲切要。以忠孝慈愛爲工夫。以遷善改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過爲入門。以痛悔滌除爲進修。以生天眞福。爲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爲作惡之苦報。一切誡訓規條。悉皆天理人情之至。楊廷筠曰。凡教之邪正。當觀主教之何如人。今西士之爲教主。不婚不宦。無求於世。是恬澹之士也。不用世奉之佛法。而獨闢一宗。是特立之士也。窮天地人之理。而韜晦不露。甘於遯世。是闇修之士也。入吾地三十餘年。所接賢豪長者。無慮數百。齊民無算。曾不能指其一失。即佗讎用意窺瞷。

徒必修行。修苦行者。未必明理。西士則兼有之。儒者謂之誠明並進。釋氏謂之行解雙修。豈有此等人。乃教人不忠不孝。爲非作歹之事。本末不應。名實背馳。立直木而影則曲。具妍容而照則媸。必無是理。今上國士大夫。不鄙旅輩。尚褒嘉不一。旅輩何敢居之。其三論奉教者。九十餘年以來。聖教行乎中國。未聞指教中人有異論。地方當道。以奸犯科。問奉教者。亦未之聞也。其間尚有誠心入教。修德成仁之士。不能盡述。且未奉教之先多有趨邪。化而崇正。與夫貪淫傲

惰之夫。一奉教規。悉變舊習。而陶成道德之器。皆實事實証。共見共聞者也。若有一等從教愚民。因不達義理。僅守粗迹。抑或道行不堅。流爲鮮終。此非聖教不正。乃由其人不全祛舊邪。以心歸正。孔子所云。與其進之不與其退者。此之謂也。於教何咎哉。



推驗正道論（附《醒世問編》）

〔意〕王一元撰

提要

《推驗正道論》，意大利王一元撰。附《醒世問編》。清康熙間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50.4。

此本為《推驗正道論》之另一傳本。其版式、行款與前本皆同，主要區別在於卷末改附《醒世問編》。該書一名《諏諮偶編》，不署撰者，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謂徐光啓撰，而荷蘭學者杜鼎克則據書中『豈知敝邦與中國相距固遠』等語，而推斷其作者當為傳教士，又進而提出此書與《推驗正道論》同是高一志為許樂善所撰，而由徐光啓編訂並命名。『諏諮』一作『諮諏』，即徵詢謀議之義，《醒世問編》之名可能為後來重刻時所改。全書由二十四個問題組成，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據儒家經典中有關『上帝』之文句，以證上帝實有，如首問中即引孔孟『所以事上帝』、『可以祀上帝』等語，而提出『儒者誦法孔孟，若不事孔孟所事之上帝，謂孔孟之徒，然歟否歟』；二是駁釋、道二家之說，如第八問駁果報說，第十四問駁《文昌化書》、《太上感應篇》等；三是批評中國民間信仰，如第十三問駁祭祖用紙錢，第十六問駁擇日，第十八至二十一問駁占卜，第二十二、二十三問駁堪輿等。全書採用問答體撰成，在明清時期的辯教類著作中別具一格，徐宗澤先生即稱其『是一本佛闢老及補儒之書，而歸本於天地之主宰。此書可與《闢妄》參閱』。故本次出版亦予以收錄，

以供學者研究。

本書開本25釐米×14.8釐米，版框高20.6釐米，寬13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簽題『推驗正道論內附醒世問編』。《推驗正道論》卷端題『極西耶穌會中王一元泰穩父撰，雲間景教後學徐光啓玄扈父校』。版心依次題『正道論』、『醒世問編』。卷中『玄』字闕末筆。此外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此附刻《醒世問編》之本。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亦藏一本，乃徐家匯舊藏。該本行款與梵蒂岡藏本同，而版式改為四周雙邊，《醒世問編》改題《諮周偶編》，且內容上於第二十三問論堪輿之後，又增出星宿、相法二條，別為一本。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即據輔仁大學藏本點校。（謝輝）

推驗正道論

內附醒世問編

推驗正道論

極西　耶穌會中　王一元泰穩父撰
雲間　景教後學　徐光啓玄扈父校

嘗觀天地之物亦夥矣。靡不各向自存。各務自成則必各有自存自成之道。詩云。有物有則是矣。矧人生而爲萬物之靈。詎獨無存之之則。成之之道也乎。然其大要不外兩者。先有所當知。後有所當爲。如斯而已耳。故造物者之生人。亦必賦之明德以知其所當知。畀之志氣以爲其所當爲。不則無

此靈明。與矇瞽者等耳。孰爲行始。無此志氣。與痿痺者等耳。孰爲知終。而當知者何。根本也。當爲者何。反本也。知本已具。反本已備。人道全矣。何以明之。粵維太初。渾渾沌沌。天地人物。曷所自生也。卽已生矣。亦曷所自成也。辟之築室者然。臺榭院宇。不能自搊。必有大匠鳩材羣工削墨而後落成焉。豈以天地之大。萬態之殊。鬼神之靈。人物之妙。而無所以生之者乎。則此生生者必無始無終。極大極尊。是屬萬有之根本也。其大旣極。則無貳也。其尊

既極。則無配也。語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可喻也。葢天有二日。則時序乖。民有二王。則國紀紊。矧茲林林總總之衆。倘根本之二。則孰是主宰。而造化或幾乎息矣。此理甚實。葢晁彰明較著者也。第此根本之大。有能見之眞而守之確者。天下鮮矣。今天下之士。自相矛盾。以老氏爲大尊者有之。以佛氏爲大尊者有之以天地之形體爲大尊者有之。卽或知

上帝之爲大尊矣。而於事天立命。漫不探討其根源。

故令異端之徒。各騁臆說。自立門戶。而天下人之心。分於千派。不免罹其害也。豈不悲哉。夫大原本惟一。無分無匹焉。正理惟一。無二是焉。設上帝爲大本源。則以二氏天地爲大者非也。設他說是。則上帝之說非也。何必兼容異教。使搖唇鼓舌。以愚弄生人也。噫。是玄冥有二日。而人間世有二王矣。欲無壞亂也。得乎。必欲一澡雪此失以合正理。則如何而後可也。夫天下之理。必質之古先聖賢。而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可無疑也。我想老氏未生釋家未至之先。中國業有聖之經。賢之傳。帝之典王之謨。鑿鑿可據矣。彼曾有以佛老等爲尊者乎。惟是一顯成康。

上帝之事爲兢兢耳。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曰。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曰。雝雝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易曰。聖人亨以享
上帝。又曰。
帝出乎震。禮曰。五者備當。
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
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
上帝。降衷於下民。金縢周公曰。乃命於
帝庭。敷祐四方。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
上帝也。孟氏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

上帝。明道曰。天下賢人。皆
上帝之臣。歷觀古籍。其語
上帝者。不一而足。則
上帝者。萬民之大本。而事
上帝者。生人之正道無疑矣。此自東方華夏。西方諸
國。其理暗合。若符節然。而天下古今聖帝明王賢
哲之士。率皆尊而事之。不敢忽也。不惟筆之於書。
以示法守。且爲之致身。爲之勞瘁。葢眞知
上帝。乃天地人物之主宰。而其道。正道也。其教實教

也。非異端佛老之比也。亦明矣。柰何亦有棄本原之正理。簡編之載集。聖賢所尊崇之正道。而從虛無不稽之異端者乎。此倡彼和。以一傳百。相延無已也。若者不直昧自己之眞性。且也蠹他人之本來。亂孰甚焉。故夫知

上帝者。知根本者也。知

上帝之道者。知正人之道者也。第知而不爲。則非特爲無用之知。而害又甚矣。何也。天下無兩是之理。亦無兩立之人。不爲正道。則必忻從異端。此等豈

惟失其本所。而又相去遠矣。倘欲歸本所。吾謂舍上帝之教無由也。蓋天主上帝。既爲人之本原。其教亦人所當歸宿之正道矣。由教而入。則仁爲之根焉。蓋仁者。百行之綱維。萬善之鼻祖也。易云。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曾論云。好仁者。無以尚之。仁固生人之所亟。而教之大端大本哉。然盡仁事天。經常以兩言蔽之矣。曰愛天主萬物之上。而爲

天主愛人如已。至哉言乎。而要之所以然者。政以天主乃民物之本。萬物之上者也。愛而敬之。亦當然之理也。臣之忠君。爲其榮我者。后也。子之孝父。爲其育我者。親也。乃

天主上帝。固萬民之主。萬民之父。授我以性命。賦我以明德養育我以種種百物。人惡得不欽崇而圖所以報乎。故雖惓惓親愛。所夕奉敬。闡其功德揚其正道。闢異端。距邪說。猶爲不及矣。然愛上帝之效。莫誠於友愛世人耳。蓋篤愛一人者。則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愛其所愛者也。

天主至公至善。莫不慈愛所已生之人。吾眞愛

天主。有不愛人者乎。豺狼虎豹。猶能親其同類。而況人生同一

天主。共一鑪錘。可不相愛乎。故曰。仁者愛人。又必以愛已之心愛人。則愛乃誠而非虛矣。其愛人維何。饑者食之。渴者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居則舍之。憂患則慰恤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侮我則恕之。既死則葬之。人死有微愆必入煉罪之所爲求

天主。兼寬而釋之。總之生死之際。一愛之流通矣。必如此愛

天主。愛世人。兩愛誠實。而仁德全矣。夫仁全。則

天主之道盡矣。

天主之道盡。而生人之事畢矣。吾所謂知本反本之說者蓋如此。

醒世問編

請問中國皆尊孔子爲至聖孟子爲亞聖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此見孔孟惟欽崇一上帝儒者誦法孔孟若不事孔孟所事之上帝謂孔孟之徒者然歟否歟

請問凡物必有所由而生必有所主而治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紫陽註帝者天之主宰也又大明會典樂章所奏中和之曲云於昔洪荒之初兮

混濛五行未運兮兩曜未明其中挺立兮有無容聲神皇出御兮始判濁清立天立地立人兮羣物生生據此則上主之名雖不一而其意實無二總一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萬物之大主宰也稱上帝者以其至尊無匹也稱天主者以其至高而主夫萬物也讀經史者可不因其辭而思其義乎請問人瞻九重遥拜者知其內必有至尊非其宮闕也若止就凝然運旋之形質以言天則何云上帝臨汝簡在帝心豈非指蒼昊之上有一無始之主

宰乎人莫不言敬天而不敬天之主宰徒然瞻拜穹蒼豈得謂敬天之道也乎

請問國止一君家一長理無二尊權歸於一也試觀天地之定位四時之運行萬物之竝育亘古不悖八荒一轍豈非一大主總持之明驗歟今釋氏以佛爲主而有億萬恒河沙佛老氏以天尊帝君爲主而有無數天尊帝君不幾政出多門諸蹤紊亂矣

請問旅輩遠來無非欲與諸君子參証大道乃不知

者詫謂來自異域豈知敝邦與中國相距固遠然而覆載所同舟車可至雖語音文字各異而理則同然常聞先儒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之說斯語誠然人何多疑而不至察乎

請問人之生也有靈性耶當必曰有抑此靈性誰賦畀耶若商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在上帝全能從無造有豈藉靈魂輪轉使果有輪迴上帝何巧於賦初人之性而拙於賦後人之性耶

請問輪迴之說今世之人皆繇前世之魂是必有限數目生生世世在在處處但易姓氏不外此生人之數何上古地廣人稀唐虞三代而後生齒日繁民居漸稠密乎

請問釋氏每言果報以人魂可轉禽獸是必開闢之初未有物先有人廼孔子繫易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可見先生物類而後生人無疑矣若曰以有罪之人轉爲禽獸則初生禽獸時尚未有人禽獸之魂何自而來耶

請問輪廻之說或云固非正論彼愚夫愚婦聞之似亦可以勸善不知勸善自有正理但當闡明大道教以人倫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蓋謂此也而必以輪廻妄談惑世誣民不幾自欺欺人乎

請問佛門戒殺無非誤認輪廻而爲言也允若茲則文王畜雞彘宣尼事釣弋不皆墮於四生六道乎梁武日食粗素宗廟麪爲犧牲乃餓死臺城而佛不救何也

請問釋氏云任人百千罪過只須念佛悉皆消滅信斯言也將聖賢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者豈皆屬於虛誕耶

請問釋氏每謂諸佛菩薩等咒持誦若干祿位名壽所求必得人多希冀而持之者豈知上帝不常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諸佛菩薩自設咒語使人邀福何異王朝爵賞建有定制乃一輩田舍翁相招曰人勿他求但亹亹稱我名號便得爾公爾侯不大可哂乎

請問祀先之禮薦其時食事亡如事存耳假使祖先存日子孫與以賫銀必艴然怒今以紙錢燒與祖先何事亡不如存日也三代以上不知有紙安知有紙錢今人每以祀先無紙錢者輙詆曰不孝豈三代之人與唐上諸賢皆屬不孝者歟

請問文昌化書感應篇等籍雖似勸人爲善而大率以放蛉渡蟻驚神驅鬼施恩期報以得眼前利樂爲宗究竟抹殺大本大原與存心養性修身俟命之道全然不合謂之似德非德者要知豈有文昌

太上口授手撰哉亦後人剽取釋老因果輪廻之說尋摘儒家一二理學之言綴湊成編耳何希聖希賢每多舍本逐末何耶

請問南北二斗主人之生死乃出自管輅之言亦稗官裝演非正史所傳也今人信爲實然更綴入七元斗姥名號拜之延命夫人之生也由於帝命則死也乃歸根復命此一定不易之理孟子所謂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可耳豈上帝生人反委生死之權於一隅無靈之宿任其喜怒擅爲增減者乎

請問時日果有吉凶何以同日出行而所至之遇各不齊同時結婚而後來之禍福迥別昔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時日之吉凶果何憑乎

請問今人以梓潼神爲文昌能主科名故崇祀之按中國天文文昌六星在北極紫薇垣象武不象文者故曰文昌拜大將梓潼之神一說晉將張亞子戰殁蜀人祀之一說梓潼張老入山薙柴傷指血瀝石火化蛇持歸飼之後盜噉縣令乘馬將捕之一夕忽陷其縣爲湖故稱陷河張亞子神唐禧宗

入蜀褒封賜劍梓潼之名蓋自此昉夫指文昌爲科名固難解矣以蛇神即文昌更屬難解況云十七世爲大夫非撫拾輪迴之說乎考故明倪之毅公斥淫祠疏內云文昌之星與梓潼無與出自附會特乞罷免仍行天下後學如舊有文昌宮者急令拆毀載於通紀豈明理君子不察其故槩爲禮敬可乎

請問易理乃心性之功所以悔便無咎吝乃終凶蓋所云吉凶者不過廹從逆之理自管輅京房郭璞遲世問編

始造爲龍虎蛇雀子父財官等語以爲趨利避害之術彼三子者吉凶利害竟何如哉

請問一事也或占吉而得凶或卜凶而得吉即舉婚姻一事世俗誰不卜吉而成者乎廼不獲偕老者有之終身不育者有之琴瑟不和者有之至於久旱久雨歲時豐歉俱不能卜而知即有一二偶中亦不過憑其小智或鑒物形或揆物理以測之而託於課以欺人耳若果能卜而知天下有此事驗而彼事不驗今日准明日不准尚得謂之有憑據

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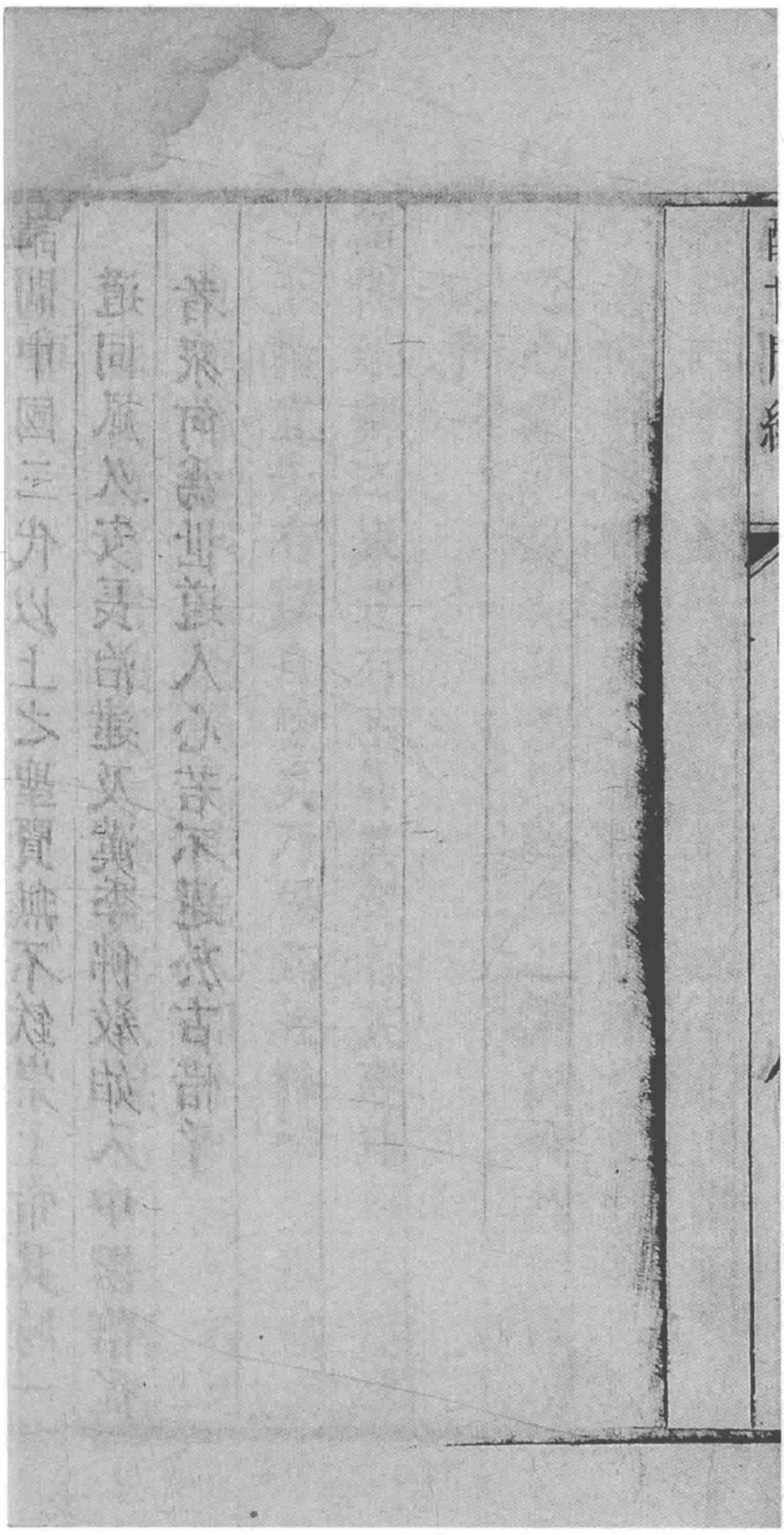
請問人之窮通壽妖有天命焉周書康誥有云惟命不于常夫曰不常則轉移有主順受有道命可算而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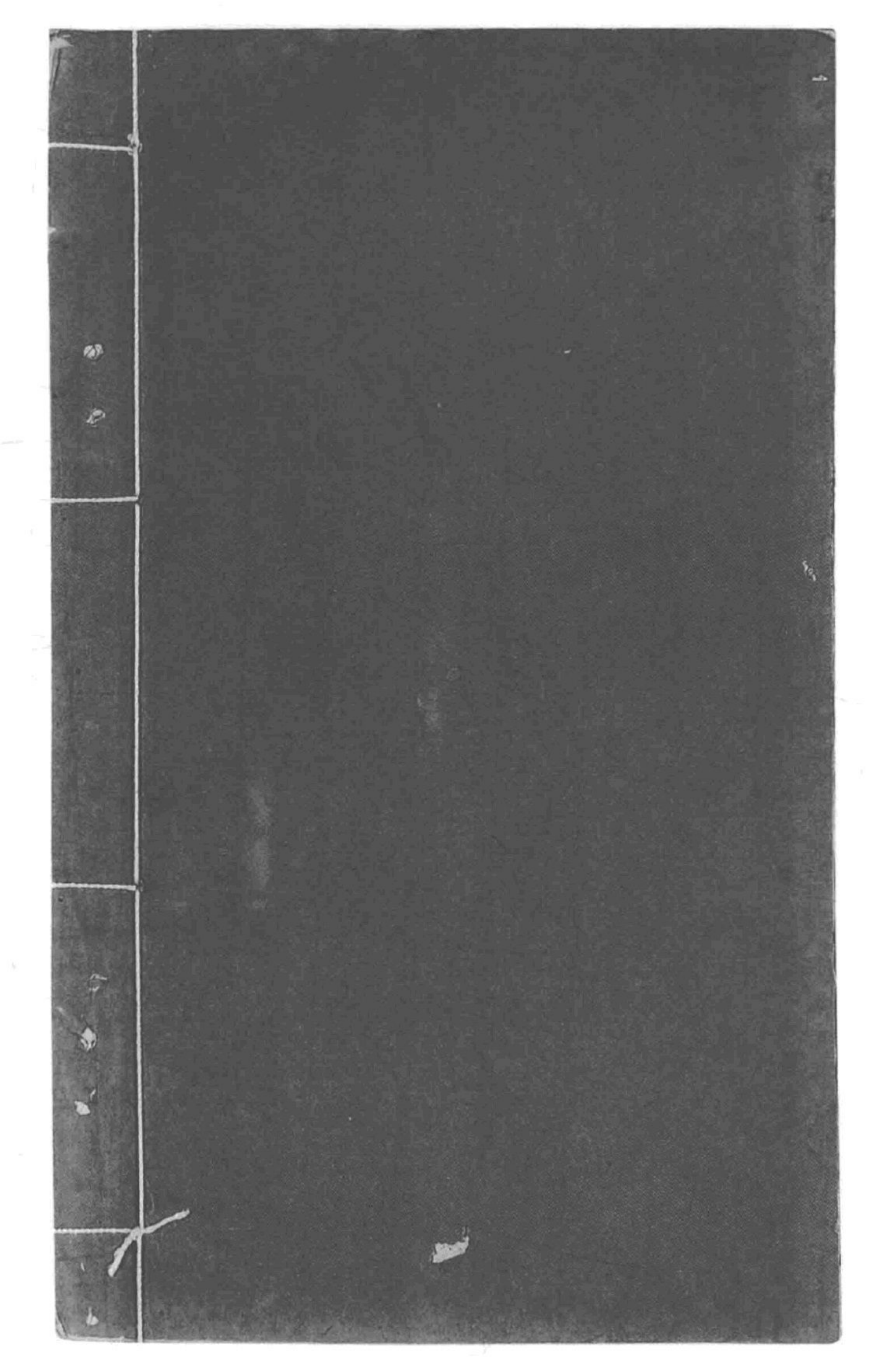
請問儒者幼者四書常聞居易俟命俟之也而非算之也曰死生有命安之也而非算之曰見危授命非算之而臨難苟免也曰莫非命也亦非算之而不順受其正也吾不知算命求福立命之君子當如是否

請問人子事親死葬以禮不過如宋儒所謂避其五患使封樹無暴風之擾隧域無暗水之侵斯人子之心無所遺憾耳蓋思葬親之謂何故乃因以爲利乎

請問堪輿之家豈有不葬其親者其度地相穴當必至精宜先有以自驗矣乃楊筠松作憾龍經曾文廷作青囊序未能昌大其後人即今祖其術者其子孫從無富貴顯達豈眞善爲人謀而不善爲已謀耶

請問中國三代以上之聖賢無不欽崇上帝其時一道同風久安長治逮及漢季佛教始入中國信從者衆何爲世道人心若不逮於古惜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五六四

辯學疏稿

〔明〕徐光啓撰

提要

《辯學疏稿》，明徐光啓撰。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3.10。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作者徐光啓（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教名保祿，上海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歷任左春坊贊善、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禮部侍郎、尚書，崇禎五年（1632）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卒謚文定。著述甚多，今人編為《徐光啓全集》行世。本書一名《辯學章疏》，原為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七月上奏明神宗之奏疏。時任南京禮部侍郎之沈淮連上三疏，稱南京陪都不宜容留傳教士，應予以驅逐，由此引起排教風波。徐氏即上疏為傳教士辯護。疏中首先指出，傳教士『蹤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次說明，傳教士所傳播的天主教，有『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的作用，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諸教『道術未純，教法未備』，尚可為朝廷容納，則傳教士自然亦可『與僧徒道士一體容留』；進而又提出三條針對天主教的『試驗之法』：命傳教士翻譯西方經典呈送審閱，令傳教士與有名僧道互相辯駁，將天主教教義『略述一書』後與已翻譯的天主教典籍一併進呈御覽；最後又列舉三條『處置之法』：命夷商不得向傳教士寄送西來金錢，令傳教士所在之地的居民出具甘結，以及將入教者登記造冊並定期考察。從歷史的

發展來看，徐光啓此疏並未能阻止其後南京教案的爆發，但作為護教與反教人士在官方層面的首次正面交鋒，此奏疏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無疑具有重要價值，方豪先生《影印辯學疏稿序》即指出『此疏為教會中最著名之文獻，傳刻傳抄，不一而足』，清康熙十五年（1676）且勒石立於上海教會墓地。後人對此奏疏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本書開本23.5釐米×15.6釐米，版框高19.7釐米，寬13.7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端題『徐文定公諱光啓具題』。卷中逢『聖明』、『皇朝』等處皆抬頭，故方豪先生認為，此書雖刻於徐氏身後，但『為明刻無疑』。《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即據此本影印。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藏一本，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24.13，其版式、行款均與此本同，而版多漫漶。又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本，乃與《醒迷篇》及《造物主垂象略說》合抄之本，題『徐相國辯學奏疏』。王重民編《徐光啓集》未收。徐宗澤《增訂徐文定公文集》收錄，然頗經刪削，如於『路不拾遺』上略去『上下相安』等三十字，於『夜不閉關』下略去『至於悖逆叛亂』等二十餘字。《徐光啓全集》又據《增訂徐文定公文集》收錄，亦踵其失。此本之文獻價值，當如方豪先生所說：『茲後引述此疏者，要不可不以是為準矣。』（謝輝）

辯學疏稿

9

65.8

12i. Volum:
Apologia pro fide Christiana Colai Pauli.

Pauli Gen. Or.
III. 213
nr. 10

辯學疏稿

徐文定公諱光啓具題

爲遠人學術最正。愚臣知見甚眞。懇乞

聖明表章隆重。以永萬年福祉。以貽萬世久安事。臣見邸報。南京禮部參西洋陪臣龎廸我等。內言其說浸淫。卽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一云妄爲星官之言。士人亦墮其雲霧。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連及。畧不指名。然廷臣之中。臣嘗與諸陪臣講究道理書多刊刻。則信向之者臣也。亦嘗與之考求曆法。前後

章疏具在御前。則與言星官者亦臣也。諸陪臣果應得罪。臣豈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然臣累年以來。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臣最真最確。不止踪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所以數萬里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正。欲使

人人爲善。以稱

上天愛人之意。其說以昭事

上帝爲宗本。以保救身靈爲切要。以忠孝慈愛爲工夫。以遷善改過爲入門。以懺悔滌除爲進修。以生天眞福。爲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爲作惡之苦報。一切戒訓規條。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爲善必眞。去惡必盡。蓋所言

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眞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于繇衷故也。臣常論古來

帝王之賞罰。聖賢之是非。皆範人于善。禁人于惡。至詳極備。然賞罰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馬遷所云顏回之夭。盜跖之壽。使人疑于善惡之無報。是以防範愈嚴。欺詐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願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于是假釋氏之說以輔之。其言善惡之報。在于身後。則外行中情。顏回盜跖。似乎皆得其報。謂宜使人爲善去惡。不旋踵矣。奈何佛教東來。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也。說禪宗者衍老莊之旨。幽邈而無

當行瑜珈者。雜符籙之法。乖謬而無理。且欲抗佛而加于

上帝之上。則既與古帝王聖賢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適從。何所依據乎。必欲使人盡爲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眞可以補益

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葢彼西洋隣近三十餘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卹。上下相安。封疆無守。邦君無姓。通國無欺謊之人。終古無淫盜之俗。路不拾遺。夜不閉關。至于悖逆叛亂。非獨無

其事。無其人。亦并其語言文字而無之。其久安長治如此。然猶舉國之人。兢兢業業。惟恐失墜。蓋罪于天主。則其法實能使人爲善。亦既彰明較著矣。此等教化風俗。雖諸臣所自言。然臣審其議論。察其圖書。參互考稽。悉皆不妄。臣聞繇余西戎之舊臣。佐秦興霸。金日磾西域之世子。爲漢名卿。苟利于國。遠近何論焉。又伏見梵剎琳宮遍布海內。番僧喇嘛。時至中國。即如回回一教。並無傳譯經典。可爲証據。累朝以來。包荒容納。禮拜之寺。所在有之。

高皇帝命翰林臣李翀吳伯宗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等翻譯曆法至稱爲乾方先聖之書此見先朝聖意深願化民成俗是以褒表搜揚不遺遠外而釋道諸家道術未純教法未備二百五十年來猶未能仰稱

皇朝表章之盛心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

上帝以容納僧道者容納諸陪臣則與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之上矣

皇上豢養諸陪臣一十七載

恩施深厚。諸陪臣報答無階。所抱之道。所懷之忠。延頸企踵。無繇上達。臣既知之。默而不言。則有隱蔽之罪。是以冒昧陳請儻蒙

聖明採納。特賜表章。目今暫與僧徒道士。一體容留。使敷宣勸化。竊意數年之後。人心世道。必漸次改觀。乃至一德同風。翕然丕變。法立而必行。令出而不犯。中外皆勿欺之臣。比屋成可封之俗。

聖躬延無疆之遐福。

國祚永萬世之太平矣。儻以臣一時陳說。難可遽信。或恐旁觀猜忖。尚有煩言。臣謹設爲試驗之法有三。處置之法有三。併以上

請試驗之法。其一盡召疏中有名陪臣。使至

京師。乃擇內外臣僚數人。同譯西來經傳。凡事

天愛人之說。格物窮理之論。治國平天下之術。下及曆

筭醫藥。農田水利等。典利除害之事。一一成書。

欽命廷臣。共定其是非。果係叛常拂經。邪術左道。即行

斥逐。臣甘受扶同欺罔之罪。其二諸陪臣之言。與儒家相合。與釋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共憤嫉。是以謗害中傷。風聞流播。必須定其是非。乞

命諸陪臣。與有名僧道。互相辨駁。推勘窮盡。務求歸一。仍令儒學之臣。共論定之。如言無可采。理屈辭窮。即行斥逐。臣與受其罪。其三譯書若難就緒。僧道或無其人。即令諸陪臣。將教中大意。誠勸規條。與其事蹟功效。畧述一書。并已經翻譯書籍。三十餘卷。原來本文經典一十餘部。一併進呈

御覽如其踏駁悖理不足勸善戒惡易俗移風即行斥逐臣與受其罪此三者試驗之法也處置之法其一諸臣所以動見猜疑者止爲盤費一節或疑燒煉金銀或疑夷商接濟皆非也諸臣既已出家不營生產自然取給于捐施凡今衣食皆西國捐施之人展轉託寄間遇風波盜賊多不獲至諸臣亦甚苦之然二十年來不受人一錢一物者蓋恐人不見察受之無名或更以設騙科歛等項罪過相加且交際往來反多煩費故耳爲今之計除光祿寺

辯學疏稿

恩賜錢糧。照舊給發外。其餘明令諸臣。量受捐助。以給衣食。足用之外。義不肯受者。聽從其便。廣海夷商。諭以用度既足。不得寄送西來金錢。仍行關津嚴查阻回。如此音耗斷絕。盡釋猜嫌矣。其二諸陪臣所居地方。不擇士民。不論富貴貧賤。皆能實心勸化。目今宜令隨其所在。依止焚修。官司以禮相待。使隨人引掖。或官司未能相信。令本地士民擇有身家行止者。或十家。二十家。同具一甘結在官。如司教之人。果有失德猥行。邪言妄念。表率不端者。依今部議放流逆逐。

甘結諸人。一體科坐。其無人保結者。不得容留。若他人有以違犯事理。傳聞告言者。官司亦要體訪的確。務求實跡。則掩飾難容。真僞自見矣。其三地方保舉。儻有扶同隱匿。難以遽信。再令所在官司。不時備細體察。除有前項違犯。登時糾舉外。其道行高潔。地方士民願從受教者。有司給與印信文簿二扇。令司教者。循環報數在官。年終正印官備查從教人衆。曾否犯有過惡。問有罪名。另籍登記。三年總行考察。如從教人衆。一無過犯。兼多善行可指。印官於司教之人辭

優行嘉獎。如從教者。作奸犯科。討其人之衆寡。罪之輕重。甘結士民。量行罰治。若從教之人。故犯罪惡。司教同教。戒勸不悛。因而報明官司。除其教籍者。或教籍未除。而同教之人。自行出首者。或過犯在從教以前。事發在後者。罪止本身。同教之人。並不與坐。如此官府有籍可稽。諸人互相覺察。不惟人徒寡少。仍于事體有益。其他釋道諸人。或爭論教法。更不必設計造言。希圖聳聽。只須分民司教。亦同此法。考察賞罰。誰是誰非。孰損孰益。久自明矣。此三者處置之法

也。已上諸條。伏惟
聖明裁擇。如在可采。乞　賜施行。臣于部臣爲衙門後輩。非敢抗言與之相左。特以臣考究既詳。灼見國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無以過此。儻

欽允部議。一時歸國。臣有懷不吐。私悔無窮。是以不避罪戾。齋沐陳

請。至于部臣所言風聞之說。臣在昔日亦曾聞之。亦曾疑之矣。伺察數歲。臣實有心。窺其情實。後來洞悉底裏。乃始深信不疑。使其人果有纖芥可疑。臣心有一毫

未信。又使其人雖非細作奸徒。而未是聖賢流輩。不能大有裨益。則其去其留。何與臣事。修曆一節。關係亦輕。臣身爲侍從之臣。又安敢妄加稱詐爲之游說欺罔

君父。自干罪罰哉。竊恐部臣而伺察詳盡。亦復如臣。其推轂奬詐。亦不後于臣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　日

BIBLIOTHECA VATICANA

求說

〔意〕羅雅谷撰

提要

《求說》，意大利羅雅谷撰。清初雲間敬一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3.11。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作者羅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字味韶，意大利籍耶穌會士。約於明天啓二年（1622）來華，先駐澳門，後與高一志同往山西傳教，崇禎三年（1630）與湯若望同被召入北京修曆，卒葬於北京。著作尚有《天主經解》、《哀矜行詮》、《聖記百言》、《測量全義》、《人身圖說》等多種。據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所載，本書似於明崇禎二年（1629）初刻於絳州，故當撰於此年或稍早。全書分十四章，首章《求之緣》言禱告緣起於『或有欲而不遂，或闕所需，則思得之，或觸所忌，則思免之』，二章《求之向》言禱告當一心向主，三章《求之為》釋為他人求主之意，四章《求之人》言禱告之人分公私善惡，五章《求之所》言禱告必於聖堂，六章《求之時》言禱告隨時可行，七章《求之言》言禱告宜用祝文，八章《求之體》言禱告時當跪以示謙，九章《求之要》列舉謙、悔、絕等禱告之十一項要點，十章《求之益》言禱告有療邪情、加寵愛、贖罪等多項益處，十一章《求宜虔》言禱告時當虔誠敬畏，十二章《求宜恒》言禱告之功貴在持恒，十三章《恩宜謝》言得所求後當謝主，十四章《宜防魔》言禱告時宜防魔誘。通過

以上各章，對禱告之內容、意義、形式，及需要注意之事項，均作了較為清晰的論述，故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稱其『對於祈禱要義略陳述之矣』。

本書開本24釐米×15.7釐米，版框高19.3釐米，寬13.5釐米。半頁八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書名頁背面題『泰西耶穌會士羅雅谷遺藁，同會柏應理、利類思、魯日滿訂，值會南懷仁准，雲間天主堂梓』。卷端題『泰西羅雅谷味韶甫撰，武林李祖白白也甫受，春江艾庭槐台符甫較』。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藏一本，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24.7°又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著錄一部，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著錄二部，亦均為此清代雲間敬一堂刻本。（謝輝）

求說

10

59 4

12.i Volum:
Rectè orandi Methodus
f. P. Iacobum Rho.

Rang. Gen. Or.
III. 213
ex. 11

求說

泰西耶穌會士羅雅谷遺藁

栢應理

同會利類思訂

魯日滿

值會南懷仁校

雲間　天主堂梓

求說目錄

求之緣
求之向
求之爲
求之人
求之所
求之時
求之言

求之體
求之要
求之益
求宜虔
求宜恒
恩宜謝
宜防魔

目終

求說

泰西羅雅谷味韶甫撰

武林李祖白白也甫受

春江艾庭槐台符甫較

求之緣

夫求何爲乎。人情莫不欲全也。莫不欲安也。或有欲而不遂。或缺所需。則思得之。或觸所忌。則思免之。緣是以有求也。烏容已乎。

聖若白人圖說曰。毋生之人。其壽幾何。而常盈于患矣。如花之芳忽萎。如影之現旋消。瞬息之間。變易紛起。經比人于塵。于茸草。于烟。于泡。于浮雲。與流水。蓋謂人本脆弱。最難自立。必有所倚藉以堅固其基。然後可遂所需而弗失焉。此祈求所緣起也。

人非不日昭事也。試一循省。則不勝其闕焉。人性既壞其明。愛二司。並失初良。誠欲補之。舍主祐奚望。主啓之廸之而明加光。別彼此。分德慝。審趨避。皆

無難矣。主扶之翼之而愛加强。棄彼取此。逐慝存德。欲趨即趨。欲避即避。皆無難矣。誠若是也。何爲而弗求乎。

聖伯爾納曰。人宜自認厥神。無他美好也。貧多罪。貧多亂。其所恪奉無違者。乃悖理之肉情。夫神吾之月也。而瞽焉。夫神吾之耳也。而聾焉。僞言邪行。謬學卑智。多陷矣。多僵矣。多疑抑多患矣。從惡如崩。從善如登。其神若此。盍向救我者求哉。畏　王怒。求息之希

主愛求通之庶幾有瘳乎。

求之向

聖雅谷伯曰。凡諸美賜。諸全恩無非來自上者。我諸光之父降之影。影從光生惟此無偏曲無反覆意生我等戒。解曰。賴有諸美賜與全恩身神兼獲所需也。美全云者。恩賜出於主。始滿人願。不則雖多不愜。又不永久不得謂之美。不得謂之全矣。世多缺陷。人各不自給。何能相濟。凡獲所需。皆天國所錫。于世無與。故

曰來自上也光指全具萬美好之圖或曰諸光之父即諸天神及諸聖人之主稱父著愛也主愛惟公無貴賤之殊奚偏曲主愛惟定無旋予旋奪之弊奚反覆其日意生我等者主之生人出乎其意非由他强既生之則養之則賜之以所需必矣此葢言人有所求獨當向主主操能與之權心又肯與其于人也譬之乳母童師豈有拂其求者哉自主而下或神或人皆屬受造其力有限皆不能救援

世苦而免其患。耶穌教門人曰。爾等惟求天上父。其能其量並無始終。其愛人無比。蓋惟其能無限。是以愛人亦無限。

聖與斯定著祈　主七要其一曰。　主許我認　主認已者。認已稟弱甚。向善難。即惡易。魔攻譎矣。肉攻暗矣。世攻險矣。身不離灾患。神不脫虐情。已乎。其如斯已乎。于是仰瞻萬物之　主宰萬物而無所需于物。最喜廣施普恩于衆。賜雖多不匱。求雖頻不厭。哀

人弱聽人禱。主哉父哉。夫既認已不足。又復認主全能明此二端人無不求。求無不向。主者矣。

問。主最愛人。且知人乃人有困乏猶俟祈求。一似本無救意。因求始救。若然是人求能易。主之意也。

聖多瑪嘗答此以爲。主知高上。非人知比。現在未來。無不備知。凡世人百千萬故。百千萬變。無弗預知。豈于所需獨昧乎。知則救之。主之意良然。乃必俟其求者。以人有自主。宜聽不宜强。不求而與。近於强。

故俟之。非意在不與也。因求而與。正順其意。曷云易乎。聖額我畧曰。爾變爾行。主乃變其志。言人失元良。主則奪其恩。予由是推之。主之意。以人不求易。豈以求易哉。且天國之建。主本爲人。爲人建國。旧望人之接踵至。意甚啟也。人不求。則自失其國。貧主恩特甚。而顧疑主無敕意。何說之舛也。

聖文都臘曰。主至慈。亦至義。二者相並而不離。無量數神。與無量數人。舉無不受。主慈。卽無不受

王義者。王慈時欲錫恩。又以不及乎義故俟人求。求者恩之值。義也。值不當恩而卒予之。恩之恩也。然豈不俟值而予之哉。色搦加曰。夫求者物之上值哉。言人本貴。求之時。必愧。必謙。忘其本貴。是因求而失其貴也。是上值也。不求而予。是謂不值而獲。侔于賤。人將忽焉而置之。惜也。且强人以受而奪其自主。於受者奚功。

聖文都臘又曰。王之生人。欲廣恩也。第須人肯受。

求者。其肯受之徵哉。

又曰。主慈勝于義。主以賜人。以禱以受。然主賜較人禱與受。更寬。更易。于此律以眞義。稱物平施。人貪主深矣。受者何多。酌者何寡。咎日增。報時闕。且求一而得十矣。其功秒忽。其受賜無窮。是以眞義之衡。不得容于主與人之間。故曰慈勝也。

經載主言曰。爾指人惡者。亦知善與其子。豈在天爾父。不與其恩于求者乎。又曰。人聲呼我。我許之。又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望我我救之。

聖伯爾納曰。主不受人呼人求不許救則將誰許乎。言聲呼以徵心懷熱願也。彼以冷心求者豈能發大聲哉。且聲亦奚俟口出也。其心愛慕篤摯是即大聲之呼。如徒呼之以口。主曷取乎。

問　大主宰制萬物。賞罰予奪惟命。求之宜矣。又求毋及他神聖者。輔求也。求保我于　主前。易得所求。

求說　聖母及他神聖者何曰求　主者本求也。求　聖

非即求其賜也。保之之力視厥功。惟　聖母功無比。保力亦無比。且以毋求子無弗遂。故人于　聖母尤宜勤求焉。

問。邪魔亦自謂免人禍。予人福。求之可乎。曰。不可。魔爲　主奴。動聽　主命。無命。彼即欲損人一髮。摧木一葉。不能也。不能加害。亦不能加益。求不求無異也。

惟一心求　主。魔且順之。又魔者人之讐。欲害人靈魂。引人背　主以事彼。求彼是大反　主之尊崇。罪

莫甚焉人求之是認魔爲恩主而自甘爲之役不惟
蔑主且蔑已矣故不可
耶穌語門人曰人不能事二主愛一惡一可也孰不
知天地萬物惟一主哉主多神何爲向多門投之
何爲主必求眞眞必一不二豈可曰彼此各有用失
于此或得于彼哉爲此說者大謬未有事二主而獲
赦者
聖齊比良者幼習巫術受匪人托爲役魔以誘儒斯

弟納貞女。女覺。即向 主加功求佑。魔復比良曰。彼求 主得佑我輩計竭矣。請辭。比良遂悟曰。邪魔不能害奉 主教之人。奉 主教誠當。即棄前習。奉主教。後卒建致命之功。嗟乎。聖教入中華。數十年于茲。何日不以 聖號聖水。逐多魔于人身。于居舍乎。

大主權能。亦既覩之。而勸勉奉教。則辭以未遑。是爲大惑可慨也。

古聖達尼厄欽崇 天主惟謹。仕他國。王鑒其忠誠。

寵之。廷臣有妬者。詭誘王下一令曰。三十日內禁祈禱。違者死。達尼厄弗敢從。日有定課如常時。妬者以告王。王雖以達尼厄故悔其非。然卒憚易令。乃判之死。姑强爲好語曰。爾所奉主救爾。而惡黨已亟納達尼厄于豢獅之欄矣。王不安。爲廢寢食。詰朝往顧。哭之。達尼厄應聲曰。賴主遣天神閉獅口。得無恙。王聞大悅。遂命舉國奉敬天主。蓋大主垂救事已者類如此。

求之爲

問。求　主爲巳。情也。爲人求者何。曰。　主命之矣。

耶穌曰。爲讐爾誨爾者求　主。聖雅谷伯曰。爾輩互爲彼求。徵愛彼之誠。葢　主願人人奉　主以得眞福。故有是命。而彼此互求之情。乃實見人我一體。愛人如巳。恒由中發。求無容巳也。聖奧斯定曰。凡人未死。彼雖甚惡。莫遽失望。　天主慈憐無限。有時黙使自易其心。或緣爾功受爾求。爲爾畀若寵。減若罪。使

卒遷于善也何必不然若爾厭絕之漠然視之而不爲之求是爲爾不救彼非爾罪乎

所求非一然有先後勿倒置耶穌曰先求天國他物自至審此所求宜先爲神次爲形先求永事次求世事又先爲巳巳之外爲次詳天主經解

聖盎博羅削曰人求主匪直爲巳并求爲人乃獲大益爲巳私德爲衆公德爾求爲彼彼亦求爲爾合衆求以爲爾保主必允之衆必有善者得彼爲爾

求。主尤有力矣。

愛人如已。奉教次綱也。十四哀矜。一曰爲生死者祈。

天主。解見本篇聖教諸聖。及阨格勒西亞著有祝辭所求不一。今畧舉數端。

一爲衆求 主。使得入教守誡以向眞福。

一爲衆求絕滅異端。勿聽匪類滋蔓。以蓄邪道之根。

一爲教宗求 主加祐。令言行盡善。克廸天下人于眞福。

一職爲本司教及鐸德及聖教諸等級求　主加祐令
其身心淨潔克稱厥任
一職爲世主及分理政事之官求　主畀其智能以公
義德政治服萬民
一職爲修會士爲修會長求又爲本家及本家長求令
各得安平上下和睦
一職爲聖教會求救免于惡人之陷
一職爲初奉教者求　主加以信望愛諸德以進于衆

善之路。

一爲天下萬民求　主加以愛德。忍德。貞德。及保其身。減諸病。使之樂生。勿俾夭折去順得逆。去亂得平。免除一切苦難。并求因得赦。旅得歸。病者得清心告解。永獲安寧。

一爲異端求　主開其迷謬。順從公教。

一爲教外人求　主啓其明悟。認識天上天下。統一大主。實宜欽崇之。愛慕之。

爲婚姻求　主廣續人類。

一爲衆求或雨或晴或免風雷猛獸之害又求免禽獸諸疫廣劫又求五穀豐登百果成熟。

一爲罪者求主賦以眞心痛悔泣涕其罪俾蒙全赦。

又爲知交恩人并爲讐者或諸凡人及受魔誘者求免其邪念。

一爲煉靈祈　主早賜釋脫。

一以虛心事　主求　主攝引我心于靜默令能想

悟　天主之美好。

以上諸求。或見彌撒經。或各有本祝辭。課見日。

外此有求聖母與天神聖人之祐者。然總歸求主。已見

求之向篇　又爲受恩謝　主者。統向一　主三位。亦向

卿餘。

求之人

問。求者善惡不等。主槩允之乎。曰否。求分公私。公

求者若教主鐸德等之求。爲衆非爲已。主聽之。加

以愛情眞切更動　主慈。

私求者衆人之求蓋有多端其一怙惡之人明知負罪叛　主堅執不悔乃猶敢向　主乞恩動　主怒必益矣罪愈增矣先罪不可得赦安望他吉乎。

又曰。主于惡人所見有二一見其人一見其惡由前所見主所愛也由後所見主所惡也聖與斯定曰。主罰惡不一或竟許所求以加其罪加新罪以罰舊罪罰莫大焉彼自以爲有求而得而不知其所以罰

也。受罰不知罰。是謂主之棄人。人爲主棄。傷哉。

其一。未認眞主者。依其性光。强勉于善。以期不負天良。雖所向非吾所謂主。而彼亦謬向主。雖所求非吾所謂福。而彼亦謬求福。向主求福。主于人誠願也。彼雖謬。主或憐之。擴其心意。默照其所宜趨。所宜避。令得天國正路而從事焉。葢從來有之矣。

其一。奉教後。或以重罪失主寵。一旦悔悟。自痛其罪。來求主赦。主亦憐赦之。經曰。爾等有大勞。指勝

訪感及重負指獲大罪者。悉來我前。我寧爾以上二類。主以慈德許所求。非義之必然者。大善之人。眞誠昭事。居恒默達主美。以自牧其神。奉命惟謹。木爽毫末。于主加密邇焉。言行思維。無不愜于大主之意。斯則有求必得矣。非主獨私之義也。

屬人代求。先自罄誠求之。然後屬人補其所不逮。非可全委于人。昔有屬聖安當代求者。安當曰。爾不自

憐。主與我曷憐乎。責其不自求。徒屬人求。無益也。爲人求。功勝爲己。聖盎博羅削曰。爲己求主。勢不容已。有所迫也。爲人求奚迫。其友愛之誼乎。求如素質。所載以求者如染也。染友愛色之以求。其爲主享也。加于有所迫。而求也何者。一狥己私。易謬。一因人愛以爲愛。多公而少私也。

求之所主無所不在固無所不可求主然論求之專所。則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推聖堂無他見聞五司得免惑亂仰瞻聖像益增敬
愛而旁有友輩誦祈我又可收遍功之益且不惟是
凡堂落成依規誦經聖之人來求主賴此易得
主光恩亨倍隆況教事如彌撒如付洗如譚經諸功
皆于聖堂豈祈禱獨可外此主亦曰我殿乃求之
房但教衆有勢不能頻來者此則無拘或于其家擇
一靜室設像作功又或淨掃本心爲堂亦即求主
之所矣

古聖作默想功。必避城市。赴郊外僻地。所以杜繁亂而精耑上向也。耶穌論儁善者曰。彼求至增功之所。乃衛之隅。期衆見以沽美名。名既得而報畢矣。又語門人曰。入爾室閉門以求爾父。入室者。避世俗雜想。閉門。閉心門也。心門閉則外來客念不得入擾之。蓋作功之要。念始有先入者逐之。繼有突來者拒之。

又論求之所曰。公禮如與爾撒。爲生死者祈求等功。

在堂便。默想在室便。持珠誦經。或步。或乘。皆可。功短易完。即有忽畧。易補。非默想比也。

聖多瑪天學大師時繫獄中。炭畫十字誦禮。王歆之。聖雅谷伯獨居者居塚地。就髏發善想。初想昔在世貴賤富貧。各等差別。孰得而溷之。再想今在墓。並穢聞于外。無復異同。至與僕等。富與丐等。雜亂無殊。視矣。聖依納爵。想主美好。因露處觀星。得主美好百分之一也。由三聖觀之。如獄。如塚。如露處。皆可增功。豈有定

在哉。又古聖增功。各因情以定所。默想世虛及已罪等。其所宜闇。其情畏也。悔也。默想天國及王美等。其所宜明。其情喜也。望也。

求之時

求豈有時哉。凡不善無時不可行。凡善無時可行。又無時可不行。夫人生與時俱。時與事偶。無事無善。則無時無善。何可忽也。小心悉慎。事無大小。悉守主命。何時非求。主時哉。

經勉人曰。恒禱勿息。此非祝誦之謂。蓋欲事事有祈禱意耳。聖王達未曰。我時讚　王讚　王不離我之口。國王一日萬幾。豈得時時祈誦。要即一切行事。悉如明受　王命。務求合　王是即讚　王矣。後聖解經曰。行善者止息不行。是即行惡。以恒行善釋恒禱。知言哉。

又聖巴細利何解曰。王非徒責我以言求也。即誦經言何取。言虛氣耳。王所取者。祈禱之實心。及行

善之實功。又曰。人無時不增功。乃得守其心。不至屈服于邪魔之誘感。主設喻曰。如家督然。不知盜來何時。故無時不守。既鍵其門。又從而巡之。抵夜不息焉。又曰。人所行皆可向。主而有不同。有寄向。有近向。有遙向。寄向。主如誦經默想等。近向。主如爲主講道。述經。勸行哀矜等。遙向。主如養身家等。凡此皆依。主誠行之。皆可爲祈禱之實。

聖依納爵每時必靜其心。察言行思之當與否。事

冗。亦必事訖補之。其言曰。胃進食資養納其精者。却其粗者。人以言行。思養其靈神。何得不加密察察孰宜納。孰宜却。可置不辨乎。葢聖人惟務純心合主時時防有未純。故須以密察閑之。

聖文都臘解密功之旨曰。凡鐸德暨諸精修者之功。日誦祝者七。無厭怠也。餘衆則茅根心發愛。形諸歎息。密呼耶穌瑪利亞二聖聖號曰感謝吾主。誠合萬物以讚頌吾主。猶未足盡主美善也。其人願天

國之賜與夫愛　天主之摯並見諸此矣。

聖達未統國治民事最冗日七次作功讚美　主夜半必起謝　主恩聖宗徒巴多祿之求　主晝夜各百次又一童女晝夜七百次。

已上聖功教衆未能猝至則莫如定時作功每一日何時求何時謝何時想悉有常規永守弗失瞻禮日赴堂誦經與彌撒聽講道無怠無忽蓋瞻禮日正增功之日聖額我畧曰主日宜息百工西國瞻禮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百工並止不行而向　主之功加益於前六日凡神功有缺此日補之

凡值苦難宜求　主佑或被魔誘陡發惡念及形神各有所需正亟求　主之時凡欲作事亦先祈　主佑之聖多瑪將讀書必誦本祝文有問其博洽所自者曰祈　主

病爲求　主之時夫病死之前驅也死既至求無及矣備死至病時曷待哉

又古聖定增功之期。在四旬大齋日。經謂此時　主受我功。我乃受　主敕。蓋齋時多功。最動　主憐。但無餙形遺神。詐善沽名。爲功不實耳。功實。主必受。必我敕也。

古者　主命畜火于堂。昕夕加薪。用以焚香。有聖人就此設訓曰。火象愛德。火畜堂中。存養向　主之愛于心也。聖愛須臾去心。即去　主遠矣。云加薪者。密想罪眚。以發畏悔切情。聖愛乃得養焉。或默想主恩。

發感激之情皆是也曰昕夕舉日始末以該全也夫愛王豈問時哉

作功無問時尤無俟時聖巴西畧曰邪魔阻人求王非直阻也必詭呈一計曰某事急俟補何傷人不覺其詭墮之矣魔以僞理誑人往往得計者類如此每日間時當向王固矣顧各功各有耑時又所當守卯之時有功謝王復活恩也繼之以想宜從聖達未之言曰蚤向王想王所不善者莫如人惡敢

妄行乎。已之初有功。聖神降臨聖徒。散恩普衆。午之時有功。吾主被釘人類所受萬恩中最大之恩。乃在此時。何可無功。又此時聖伯多祿受布教四方之命。由是人無區域。並得昇天之路。恩尤著也。申之初有功。主在十字架受多苦而死。贖世之功成矣。此外日晡有功。子夜亦有功。聖教常功之約蓋如此。

聖母自幼日課。旦起至巳。主前作功。巳至申。女工畢。而後食。食後讀天學書。

有問事　主之道於昔聖人者。答曰。無時不增功。此經言也。宜守之。客以爲難。又曉之曰。人有偶。指肉身何得棄之。如食。如寢。肉軀急。則神功斷矣。然經又有言。凡行皆爲　主行。如受　主命然。或進餐。或行路。或治家。因身所需而給之。　主之命也。遵　主命以事肉軀。非遂遠事　主之道也。

教衆定時作功。旦晚各一刻。是百分日之二。爲主也。餘刻悉爲已矣。然均可向　主焉。即前所云。爲　主

求之言

窓向爲巳遙向是也。

問。求　主必用祝文乎。曰然。心尤貴。尚口而遺其心。則能言之禽鳥矣。經曰。未發言我救之。言心誠求主。當蒙許救。不待其言之發也。故曰心貴。但論求主恒規。口誦其詞。心注其意。形神並向。豈不尤貴乎。求詞尚謙謹。忌私謬。因用祝文。或質詞無文。如子啓父。未嘗不可也。

祝文雖多論至要者莫先　主經此屬　耶穌口授

尤爲公祝云

耶穌曰　主前毋多言爾父知爾需俟煩瀆哉爾即少言而　主憐心自熱

聖若望解心口并求譬之樹根深固實乃繁葉乃密不則廢材奚用日或槁之風或拔之木安得長乎夫祈禱心根言葉志果也心多謙德是深植其根也葉與實並茂無疑矣人心輕如塵觸微風即飄欲止定

之莫如言。或取之聖經。或用本祝文。夫言所以載理言感心而入心循理而定。如舟番舸而得寧止。庶免險危矣。

聖方濟各盛德著聞。有顯者欲窺其秘。邀共宿。既就榻。聖人謂彼已寐。輒起跪。默想　主美。太息流涕曰。吾　主萬物。萬物吾　主。以斯言終其夜。復就榻。如實寐狀。顧顯者亦陽寐。目擊聖修。乃敬服之。噫。方濟各其摯于愛　主哉。愛情滿心。愛詞滿口。口難盡心。

故雖言如不容言若此。西語曰吾　主萬物者。譯言萬物之願盡在　主也。曰萬物吾　主者。譯言　主恩徧萬物也。　主前不貴多言而貴一心。正謂此也。

求之體

問　主前作功。跪與立與坐孰宜。曰。謙。求體也。人有神有形。形爲神之役。神務去傲而役弗從。非宜矣。人類相求。匍伏稽首以致其敬。豈求　主可忽乎。外儀者。內誠之符也。故惟病弱。坐可也。憊不得起。臥亦可。

不則悉以跪爲正。立次之。耶穌于難至之夕。其求寵德肋于苑也。既跪且伏。舉目上向。此求體也。又嘗語門人以求體曰。有二人入堂。一上立向 主曰。我非衆比。我行教也。我守齋也。豈似此指同入堂者罪人哉。一則誠罪者。自慚自悔。長跽門隅不敢前。俯首拊胸曰。主矜憐我。主矜憐我。若此一人者。獲 主寵矣。何者。此之來求 主也。彼之來。譽已也。凡聖人想 主苦難至被釘。則手臂橫伸舒成十字形。

如已被釘然或舉手上向如望者或掬手如將承恩此外有合掌當胸者有苦其身如衣櫻受刺等功種種不一雖然苦其身康其神所獲良多豈徒苦哉

求之要

經曰求　主者專心備誠以往非可嘗試此言欲詣主前必畏必敬斂輯其心志諸如所誦何經所禱何事所想何題必先審理期無失而後往不則嘗試不敬而褻犯　主怒而罰隨之可弗謹哉約舉其要

如左。

一曰謙。謙以降伏其神與身也。如罪人聽鞫。謹飭內外。著負罪狀。以巽矜憐。經言謙心之禱。主所重。又曰。謙禱徹天。又曰。主奪傲者恩與謙者。

一曰悔。悔先所獲罪也。匪直告解責有眞心痛悔。願改前愆。大主照徹人心。豈容虛虛言飾聽哉。

一曰絕。謂絕主所惡也。經曰。爾起工。我避爾。任爾再三求。何益乎。緣爾手滿血。故蓋指忿怒暨諸惡情

主所深惡。犯所惡而乞慈恩。豈可得哉。

曰赦。謂赦得罪爾者。耶穌曰。爾祈。主先赦人貧。不則爾父亦罰赦爾負。又曰。將祭。主忽憶有失和于汝者。舍祭。往和汝兄。再來成禮。

一曰愛人。行哀矜以合。主肯。主乃喜。聽爾求。經曰。閉其耳于窮乏之呼。當爾求時。主亦閉耳弗之聽。

一曰順聽主命。聆經訓善言而遵行之。經曰。塞耳不聽教規者。其求爲可怒。

一曰誠信　天主。耶穌曰。一心信　主。求必遂。聖輿斯定曰。信德非祈求之情。而實祈求之應。心將求之。而不信　主爲全能者。至憐愛者。極肯救我者。何敢求也。夫　主果無能。果無憐愛不肯救。即求者何望乎。聖意納爵曰。古大聖求時勿疑。不疑乃眞福。聖雅谷伯曰。以信德爲祈求之本。至誠弗疑。感格人心。于是　主何獨不然。人誠信之。隨有求。得矣。蓋　主愛信者。如母愛子。即拒人求。豈拒子求哉。

一曰望望我主耶穌契利斯督爲人類之保主也聖若翰曰大主前罪人輙敢求赦恃有耶穌聖功耳聖葆琭曰耶穌契利斯督死後復活昇天于大主罷德肋之右爲我等保主又曰統是一大主及人類之保主共爲一主惟耶穌契利斯督爲然

一曰篤行尊所聞而力於行也耶穌曰爾輩處我內而我言在爾則凡爾所願求必得之解曰處我內

者。身體耶穌聖行。相合不離。如一非二也。我言在爾者。佩服其訓而蓄諸心也。

一曰避人見。耶穌曰。爾求勿如僞求。誦禱衆前。爾閉門默禱。一無所見。爾父必聽之。又曰。明處多所見。

五司難閉。必想亂矣。處暗別無以散五司者。自可一意向主。

一曰輕世物。苦己身。聖伯爾納謂二者爲增功之兩翼。可以動主慈。得天路。一則能行哀矜諸功。散己

所有于人。一則用以絕邪情。致潔清無難也。苦身詳本解

求之益

天主愛人無限。人無善惡無論認。主與否莫不受其恩。豈于昭事弗怠之人。有吝情乎。或爲已求。或爲人求。主必加以恩祐。但所獲之益。有常有異。常者槩舉三端。

一。療邪情。凡墮于誘感者。眞心求主。主必救。達未曰。諸聖于邪情之發。卽時求主。

二。加寵愛。聖與斯定日。祈 主時。覺我心加熱。我願加猛。我靈亟加謙卑。加整備。以得受 主恩。凡此皆受 主加寵愛之效。

三。贖罪。罪人痛悔求赦。行多德以自贖。又于 主前增愛慕。如此。 主必憐赦之。或苦其身與神。皆可爲贖罪之價。

若夫益之異者。聖蹟是也。如聖美瑟挈教民還國。敵追及之。聖人誠求 主祐。舉手高起。民輒勝。不則敵

勝。又在道苦渴。聖人以木枝擊石。石應聲發水。又臨海策濟。以木枝擊海。海水中開露乾底。成路以濟。

古聖若鯀厄秦　上王命往伐惡衆。未盡日已昃。猛立信德。命日停軌。無西下。乃盡殲惡衆。

聖額我畧號多能者創建　王殿。厄于山。于是乘夜禱王。及曉山已遠退。地平如案矣。

他如爲求　王故復活死者。愈病者。息災增穀。變水爲酒。變肉食爲魚餐。且猛獸可馴。邪魔可逐。不學習

而語異域之方言不誦讀而達深奥之義理通人秘意脫讐猛計强勉于善行以克誘感不惑於事物以剖誠僞古今聖人若此顯蹟者甚衆使非大主番允人求人力何能至此哉

求宜虔

天主尊威赫赫天神侍從猶自戰慄況於人乎人事世主必歛形神慎言動以致其敬謂事君之禮當然況天地神人之統一大主以卑微之人形神並屬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且有所求也而敬畏或不逮是可乎夫　主之尊高距人無量人慢　主罪亦無量求者胡可忽也

外司五內司三求時全攝向　主功乃全目成分視耳戒分聽口鼻體所戒共然而又心無他記無他明無他愛如此內外並攝求功全矣或曰內司受外司像時如竊發魔妬誦祈每紛動其像亂之無寧晷行功欲求心符其口甚難奈何曰無畏也傾誠向　主主必祐之物像不能淆邪魔不能間也且爾所事

何事而欲易爲之。爲其易。豈若爲其難者之更足格主哉。要在勉之而已。

問。誦經貴一心口。有不達經義者。奈何。曰。心存敬畏。足矣。所誦非。主言。即讚主求。主之言。豈必盡晰其義。經義非學人不解。惟敬畏人人能之。是即大功。爲主所愛。非遂遜彼學人也。亦有始功耑一。後或亂萌。而其心尚未覺知。亦爲眞功。第既覺知。便當急返初念矣。

何。主求益非求罪也然或口向而心則違非徒無益。反增不敬之罪矣。聖伯爾納請于主曰。主赦我。我以求罪赦故而增罪也。我口誦經而心反之。躬何在茲。心何在彼。口何耑對。念何紛馳。主弗喜矣。我罪大矣。罰之我加。宜矣。經曰斯民舌讚我。心遠我。表與裏不符。主豈近之哉。色搦加曰在主前。如在大衆前。則不敬之罪可免。

西史載有童貞女姊妹凡三。同與彌撒。鐸德見兩女

首。各有天神自天攜美花冠加之。又見邪魔從地獄來。持敗冠一。色甚黯。以冠第三女。羣魔擁之喜鐸德知天主深意存焉。禮畢。問第一女。頃作何想。對曰。想耶穌受難時被惡衆以刺冠加額。又受種種苦。悉爲我等。故甚哀痛之。鐸德曰。頃見天神以紅玫瑰冠。畀爾是矣。問二女。對曰。我心如見耶穌幼儀。端嚴貞潔。可欽可慕。因想守我良心。取法聖儀。勿少染。鐸德曰。頃見天神以潔白花冠畀爾是矣。又問第三

云何對曰想爾撒撒禮繁痛我膝不如偕他女伴閒玩去鐸德曰頃見羣魔擁爾大喜又加爾以地獄黑腐之冠不亦宜乎隨設訓曰均之想也或感天神或召邪魔有如此爾等宜何從哉三女自是並加攝志後皆有成德之報

聖路意斯初修時日限時幾何默想　耶穌行實如當想際稍萌亂緒致離本功輒置前功不筭再限時起如是久之卒獲　主鑒祐其誠一向　主即誦經

亦然。

聖伯爾納日。求時天神來陪。惟誠一對主。天神乃獻我功。經記天神語聖多庇亞曰。我昔以涕淚陪爾求。爾莽炊者我達爾求。獻爾功于主前。聖達未曰。我讚美大主在天神前。天主近臣也。其心翕順天主之旨。見人求者精純無間。必喜而錄其功。經曰。以勤心向主乃真福。意正謂此。如或屑越不恭。倦怠欲臥。神有不艴然去者乎。神去。魔來。

矣。禍福之介。何可不慎也。

又聖伯爾納夜借友在堂誦經讚　主見各有天神錄記。其所用以錄者。或金書或銀書或墨書又或書以白水。又有竟置不錄者。蓋金書者。以其心口密符篤于愛　主也。銀書者。求意雖眞而愛　主未純也。用墨指所誦非從心出。心全不按其義。猶黑暗然。用水指其心如流水。散漫而弗凝止也。其竟不錄者。則心口之功並無。何緣見取于天神哉。

求宜恒

聖額我略曰。主欲求者無一求輒已。求之又求。而且强求。經曰。天國愛强言强求可得天國也。譬圍敵城者。非旦夕計。多謀密圖。晝夜攻之無間。經歲累月。終克之。乃圖天國。欲猝得之一日乎。是以求功貴久。求久功堅。功堅者上格。以希主鑒而闢天門。庶可必矣。

經記 耶穌夜離門徒。入山祈禱。蓋屢行之。臨難之

夕。於苑中求　罷德肋。則增其功者三時。血汗發焉

後聖則之。有終夜祈求無間者。日夕起功。東向西古禮

長跽。逮日出光射其目而弗知勞也。若此者豈有求

弗得哉。

經設恒求之訓曰。有人夜值客至。家無供具。叩諸隣。

拒之。再叩再求。隣人計安寢不得。究與所需。王解

曰。不得已而與。重求之益也。王前亦然。蓋與者必

先欲與。欲與之情動。而後與隨之。天王欲與之情。

非人加功益望。豈易動之哉。

或問增功重求。亦有未獲其益者何。聖人借　主言答之曰。或求不中規。或所求未當。夫人自欺者衆矣。置所應有而求所應無。豈非大謬。　主不欲從其謬。故應弗應異也。譬癲者求增力。倘許之。不殺身則殺人矣。夫與癲同病者。肯輕許若求乎。

恩宜謝

問。既得所求當若何。曰當謝　主。夫受恩而謝。理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常然。豈獨于　主不然。經載　主言曰。爾臨。難求我。我則爾救。既救。爾則我謝。聖葆琭曰。爾先祈　主。次謝　主。亦代衆求。亦代衆謝。聖若輸嗑曰。僕事主人之禮。受賜叩謝。日百受。百叩謝無容已。乃人無日無時不蒙　主恩。而知感其萬一者誰乎。夫受恩而謝。義也。亦情也。不謝不情。主必惡之。聖奥斯定曰。天主惡無情者。蓋忘恩爲諸惡根。不可不戒也。

聖益博羅削曰。古聖人將有求也。必先憶念先所受

賜是謝恩也。謝則認　主恩。非義所應與。乃　主所徒與。認已之功力不逮。認　主之仁慈無窮。凡此皆足動　主憐憫。新恩可望再賜。是謝先受所以開再受之門也。

耶穌在世。嘗一日救癲者十人。于其來求救也。輒命往見司教鐸德。方行疾已脫矣。中有他方人。獨返伏謝。耶穌嘆曰。十人竝愈。彼九人安往。曷不返而頌謝　主恩乎。豈獨此外方人。宜知感哉。顧其人曰。爾

起且去以爾之信許爾身之愈觀　主此信其益加恩于此一人明矣

聖達味曰謝無取于虛言我受恩于　主而謝之必躬行以答之守其命愛其名致受苦難無辭凡諸所行莫非向　主以此云謝謝乃當矣析言之則心也情也意也司也物也皆可謝　主蔽以一言曰謹奉命而敬行之

宜防魔

求者。人近于主之徑路也。近主則遠魔。魔大不悅。見人獲益而深嫉之。詭謀疊至。或令人冷心不求。或求而不遵規則。或淆亂其心意。減少其時刻。皆是。蓋人失一分。魔得百分。甚矣魔妬之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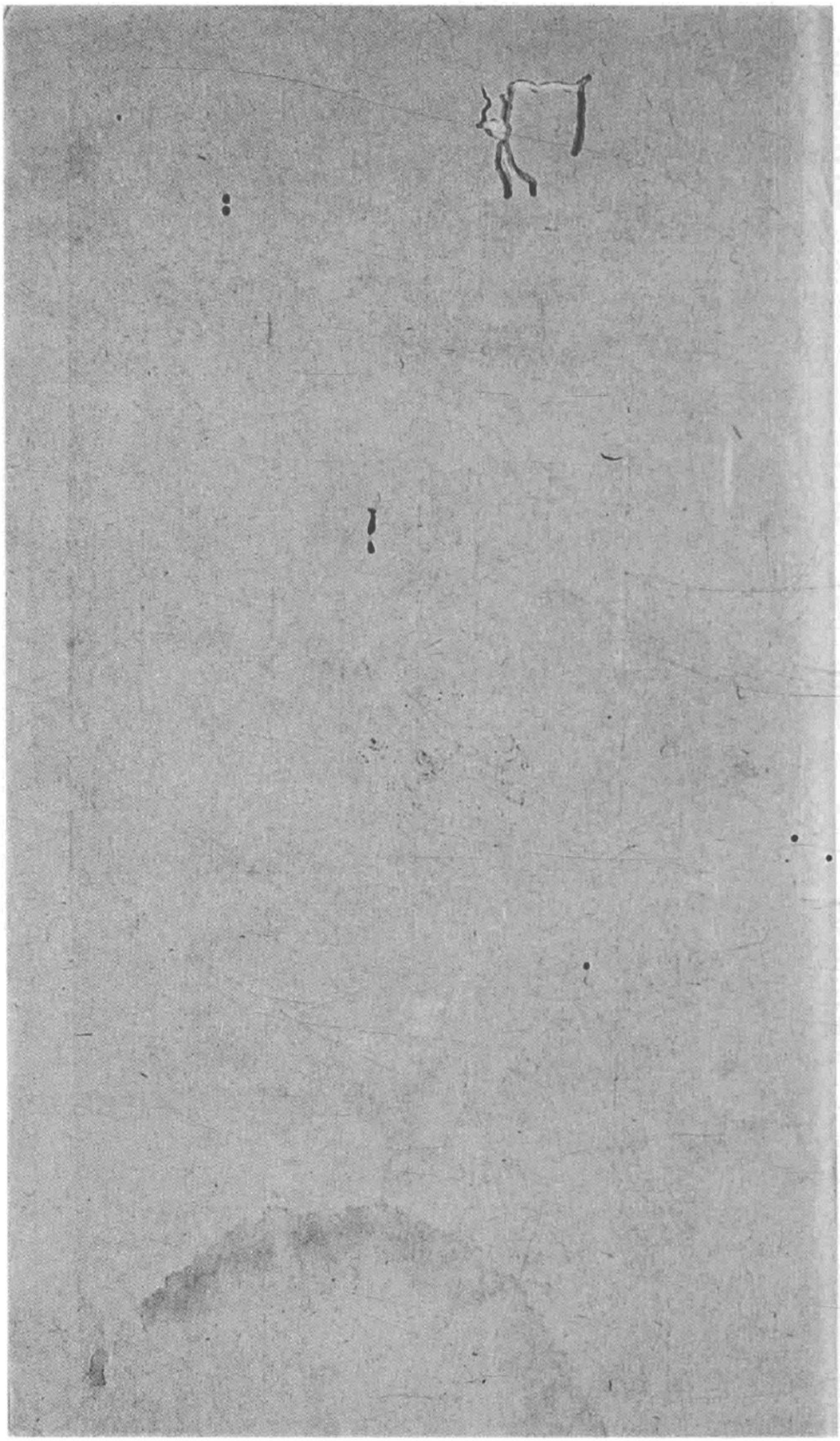
吾主明照人與魔各情。每牖聖人達魔計勝之聖亞加滿答人問作功孰難者。曰。求功難。是時人被魔誘。較異常時。或明假人物之形。迫我畏懼。或設相愛與相惡之像。以動我之愛惡。又或暗動肉情穢念。凡

此皆足散人像。能于他物而失其正。又曰。聖教他功。爲衆所知者。不免雜入希名之念。此即私意。魔易乘間而入。求　王之功。遠人耳目。無所致望于世。魔欲入其中甚難。故其謀攻益力。其入而撓之也益橫。非神功至强不挫。安能免乎。

魔所最欲勝人者。莫求功者。而人正于求功勝魔。

王語門徒曰。有魔難逐者。惟向　王之求。克己之齋。逐之。蓋言魔所畏者此耳。其于難至之夕。又語門徒

曰。爾輩思免魔誘乎。惟不寢者。加功求主可免。此言人心注于求主。乃不陷于邪魔之誘感。故曰神定則形弱。然無啓翼之者。神亦仆。故必藉主加祐焉。



天學傳概

〔清〕李祖白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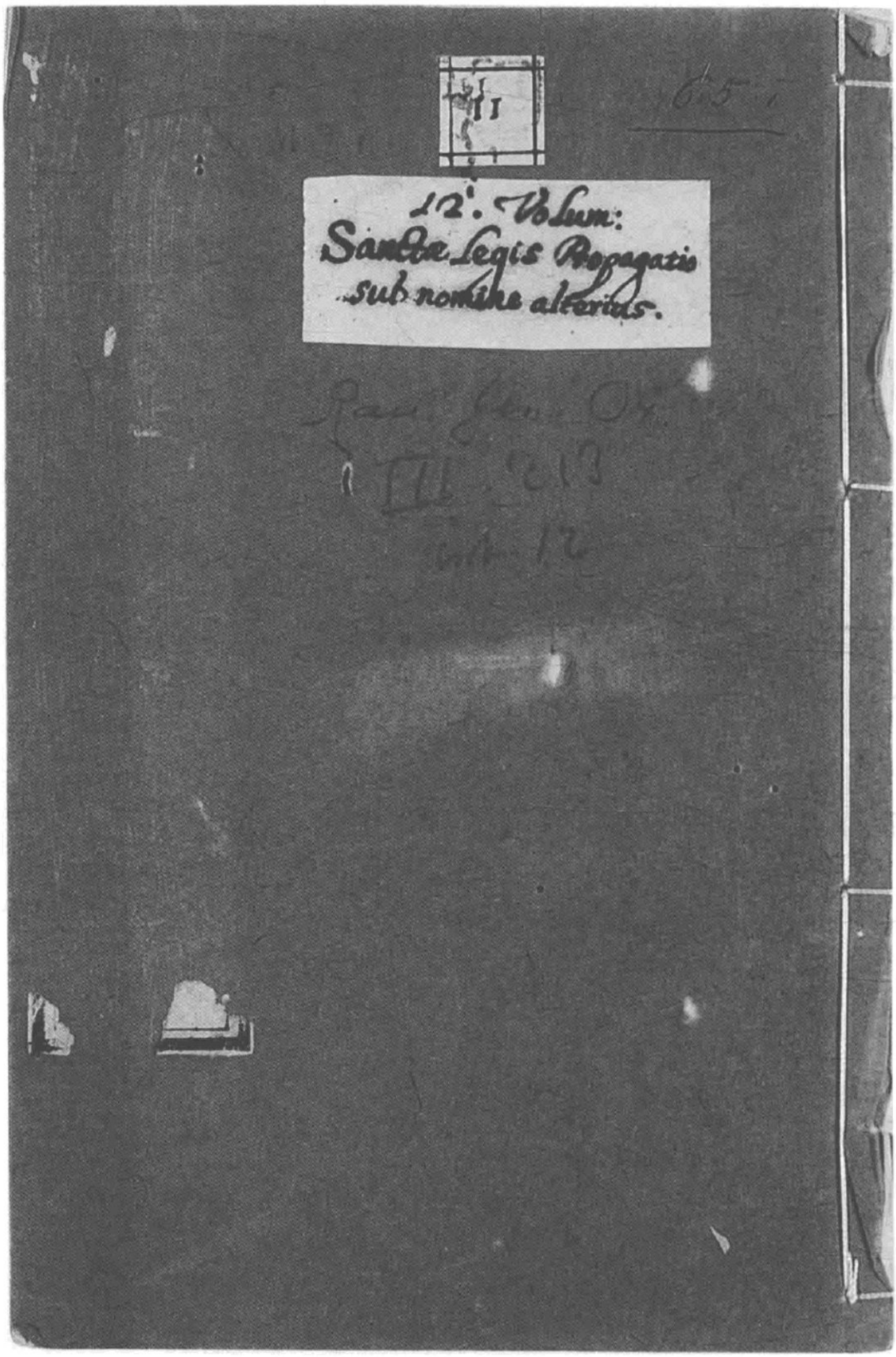
提要

《天學傳概》，清李祖白撰。清康熙三年（1664）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3.12。

本書為天主教教史類著作。作者李祖白（?—1665），字然真，原籍杭州，後移籍北京，明末清初著名中國教徒。約於明崇禎年間奉教，並追隨湯若望學習西洋曆法。入清授欽天監博士，補夏官正，康熙四年（1665）四月初四日因『曆獄』被處以極刑。所著尚有《同善說》等。此外尚有謂本書為利類思、安文思所著，李氏僅對其加以潤色，並以其名義刊行者，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魏特《湯若望傳》等均持此說，而方豪、黃一農等以為不可信。關於此書之撰述目的，此前亦多有爭議。以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為代表的一派觀點認為，本書主要是為反駁楊光先《闢邪論》所作；而陳占先《清初中國天主教名著〈天學傳概〉》則提出，《天學傳概》『針對楊氏及其《闢邪論》並無片言隻語』，故其只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宣教書，而非駁斥異端的護教類著作』。其書首先簡要闡明天主教的由來，而後較大篇幅對『天學之傳及中土』的歷史作了詳細論述。其論述上起伏羲，下至清初，通過對儒家經典中『天』、『帝』等詞語的鈎沉，力圖證明『中土人與教同時並得』，甚至認為『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其書一出，即引起軒然大波，

楊光先特撰《不得已》，指責其『謂東西萬國皆是邪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為伏羲氏，六經四書皆是邪教之法語微言，豈非明背本國，明從他國乎？如此妖書，罪在不赦』。而『曆獄』亦隨之而起。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天學傳概》實為引發『曆獄』之導火索，如魏特所說：『在繼之而起的一場大獄中，控告的狀詞，便多半都是以這本著作為口實。』其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此外，書中有關明清傳教情況的一些記載亦頗為可貴。方豪先生《影印天學傳概序》即舉其中所載教堂分佈與刻印西書的情況，謂其『實為清初教會最佳史料』，『又為中國天主教出版史一稀有資料』。

本書開本 23.5 釐米 ×15 釐米，版框高 19.4 釐米，寬 13.3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清康熙三年許之漸《序》。卷端題『燕吳後學李祖白撰』。由於其書屢遭禁毀，故流傳極少，除梵蒂岡藏本外，目前所知，僅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著錄一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據梵蒂岡藏本影印，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又據影印本點校。別有清代黃鳴喬所著同名著作，見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然名雖同而內容迥異，方豪先生《影印天學傳概序》已予指出。（謝輝）


12. Volum:
Sanctæ Legis Propagatio
sub nomine alterius.

55

序

自天地之心見而後君師之道興帝王之所以爲治聖賢之所以爲學未有不本乎天者也黃軒迄今世無異治而教統一裂人自爲學家自爲師若水之

不相謀要無不尊天以立說者
一彼一此之間往往陽擯其名
而陰竊其實雖道家之幽渺釋
子之虛寂窮其所托與吾儒之
盡性至命不有殊途而同歸者
乎惟是斁倫毀紀舍君臣父子

之大而眺夫幽渺虛寂以別求其所謂天此二氏之教吾儒所以辭而闢之也彼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爲天卽儒者或不能無弊如欲循其弊以爲救仍莫

若尊天以立說相傳開闢以來
有所爲天主教學者驟而聆其
語若倘恍而弗可據即其於吾
儒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
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
神類之所以蕃江

河之所以流不應瀆告之以其學也久之而親其人繹其書以昭事不墮爲宗旨克己愛人爲工夫悔過遷善爲入門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其於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

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物類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靡弗相始終相表裏超出乎二氏之上而後知其學何莫非吾儒之學也其教自漢唐流傳中土明

萬曆辛巳耶穌會士西泰利子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航海九萬里而來建堂於宣武
門內一時名公卿多樂與之遊
至
國朝恩禮倍渥通微教師實總
曆務復
勅建東堂再可利子景明安子

主之余俱樂與之遊而然眞本
子以余爲有勢乎其言也特所
著書屬利子索余序因述其大
畧惟向者福清葉相國贈西賢
詩有云言慕中華風深勢吾儒
理又云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

視誠化其同異之見取所爲尊天以立說者究其指歸精其義蘊即不言學并不言教可也而一切窮神達化更有進乎此者柳非余之所及知也已

康熙三年歲在甲辰春王正月

杜下史毘陵許之漸敬題

天學傳概

燕吳後學李祖白撰

天學。天主教學也。天主爲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德福圓滿。知能渾全。妙性超然。與窮思悟中土尊稱之曰上帝。茲以其爲天地之主宰。故質稱天主也。而其教則爲人而立。別人於蠢動。儕人於天神。令向眞原而求眞福。大要以昭事不墮爲宗旨。以克己愛人爲工夫。以悔過遷善爲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誠吾人最喫緊之實學。而其從來

遠矣。緬昔天主上帝。於厥世始。開闢乾坤發育萬物。所以資人安居利用者悉備。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其靈性賦以當然之則。好善惡惡。秉爲彝常。永不能脫凡遇忠孝大節。舉仰慕之若渴。凡遇奸頑大慝。舉疾視之若讐。自古稱爲性教。愚非不足。聖非有餘。豈不然乎。秖以性叅氣禀。物誘交侵。失其初良而不敢漫言率也。則繼之以書教。後開闢三千七百有一年。天主於西納山西距中國四萬里頂。降石碑二明列十誡爲目。括以愛主愛人爲綱。是書教者。所以爲性教之申命

也。而不惟是。又後千四百九十七年。天主之教世又有進焉者。先是詔示人間。兼遣神人。此因舉世沉迷。躬自降救。下取人性以接本性。而生如德亞國初人亦生于此。西納山之白稜郡名耶穌。在世三十有三載。所在其界內顯奇跡甚衆。命死者活。命瞽者見。即見。巨浪雄風命息。即息。虐魔恣害命退。即退。蓋與化成功用萬有應命而出者。同一神異也。詳明誡理。簡定新規。羣心大服。名其教爲寵教。以見教由主寵。非人分所應有云。較前性書二教。恩施此尤摯矣。然則天學之傳

及中土。其時亦可得而稽乎。曰有斯人。卽有斯教。中土人與教同時並得也。何以言之。方開闢時。初人子孫。聚處如德亞。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岐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逖。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畧同。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在中國爲伏羲氏。卽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中國有人之始矣。憶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國。必倍昌明於今之世。

延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戒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大有所受之也。豈偶然哉。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曰上帝爰佑下民。曰惟簡在上帝之心。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曰顧諟天之明命。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曰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見之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維此文王翼翼。昭事上帝。天

鑒在下。有命既集。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天生蒸民。其民匪諶。曰昭我來牟。上帝率育。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曰丘之禱久矣。曰畏天命。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

事上帝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語乎其不但言帝又言天者天即帝也猶臣民間稱君上爲朝廷朝廷即君上也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借乎三代而還世風日下民生苦於戰爭士習壞於功利呂秦代周任法律棄詩書從前載籍盡遭烈焰而天學不復覩其詳矣傷哉逮至西漢元壽天主降生及救世畢宗徒聖多默者行教中土事載西史而此中中州近地明季流傳十字教規緣

天主救世。功成十字。故以名教。是即多默所遺教也。
逮至有唐貞觀九年。上遡天主降生六百三十五禩。
大秦國即如德亞國修士阿羅本。遠將經像重譯來朝。爾
乃宰相郊迎。翻經內殿。命名景教。初勅造大秦寺於
京。後又徧勅諸州。各置景寺。開元以後四朝。寵賚彌
渥。即郭汾陽王。亦復重廣法堂。依仁施利。修舉哀矜。
教行有唐。葢二百載而近矣。今長安有景教流行中
國碑可考也。又後九百四十六載。遡天主降生千五
百八十一年。爲明萬曆辛巳。耶穌會士西泰利子。自

歐羅巴梯航九萬里東來。庚子底燕京。貢聖像西琴自鳴鍾等物。朝廷義隆柔遠。恩禮備至。縉紳先生與之遊。講究天主大道。多所契合。著有實義畸人等書、行世。服從其教。感其化者比比。辛亥卒於京。賜地葬焉。於是熊麗陽龍諸子。先後接踵來京司教事。而晉有高則聖。閩有艾思及。江南有畢今梁。並顯聞於時。崇禎己巳。庭議修曆。徐文定公素折節西賢爲性命交。知其旁通曆學。時以少宗伯領督修。疏薦函璞鄧子。未幾病歿。續薦余師道未湯子。暨味韶羅子。曆垂

成羅又病歿。獨余師與曆事相始終。入
國朝。用其法造時憲曆頒行天下。
命掌欽天篆。辭再三不允。至辛卯遂荷
世祖皇帝特達之恩眷。錫嘉名、晉崇階更念其將老
勅戸部查給地畝任作生壙。而且
駕數臨堂。諮求教學。賜
御製文有銘。西泰氏舊堂之東偏。師爲倣西式改創新
堂。寬數倍。於其東階。恭勒
綸音於石以垂不朽天下聞而榮之。堂近宣武門。屬城

西。東華門舊燈市之南。又一堂。

欽賜於順治乙未。改建於康熙壬寅。堂亦西式。相偕在內行教者。再可利子。景明安子也。人稱東堂。以別于宣武門之堂。天學之在京師。爲四方之望。自京師堂構一新。叨

恩格外。而四方西賢鐸振之地。士民益奮欽崇。會有中丞匯白佟。廉察鶴沙許二公信嚮綦堅。宦遊所到。捐貲營築以奉天主。俸入不爲已有而爲天主有。其視明葉文忠徐文定韓蒲州劉成都李冏卿楊京兆數

君子。樂爲道侶身主者。又何讓乎。江南之蘇淞二郡。浙之武林。江右之南昌。之建昌。之南贛。楚之武昌。閩之福州。之建寧。之延平。之汀州。蜀之重慶。之保寧。咸有新堂。西賢居焉。前巳丑余師爲曆學計久遠。特疏上請。敦伯南子以知曆赴闕庭。仰給大官。同時遵

皇

旨入內地者。又十餘人。我

國家肇造區夏。一統無外。名公鉅卿。相與黼黻

皇猷於上。而聲轂內外。或省會之衝。或鄉邑之僻。每有西賢至止。時出其所學。爲世津梁。指正眞之定極。杜

誑惑之旁蹊。於以下肅人心。上襄
王化。唐虞三代之風。庶其再覓於今日歟。利西泰而下。
著述號最富者。進呈曆書百餘卷。業蒙
宣付史館。他若理器殊彙。莫非教學攸關。成書又三百
卷。有經。有史。有超形性學。有形性學。有修學。
有天文學。板藏京師江南浙閩秦晉各堂。且總計
載來圖書七千餘部。羣賢感荷
恢懞。賓至忘返。共矢惕佐
同文。抑首翻譯。川至日升。殆無窮竟。嗚呼。此又泰火以
前未有之盛事也。漢唐無論矣。癸卯孟冬。公餘少暇。

客有問天學今昔之概者。謹遵所聞論次之。以代口

答

天主聖教百問答

［比］柏應理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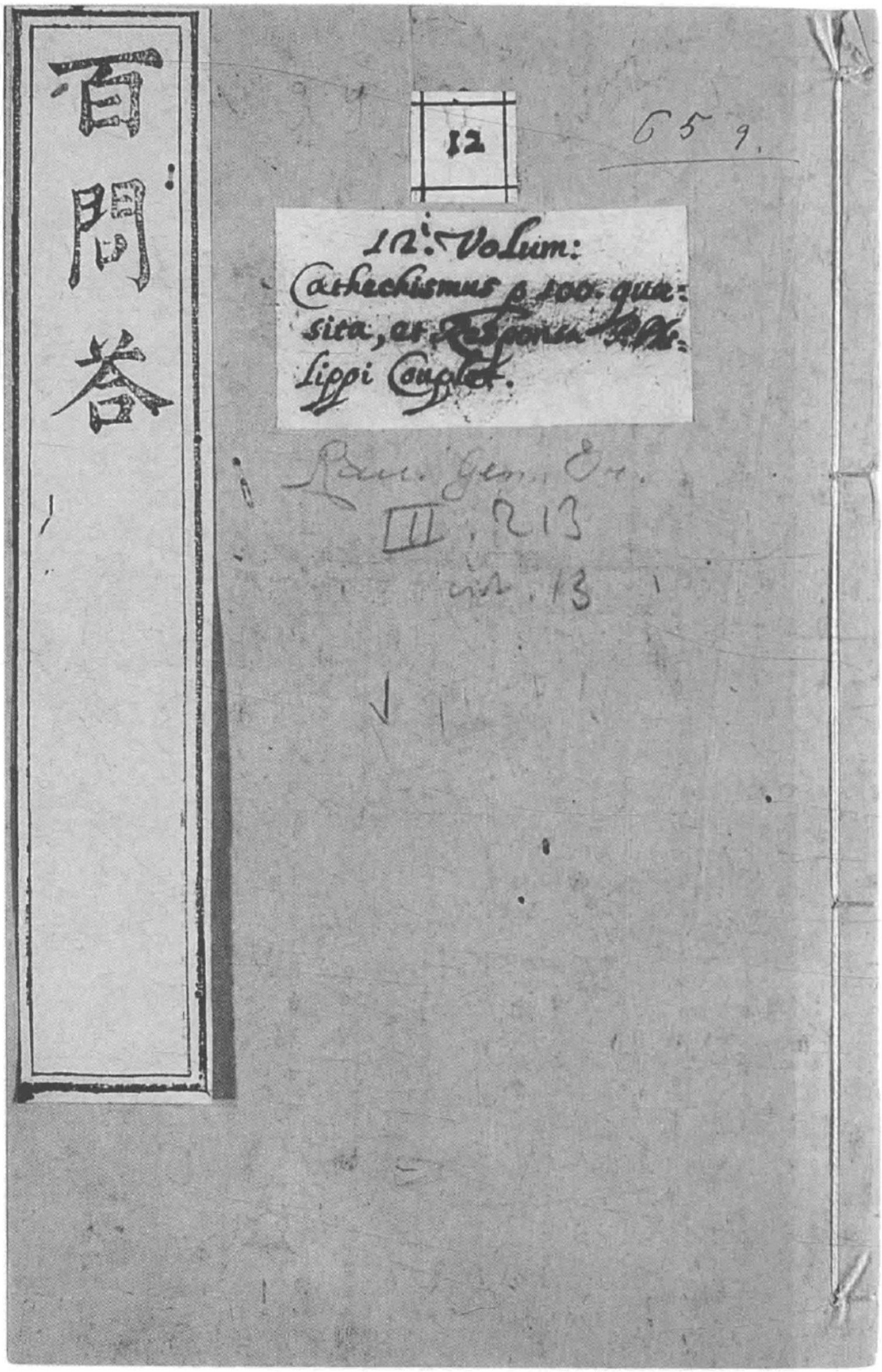
提要

《天主聖教百問答》，比利時柏應理述。清初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3.13。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作者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字信末，比利時籍耶穌會士。約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來華，先後在江西、福建、湖廣、浙江等地傳教。著作尚有《永年瞻禮單》、《四末真論》、《徐光啓行略》，以及以拉丁文撰成的《耶穌會會士錄》、《中國哲學家孔子》等。清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柏氏奉命出使羅馬，隨身攜帶中文典籍四百餘種獻與教廷，目前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中，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02–246 的典籍即為柏氏攜歸。全書以問答體撰成，列舉有關天主教教義的一百個問題，而一一為之解答，所涉及的問題包括天主名義與地位、三位一體、創世說、天主十誡、天神魔鬼、天主降生、耶穌事蹟、天堂地獄，以及領洗、告解、領聖體等聖事。此外尚有一部分闢除佛、道二家的內容，如『佛老玉皇等可奉事否』、『奉拜佛老等類傷甚麼理』等。後附《悔罪經》、《天主聖教要理六端》、《聖號經》、《天主經》、《聖母經》、《信經》、《又聖母經》及《護守天神祝文》。據卷前柏氏《敘言》所言，其撰述此書，主要是供教徒教育子弟所用，通過對此百項問答的『朝夕諷誦』，達到『熟記於心，隨問隨達，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的程度，最

終實現對天主教教義的『通其奧而默會』，亦即潛移默化地接納。其對教理的總結簡明而切要，故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即稱之曰：『足為教外人入教當知之基本道理，亦為教友當常置在心上之聖教要理。』

本書開本23.5釐米×15釐米，版框高21.15釐米，寬13釐米。半頁十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柏應理清康熙十四年（1675）《敘言》。卷端題『耶穌會後學柏應理述，值會何大化准』。十二頁前版心題『天主聖教百問答』，其後題『天主聖教要理六端』。此本之外，梵蒂岡所藏尚有四本。其中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49.5者，版式、行款與此本相同，應為一本。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16者，版式、行款雖亦與此本略同，而卷前柏氏《敘言》末僅題『嘉平月之望日』，其餘各本則多題『康熙乙卯年嘉平月之望日』；又卷中文字亦間有不同，如第十三問『天地萬物是誰造起』，別本多作『天地無靈，如房屋不能自起，必有一全能者，起造陳設，是即天主』，而該本則作『天地無靈，房屋一般，不能自起，必有所以造生之全能，此謂天主』。由此可見，該本當別為一本，或為後來翻刻。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47.11與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8.5者，其開本較小，行款為半頁七行，行十六字，又別為一本。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著錄一部佚去柏氏《敘言》之本，從其描述來看，似與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16者為一本。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著錄四部，其中包括一部小開本者。此外尚有清同治七年（1868）慈母堂刻本較為常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均有收藏。（謝輝）


天主聖教百問答
12
12. Volum:
Catechismus p. 100. quæsita, et responsa Philippi Couplet.

56
天主聖教百問答
IHS

叙言

天教之理至無盡也。百問答安可盡乎。矧此問答百端。義蘊宏深。泰西諸儒。格物窮理。反覆申論。時見于累牘連篇。豈一二語可以闡厥奥旨。然而習俗深者。嗜欲匪淺。雖千百言。難以啓其信。而習俗淺者。嗜理必深。雖一二語。足以釋其疑。乃若奉教子弟。尤未習俗而性相近者也。語以超性之

理則其言易入其義易曉茲取理之大端而爲百問答令父兄朝夕諷誦以教之庶得熟記於心隨問隨答若決江河沛然莫禦始則應之速而無疑究且通其奥而默會易之蒙卦有云蒙以養正聖功也斯得蒙養作聖之功矣抑匪直童蒙爲然君子屏遠習俗日舉數端而問焉則數學相長殆亦果行育德之資也夫

康熙乙卯年嘉平月之望日

泰西耶穌會士栢應理謹叙

天主聖教百問答

耶穌會士 後學柏應理述
值會何大化准

問 天主二字何解。

答 非如釋道許多天王天尊大帝等。乃天地眞主宰。萬民之公父。公君。

問 天主聖性之奇妙何如。

答 無始無終。至靈至神。至能至知。至義萬善萬美。德福全備。無以尚之。

問 天主在何處。

答 無所不在。全在六合內外。全在各處譬如人魂。全在周身。全在各肢。

問、天主有幾箇。

答眞主獨一。如國一君。家一長。否則亂。又如吾人。一身一首。否則怪。

問天主一箇性體。包含幾位。

答天主性惟一。位有三。西文稱爲罷德肋。解曰父○費畧。解曰子○斯彼利多三多。解曰聖神

問第一位何以稱父。

答因照本性之體。內生本性之像。譬人對鏡生像。因吾照而生。故稱父。

問第二位何以稱子。

答如鏡內之像。受照於授照者。即可知受生於授生者。故第二位稱子。

問第三位何以稱聖神。

答父子兩位。發相愛情。總是天主性體。非如鏡內像。止是虛影而無性。

問　三位中有主之性體全善全知全能在三位亦在各位無大小先後之殊。

答　大小否。

問　三位可以稱位雖三統是一性一體一箇天主三箇天主否。

答　一合三三合一與妙無窮難解。

問　有何比喻畧解聖三合一之奥旨。

答　如太陽雖一有體有熱有光三件如靈性一包記含明悟愛欲三司。

問　天主由誰而生。

答　天主無始之始無由造生譬如樹從根發生而根非他根所生也。

問　天地萬物是誰起造。

答　天地無靈如房屋不能自起必有一全能者起造陳設是即天主。

問 天地萬物是誰照管。

答 造物者照管。設使須臾不管。則萬物悉無。萬物係於主。如光係於日。

問 禍福生死。從誰而降。

答 皆由主降。或禍或福。人當順受。不可因世苦難忍。自造罪愆。以取永罰。

問 天主造天地萬物。爲何。

答 天覆人。地載人。萬物供人用。感恩欽崇者。卽是順子。忘恩卽是逆子。

問 天主造生人類。爲何。

答 本要我人識認主宰。遵循其命。避惡爲善。身後升天。而享永福。

問 普天下有人不認天主。能升天否。

答 不能。譬如人往人家。先要認家主。方可入住。若不認天主。何由升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 如此萬民須認天主而欽崇否。

答 萬民既爲天主所生皆當識認孝敬不然如逆子如背臣必受永罰

問 佛老玉皇等類可奉事否。

答 佛老亦天主所生之人又不認造物眞主與世人生死一般奉之何爲

問 奉拜佛老等類傷甚麽理。

答 如負債者還與他人不還與債主或飲宴錯謝同客不謝主人理乎

問 世人當何如奉事天主。

答 須信望愛主全守十誡此十誡者乃天主生民賦與人心當然之理

問 何謂天主十誡。

答 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二毋呼天主聖名以設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

毋毋殺人。毋行邪淫。毋偷盜。毋妄證。毋願他人妻。毋貪他人財物。

問 國王雖聖。未能知人心罪。世人一起善惡之念。莫逃全知主鑒。故禁貪願。

答 國王律法。未禁心罪。

問 何惟天主。乃禁貪願。

答 愛主萬物之上。不敢以他念勝之。又愛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問 天主十誡

答 凡屬人類。各各當守。如國王宰制本國法度。內外臣民。莫敢不遵。

問 總歸何義。

答 主誡既爲當然之理。

問 在教外者。須守之否。

答 必賴主恒祐。主祐如翼。易使人負誡。穩行德路。然人亦須自勉而行

問 人力衰弱。何能終身負十誡之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6

問 天主造無數天神。爲何。

答 主造無形純神。用他昭事。聽候使命。護守人類。扶植萬物。而享永福。

問 每人有護守天神否。

答 凡人一出母胎。各有護守天神。終身晝夜不離。當常謝其保護之恩。

問 何以謂之魔鬼。

答 原是天主所造的神。因發傲心。背逆上主。故降爲魔鬼。而受永罰。

問 魔鬼能强人爲惡否。

答 善惡由人自主。魔能誘人。不能强人。主許魔誘。以試人德而加其報。

問 天主堂中聖像。何自而設。

答 天主原無形像。此乃降生救世之像。吾人昭事瞻禮。庶幾對越如在

問 天主無所不在。何曰降。

答 天主降生于世。亦不離天。惟因至尊上主。締結於人性。故謂之降。

問 天主何時降生。

答 中國漢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四日。地名如德亞。與中國同州。

問 天主如何接人性而合於己。

答 聖神於童腹結淨胎。即賦靈魂成人性。而天主費畧接合之於己位。

問 有何比喻可解此妙。

答 粗譬樹體。上有二枝。一自根發。一自外接者。人性如外接枝者然。

問 降生時。天主本性。有絕沒有。

答 譬樹有本枝。有外接枝。各枝發本性之菓葉。然樹恒一。無變。

問 變雜交化之理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天主三位既爲一體第一第三位并降生麼。答否。三位雖同行降生之功。然獨第二位費畧實接人性。稱人亦稱天主。

問可以畧解譬如一人穿衣。傍有兩人。或挈其袖。或披其襟。實穿衣者。惟中一人。此與理否。答

問如此。天主降生。主從無始定降生預選室女爲母。自選聖母否。答其靈自始胎不染原罪。恒滿聖寵。

問童身之女。何能爲母。而不損童身。答日光出入玻璃瓶。玻璃何曾有損。況天主從無造萬物。此何難之有。

問聖母稱甚瑪利亞。解曰。海星。引人升天。爲萬民大主保可尊。可愛。當恒求之。

問 天主降生。稱耶穌。解曰救世者。耶穌聖號。乃魔甚麼尊號。

答 耶穌。解曰救世者。耶穌聖號。乃魔之驚。患之慰。生之望。死之安是也。

問 耶穌爲何。

答 因降生爲人。救贖萬民原本兩罪。

問 稱救世者。

答 攻破魔權。滅諸惡之源。立諸德之表。人類元祖亞當。首犯天命。其罪染及子孫。如樹根有毒。延及枝葉花菓。

問 何謂原罪。

答 上主欲拔諸罪之根。遐貧以破我王之榮。而擇貧賤。貪釋賤以抑我傲。受苦以醫我慾。

問 至尊降生。何不擇帝王。

答 至慈天主哀憐世人。自負萬民之罪。甘心受辱。受難。被釘十字架而死。

問 吾主耶穌。贖萬民之罪何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8

問天主受難被死。譬如國王私行。穿微服。受辱以保民。如成湯禱雨爲犧牲。何褻之有。

答似極褻其尊威。

問耶穌一動一言。能贖萬世。何受千端苦難。

答欲顯其愛人之至。及人罪之重。又訓我升天之路。在苦難。不在世樂。

問至福至靈天主。何能受難被死。

答主性無虧。所取人性被死。譬如人身與神相合。身雖受傷。神不受傷

問如此。何說天主受難。

答譬逆臣辱毀帝袍。雖不擊御體。豈徒曰。帝袍受辱。直曰帝王受辱。

問主自赦人罪。免已受難。不更便乎。

答否。自赦顯其仁。不顯其義。惟代人全贖。仁義兩全。若自赦。人易犯罪。

問天主顯其慈仁。倂顯其公義。何解。

答譬小民犯君。當死。太子欲代民受死。君赦民。則顯仁。罰太子。則顯義。

問天主命天神贖人罪。可也。何必親降受難。

答非天主自救。即萬神萬人補贖之功。終有限。何能盡償無窮之罪債。

問人之罪債。無窮何解。

答人辱庶人。則辱輕可恕。辱君。則辱重難赦。主尊無窮。我罪豈有窮哉

問論耶穌人性受死。人則何能立無限之功。

答主兼人性天主性。二性既結。其人性雖死。其主性能加人無限之功。

問有何比喻可以畧解此道理。

答如國王立卑女爲后。王不失其尊。而卑女配王之尊。其尊與王等矣

問耶穌臨終。其天主身與魂相離。主性終不離。如日光本性離人性否。答照樹。樹雖分斷。日光不離各枝。

問主聖魂離身。降於贖世之功已畢。天門始開。故吾主古聖靈泊所。爲何。答降此。接古聖人之靈。同升天國。

問耶穌死後。聖屍既第三日。由已全能復活。在世四入塚墓。幾時復活。答十日後。當百餘人前。亭午升天。

問耶穌升天後。還降世界。窮盡。萬物俱被火焚。是時吾臨現於世界否。答主耶穌。從天赫臨。審判萬民善惡。

問時吾主五傷。併十字聖架。光越太陽爲何。答主欲萬民知其受難之榮。而聖架爲贖世之具。勝魔之表。永福之原。

問 人死。其靈即聽審判。

答 主公天主。欲昭然發露衆目之前。

問 既有私審。何有公審。

答 以見無惡不罰。無善不賞之公義。

問 世間善人常苦。惡人永樂。

答 大審判時。惡人永苦。善人永樂。

問 人安樂。似不公義。

答 萬民纔知真主無不報之公義。

問 還有公審判之別意否。

答 人在世。共用肉身靈魂。兩者既同行或善或惡。此時同受善惡之報。

問 如此。我們肉身亦復活否。

答 普天下人之本身。必定復活。仍合于已原靈即赴上主嚴臺聽審。

問 人屍既朽。既燼。既過萬變。何由得出復活。

答 天主從無生物。已屬不難。況既有而沒。總在天地間。命之復生何難

問在教人。聽審判可也。天主惟一。天理亦惟一。進教不進不曾入教者何如。

答教皆主所生。故無不聽審受報。

問肉身既復活。比之原初肉身。本由土造。故爲賤靈

答靈魂何爲尊貴。

答靈魂無形。由天主所賦。故爲貴。

問人魂與禽獸之魂何別。

答禽獸有覺無靈。至死其魂即滅。惟人至靈。身雖歸土。其魂永存不滅。

問靈魂離身往何處。

答人生道路也。終必到定處。天堂地獄是也。非升即降。斷無中立之處。

問天堂是誰居處。

答是天神與善人永福之處。天上其所享主真福。至樂其常生也。

問 地獄是
答 是魔鬼與惡人永禍之處。地心其所。猛火其禍。至苦其常死也。
問 誰居處。
答 萬萬年之後。乃始。萬萬億兆之
問 天堂之樂。地獄
答 後仍始。恒有萬萬始。竟無終期。
問 之苦。永遠何解。
答 雖暫時之罪。其背主之心。永久不
問 因暫時之罪。加永
答 悛。暫功既受永賞。暫罪應定永罰。
問 遠之刑。有何公義。
答 其靈魂有原罪。故不能升天享福。
問 孩童未領聖水而死。
答 然因未有本罪。故主免其受苦。
問 何居別處。而不升天。
答 從教者。在世未全補其罪。沒後居
問 煉獄是
答 此受暫苦。罪既煉盡。便升天堂。
問 何處。

問 人在煉罪之所。可以得救速出否。

答 教友能救。或守齋。或誦經。或濟貧等。代補其缺。則脫煉苦。而升天堂。

問 既墜地獄

答 在世可以立功而免墜。墜後永莫能出。蓋由上主斷定。萬無改移。

問 如何可出

答 生前向法。可弃絕各樣邪神。痛悔已前罪過。先要一次領聖水。以後恒守規誡。

問 生前何法。可免地獄之苦。

答 領聖水耶穌親定。人發痛悔。外受洗滌。原罪本罪悉除。即蒙聖寵。爲天國人

問 是何禮。

答 水。形物也。何能如朝廷設官權。必與勅印。官權無形。勅印有形。人見勅印。則知官權

問 發無形聖寵。

問 領洗後。若犯大罪何如。

答 失天主寵愛。而爲其讐。失已前功。失天國爲魔之屬。將下墜于地獄。

問 既獲大罪。何以得赦。而復蒙主愛。不失前功。

答 承其所定之罪罰。補贖前愆。

問 萬民罪過。由主耶穌贖之。人何必自補贖。

答 主功雖無窮。然須人自往取如病人欲痊。雖有神方。須勉服苦藥。

問 若主立告解大禮。何如。可以蒙罪之赦。

答 先省察言思行之過失。全悔全解於神父前。是代天主審罪而行赦。

問 人有獲罪。自悔自責而已。何必告解。

答 主所定規。萬不可改。設國王欲赦犯人。然命來官前認罪。可不遵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恃此告解。犯而解。解告解如藥方。藥豈爲復病之媒哉。而復犯。恐使人輕犯。答解不出於眞悔。仍敢再犯則罪愈重。

問人或怕羞隱瞞不蒙罪赦。反加一大罪。如病人諱一大罪何如。答疾忌醫。非但無益。必受大害矣。

問人或不能告解。但發悔心。非爲賞罰而發。確爲愛敬至痛悔告解之心。何如。答尊天主。超於萬物而發。則蒙赦。

問痛悔爲自己。或怕主有此悔心而告解。則蒙罪赦。若降難。或怕地獄。何如。答不告解。雖有此悔心。不蒙罪赦。

問吾主留遺聖體于世。答聖體眞。是吾主耶穌聖軀。及其聖聖體二字何解。答寬。及其天主本性。與在天者同體

問　吾主將受難。立聖體大禮。有何意思

答　欲顯愛人無量。以此養育人靈。補存其弱。使人常念受難之洪恩。

問　耶穌現在于天。聖體何時又降臨。

答　司祭者。祭時。念吾主親定聖言。麪餅之體全無。吾主聖體即時在焉。

問　肉眼所見麪餅。何云吾主聖體。

答　只是麪餅形色。遮蓋聖體。如白雲蔽日光。如珠簾遮皇上之貴容。

問　麪餅之形。分作千塊。聖體亦分否。

答　雖麪形或大小。或分萬萬。俱分麪形。不曾分聖體。蓋各分實包全聖體。

問　有何比喻。可以畧解此奇妙。

答　如鏡受日光。即現日體。若破鏡千分。各分皆現一日。而日不容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主既肯臨我。又命我先須解罪。清潔心室。而加聖功。譬領聖體。當先行何禮。答國王臨我宅。何敢一毫輕褻迎之

問聖教超性諸端。人因主降世親自囑咐。全知全眞要全信不疑爲何。答者無少差謬。至善者無少欺罔。

問然則何以可徵耶穌爲天地萬物眞主。答天主未降生數千數百年前。多先知聖人細列天主降生。受難。升天始末而載之經上。降生後。確然一一相對。無一不應天主既降生。所施聖恩。所顯聖蹟。不可盡述。

主耶穌降生。聖女瑪利亞童身爲母。而仍童身。時茅室光明如晝。天神之羣。降賀聖誕。新星顯于中天。引外國三

王來朝。

主耶穌居世三十三年。百千人耳目之前。所行靈蹟不可盡數。如瞽者明。聾者聽。喑者言。屈者伸。病者命愈。死者復生。步海止浪。命風停息。鬼魔畏伏。天地萬類。無靈無覺之物。如有靈者。皆認主而聽其命。

主耶穌崩時。天大變。地震。月違其常行。自西過東。乃掩日輪。石多破裂。塚墓自開。先聖已死者。多出現于世。天地萬物皆哀。主死至三日。聖軀復活。出墓。身光百倍于日。在世四旬。白日當衆。榮升天堂。種種靈異。非吾主全能者。誰能行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吾主既升天。其宗徒諸位等聖人。代主權。而所行聖蹟萬般。自古迄今。千六百餘年。亦自今至世盡。時時曾天下萬方。未嘗斷絕。行聖蹟者。聖王。聖臣聖民。聖女。或甘心致命。或遯世隱脩。克己童身。或絕財絕慾。并絕其意。過海千險。訓誨萬方。莫可勝計。世世所行之靈蹟。皆倚吾主耶穌所付之權能而行。可徵天主聖教爲眞。亦可徵耶穌爲天地萬物之眞主宰。可信可望。可愛可畏。可感可謝。可從可敬而欽崇於萬有之上。世人信愛從之。眞爲天國人。若生前不信者。終去世後。纔信天主教。獨爲眞教。此信無功無益。又翻悔不轉。遲矣。智人生時。當

寐乎。當寤乎。可不愼而預備乎。

悔罪經　附

至仁至慈者。天地大君。統一普生無上眞主。我重罪人。爲主所生。今發愛慕吾主至切之情。超于萬物。衷誠深悔。以前種種罪惡。寧願失天下萬福。盡罹天下萬苦。不願稍獲罪於吾至善至尊之主。以後決定堅守主命。一切弃遠。昔罪之端。至死毋敢復犯。併願告解我罪。承罰補贖。敢望吾主。念爾聖子耶穌。既爲我等罪人降生。甘心受難。贖我重罪。必允我祈求。滿所冀願。全然賜赦。全然祐改。如是恒守。以至死候。得享吾主無限眞福。亞孟。

天主聖教要理六端

凡人要認天主而奉聖教。必須講明聖教之理。其首先宜明曉奉教。爲認知其本原眞主。而爲已靈魂得身後天堂永福。聖教之理甚廣且微。其肯約歸六端。

第一端 須知天地之先有一大主。稱曰天主。天主是至神無形之體。無始無終。永活永王。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自有萬善萬福。天地諸神諸聖。一切萬物。皆爲天主所生造者。不能福我禍我。惟天主操福禍之權。是宜惟一欽崇萬物之上。

第二端 天主體一而位三。一曰罷德肋。卽父也。一曰費畧。

即子也。一曰斯彼利多三多。即聖神也。三位共一體無先後大小之分別。惟有授受次第之殊。罷德肋即第一位。費畧即第二位。斯彼利多三多即第三位也。

第三端。天主第二位費畧。爲救贖萬民之罪。締結人性於已。降孕而爲人。生於瑪利亞童身。名爲耶穌。受苦難釘十字架上死。死後第三日復活。四十日後升天。

第四端。夫人身本有靈魂肉身兩端。肉身雖壞。靈魂常存不滅。非草木生魂。禽獸覺魂。隨死隨滅者可比。

第五端。靈魂離肉身之後。即赴天主審判。爲善者賞升天堂。受永福。爲惡者罰下地獄。受永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第六端。天下旁門異教甚多。正教惟一。獨造性之主。能治人性之病。去其昧而加明於所當知。輔其弱而加力於所當行。則其教惟正。使其率性於本向。上愛真主。萬有之上。下愛衆人如己。（已上六端。詳細講明。則許領洗奉教。）

領洗之時。必須真心痛悔前罪。矢志遵守聖教規誡不敢再犯。領洗之禮。取清水淋額曰某。（呼男聖名如伯多祿。保祿。或女聖名如路濟亞、亞納等。）我洗爾因罷德助。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亞孟。或云其。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名者。亞孟。（爾樣祝誦。均屬一理。一字不可改遺。）

以十字聖架號出天主我等主耶穌聖號經

耶穌救我等。於我讐。因罷德

肋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各者。亞孟。

天主經

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爾名見聖。爾國臨格。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而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又不我許陷於誘感。乃救我於凶惡。亞孟。

聖母經

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爲讚美。爾胎子耶穌。併爲讚美天主聖母瑪利亞。爲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亞孟。

信經

我信惟一天主。全能者。寵德肋造成天地。 我信其一費畧。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我信其受難。於般雀比剌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 我信其降地獄。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 我信其升天坐於全能者天主寵德肋之右。 我信其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者。 我信斯彼利多三多。 我信有聖而公厄格勒西亞。諸聖相通功。 我信罪之赦。 我信肉身之復活。 我信常生。 亞孟。

又聖母經。

申爾福。天主聖母。仁慈之母。我等之生命。我等之飴。我等之

望申爾福旅茲下土厄襪子孫悲懇號爾于此涕泣之谷哀
連歎爾嗚呼其我等之主保聊亦迴目憐視我衆及此竄流
期後與我等見爾胎普頌之子耶穌吁其寬哉仁哉甘哉卒
世童貞瑪利亞天主聖母爲我等祈以致我等幸承勢利斯
瞀所許洪錫　亞孟

護守天神祝文

極尊天地大君使令者從我入世至今與我偕焉須臾不離我
今求爾望爾不以我無情棄我求爾寬裕教我避惡爲善抑
鎮邪魔爾指吾路賜我照護引治以至升天同爾斨樂切感
爾恩　亞孟

BIBLIOTHECA ALDERSHOTI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